



红岩

(八)黎明时刻

红 岩

(八) 黎明时刻

原著 罗广斌 杨益言

改编 可 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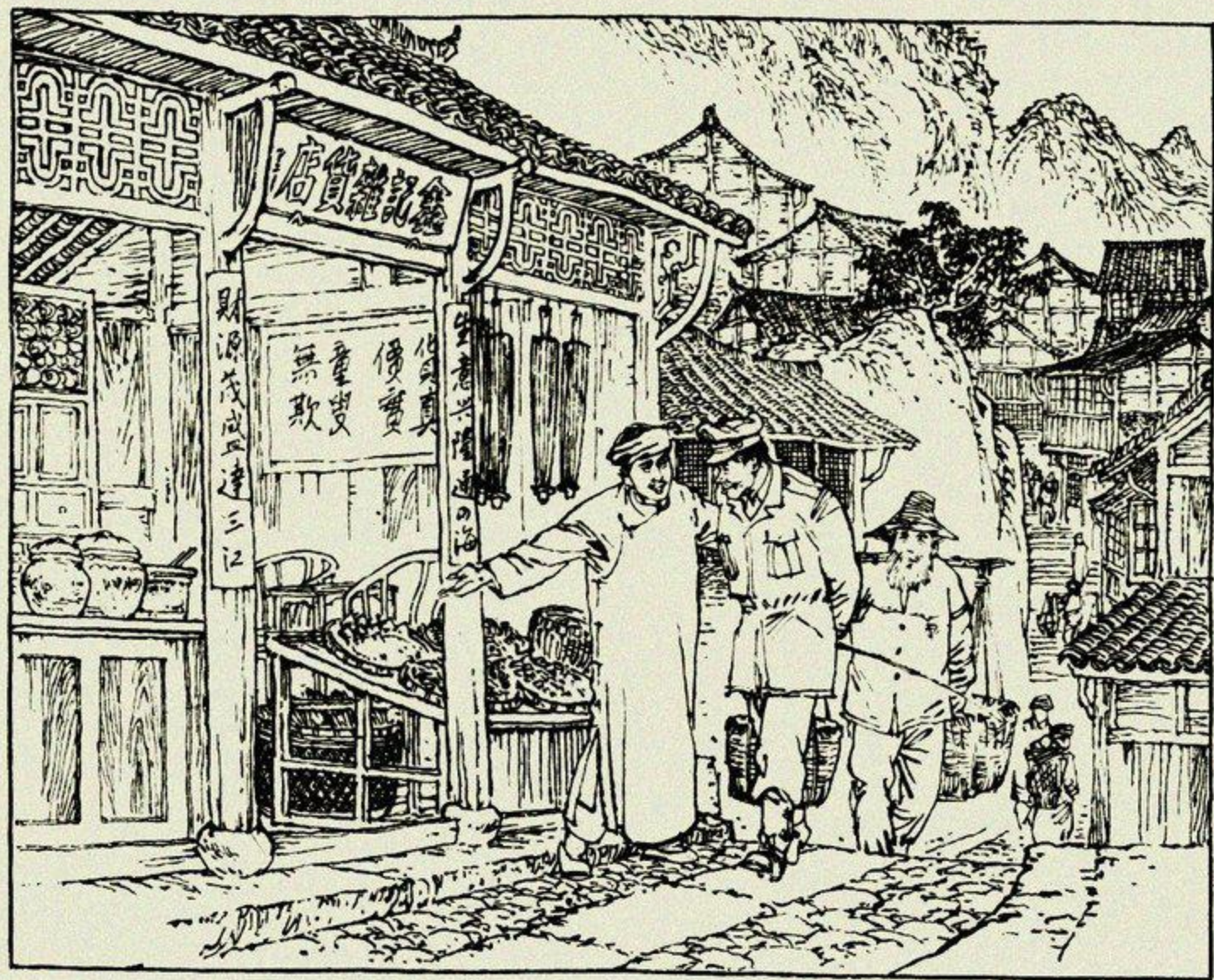
绘画 韩和平 罗 盘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内容提要】 一九四七年春，国民党反动派悍然包围了我驻重庆办事处，我办事处人员被迫撤回延安。但党的工作永不停止，我重庆地下党组织根据上级指示，出版《挺进报》，开展工运、学运，积极配合武装斗争，沉重地打击了敌人。

敌人惊惧万分，派出大批鹰犬，收买叛徒，妄图破获我地下党领导机关。由于甫志高的叛变和出卖，我地下人员许云峰、江姐、成岗等人被捕。他们经受敌人的严刑审讯，宁死不屈，沉着、勇敢地粉碎了敌人种种阴谋，用鲜血和生命保卫了党的机密。这套连环画就是描绘他们艰苦卓绝的斗争精神和无比豪迈的英雄气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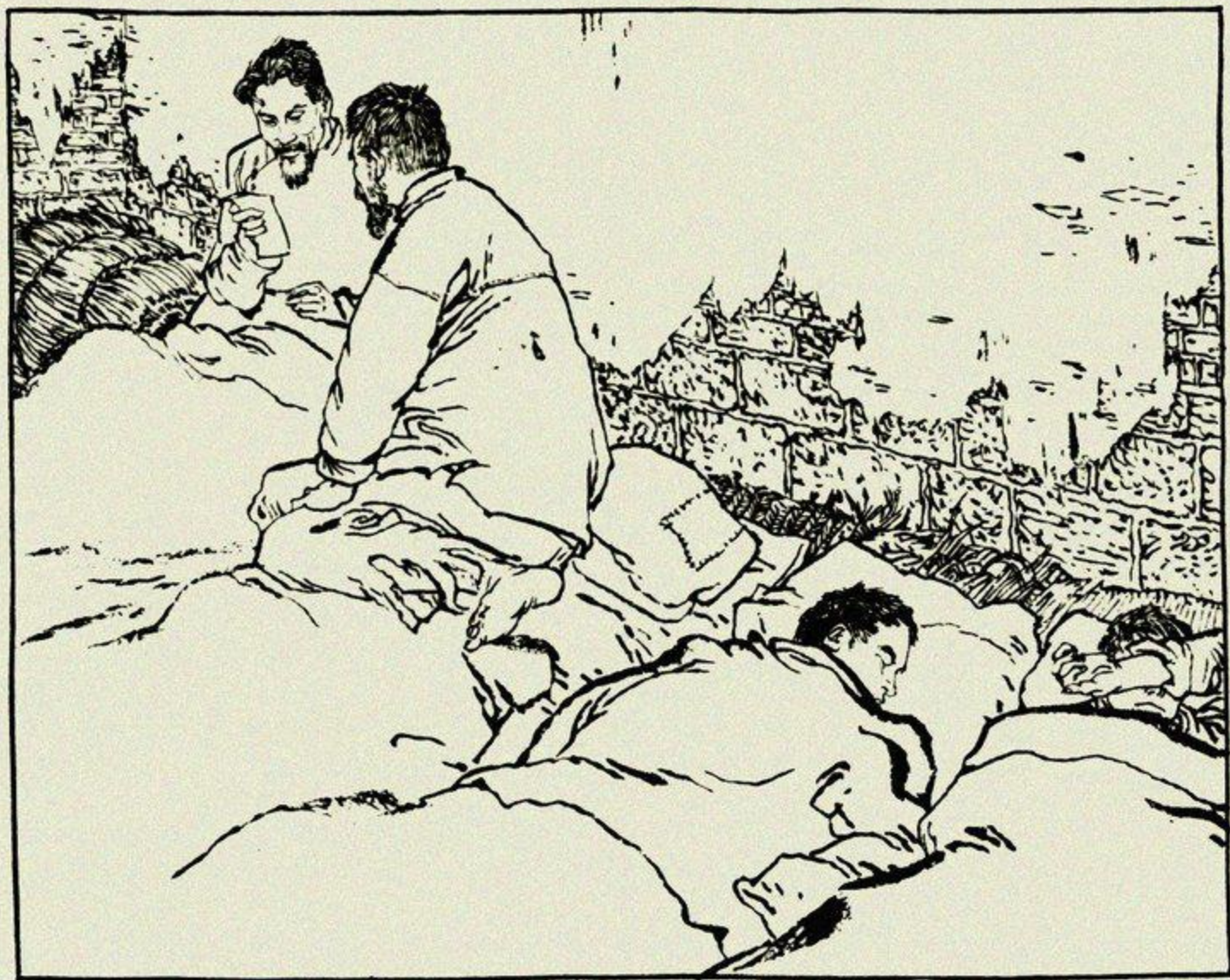
全书共分八册。第八册《黎明时刻》：敌人崩溃前夕，疯狂地进行屠杀，许云峰、成岗遇难，形势极为紧急。地下党支书齐晓轩及时组织战友们越狱。他们经过流血斗争，得到解放军的接应，终于突出重围，取得胜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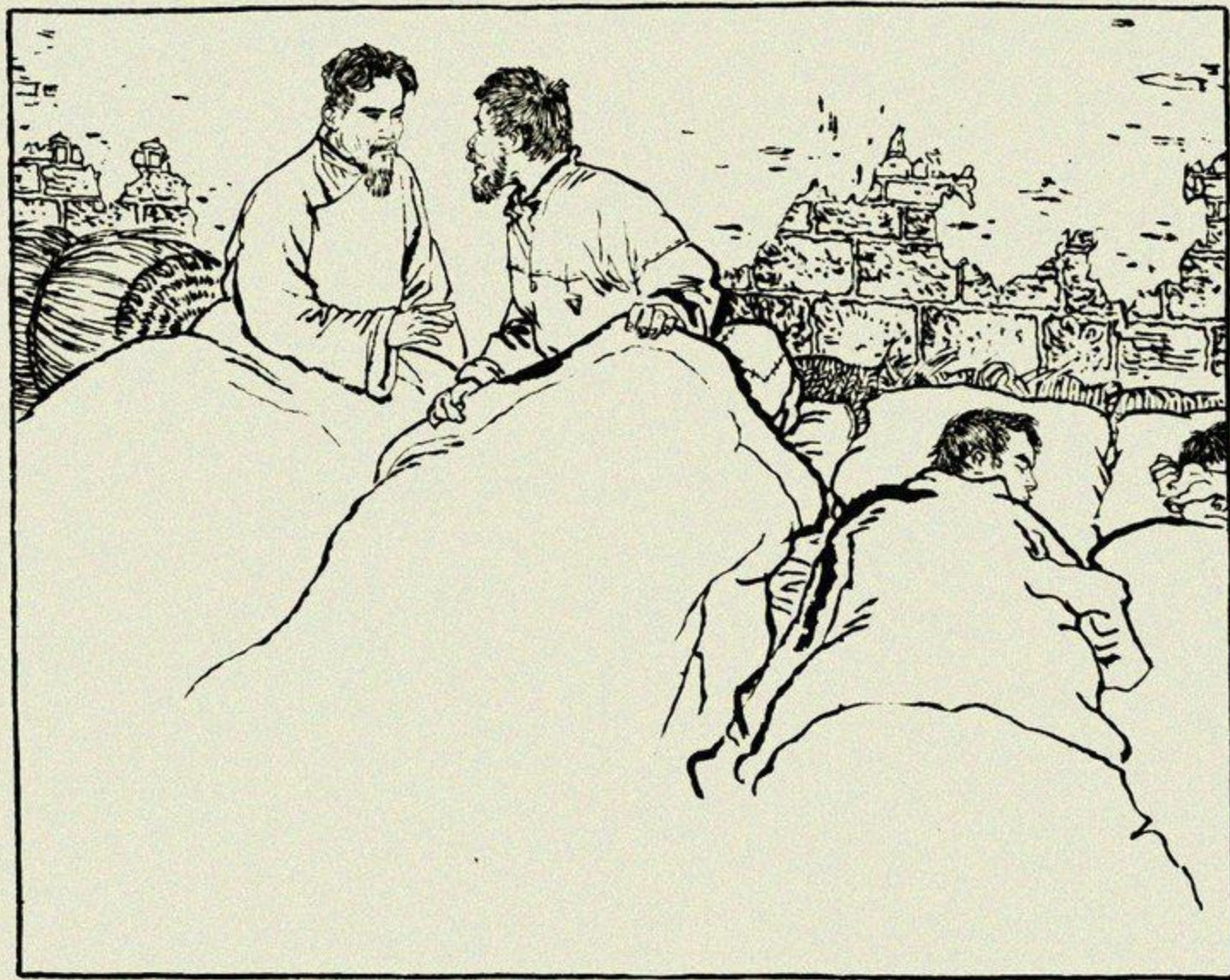
(1) 这天，华子良跟着办货的特务，到了磁器口地下联络站鑫记杂货店。“店老板”一见他们，连忙上前接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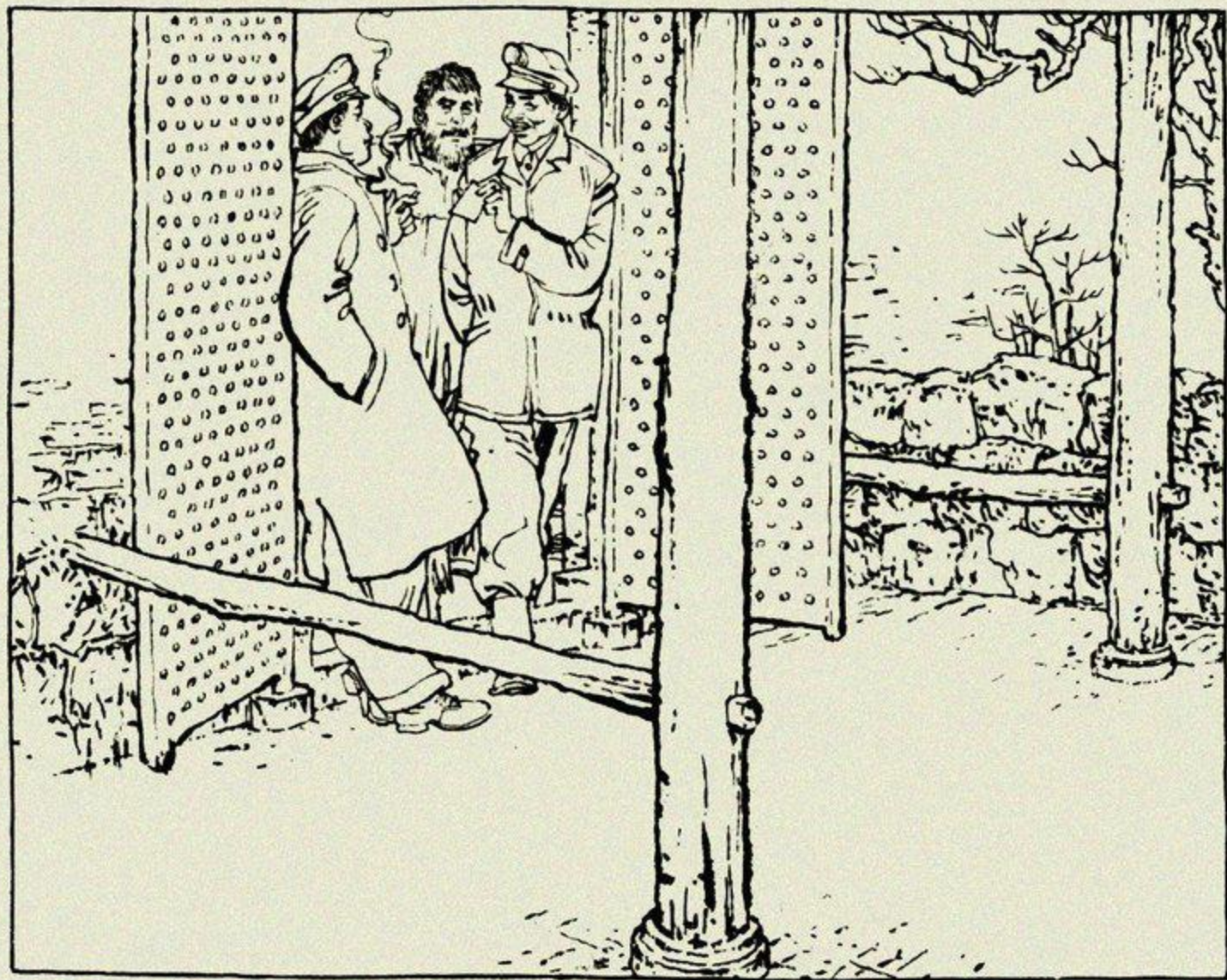
(2) “店老板”把他俩迎到客堂,递烟倒茶,十分客气。他趁特务不注意时,机警地将一份情报交给了华子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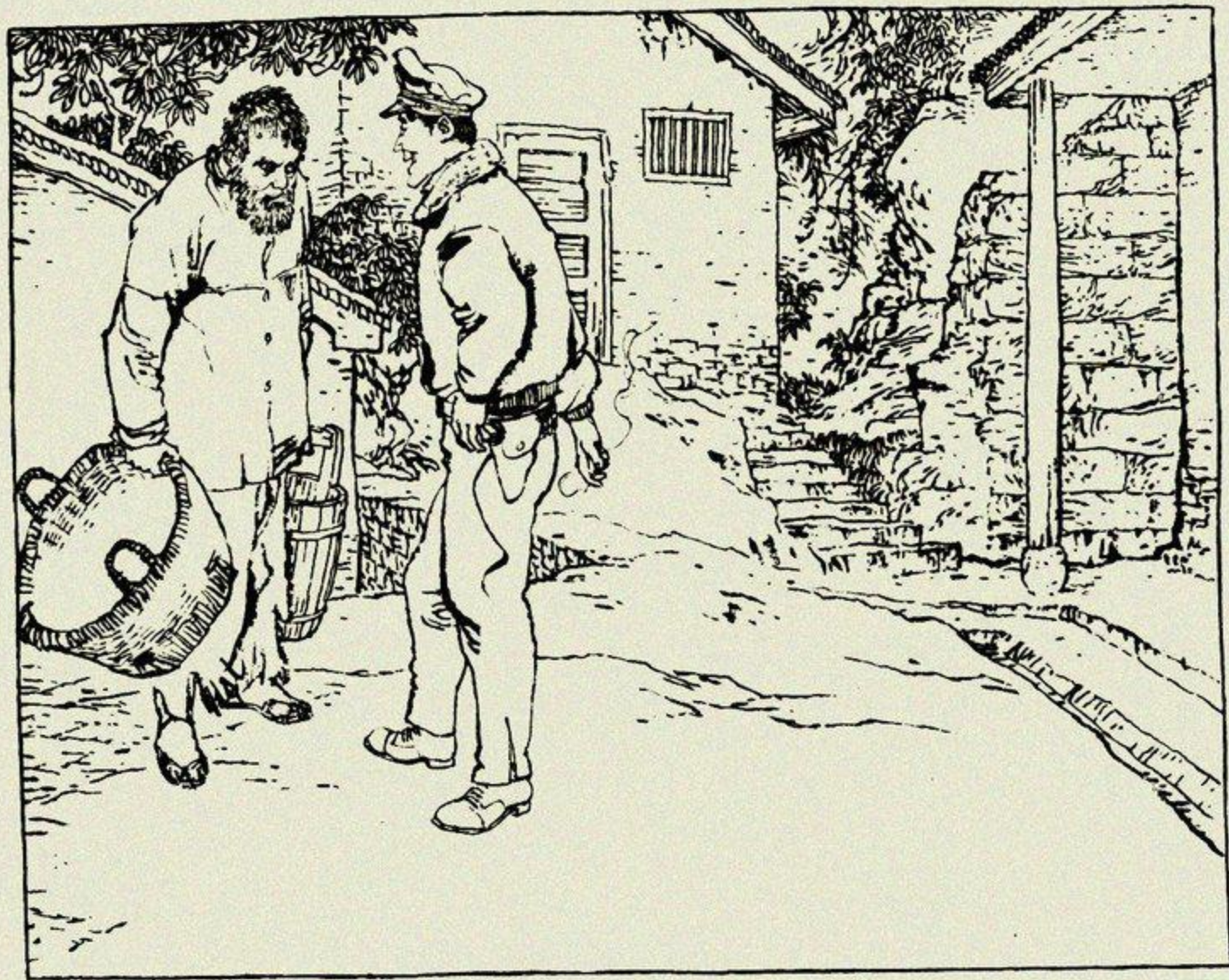
(3) 华子良回来将情报交给齐晓轩。老齐看了，喜形于色。情报写明：贵阳解放，解放军已经入川，一路从川北直趋成都，一路从川东直趋重庆，重庆解放将大大提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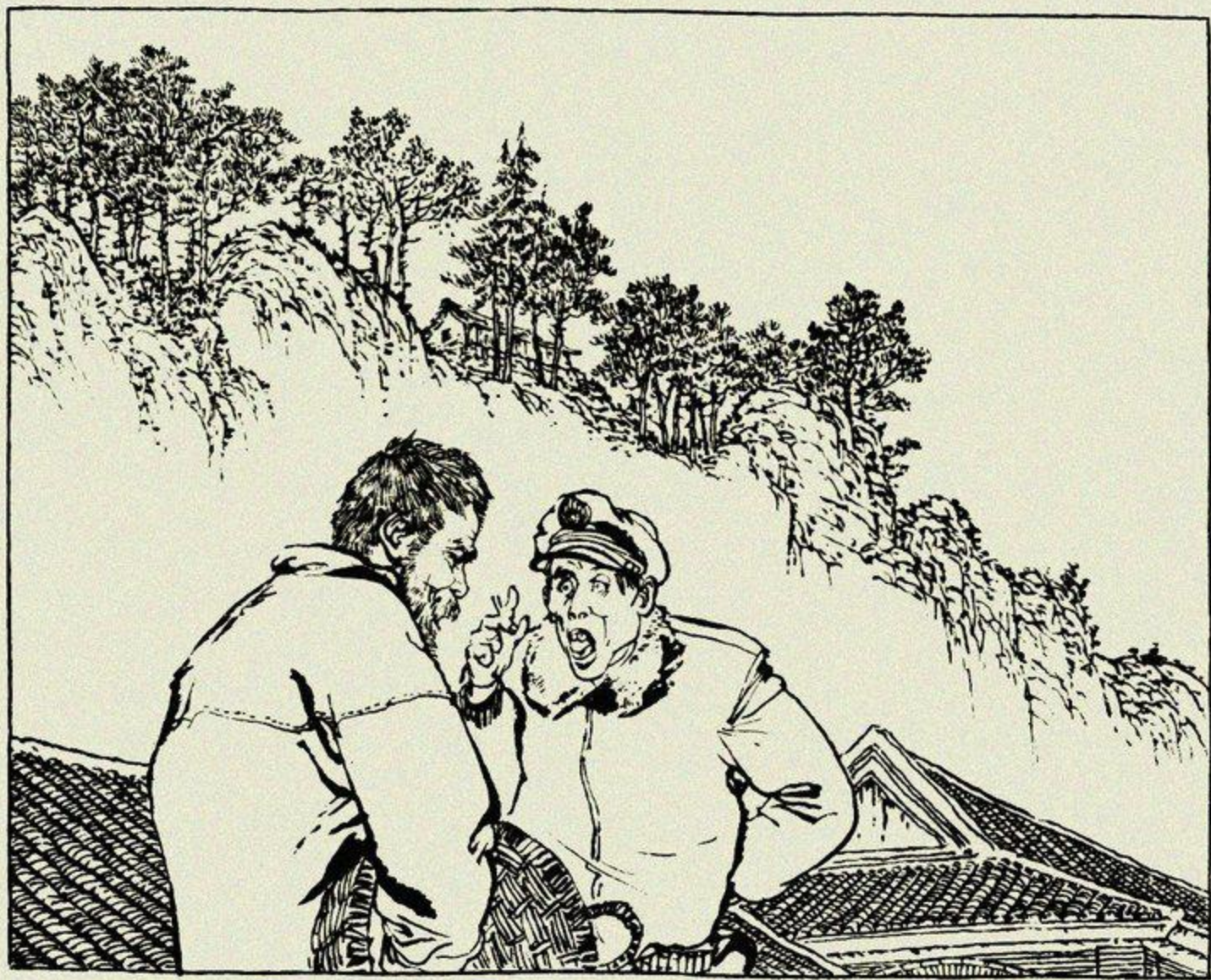
(4) 老齐想到江姐等壮烈牺牲，觉得越狱时间必须抢在敌人前面。他要华子良 趁到渣滓洞附近挑煤的机会，从党安插的“看守员”手里，把渣滓洞计划越狱的时间带回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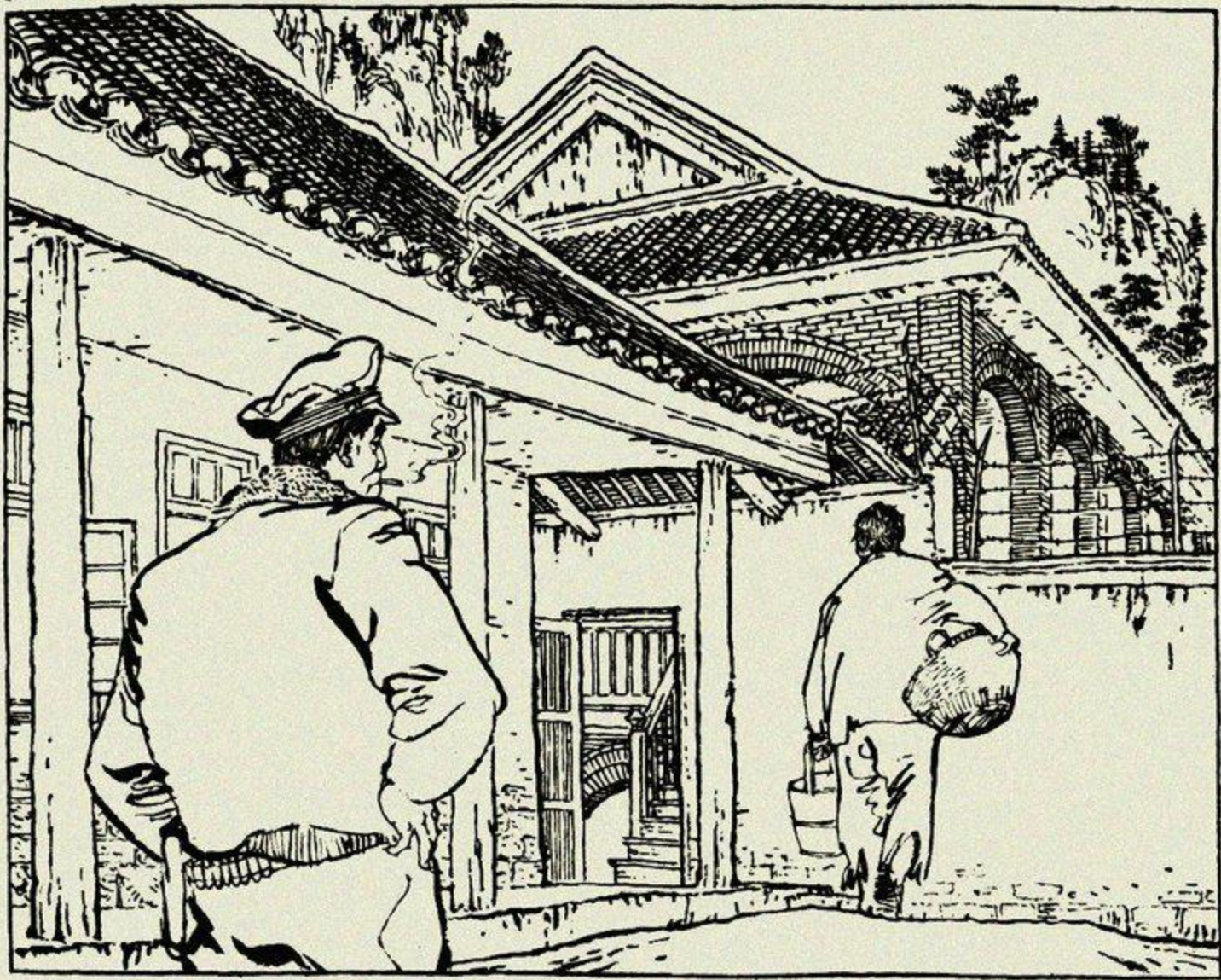
(5) 华子良去挑煤时，没有遇到“看守员”，而是一个新来的特务押运。他不安地想：那个“看守员”很谨慎，不可能被识破，可能是敌人采取换防措施，突然把他调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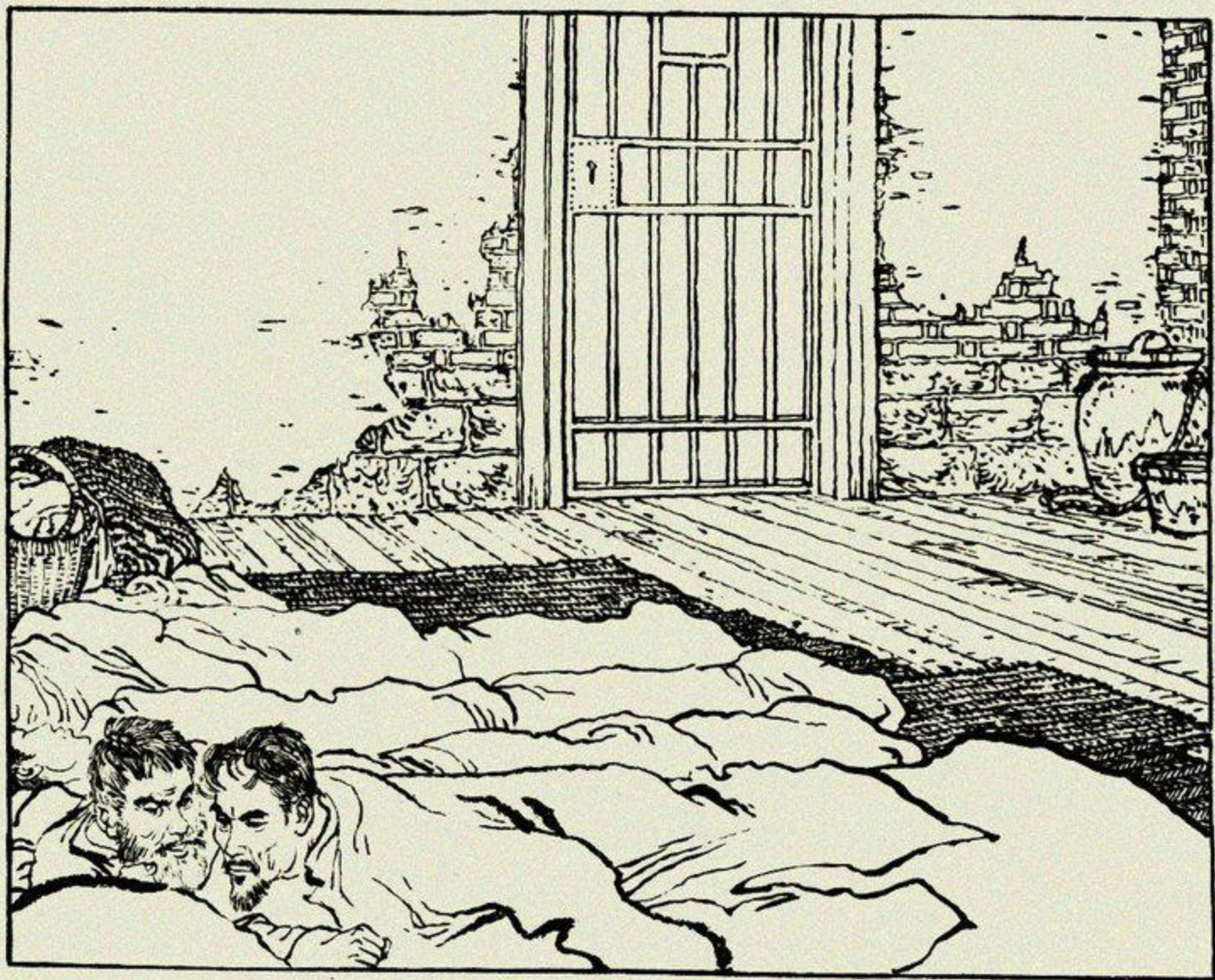
(6) 华子良回到白公馆,还来不及将紧急情况告诉老齐,看守长杨进兴突然把他叫去,对他说:“共产党要来了,我上山去打游击当司令,懂吗?你跟我们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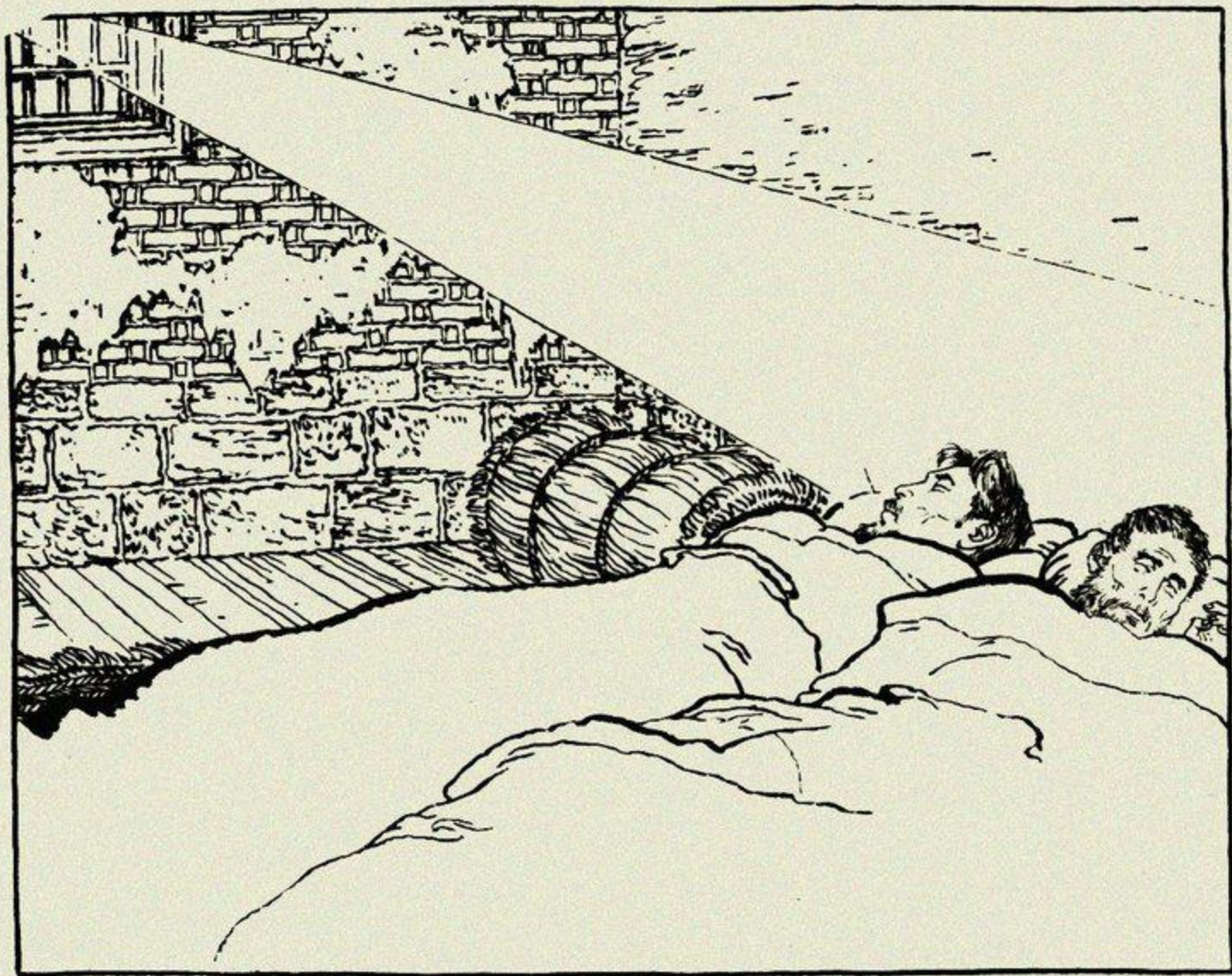
(7) 杨进兴见华子良木然站着，没有回答，吼叫道：“不准疯疯癫癫的！我们游击训练总部有几十万大军对付共产党，要是三心两意，枪毙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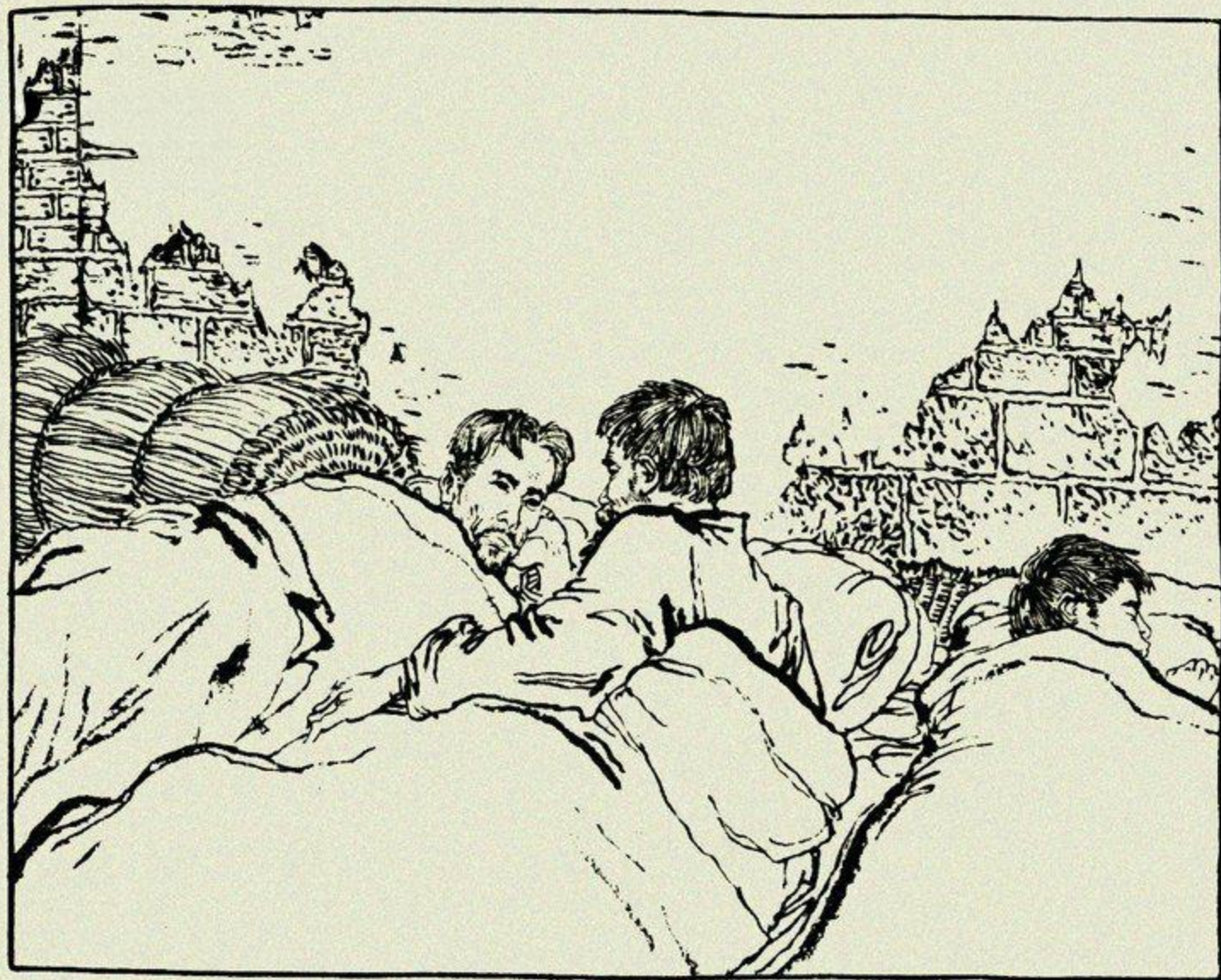
(8) 杨进兴拍拍华子良的肩膀说：“我要你当反共救国军的军需，跟老子走！听见没有？”华子良应了一声：“当官呐？”他仿佛什么也没有听懂，站了一阵，到厨房煮饭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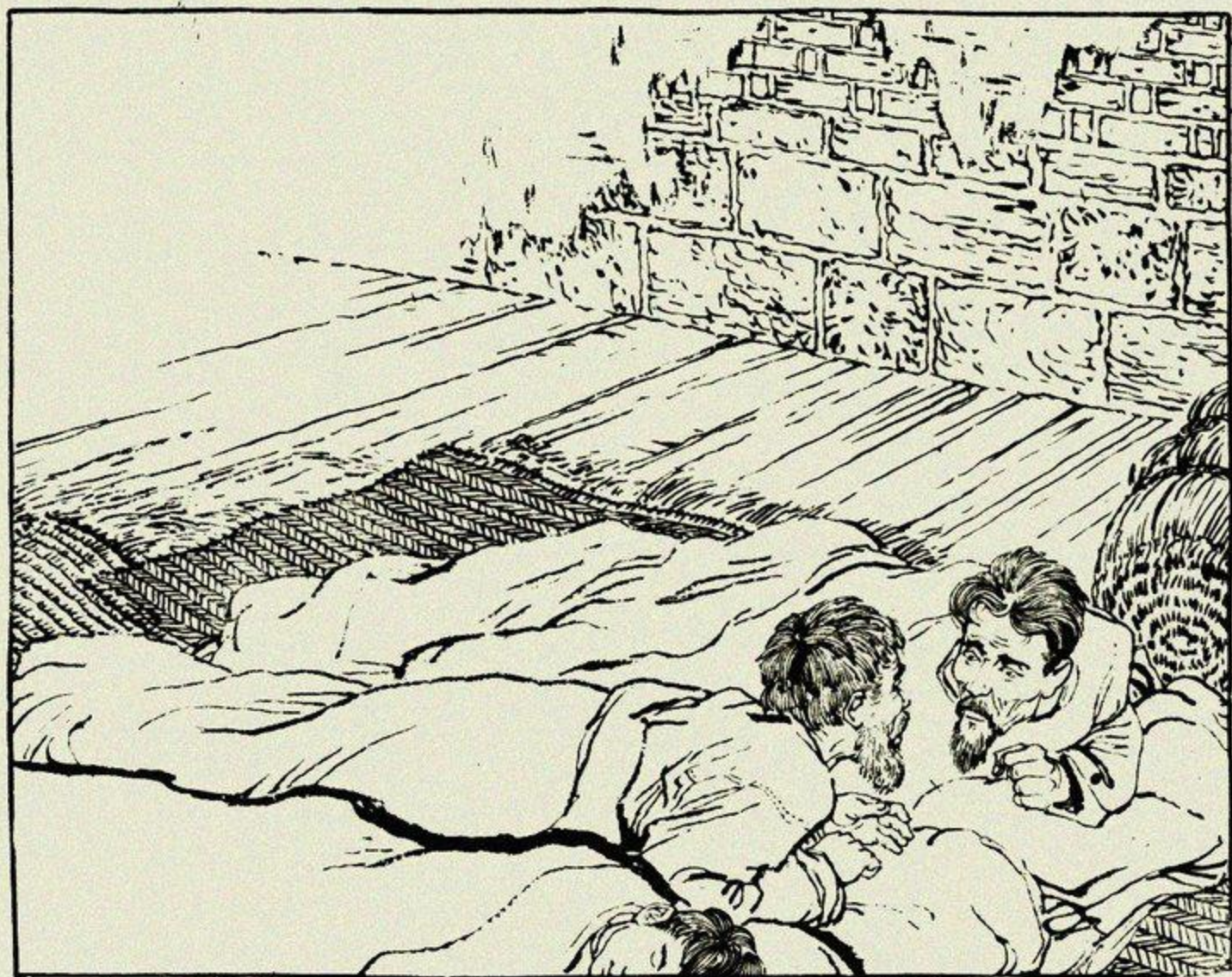
(9) 半夜里,华子良向老齐汇报了新的情况。老齐听了,深感忧虑。因为联络中断,会造成地下党、白公馆和渣滓洞之间的情况不明,越狱时,无法掌握配合的时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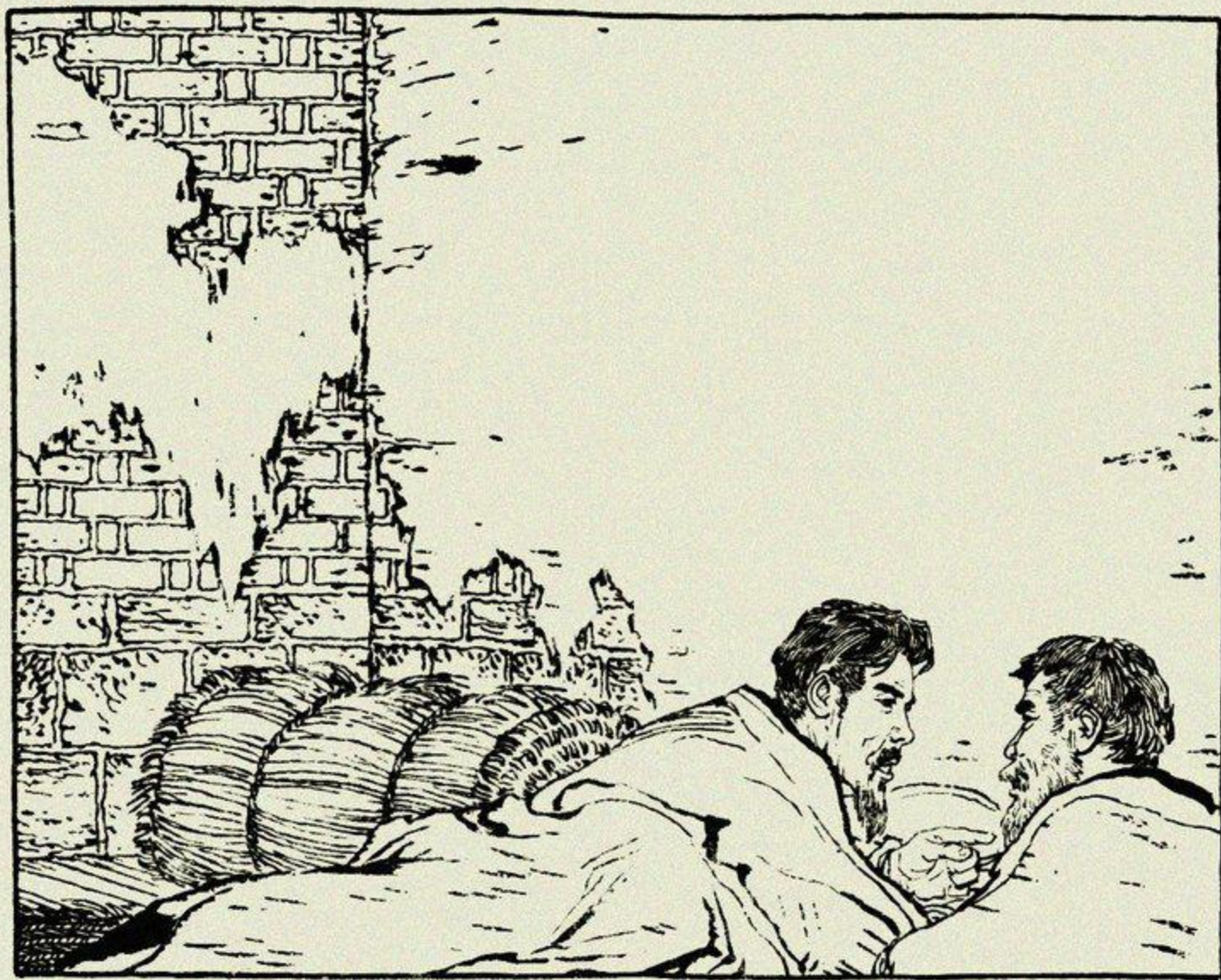
(10) 突然，电筒光扫过熟睡的人们，这是敌人在外面侦查。齐晓轩和华子良一动不动地躺着，假装入睡已久，连电筒光线的扫射，也没能把他们从梦中惊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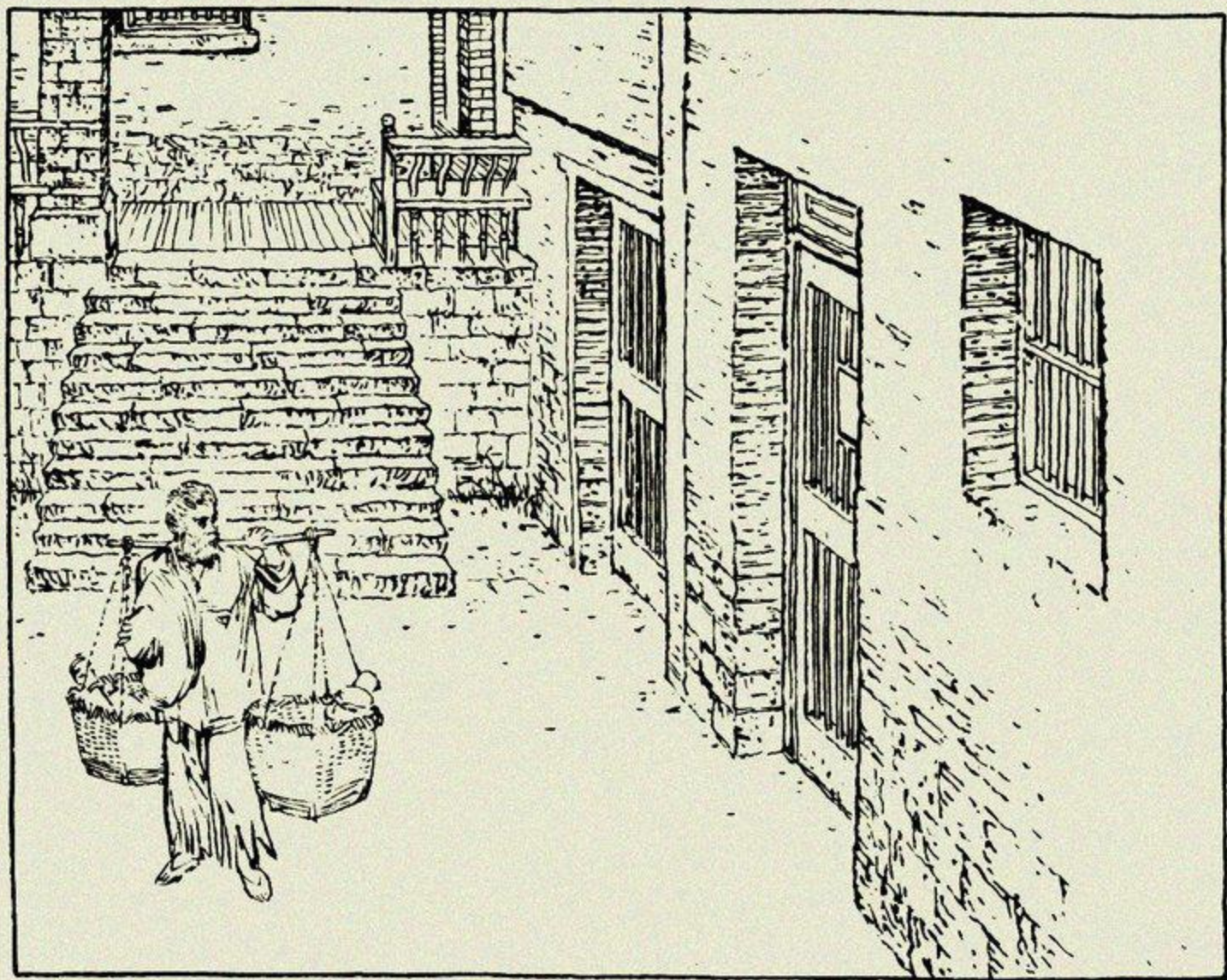
(11) 敌人下楼去了,华子良冷冷一笑:“敌人和我们一样,没有睡觉。”接着他谈起特务杨进兴告诉他的事,并汇报了听到的情况:敌人决定把关在地窖里的许云峰丢进镪水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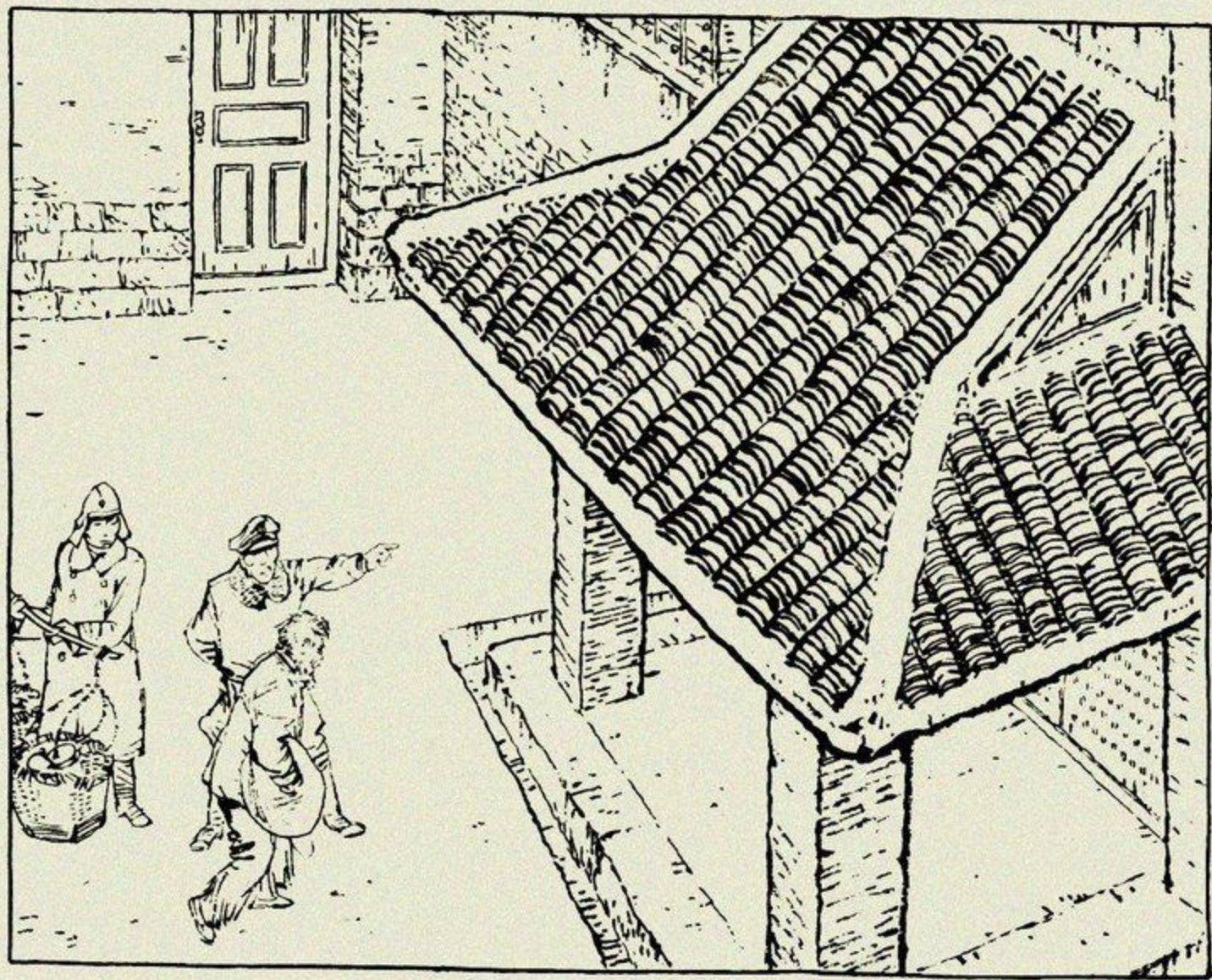
(12) 齐晓轩心里一震，忙轻声说：“你送饭时，通知他半夜越狱。”华子良说：“他不愿走，他说，他准备的通道，是为了全体同志，不能为他一人而暴露给敌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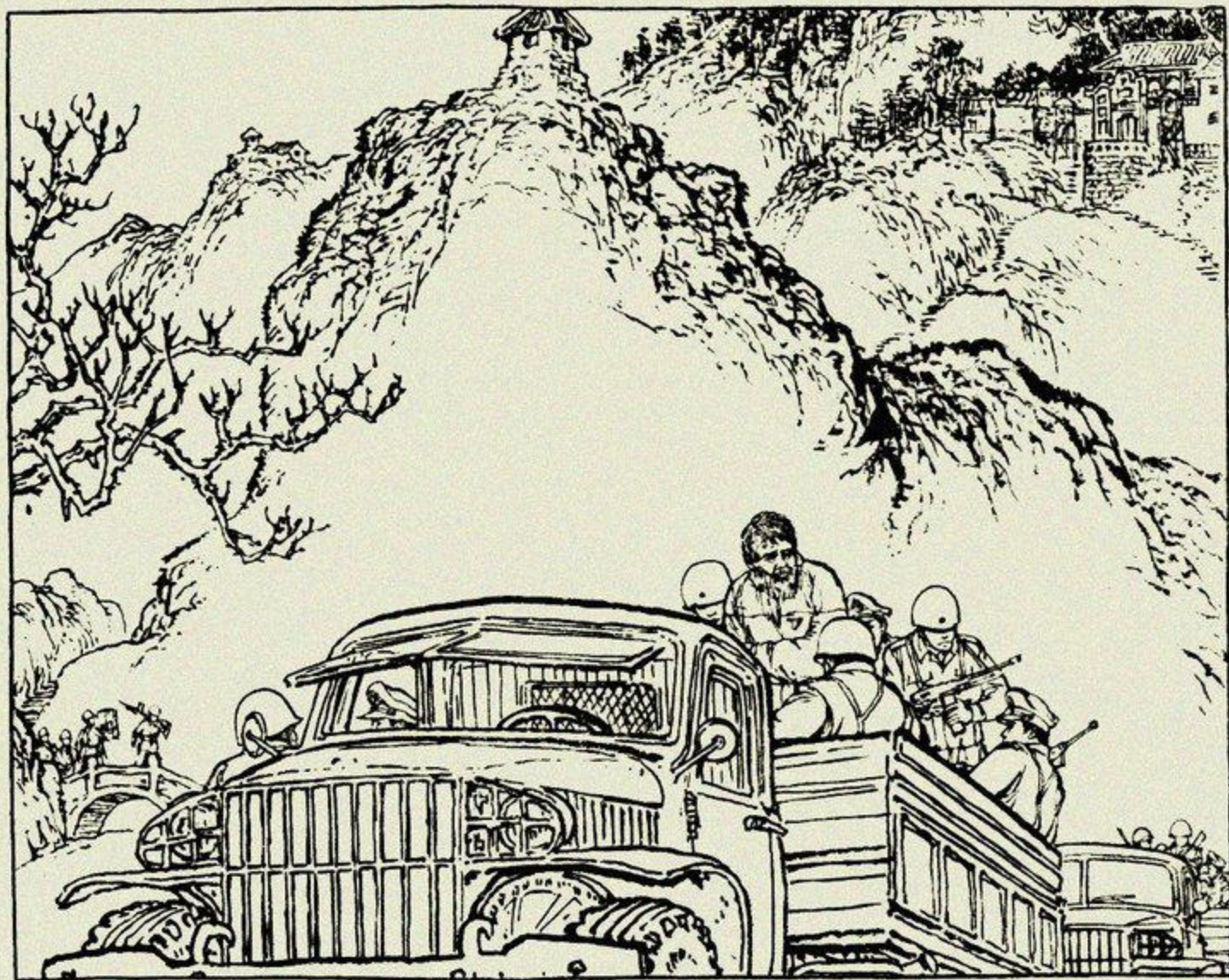
(13) 老齐想到华子良一走,联系将被切断,便要他早上去磁器口时,尽快把越狱计划告诉联络站; 并要他设法逃脱,为游击队领路,奇袭集中营,支援战友提前越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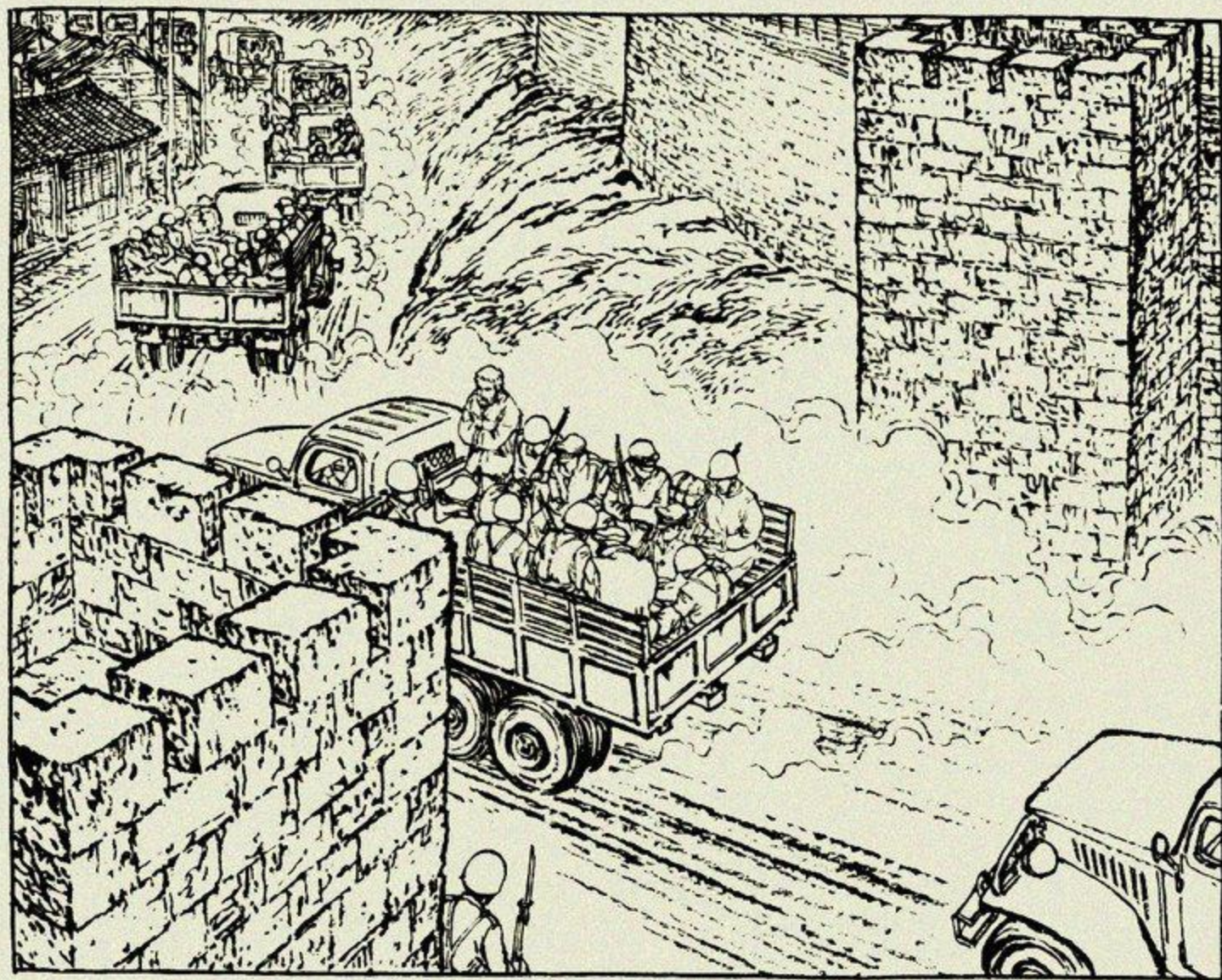
(14) 天一亮，华子良照常做好煮饭、送饭等工作，然后挑起担子，准备跟特务到磁器口去买菜。只要今天把越狱时间通知了联络站，他的联络任务便最后完成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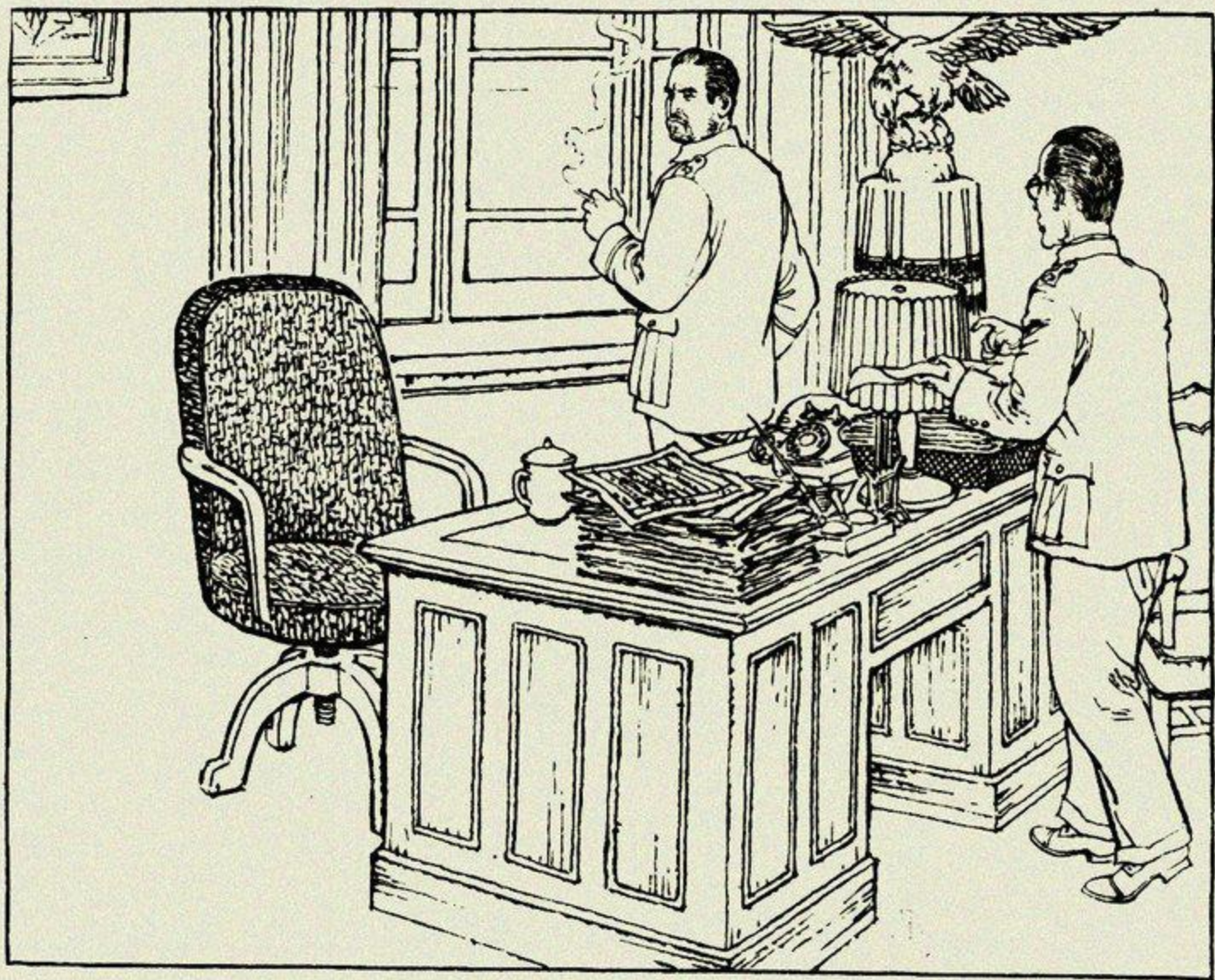
(15) 突然,杨进兴走来,指挥特务,接过华子良的担子,对华子良厉声喝道:“煮饭挑菜不用你干了,马上上车,随部队出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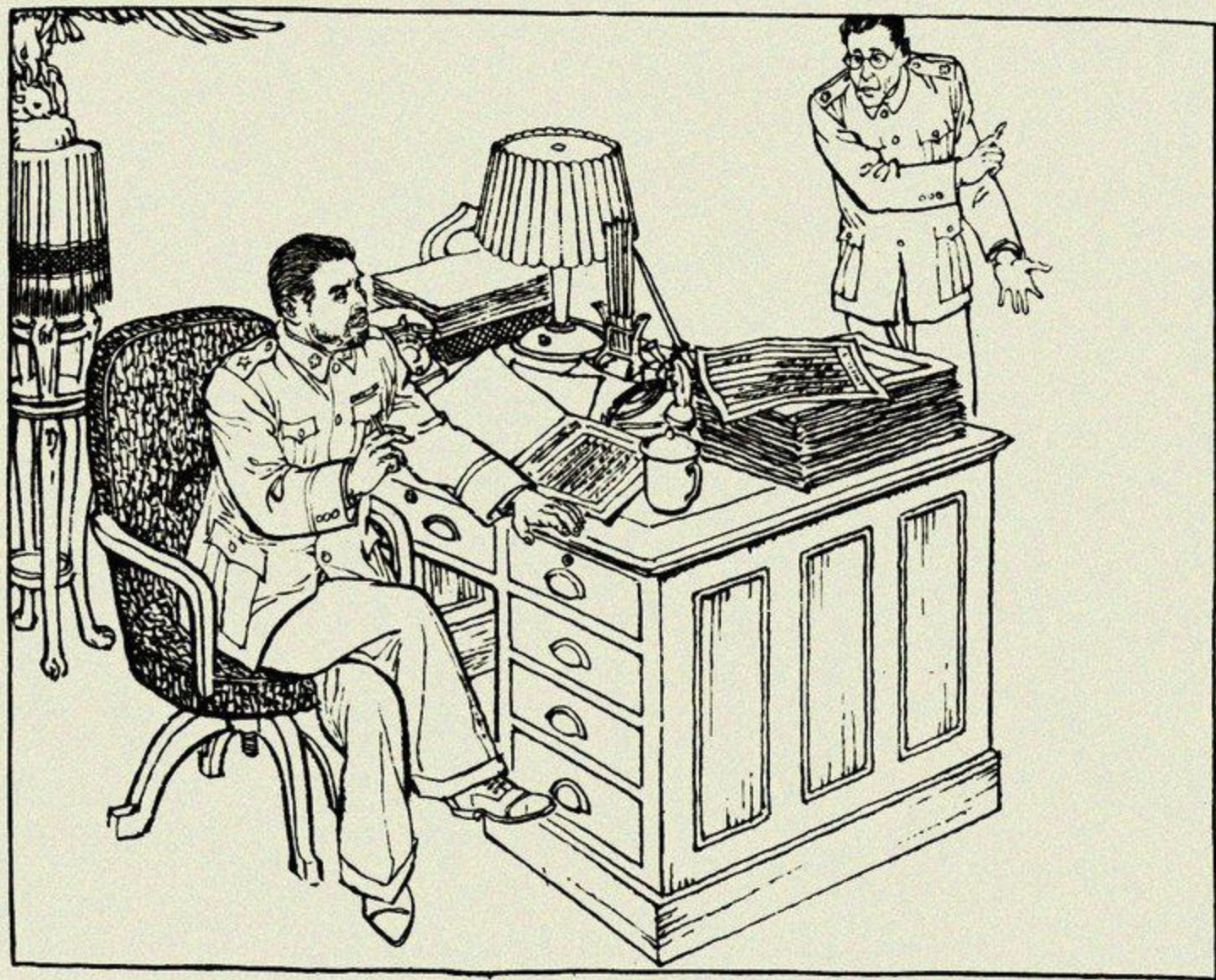
(16) 这是一件完全意想不到的事。几分钟以后,华子良被带上卡车,车上都是中美合作所游击训练总部的特务部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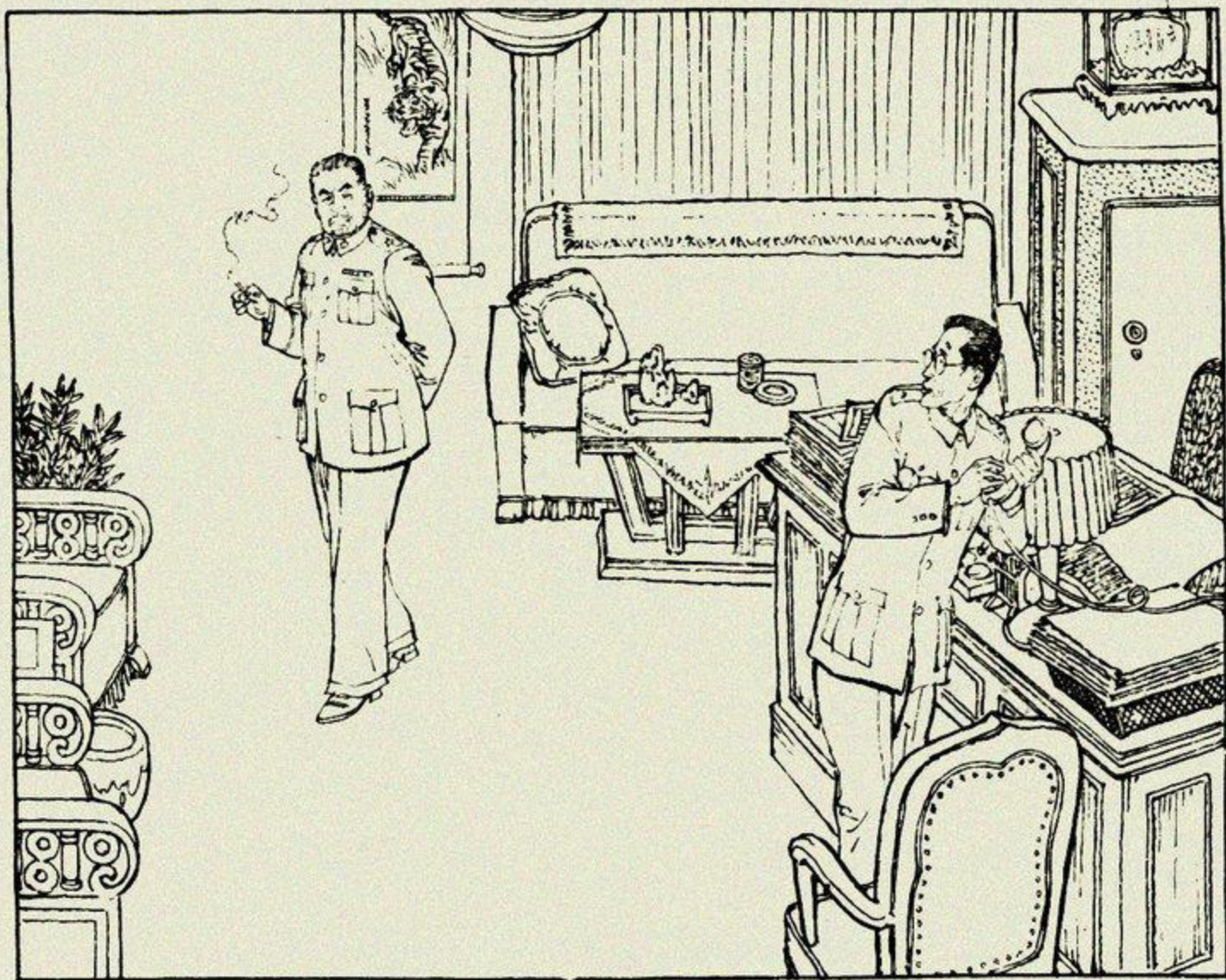
(17) 十几辆满载特务武装的卡车，出了中美合作所，朝着成渝公路飞驰，渐渐地消失在烟尘滚滚的公路尽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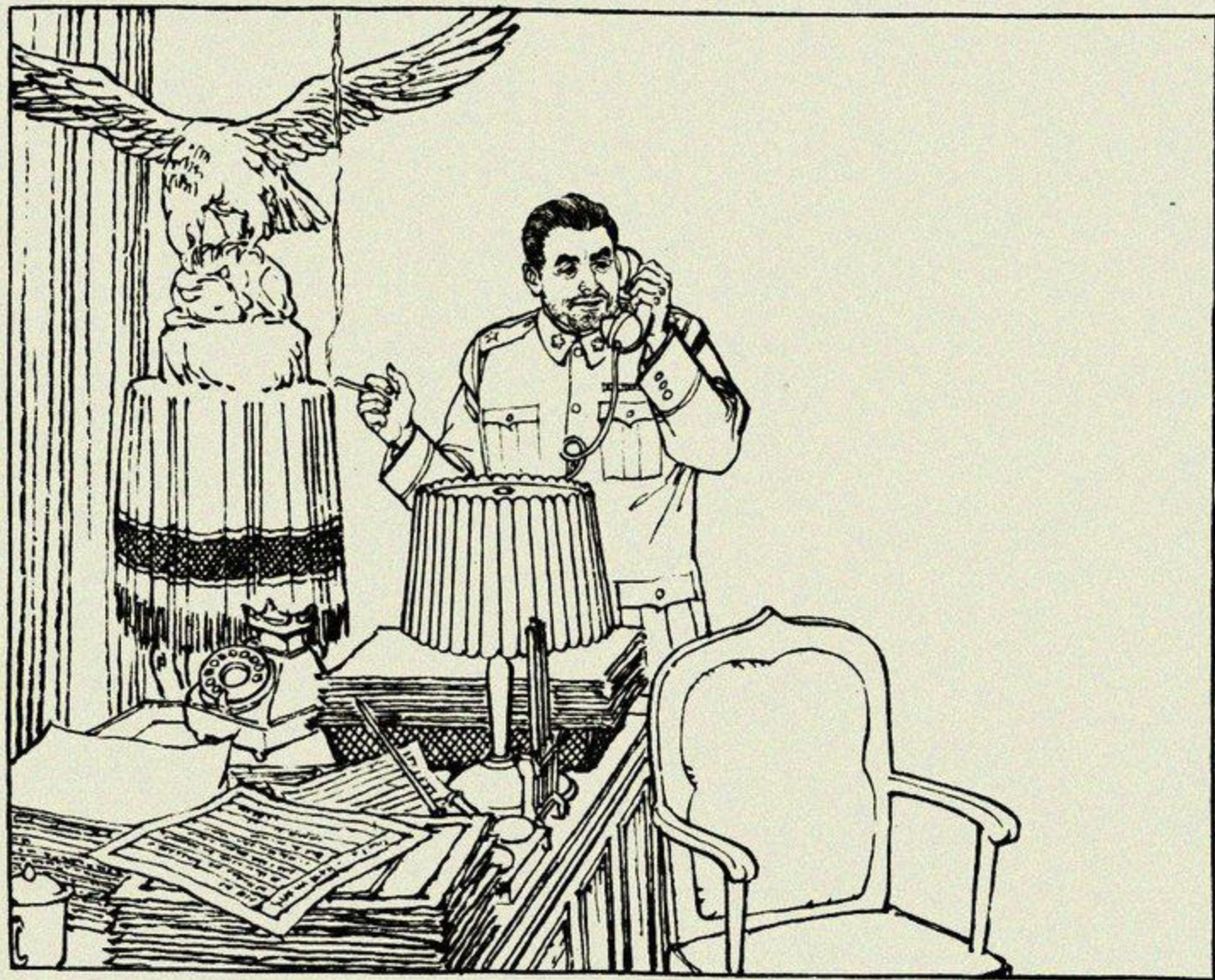
(18) 徐鹏飞等到特务武装陆陆续续出发，稍为宽心了一些。朱介这时推门进来，把一份绝密文件送给他，这是沈养斋起草的爆破计划，他看了看，眉头又紧皱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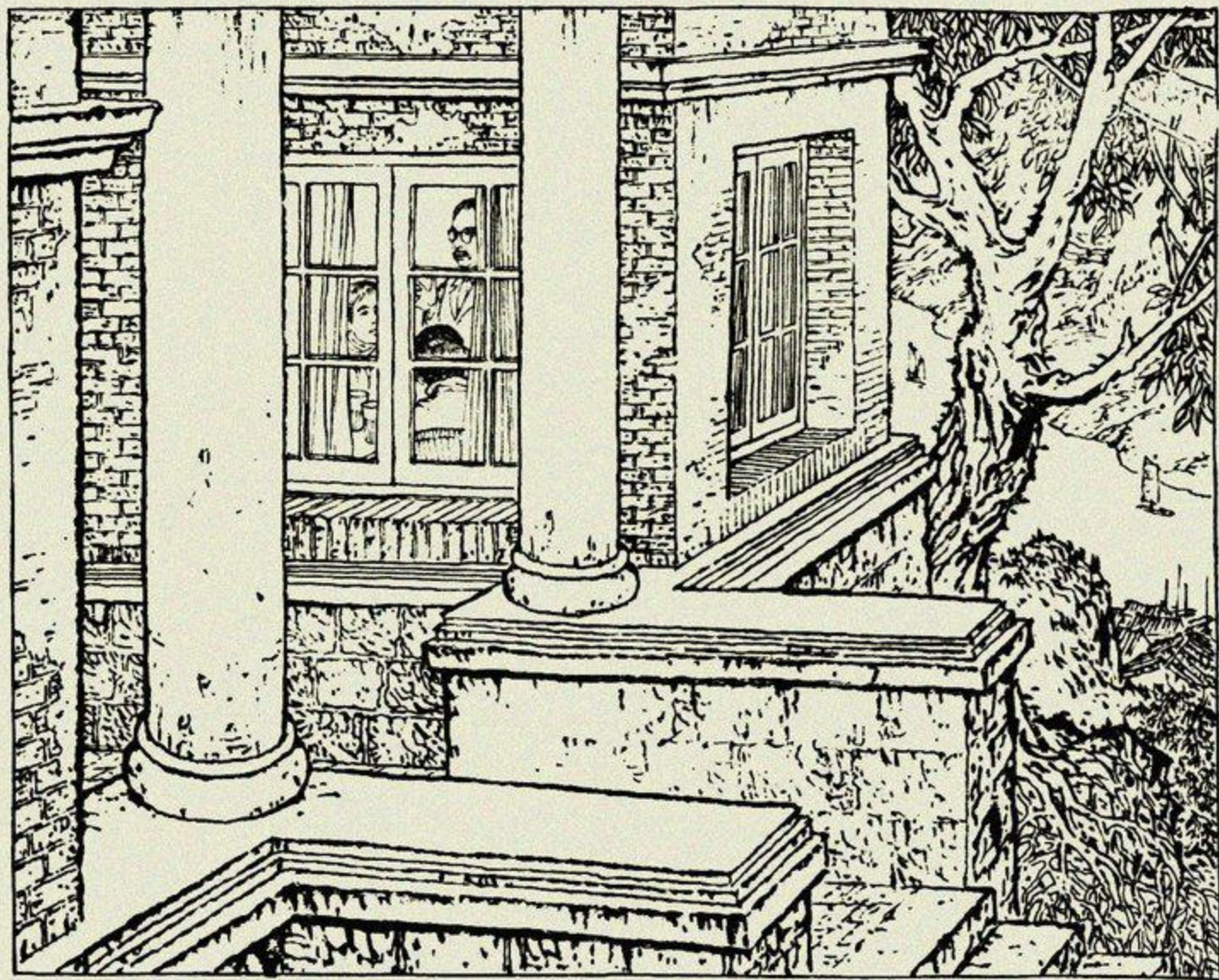
(19) 朱介说：“沈养斋埋怨爆破单位太多，时间、器材都成问题。”徐鹏飞训斥说：“爆破目标是老头子和美国代表团会同确定的，不能擅自核减。有问题，要他直接找毛人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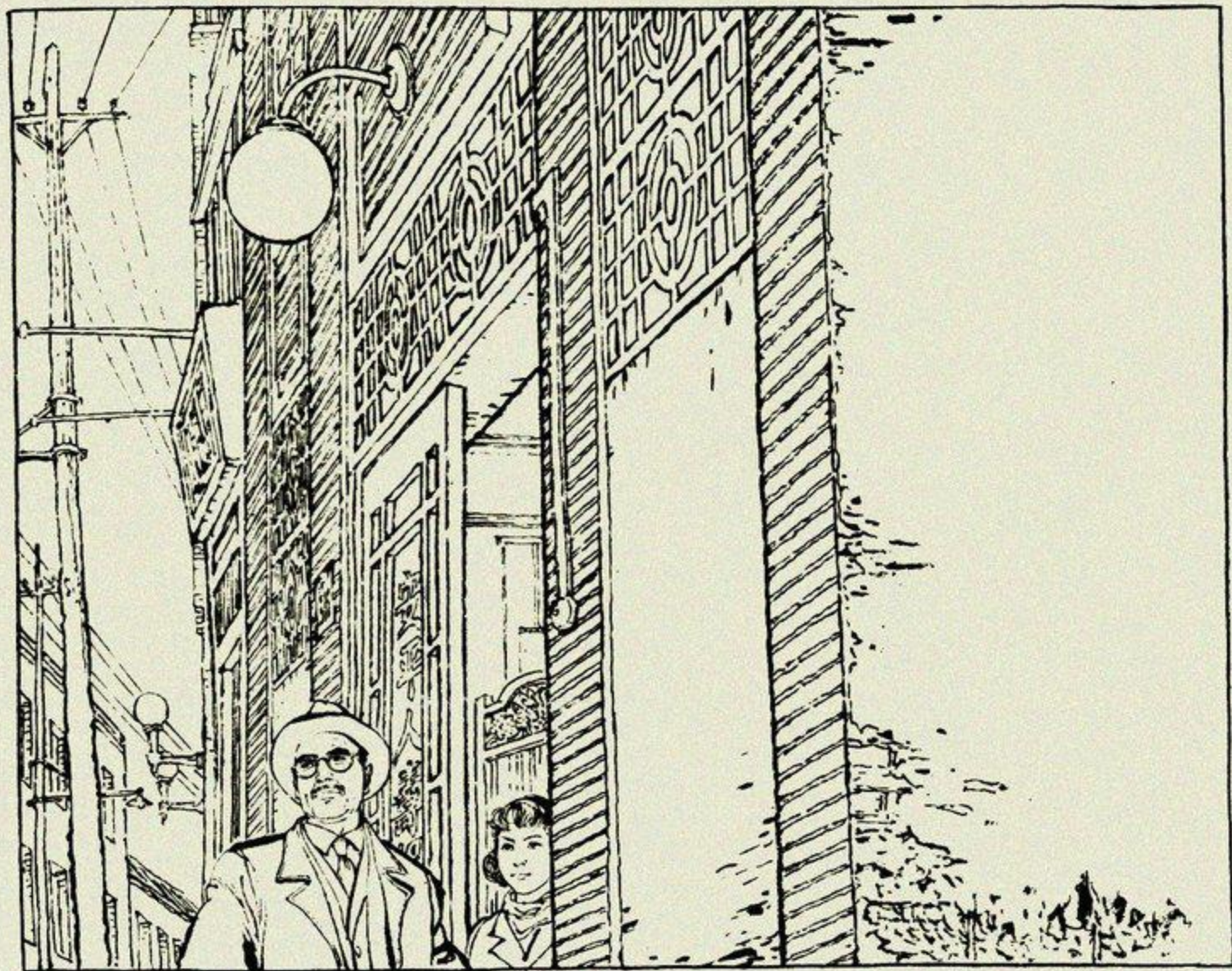
(20) 提起毛人凤，徐鹏飞心情更加烦乱。他恨毛人凤指定严醉、黎纪纲负责潜伏和游击计划，使他无法独揽大权，这时，电话铃响了，朱介告诉他：是毛人凤打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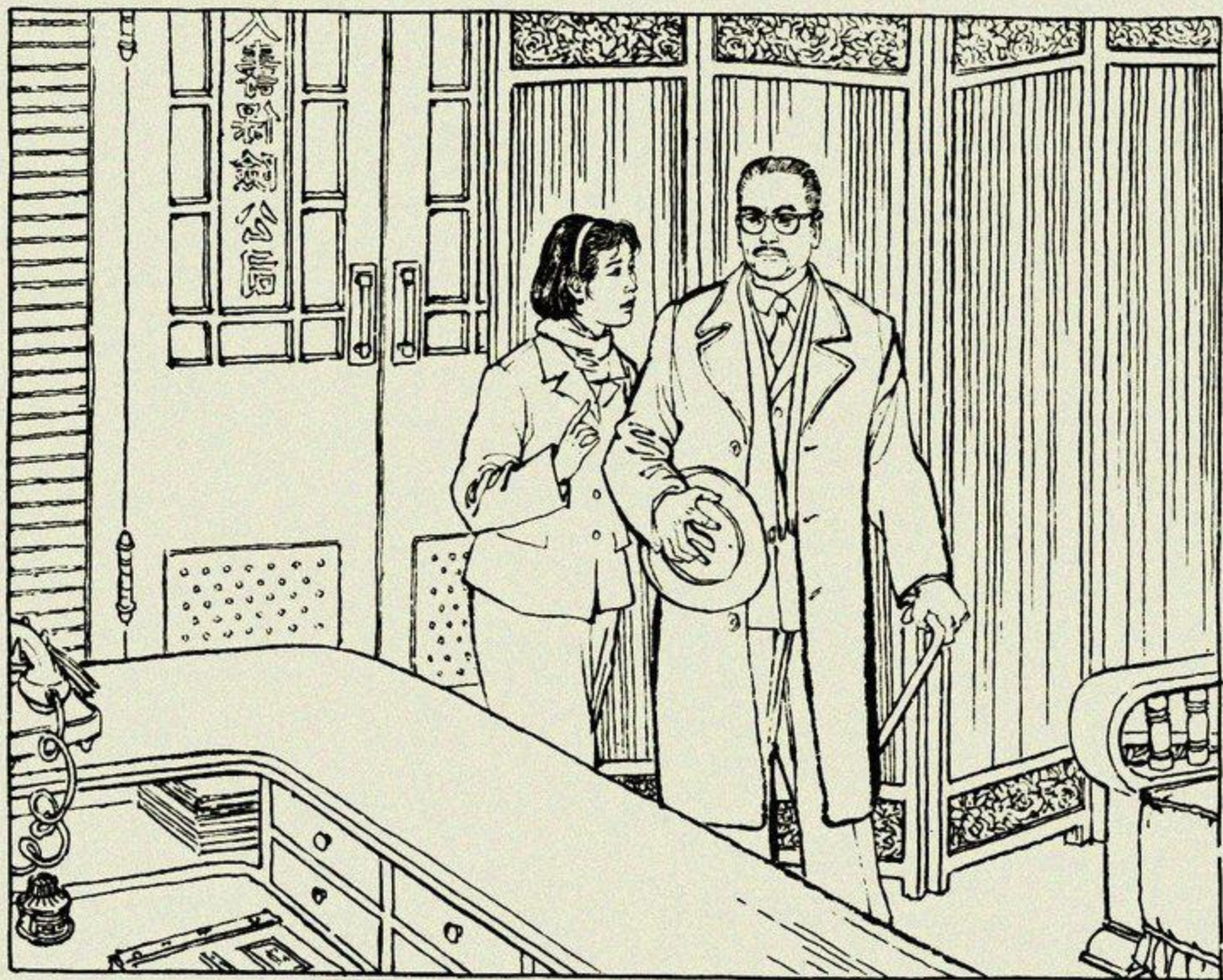
(21) 徐鹏飞不愿在对方面前显出心情烦乱,打着哈哈道:
“电网全部经过检修,增高了电压,添设了警戒线,可说‘铜墙铁壁’。密裁计划? 没问题! 保管跑不了半个共产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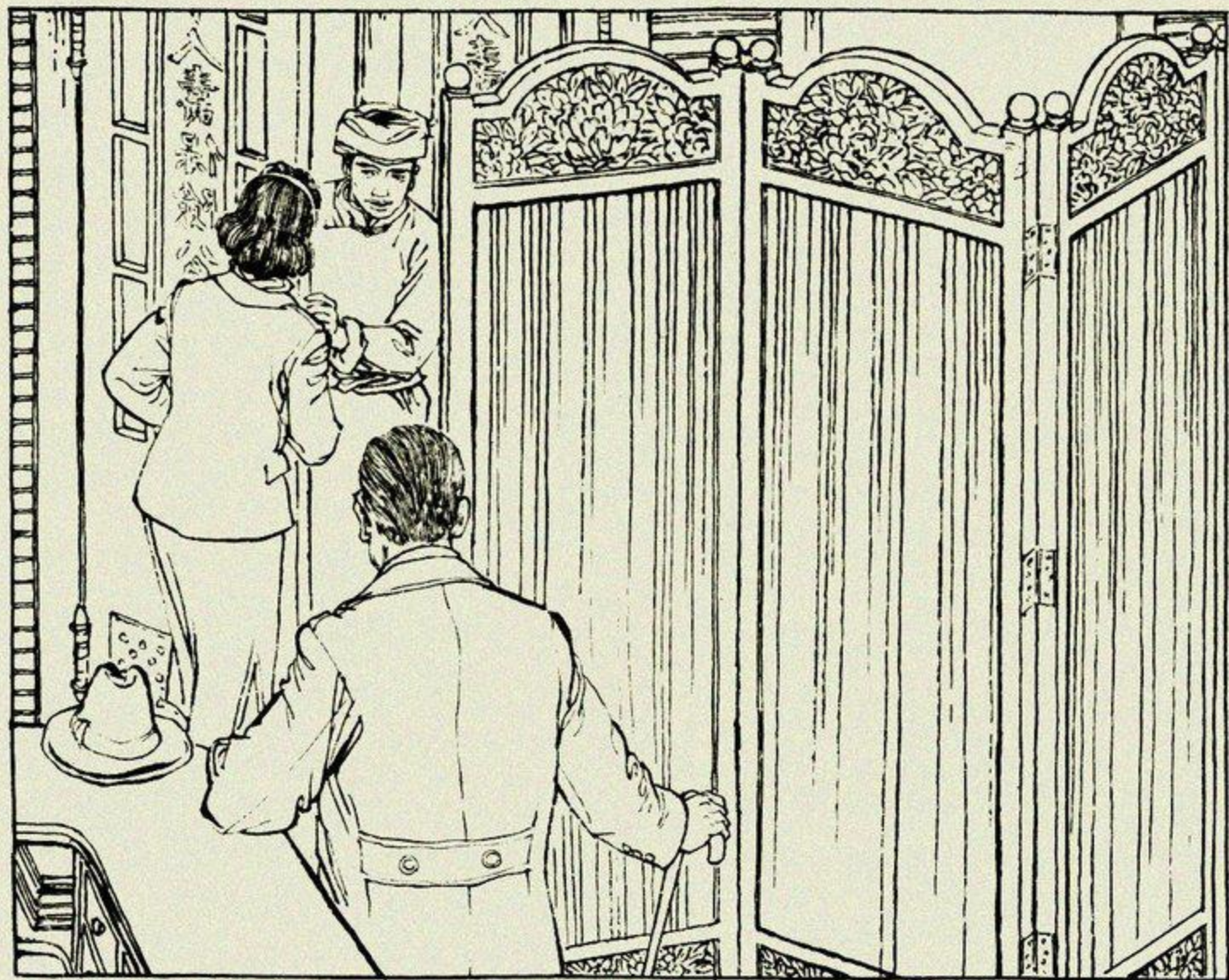
(22) 正当敌人进行破坏阴谋时，地下党重庆市委召开了会议。会上决定李敬原担负组织护厂斗争和抢救集中营战友的任务。任务都艰巨而复杂，长期以来他一直在准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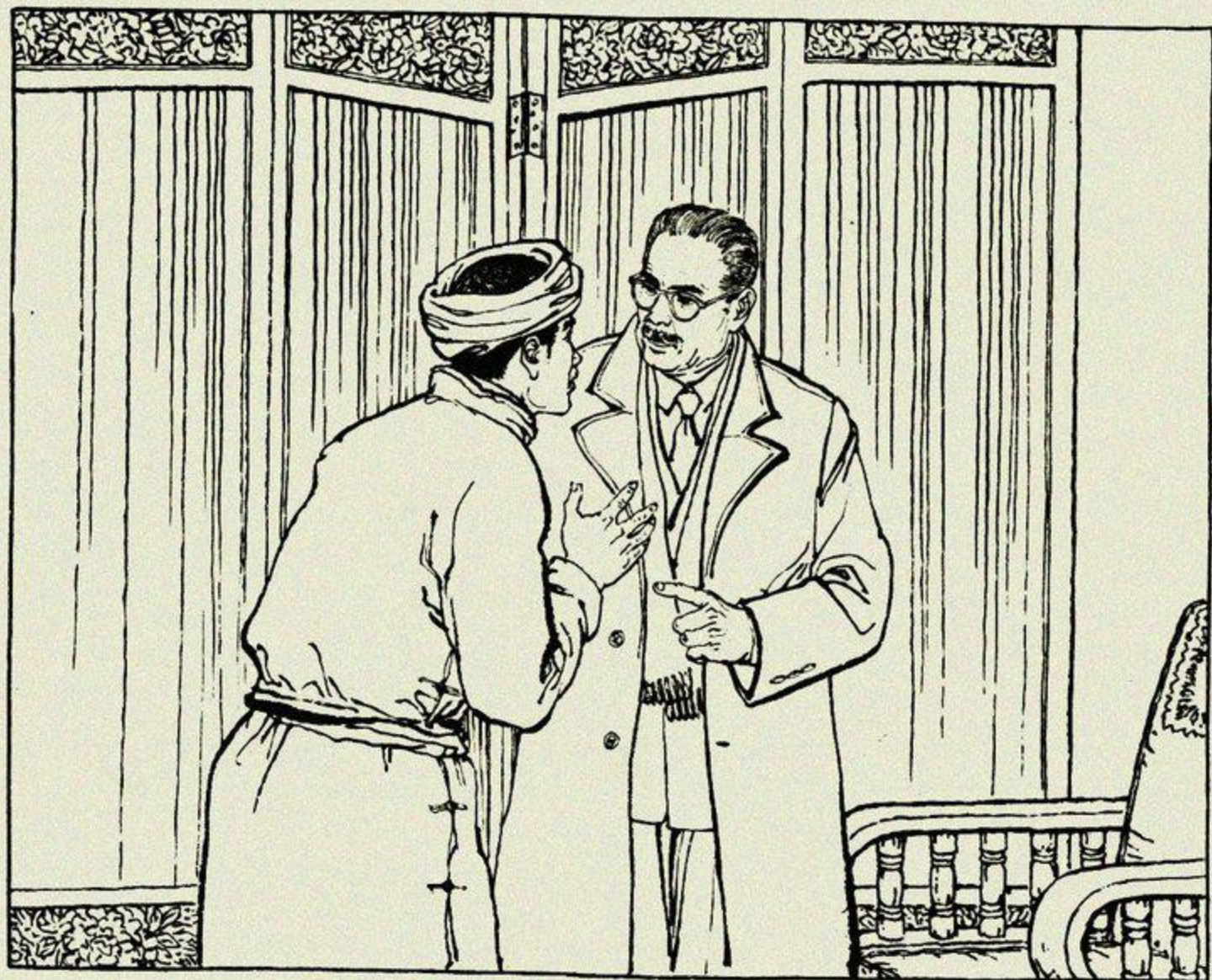
(23) 会后,李敬原见了成瑶,听说肖师傅为了营救战友,建议等时机成熟,将厂里稽查处特务缴械,诱捕特务头子,打乱敌人部署,认为建议很好,决定仔细研究一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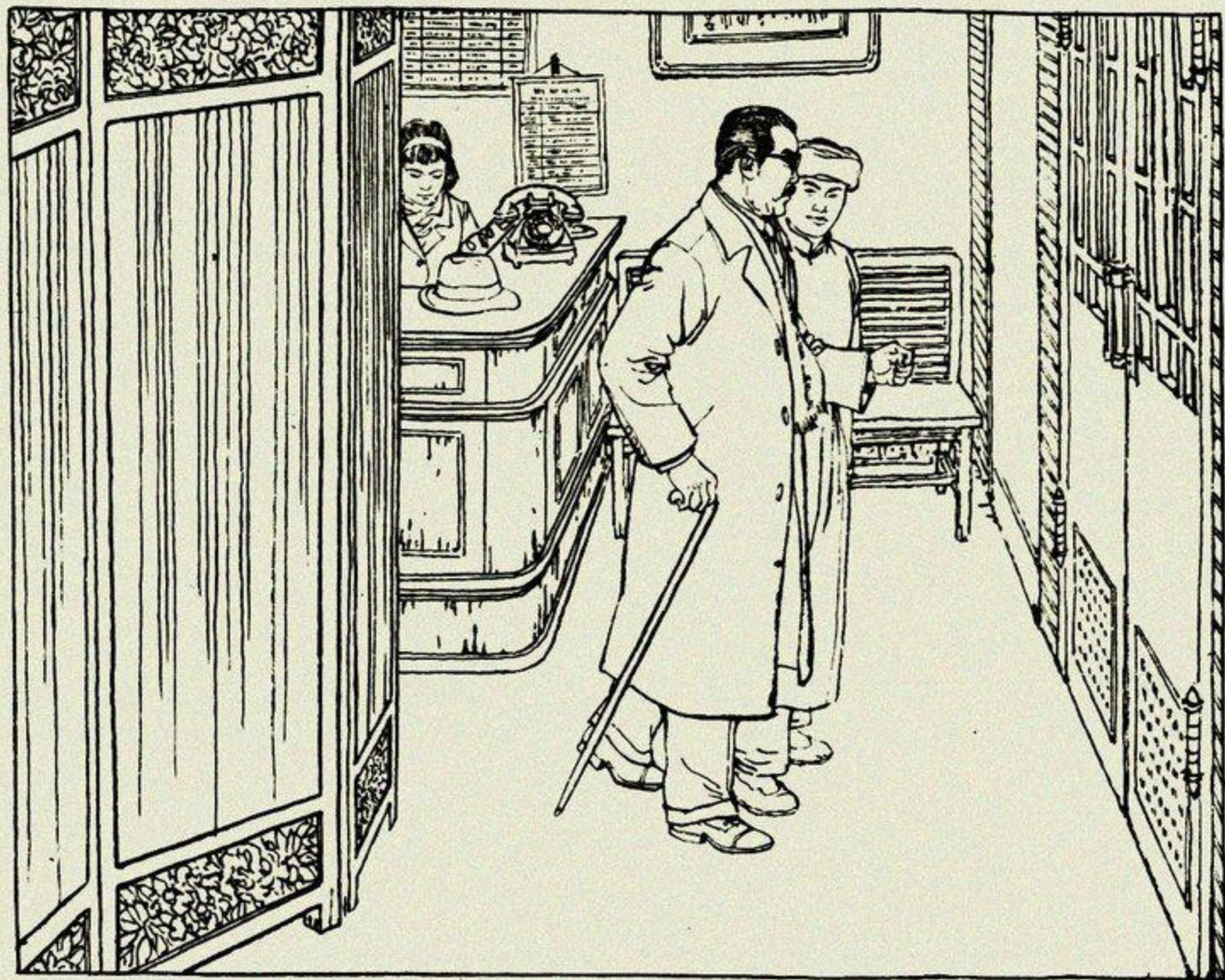
(24) 成瑶焦急不安地说：“联络站来说，渣滓洞和我们的联系中断了。”李敬原听了，极为忧虑，他知道敌人在撤退时会进行疯狂的屠杀，战友们的生命现在岌岌可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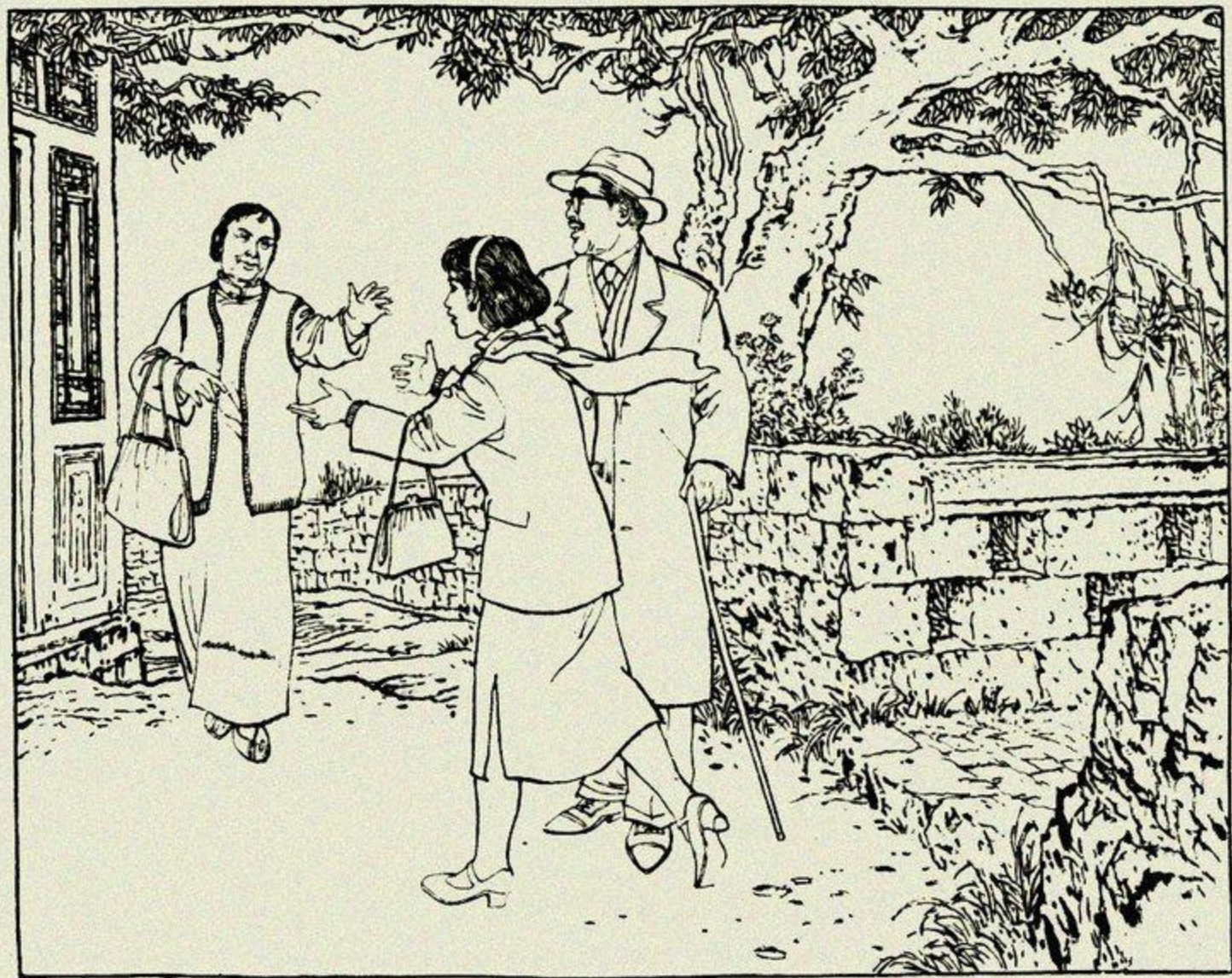
(25) 突然，联络站负责人来了，他报告李敬原：白公馆联络中断，买菜换了人，华子良没有出来。李敬原问：“越狱时间送出来了吗？”对方回答说：“没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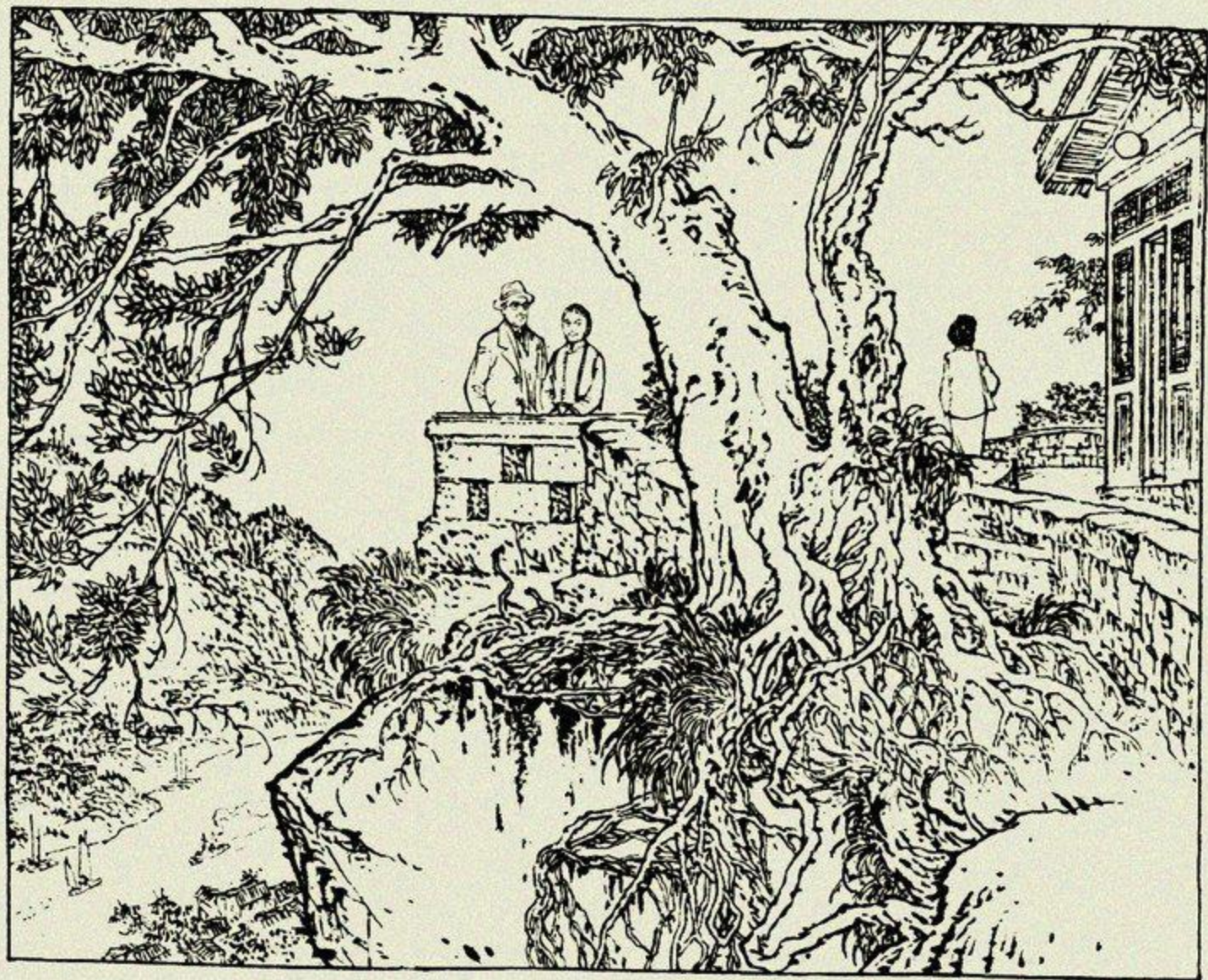
(26) 情况又是一变，渣滓洞、白公馆和地下党的联络完全中断了。李敬原想了一会，有力地说：“解放军直捣重庆，这最能制敌人于死命，我相信：敌人很快就会土崩瓦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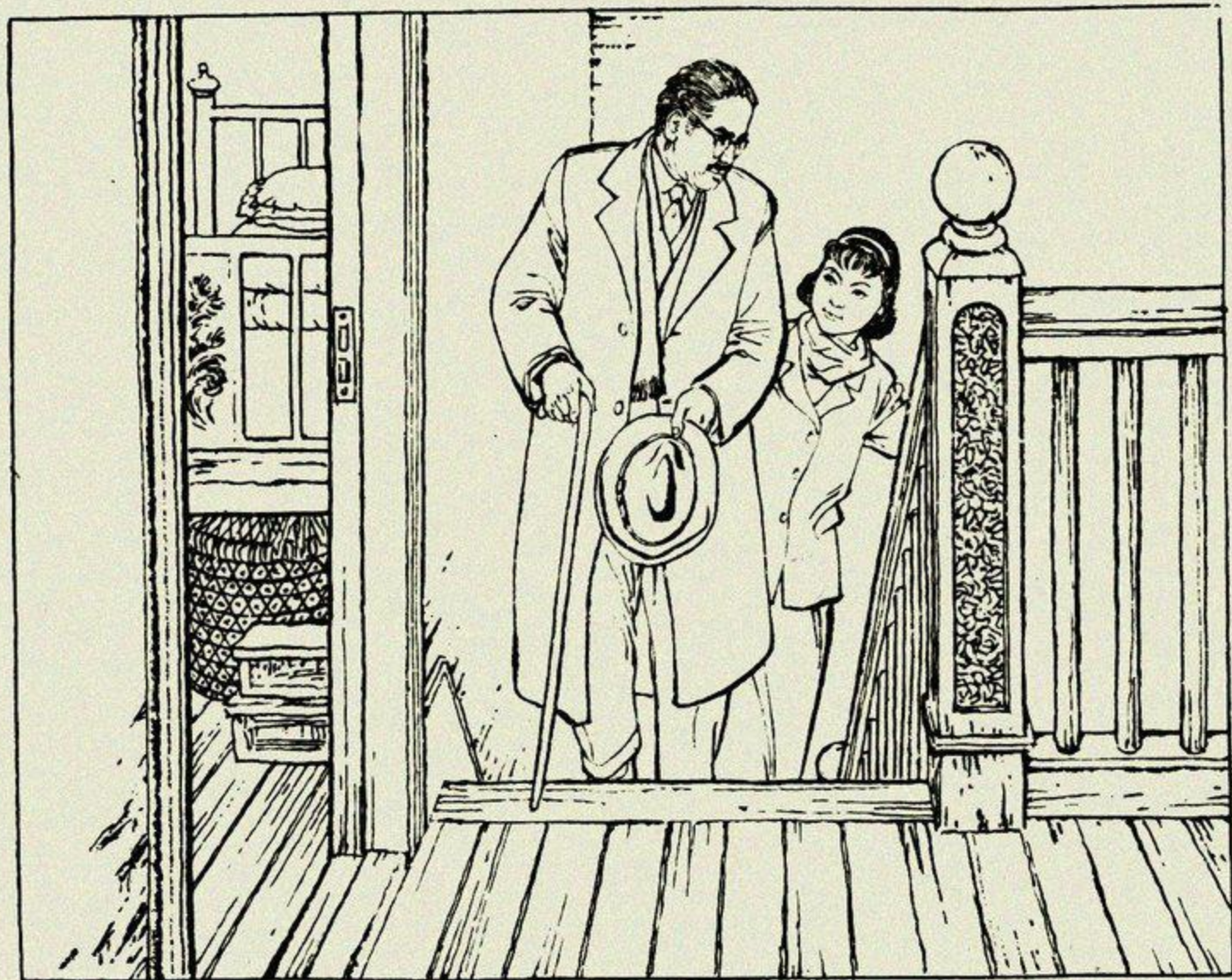
(27) 李敬原要联络站负责人留意各方动静，他指出：“全部失去联系，我们仍然要挽救自己的战友。我相信战友们对待一切困难，会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和胜利的信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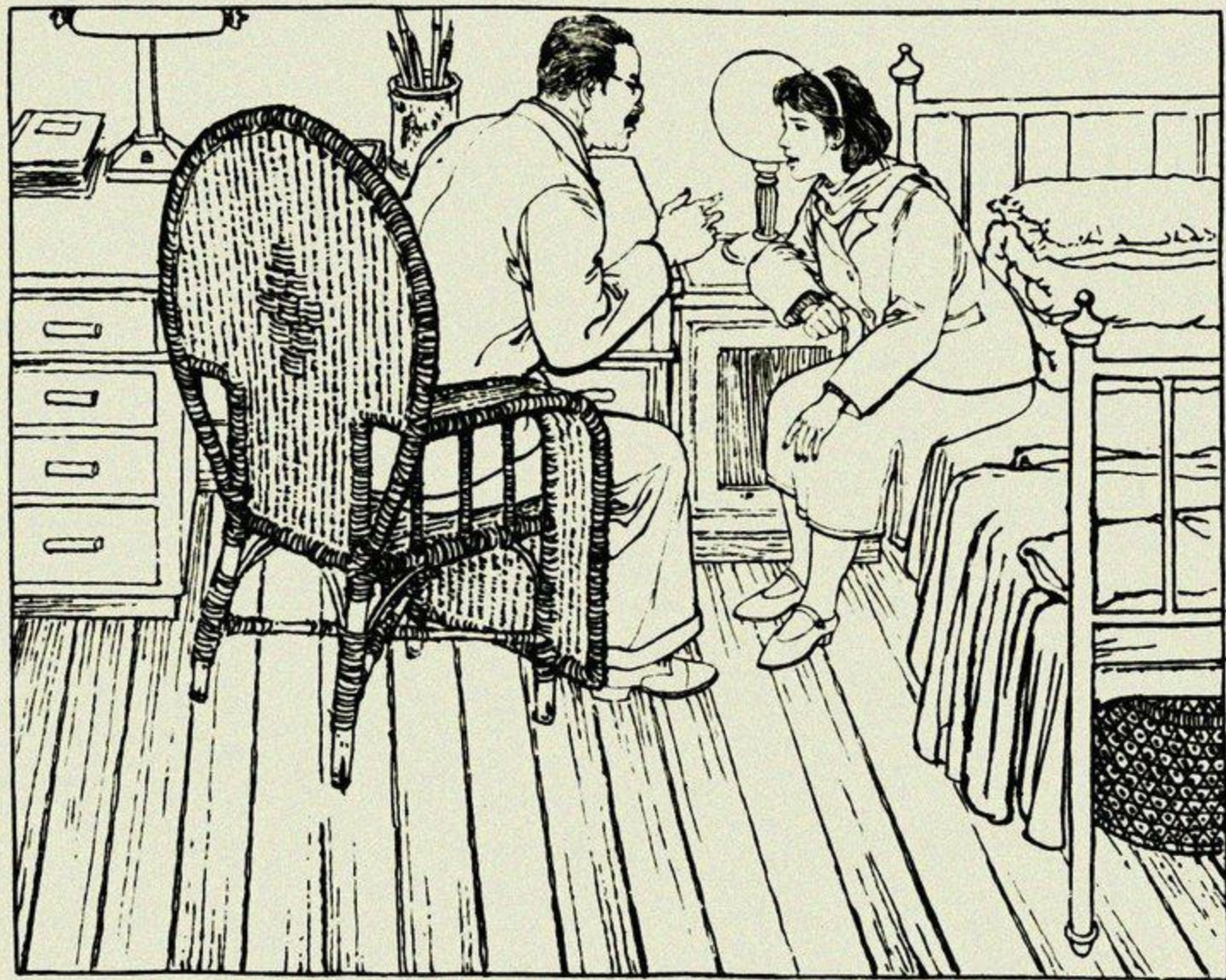
(28) 这天李敬原带着成瑶来到江山一览轩茶园。没有多久，老太婆如约前来，她神采飞扬，悄悄对他说：“北泉公园分别还不久，可是形势发展得多快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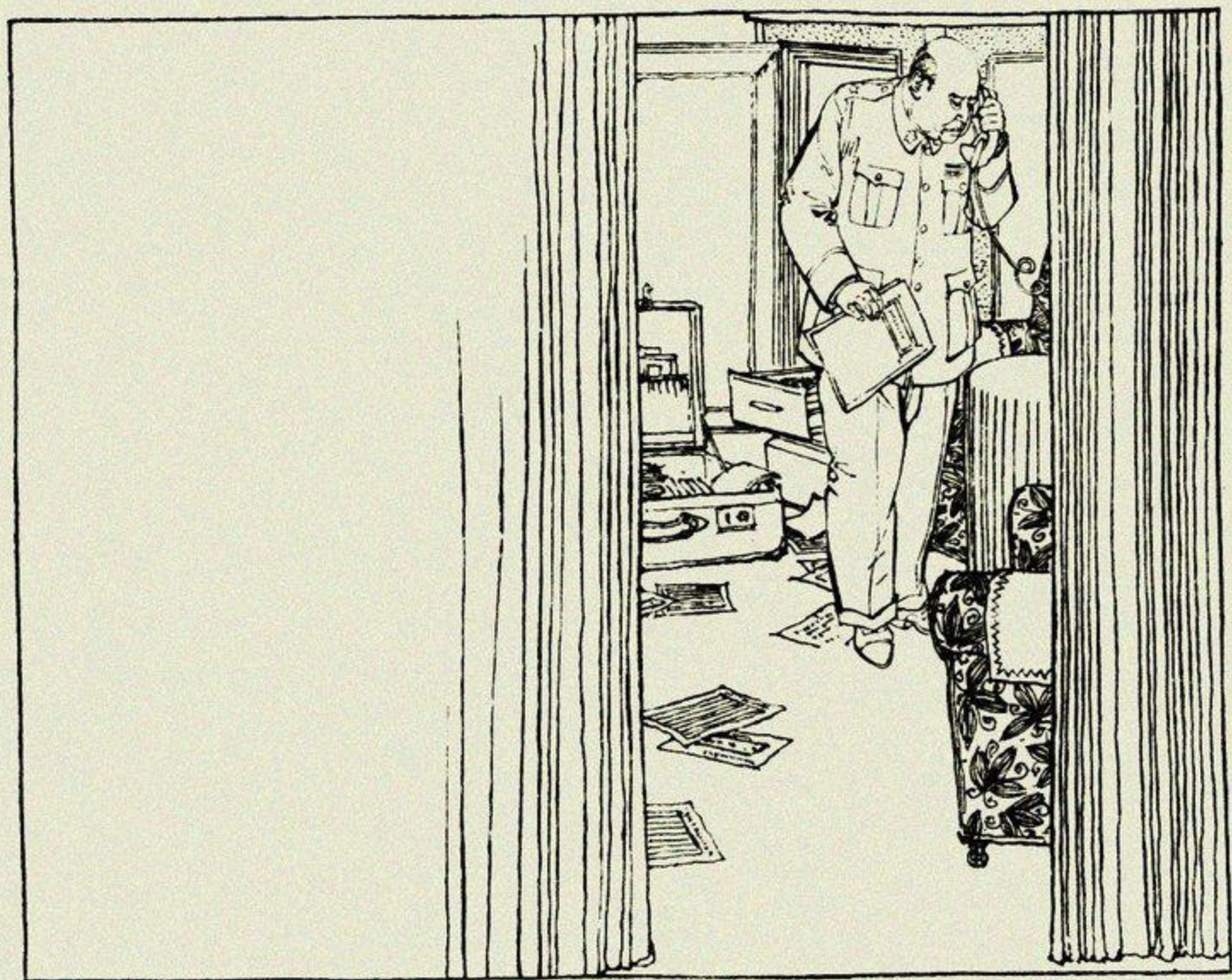
(29) 李敬原传达了市委的决定：“马上再抽调同志到磁器口联络站，配合游击队突袭中美合作所，联络站的行动，归你指挥……”老太婆听了，眉飞色舞，连连点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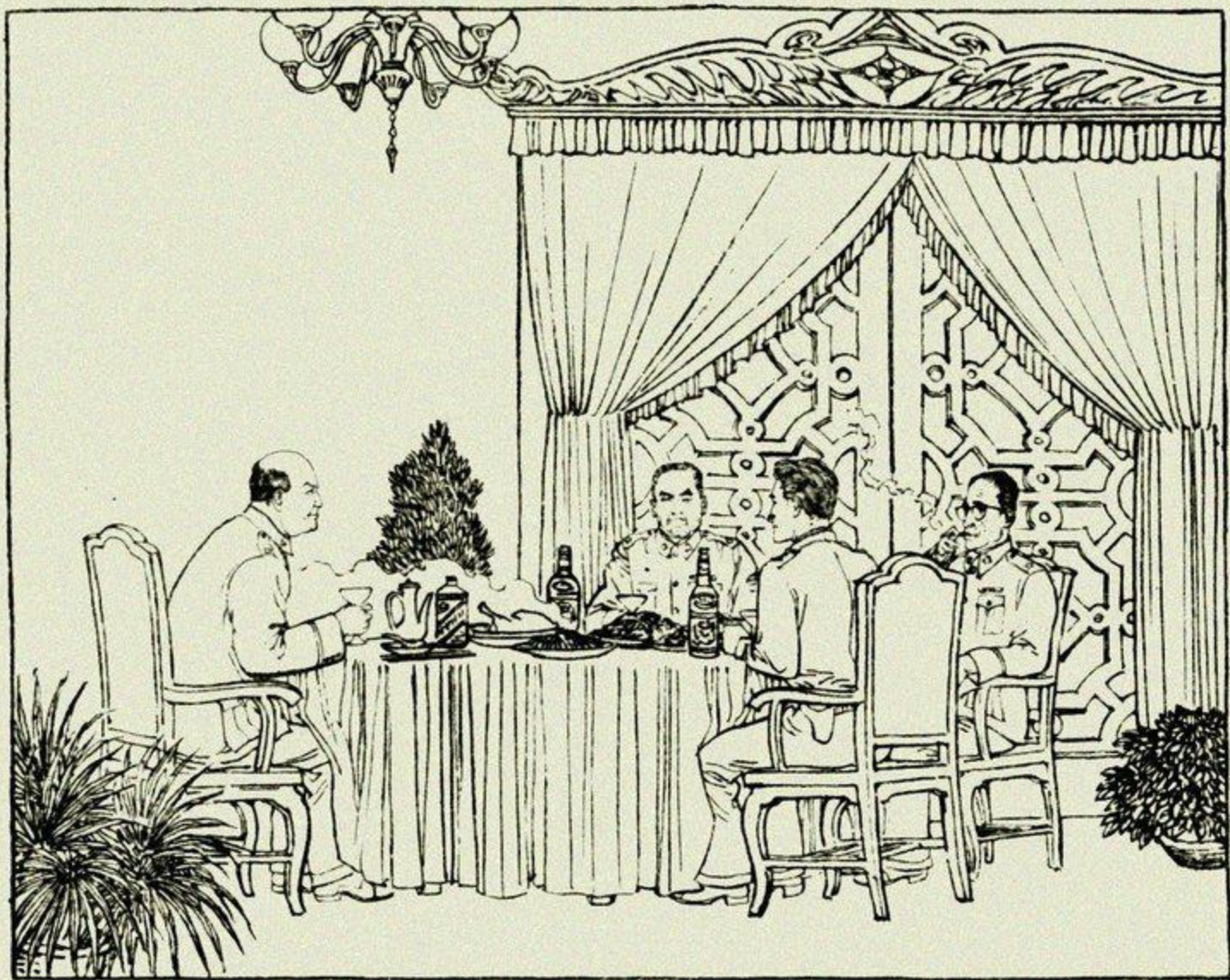
(30) 李敬原回到人寿保险公司。他得到密电，华为和一支解放军先遣队已经出发，进军目标是中美合作所，很快就会到达。他要成瑶明天一早去綦江等候联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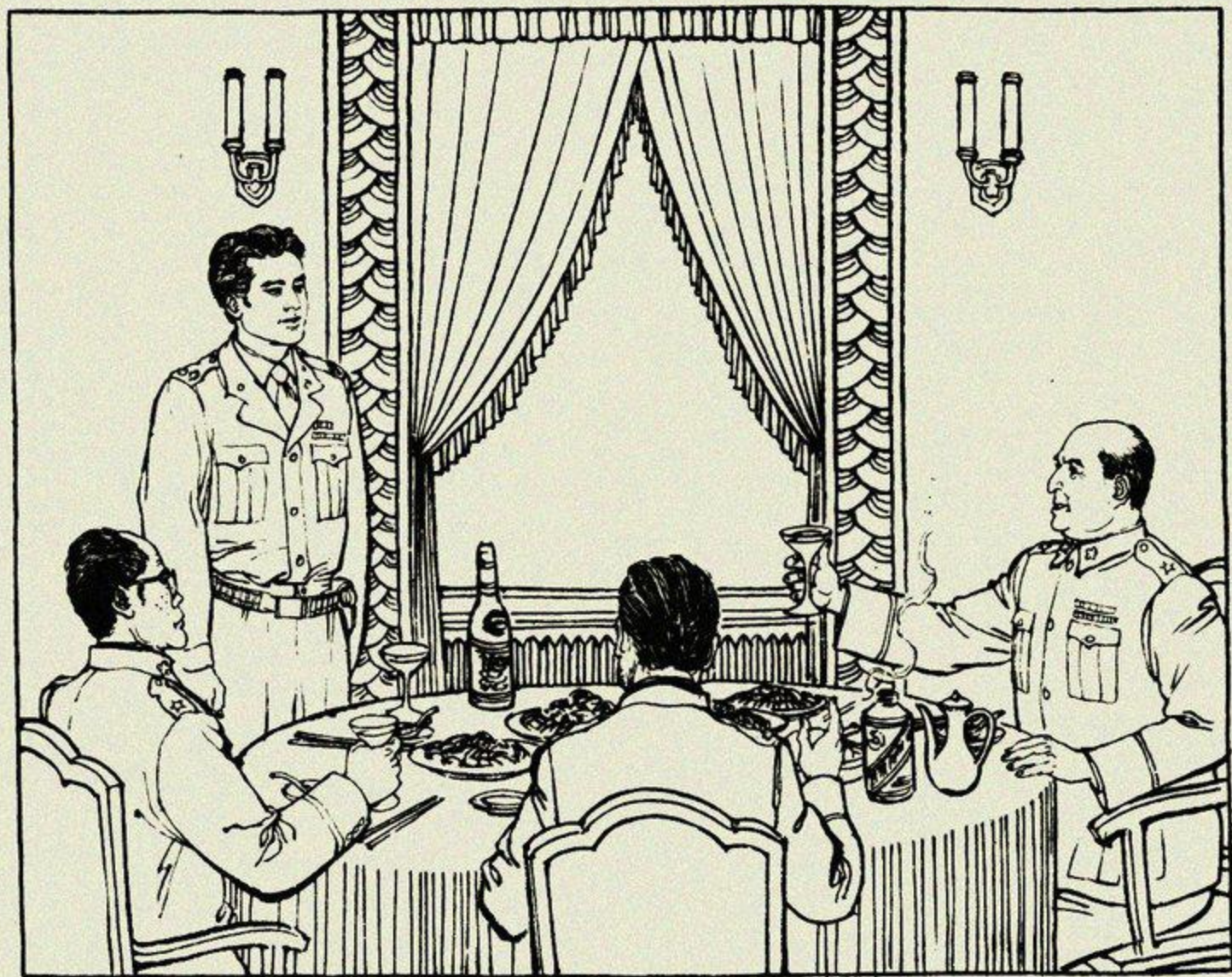
(31) 成瑶喜出望外，她向李敬原要求：“联络以后，我就随军前进，冲进中美合作所去！”李敬原点点头，把有关的联络口号、地址、任务，一一告诉了成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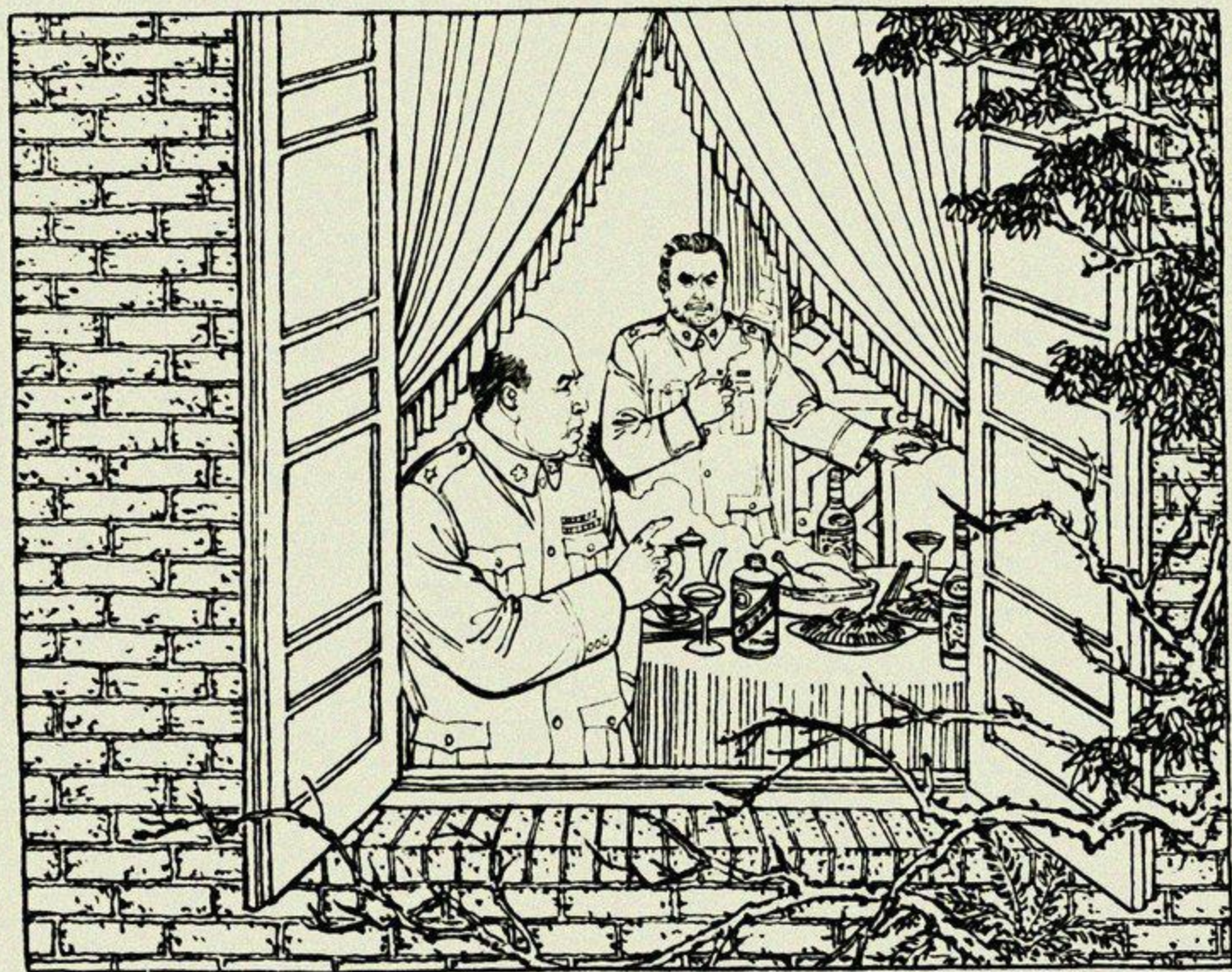
(32) 解放军分兵两路入川,敌人在土崩瓦解的情势之下,犹作垂死挣扎。毛人凤在窜逃台湾之前,打电话给徐鹏飞、严醉和黎纪纲,要他们前去商量后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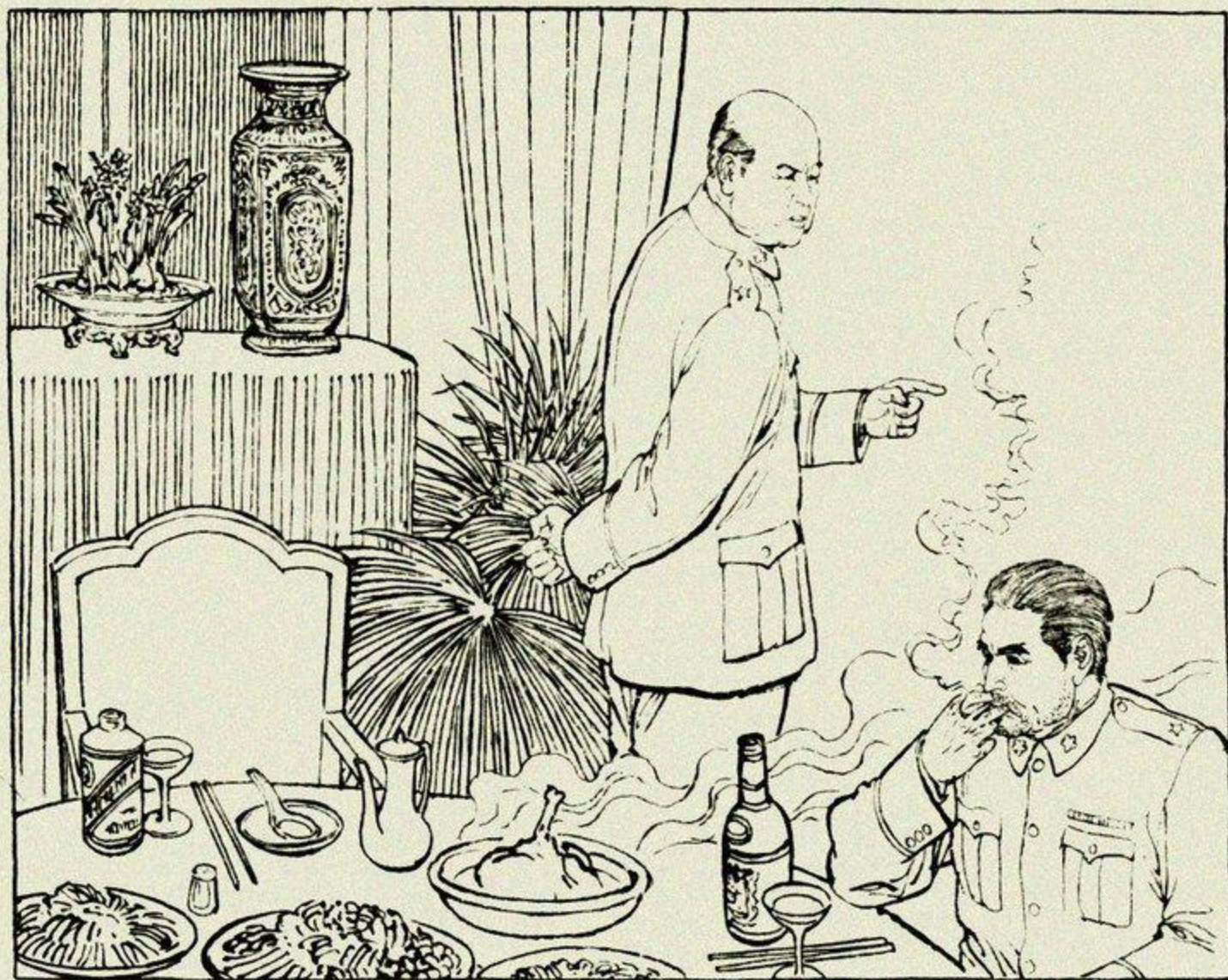
(33) 徐鹏飞来到毛人凤的住宅,严醉和黎纪纲已先来了。谈了一会,毛人凤问:“纪纲,你把川康云贵的游击计划,全部研究过吗?”黎纪纲自满地说:“川康两省出不了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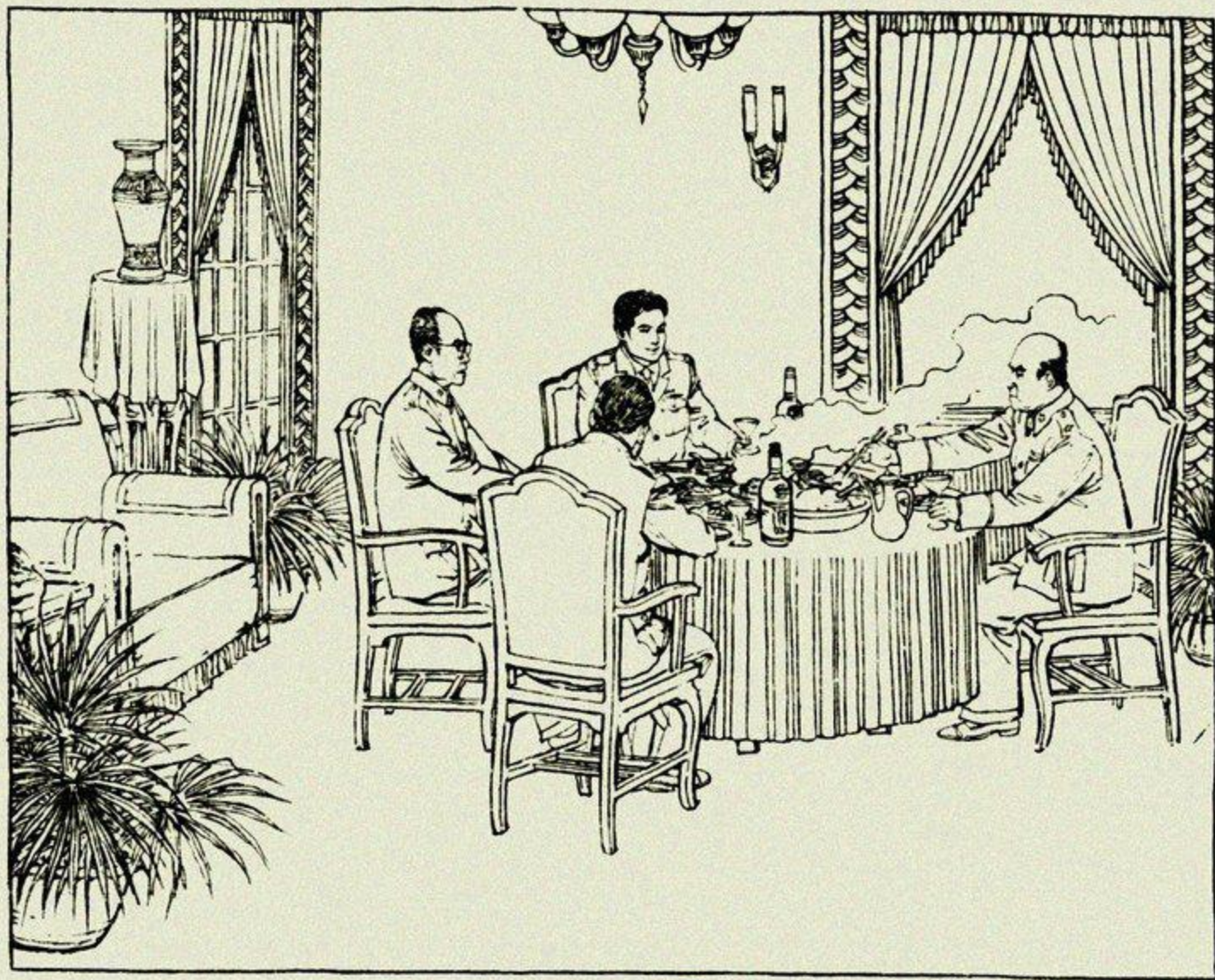
(34) “那太好了!”毛人凤宣布破格提升黎纪纲为少将,接着说:“川康地区,连同所有电台、游击、潜伏人员,全部交给你。望你好自为之。”黎纪纲说:“誓尽犬马之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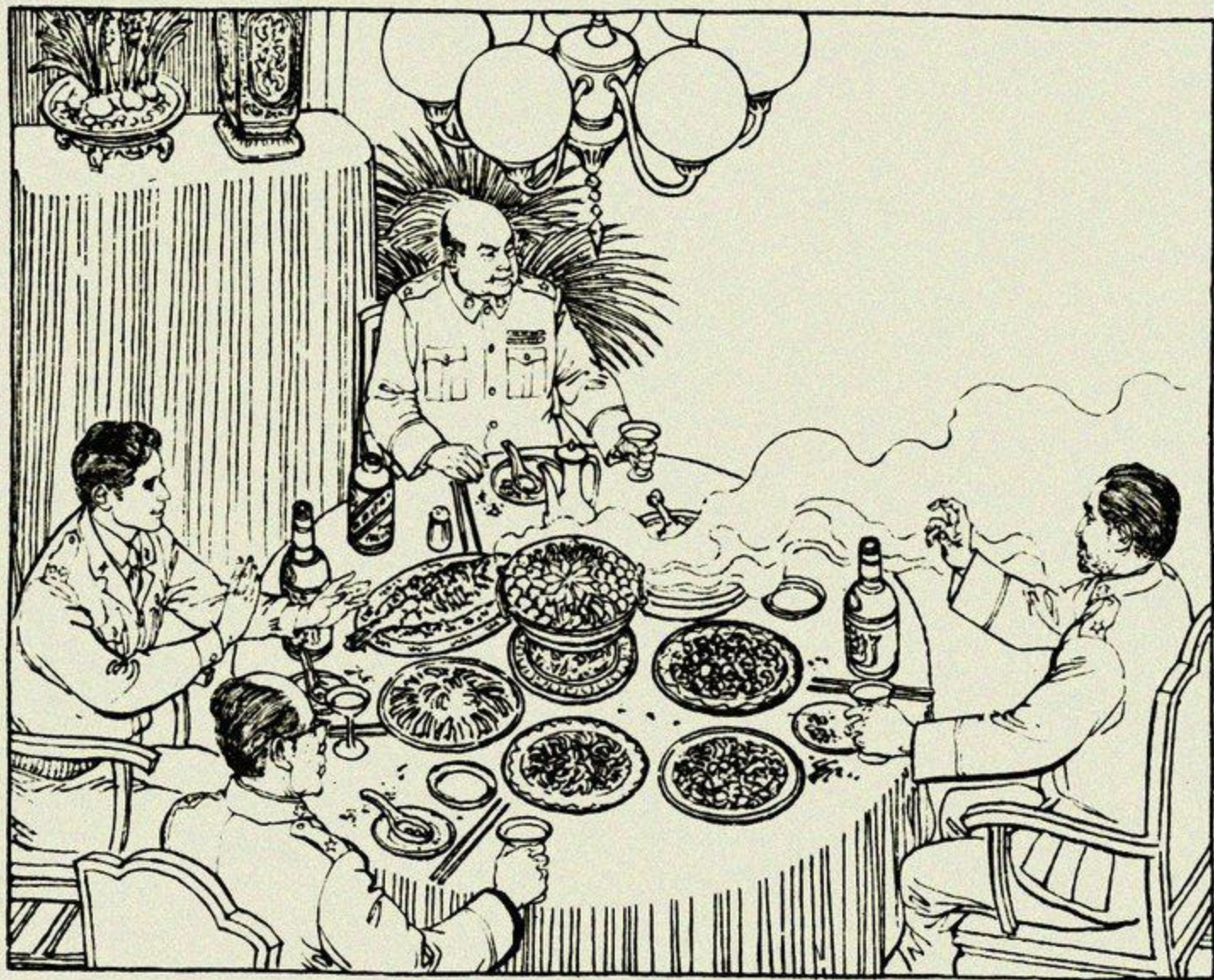
(35) 毛人凤望望徐鹏飞，说：“你也应该留在大陆。记得你曾在达赖驻京办事处干过事？”徐鹏飞对提升黎纪纲并夺走自己权力很是不满，便回答说：“你想把我扔进地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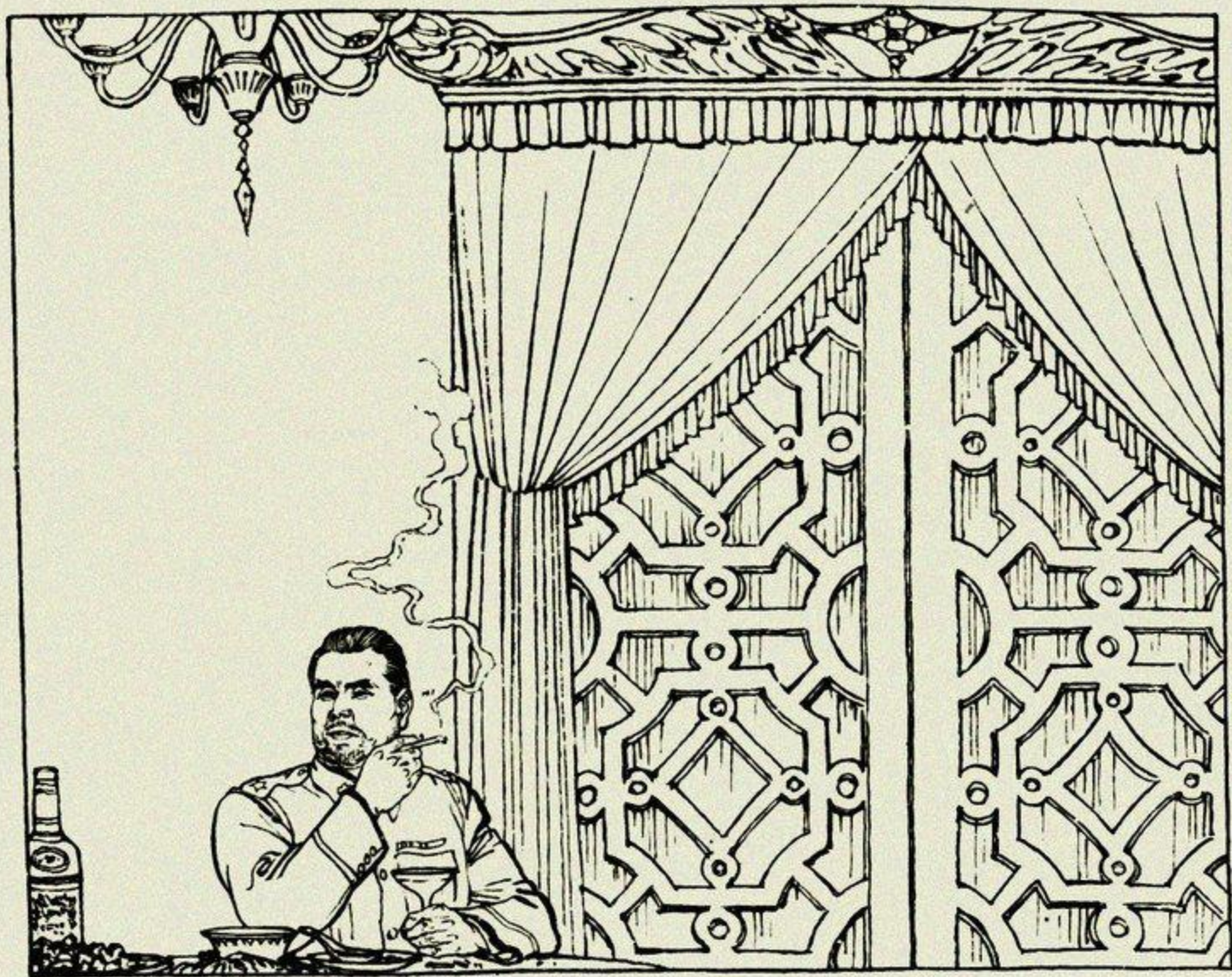
(36) 毛人凤冷冷地笑道：“那是天堂。英国人说过，宁肯丢掉香港，不能放弃西藏！你懂得这句话的含义吗？”徐鹏飞听了，一言不发，很是不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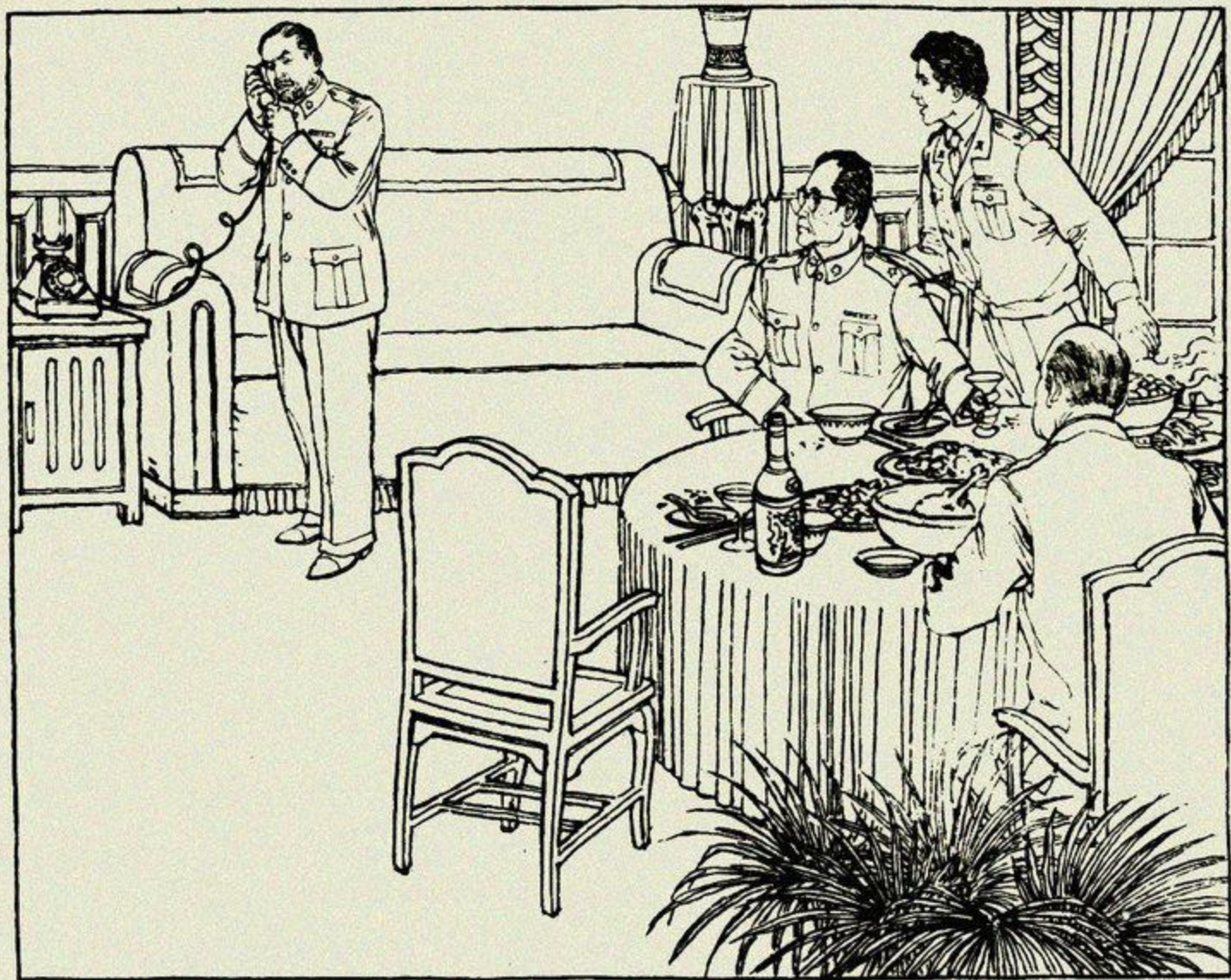
(37) 毛人凤问起重庆的爆破计划进行得怎样？黎纪纲抢先回答说：“工人组织了纠察队护厂，炸药运不进去。”严醉说：“各个工厂都差不多，长江兵工总厂的情况最最严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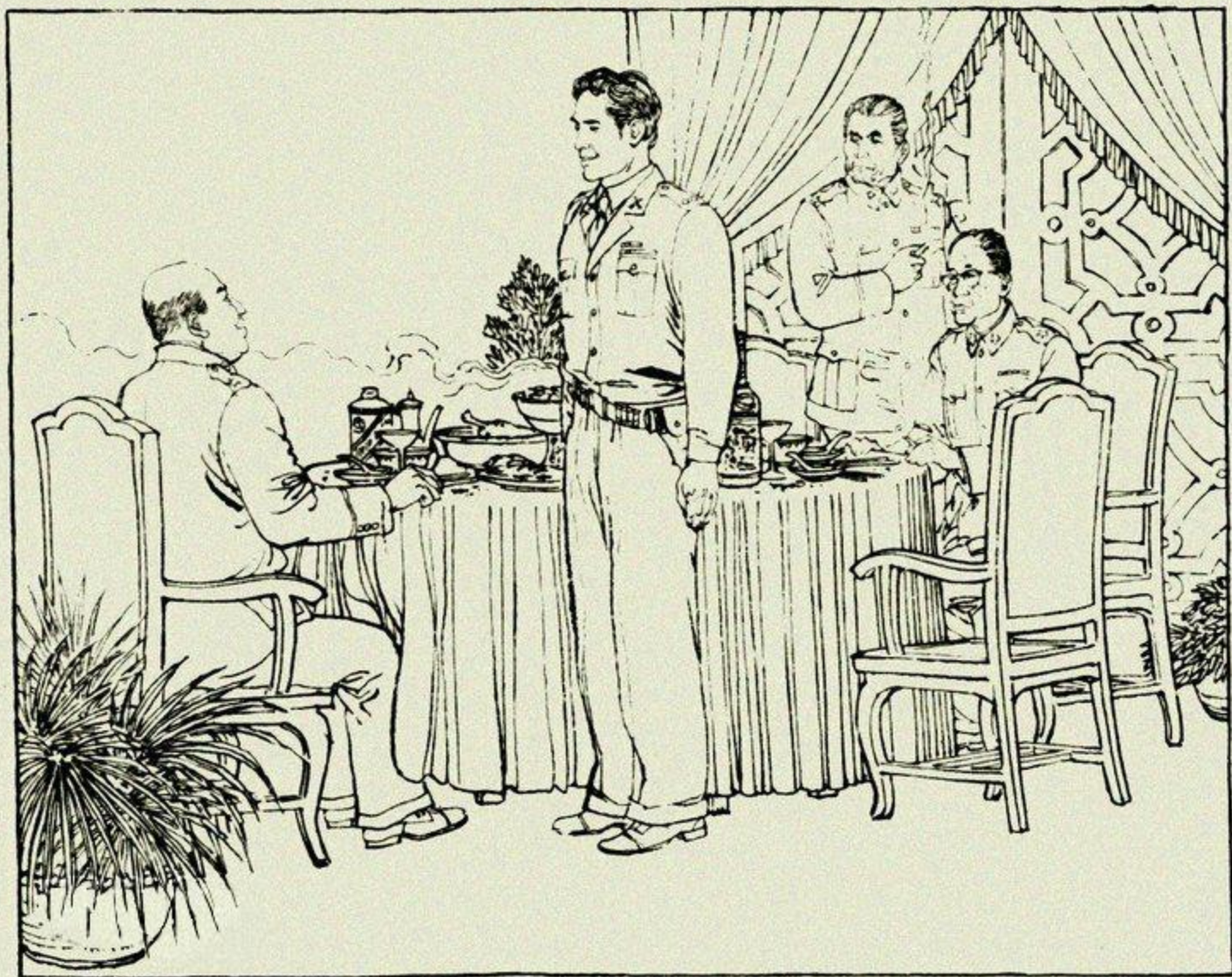
(38) 徐鹏飞高声说：“早已下令，对抗拒的工人格杀勿论！”黎纪纲讽刺地说：“徐处长，请你去看看，重庆秩序坏透了，工人纠察队全副武装，派去的部队不敢开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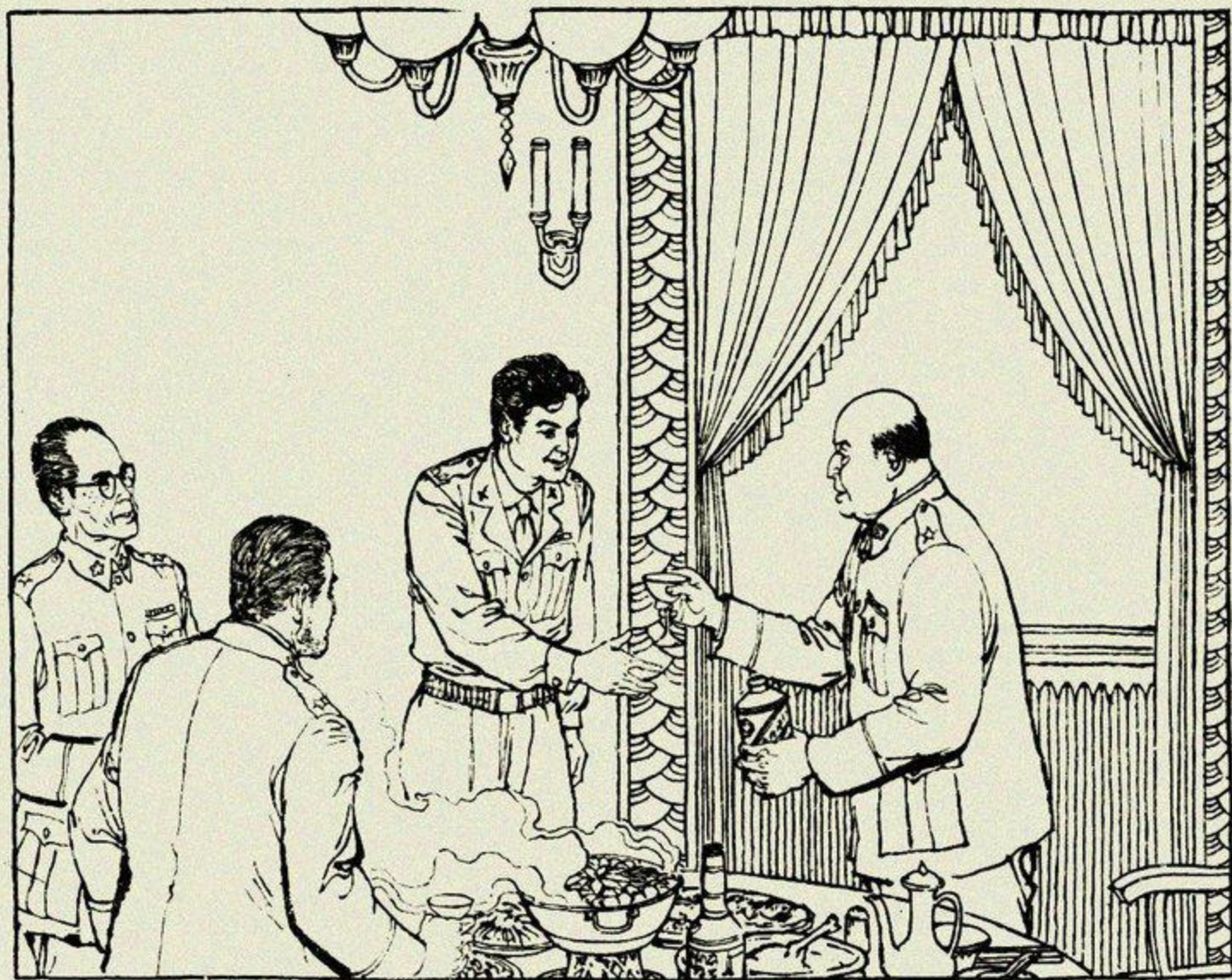
(39) 徐鹏飞的眉头皱成一条线，他早就明白，重庆的情况，比他们敢于承认的不知严重到多少倍，但他不肯承认自己的无能，冷酷地说：“我建议公开枪决许云峰，镇压暴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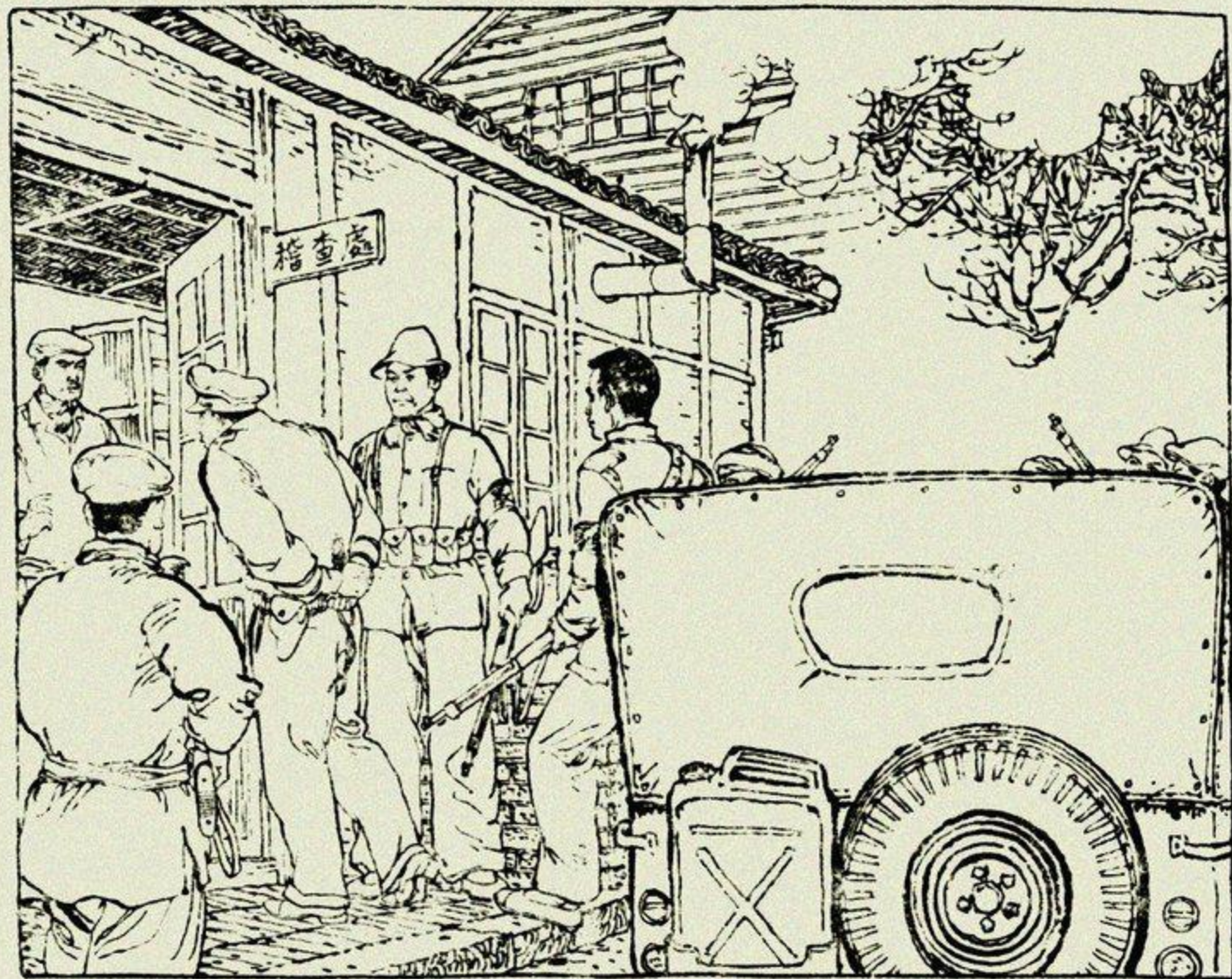
(40) 电话铃响了，徐鹏飞去接听，电话里说：我是长江兵工总厂稽查处，有紧急情况报告，发现共党召集会议，最后来参加的是戴眼镜的中年男人和二十岁左右的女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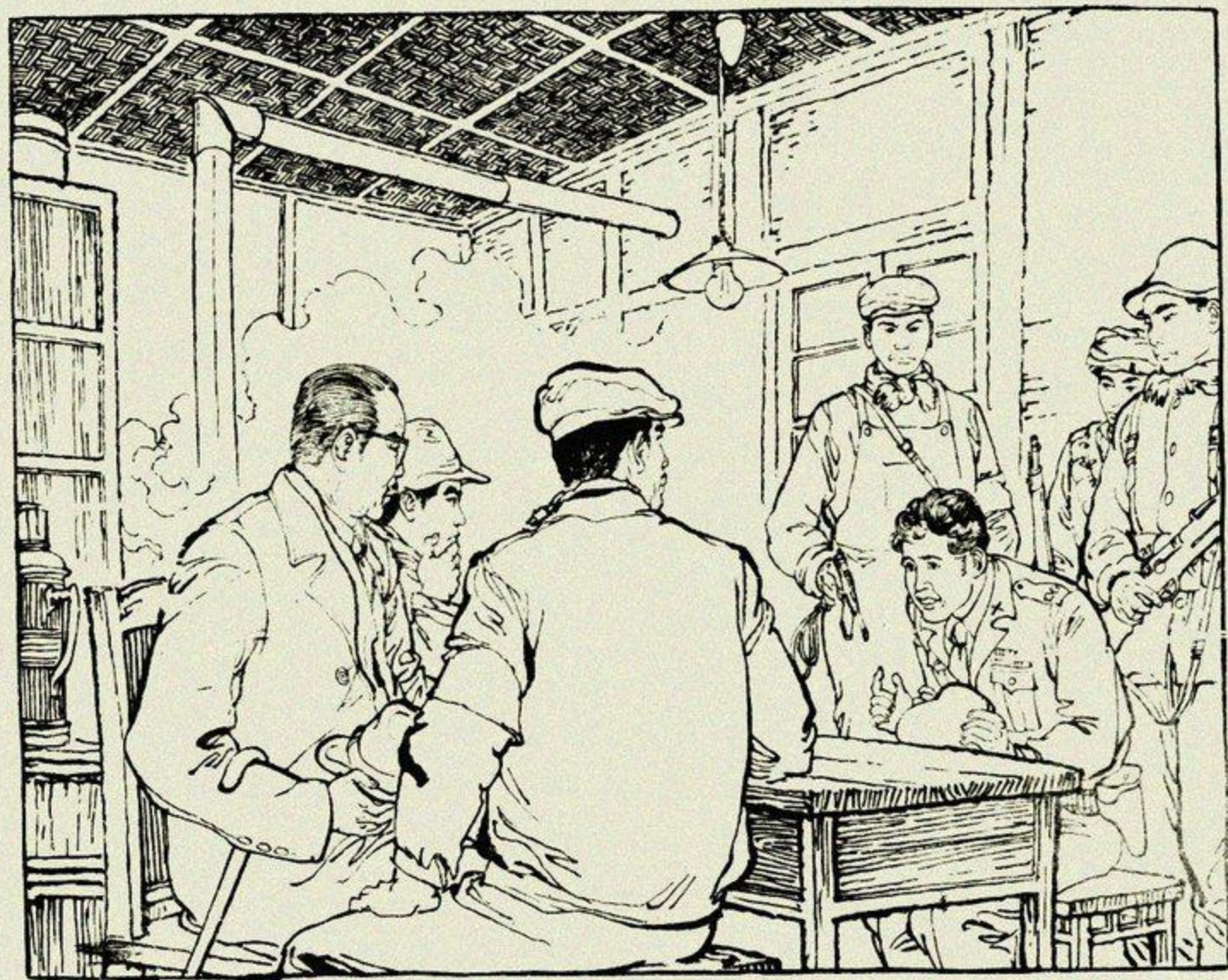
(41) 经过徐鹏飞等人的研究，断定中年男人是地下党领导人李敬原，年轻女子是成瑶。黎纪纲兴冲冲地走到毛人凤面前，说：“我去把他们抓来。成瑶我认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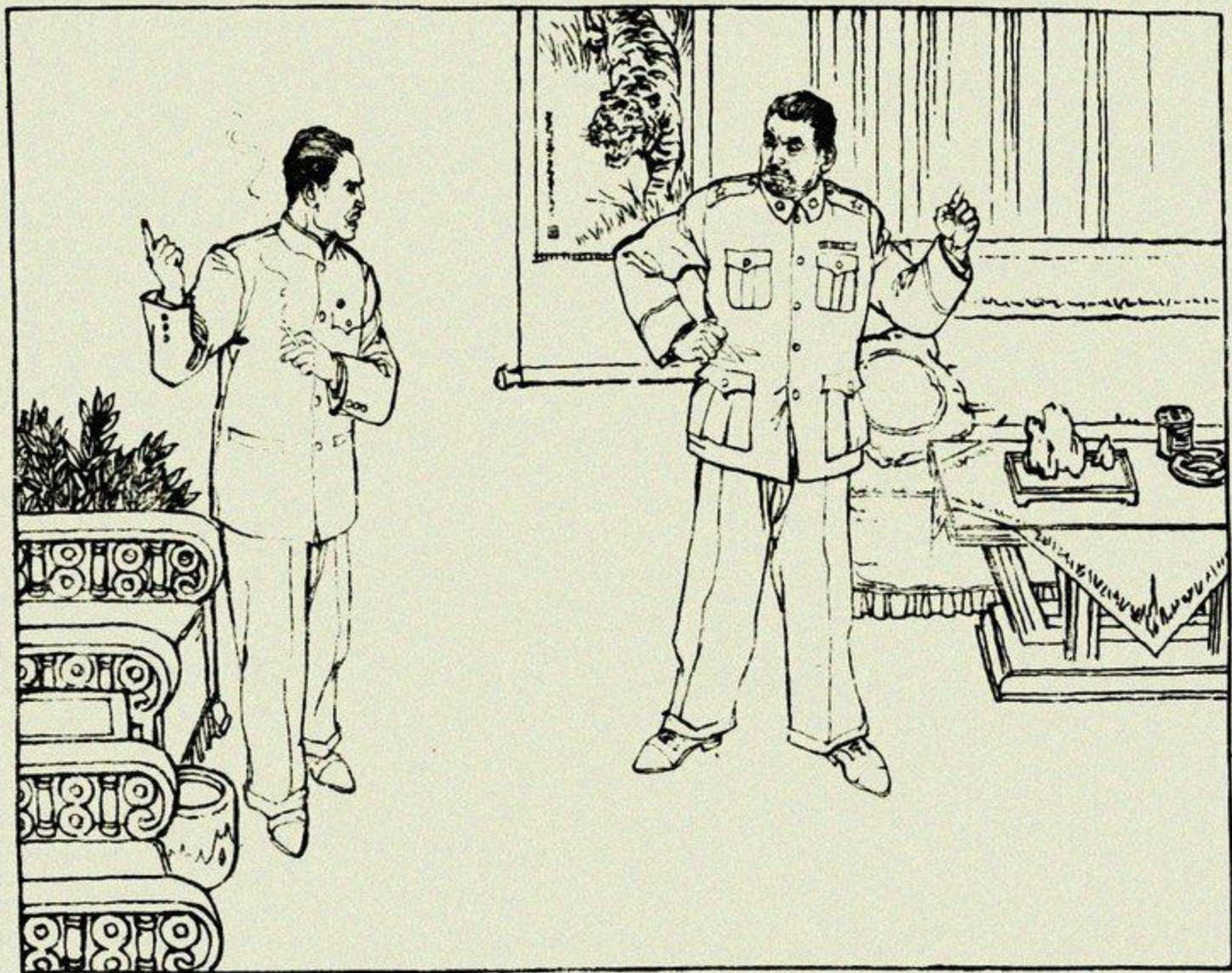
(42) 毛人凤点头赞同,吩咐多带人去。黎纪纲傲慢地说:“用不着。陈松林是我手下败将,成瑶乳臭未干,逃不出我的手心。”毛人凤斟了一杯酒,递给他,说:“祝你凯旋!”



(43) 黎纪纲坐着吉普车来到兵工总厂，一进稽查处，就被护厂工人缴了械。这个受过美国全能训练的特务头子，瞠目结舌，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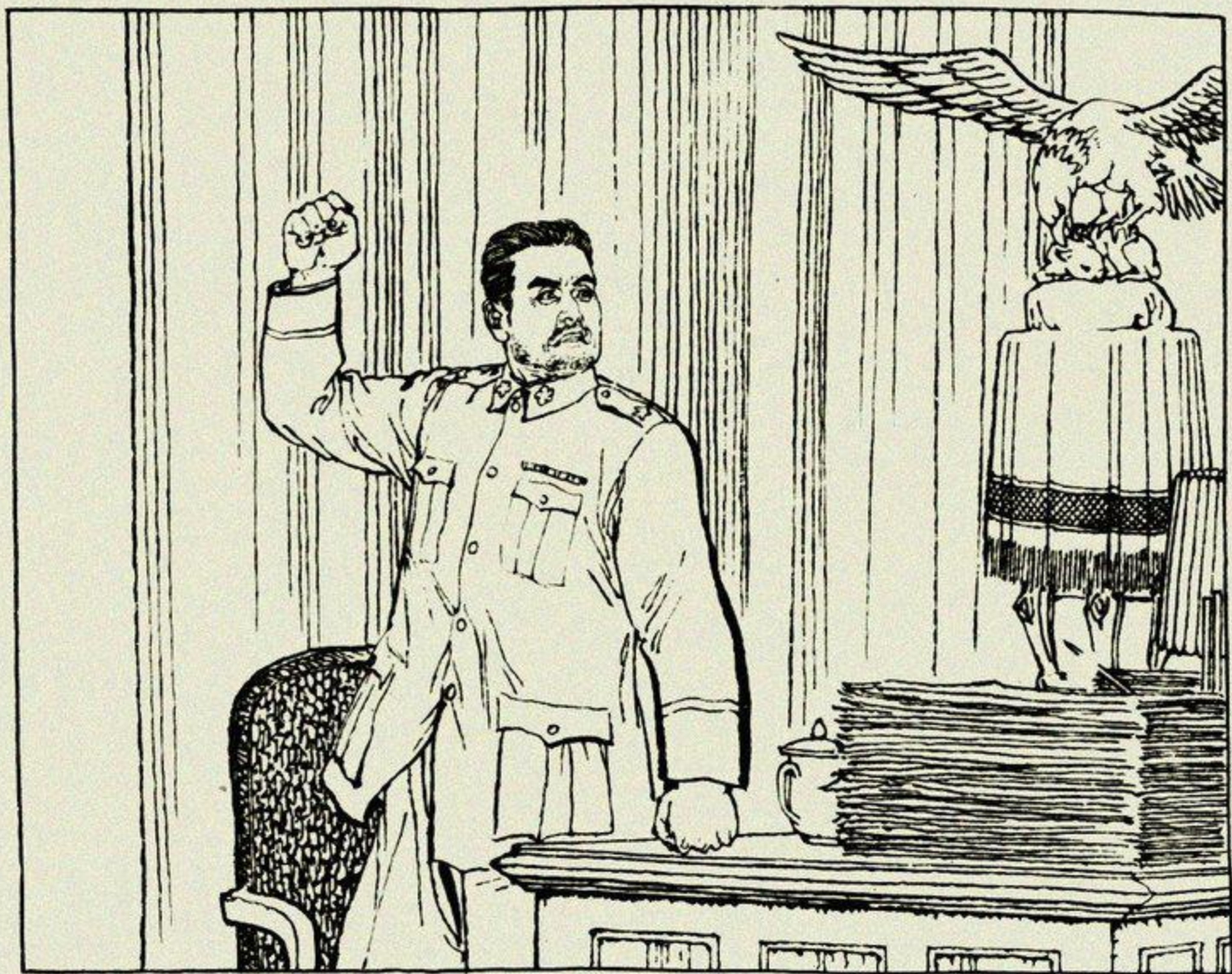
(44) 肖师傅和护厂工人把黎纪纲带到李敬原面前，经过审问，黎纪纲全部招供。李敬原满脸都是笑，捕获到这样一个匪徒，他深深感到工人阶级的智慧和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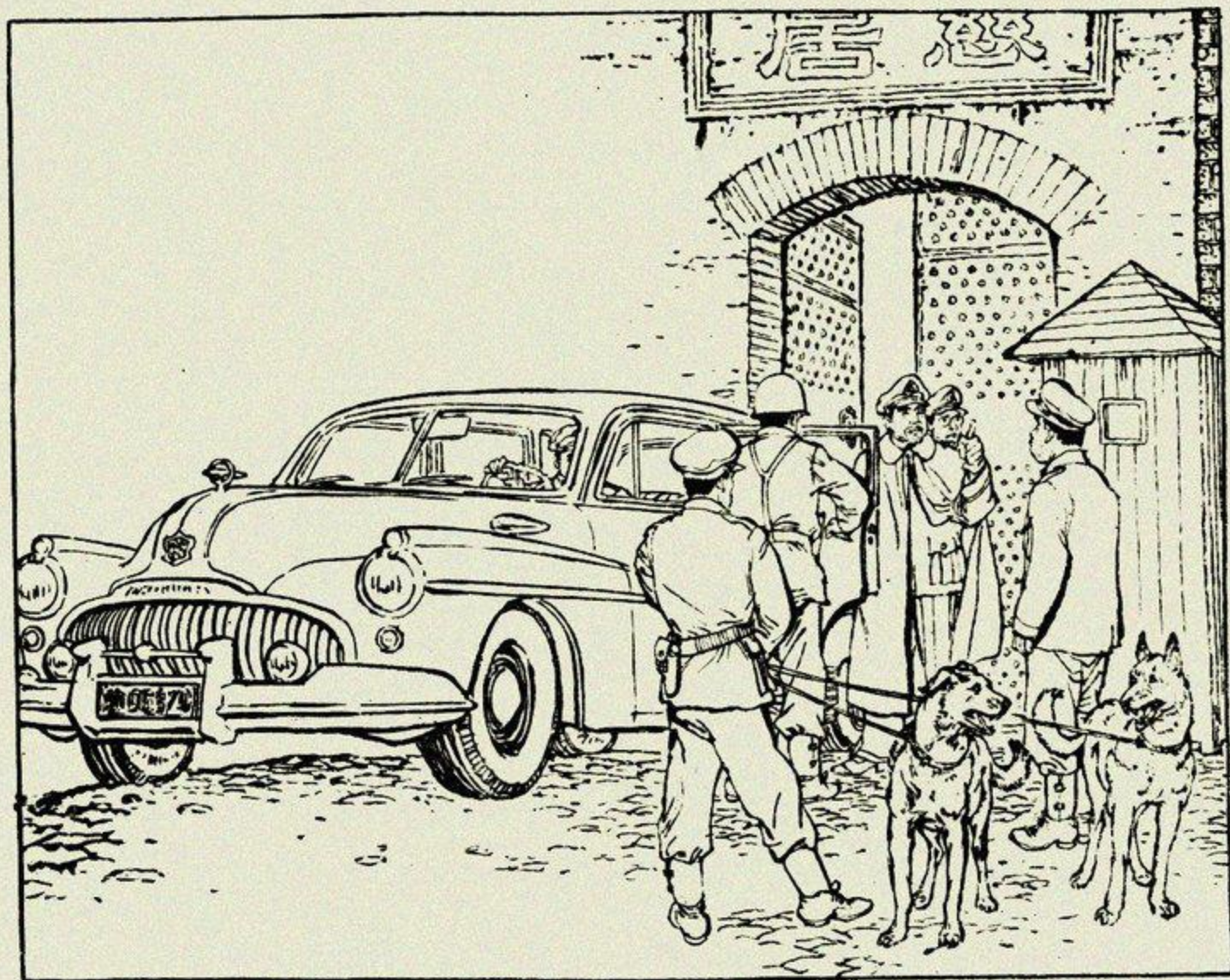
(45) 黎纪纲失踪，震动整个特务机关。沈养斋来见徐鹏飞，说美国代表团一定要他们找回黎纪纲，死了也得找回尸首。徐鹏飞生气地说：“我认为他有投敌嫌疑，我们不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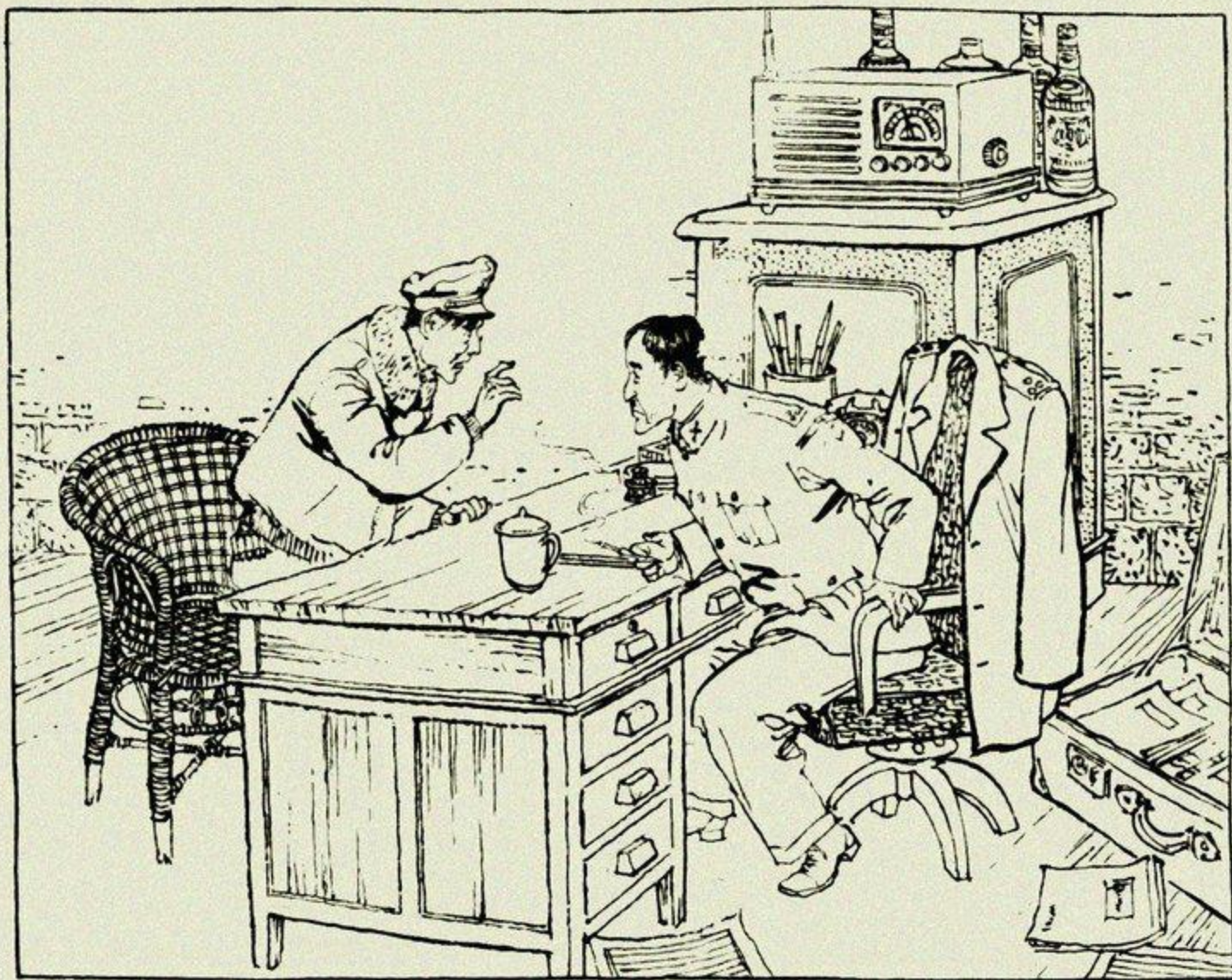
(46) 正在这时，行动科长跑来报告：特务部队昨晚到壁山宿营以后，白公馆的犯人华子良突然失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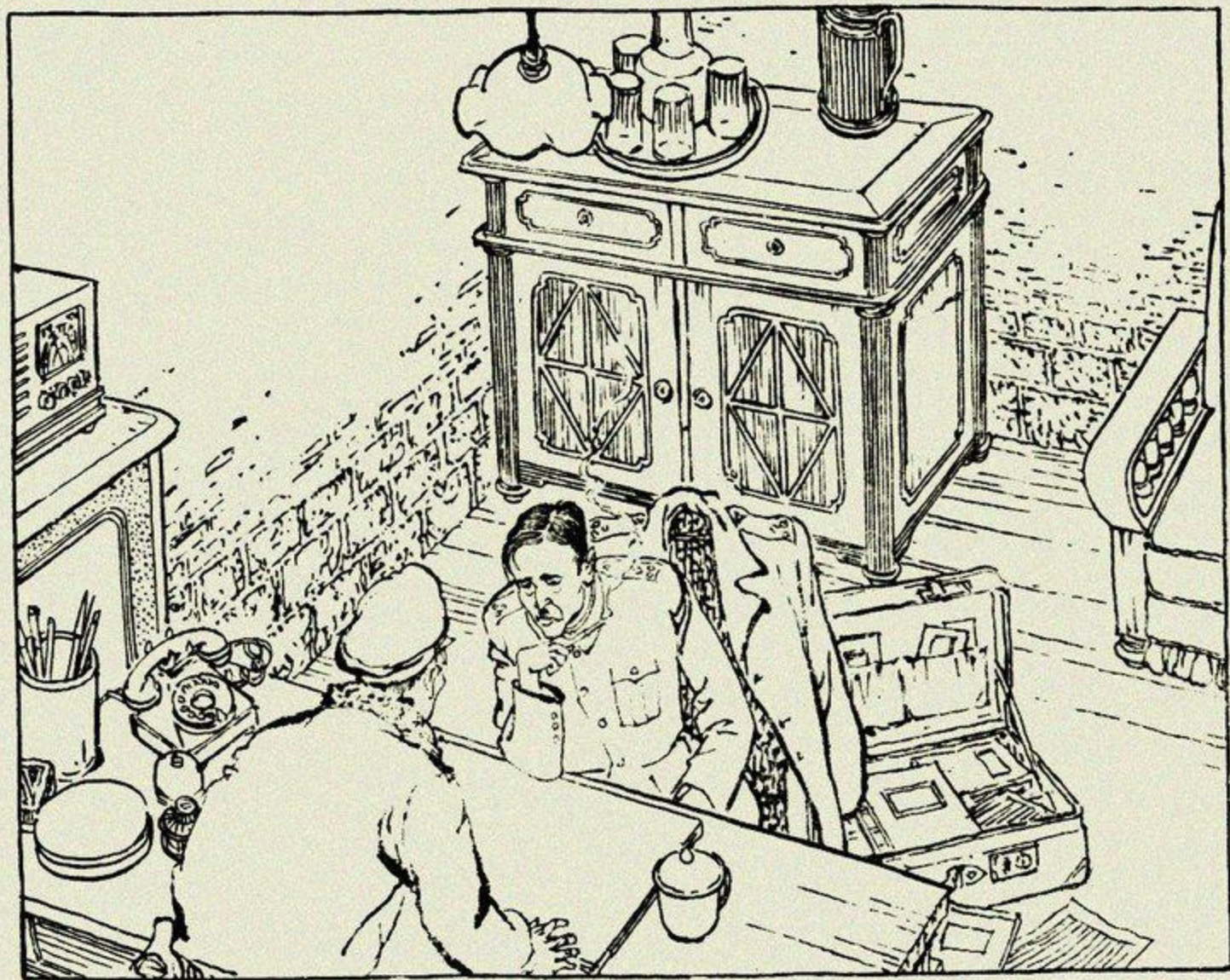
(47) 徐鹏飞一听，用拳头猛击桌面，吼道：“混蛋，谁把政治犯安插到游击队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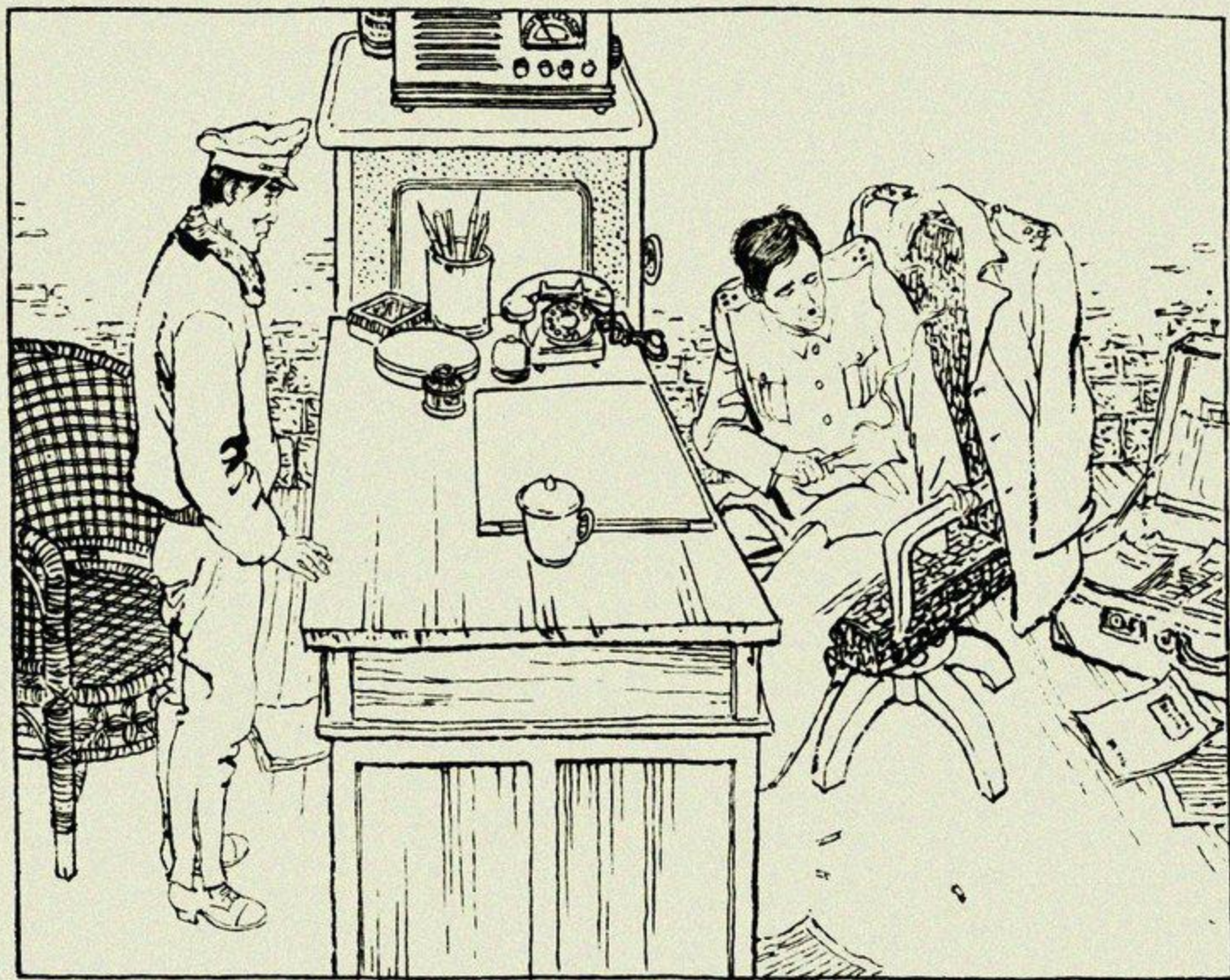
(48) 徐鹏飞决定到白公馆去检查，临走之前，他命令行动科长马上带领警犬前去追踪，非找到华子良的下落不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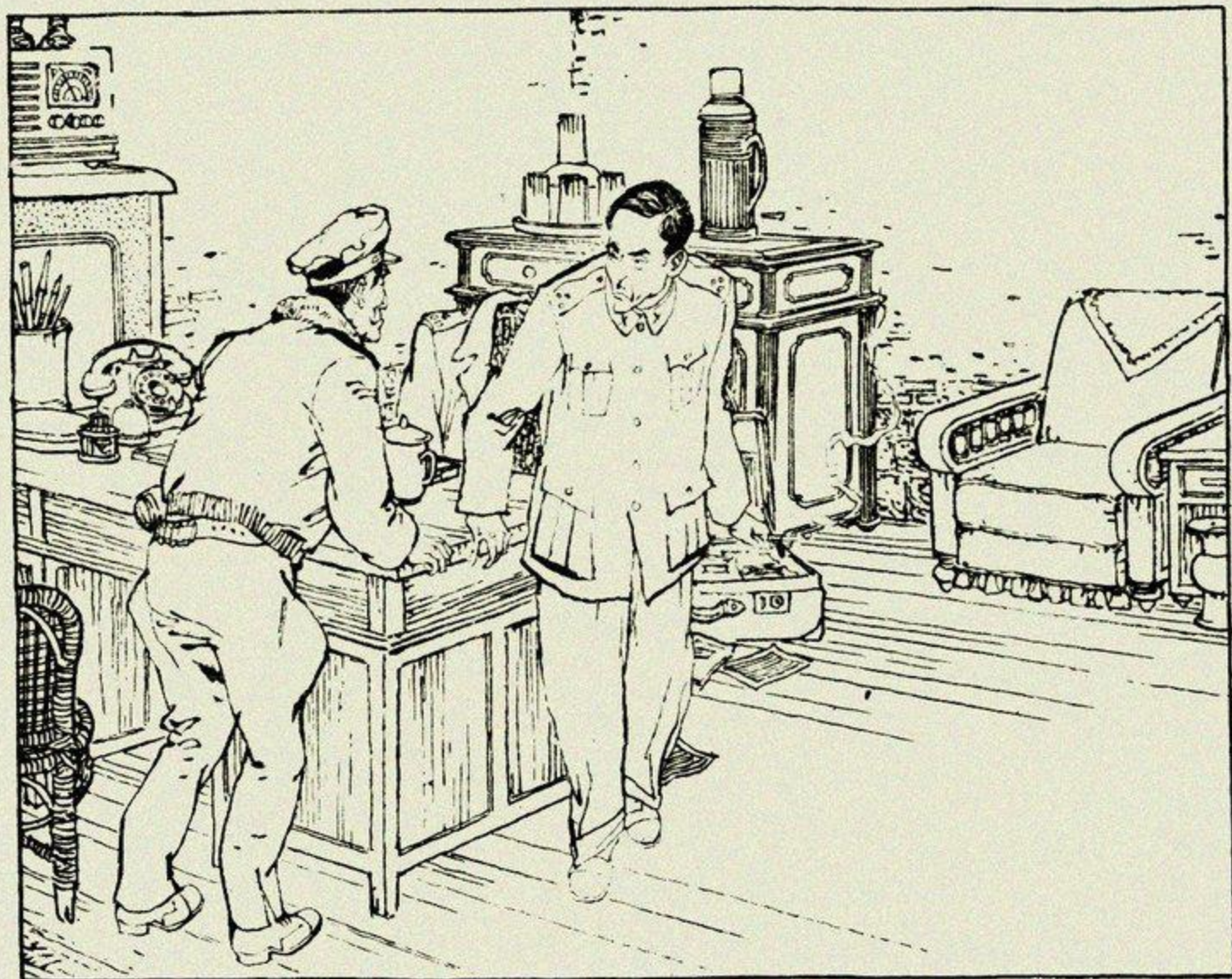
(49) 杨进兴正预备率领最后一批特务部队出发，突然接到行动科长打来的电话，吓得面无人色，急匆匆地跑到办公室，结结巴巴地对陆清说：“华子良……华子良跑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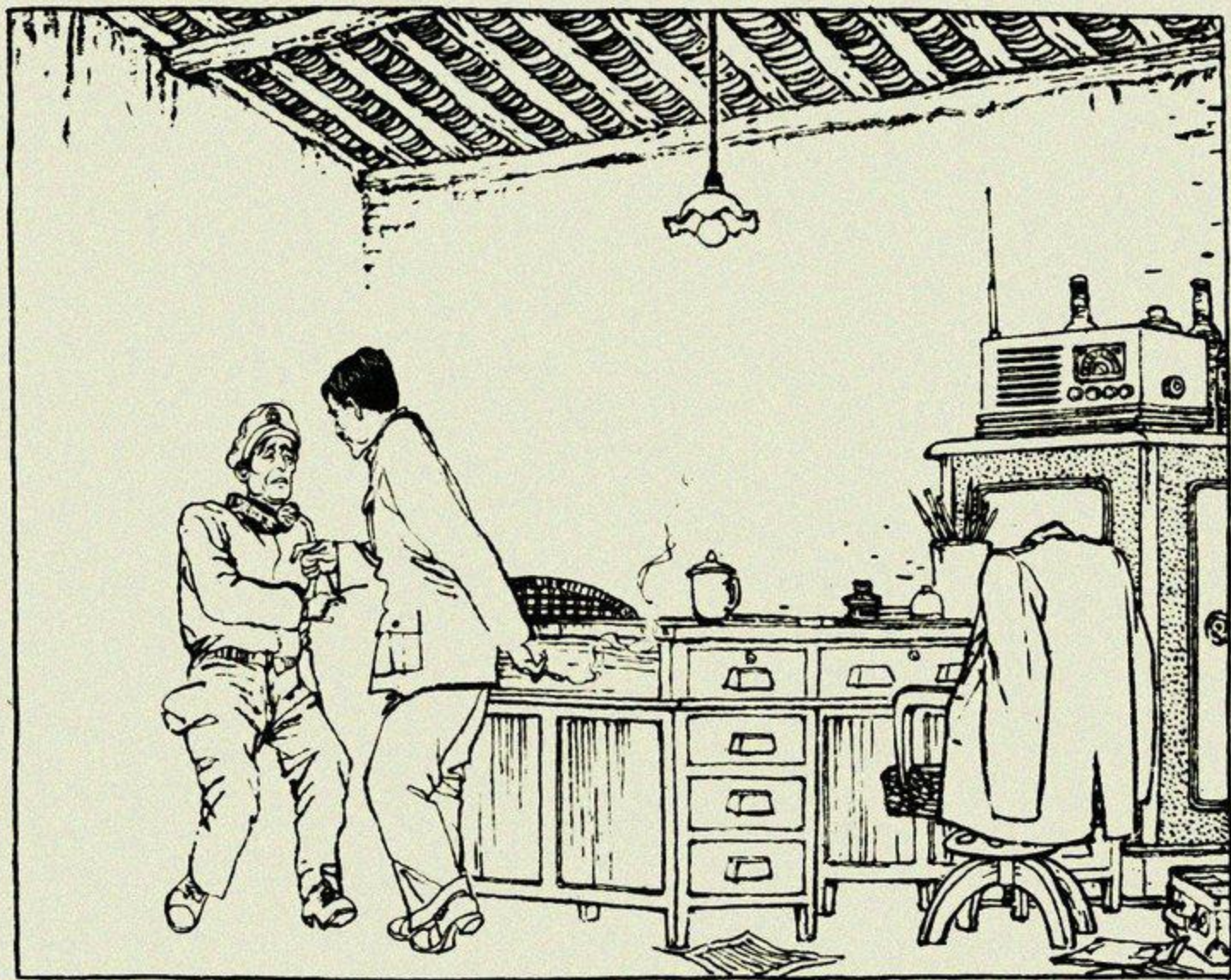
(50) 陆清起了疑心：他真是疯子吗？疯子怎么会逃避上山打游击。他问：“是什么时候跑的？”杨进兴说：“不知道，今天早上才发现，二处已经派行动科长带警犬前去搜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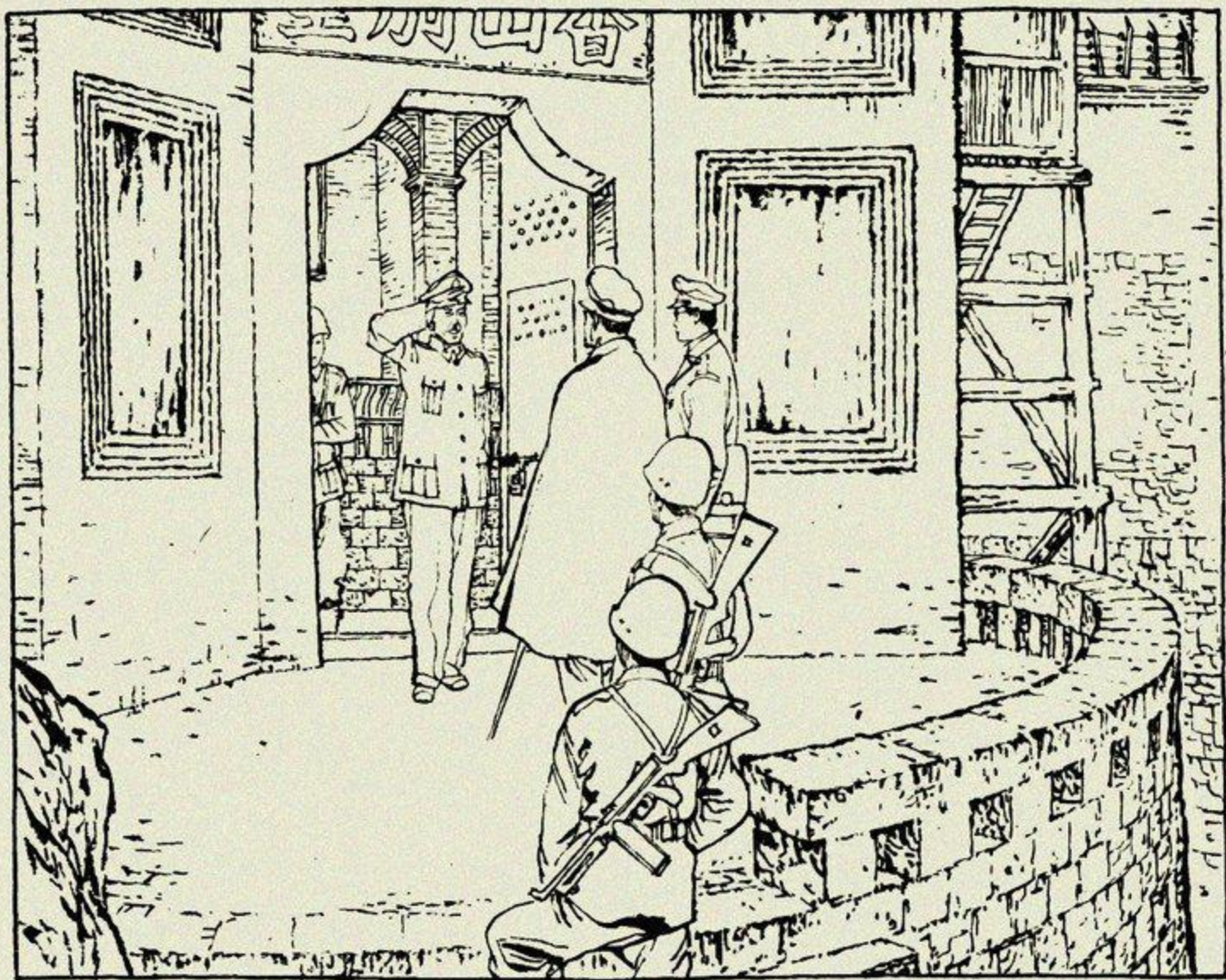
(51) 陆清想起华子良每天出入他的办公室，想起自己和杨进兴研究各种机密时，也难免不被他听到。想到这里，不禁毛骨悚然，连声音也颤抖了：“他，他是最重要的共产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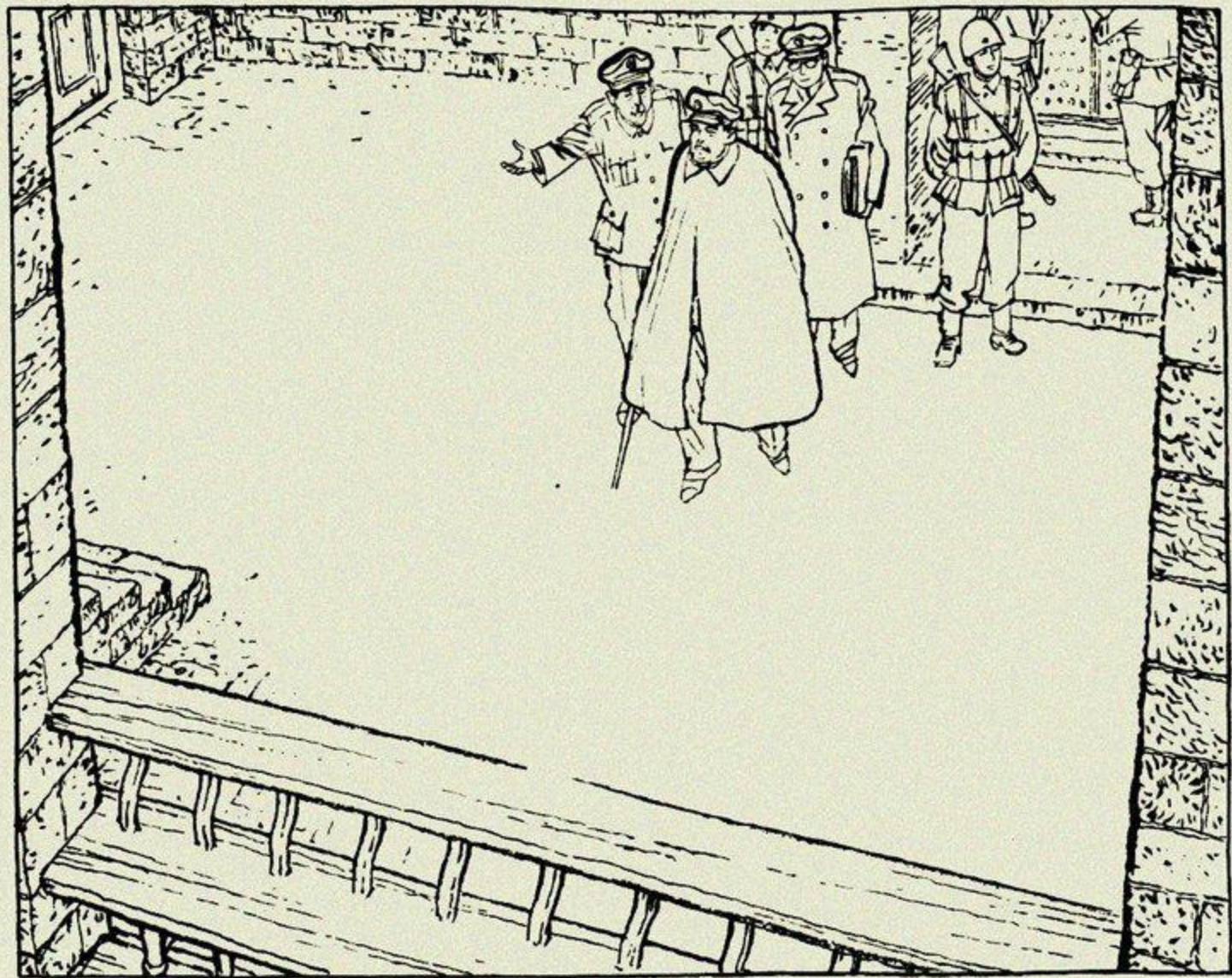
(52) 杨进兴感到问题严重，只好把徐鹏飞要来检查的事告诉陆清。陆清霍地站了起来，睁大着一双闪露凶光的眼睛说：“华子良和谁接近？是谁在指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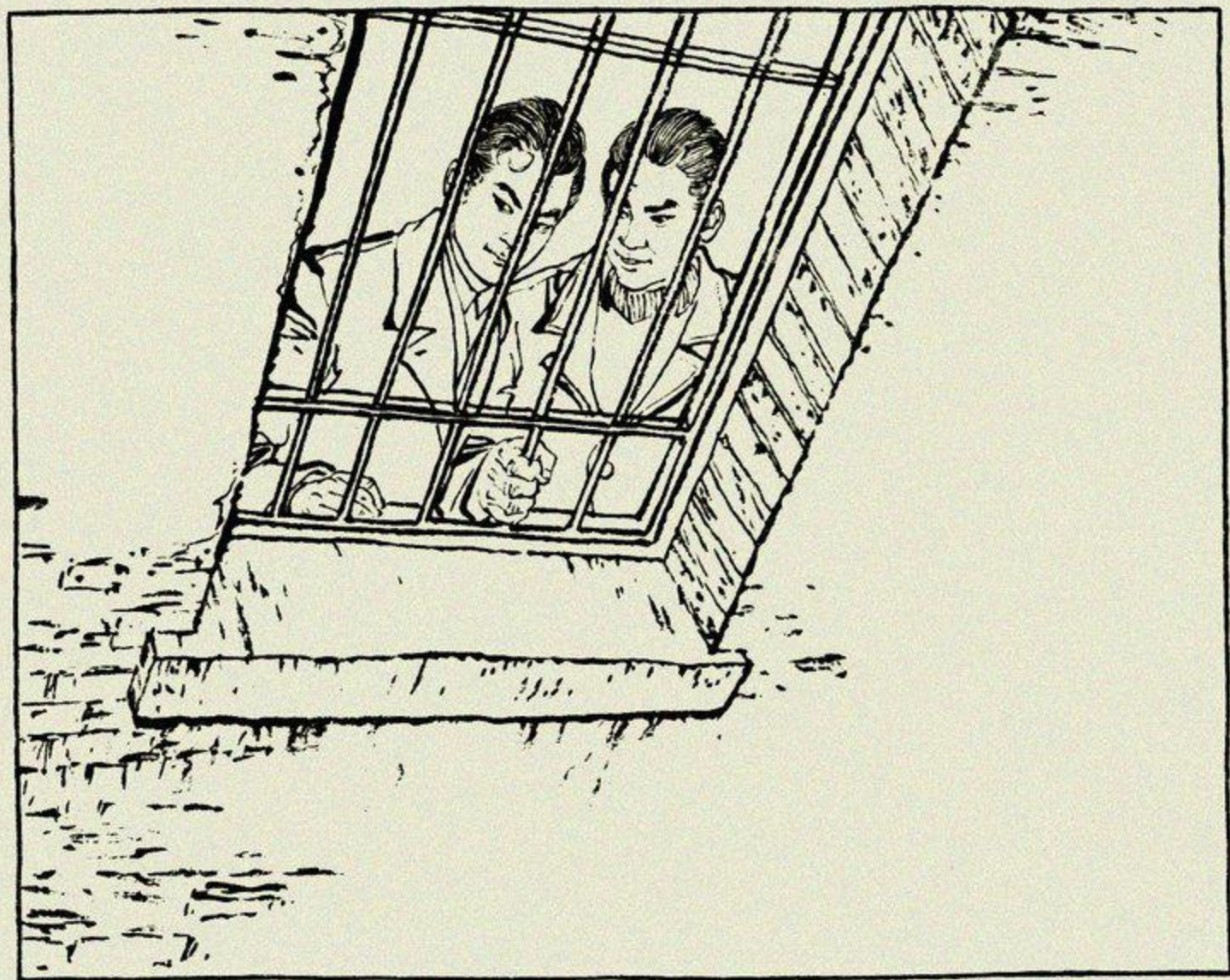
(53) 杨进兴惊慌地后退了一步，说：“他，他从来不和任何人谈话……”陆清头上冷汗直冒，厉声喝问：“你是看守长，问你，他受谁的指使？”杨进兴什么也说不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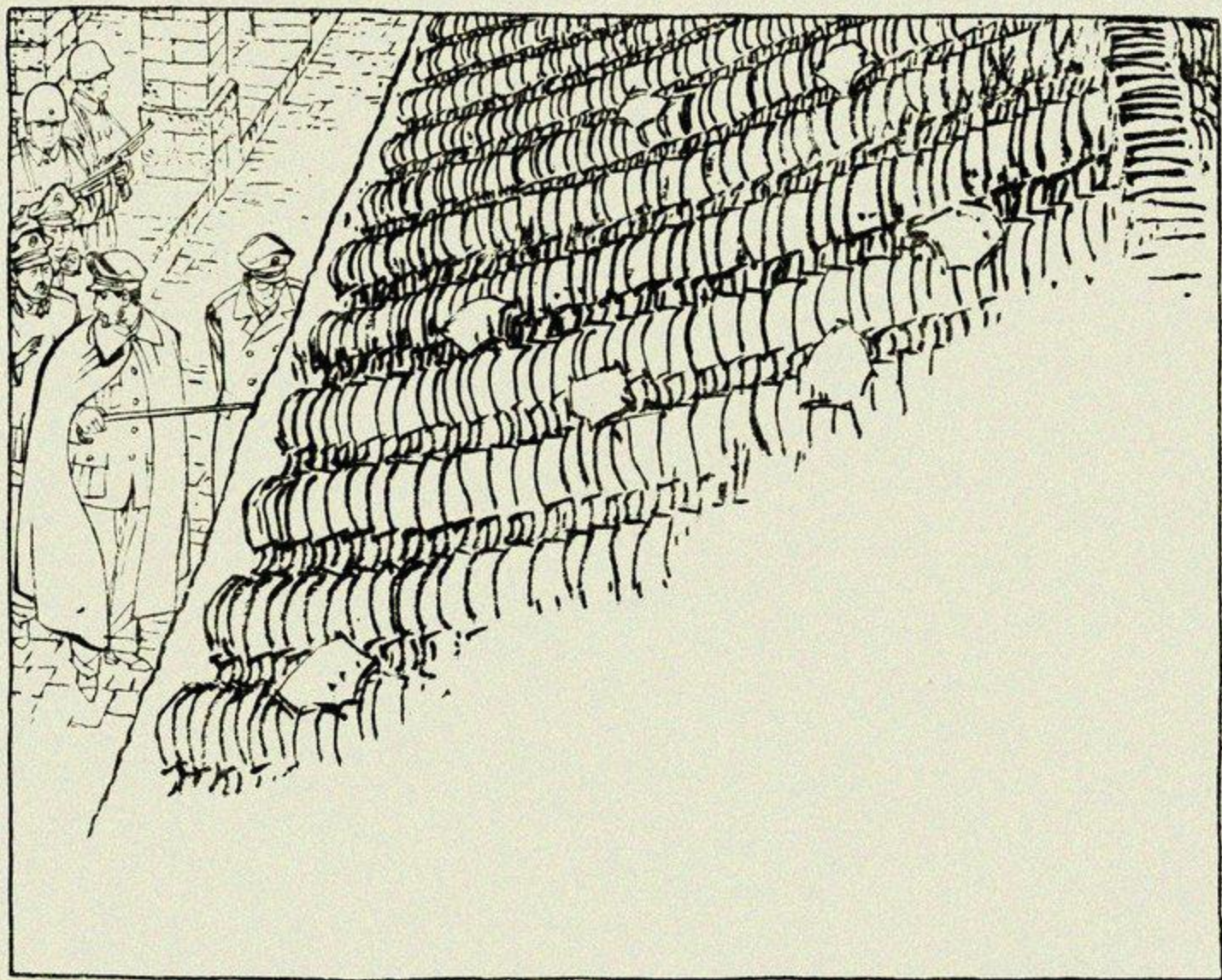
(54) 一阵汽车喇叭声传来，陆清甩开杨进兴，带领着特务跑去迎接徐鹏飞。几个特务取下大门上铁锈斑斑的锁，把多年未开过的铁门推开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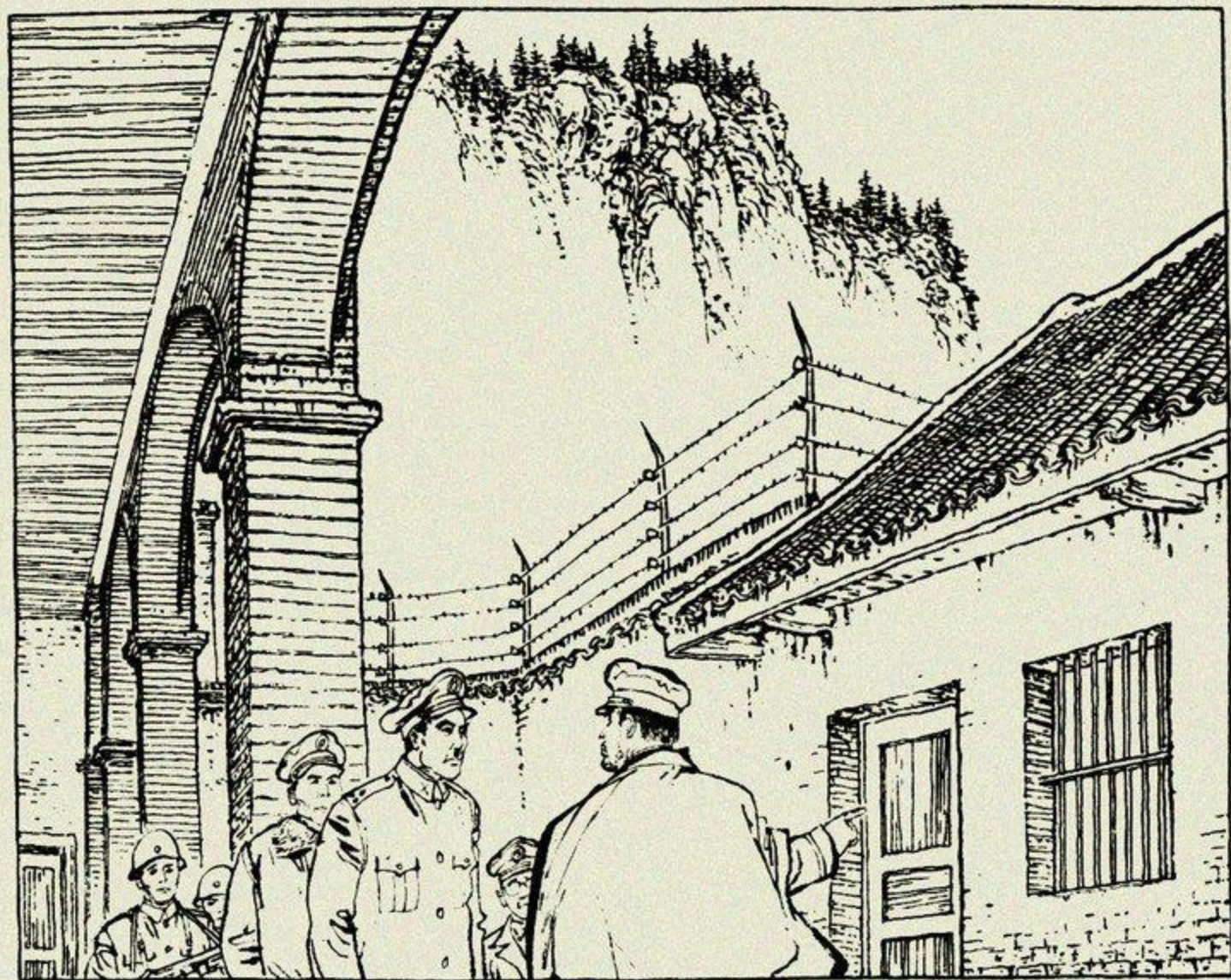
(55) 徐鹏飞领着人进了白公馆。陆清上前低声说：“处座，华子良原来住在对面那间牢房……”徐鹏飞不看陆清，毫无表情的目光四面探索，从铁窗边打量着牢房里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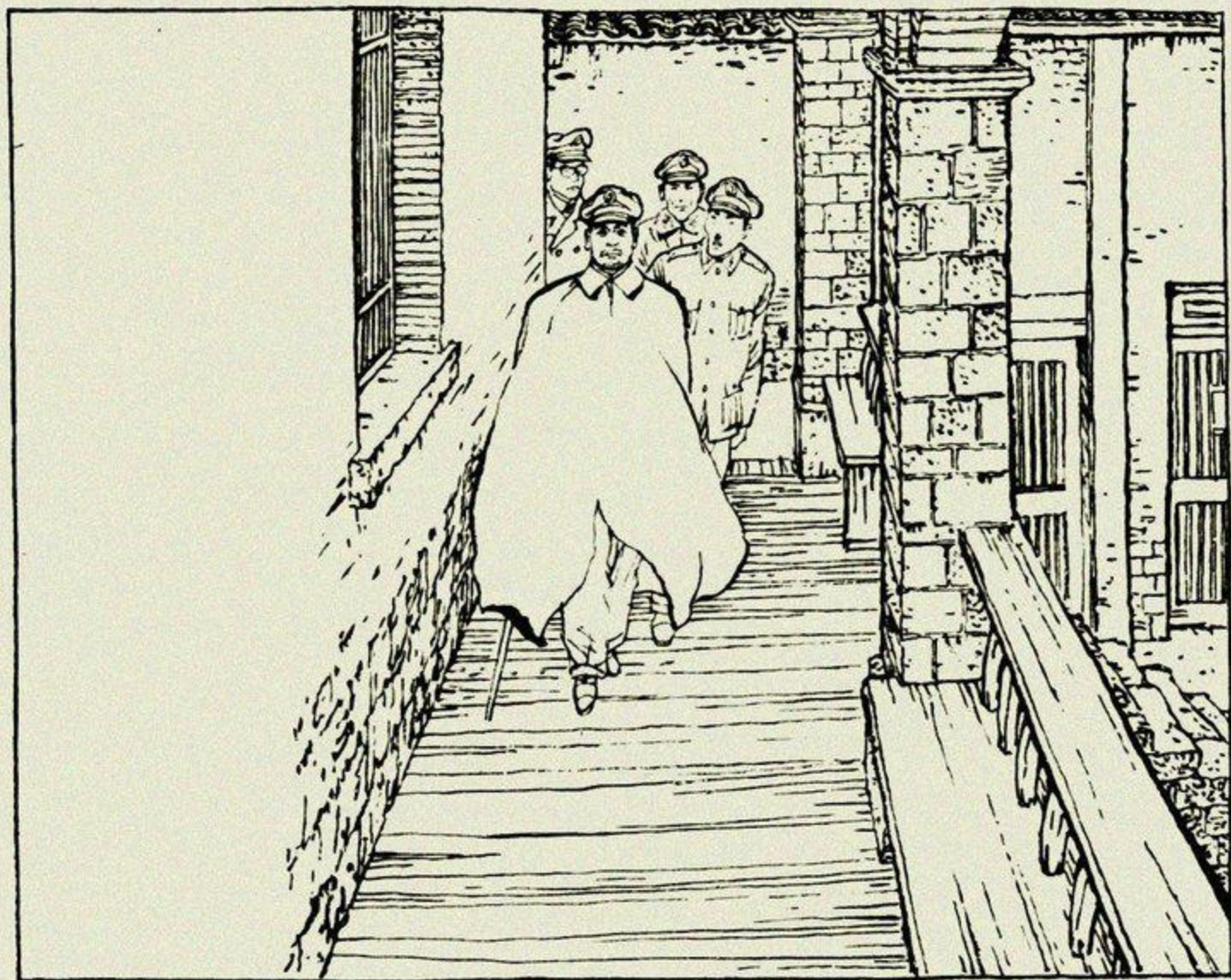
(56) 成岗轻声问刘思扬：“你知道徐鹏飞来干什么？”刘思扬摇摇头，成岗充满着喜悦说：“他来通知我们，华子良脱险了。他是我们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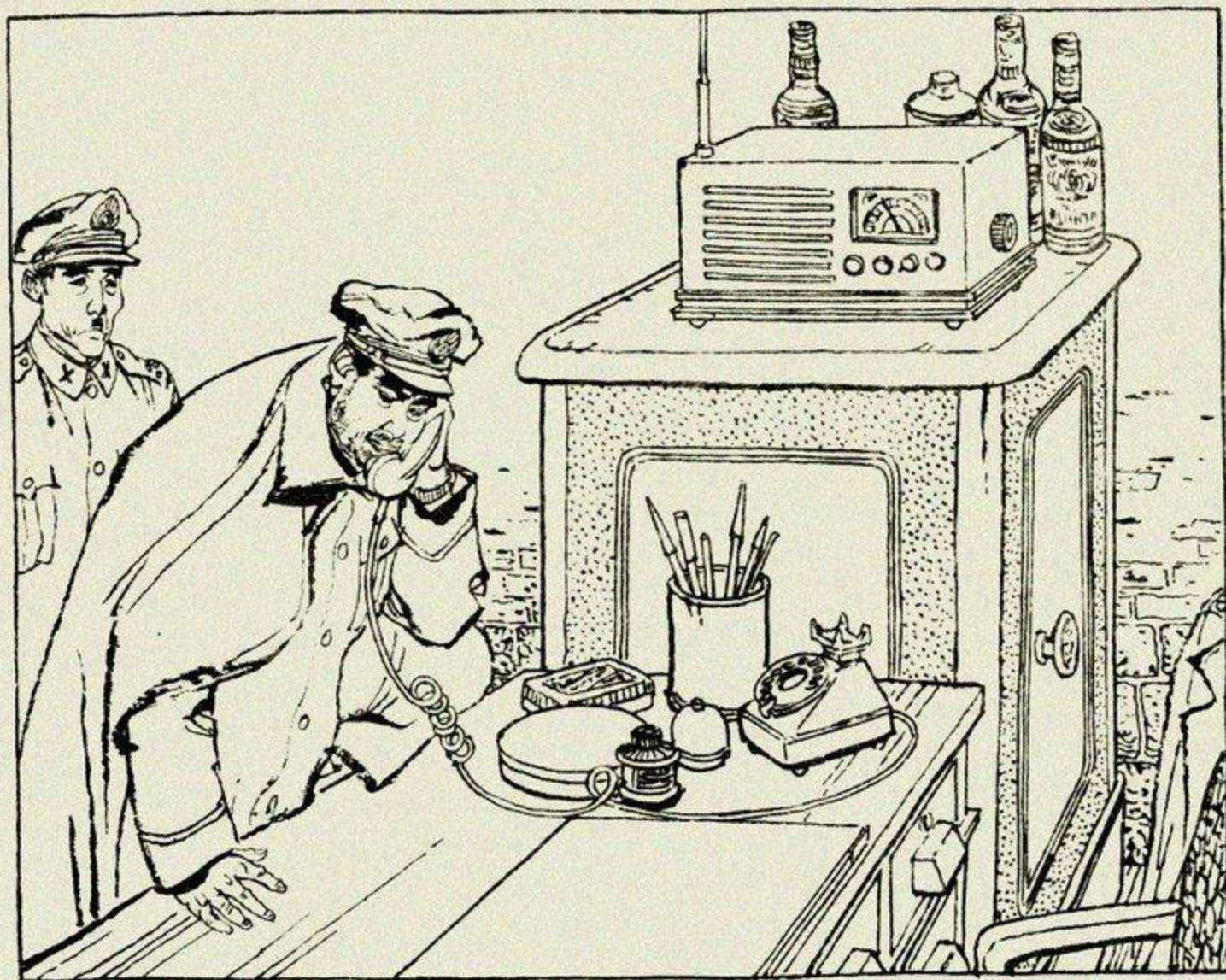
(57) 这时，成群的特务跟随徐鹏飞来到一处窗口，徐鹏飞望了望堆满灰尘的书架，不满地看了陆清一眼，问：“这是什么？”陆清硬着头皮回答说：“图书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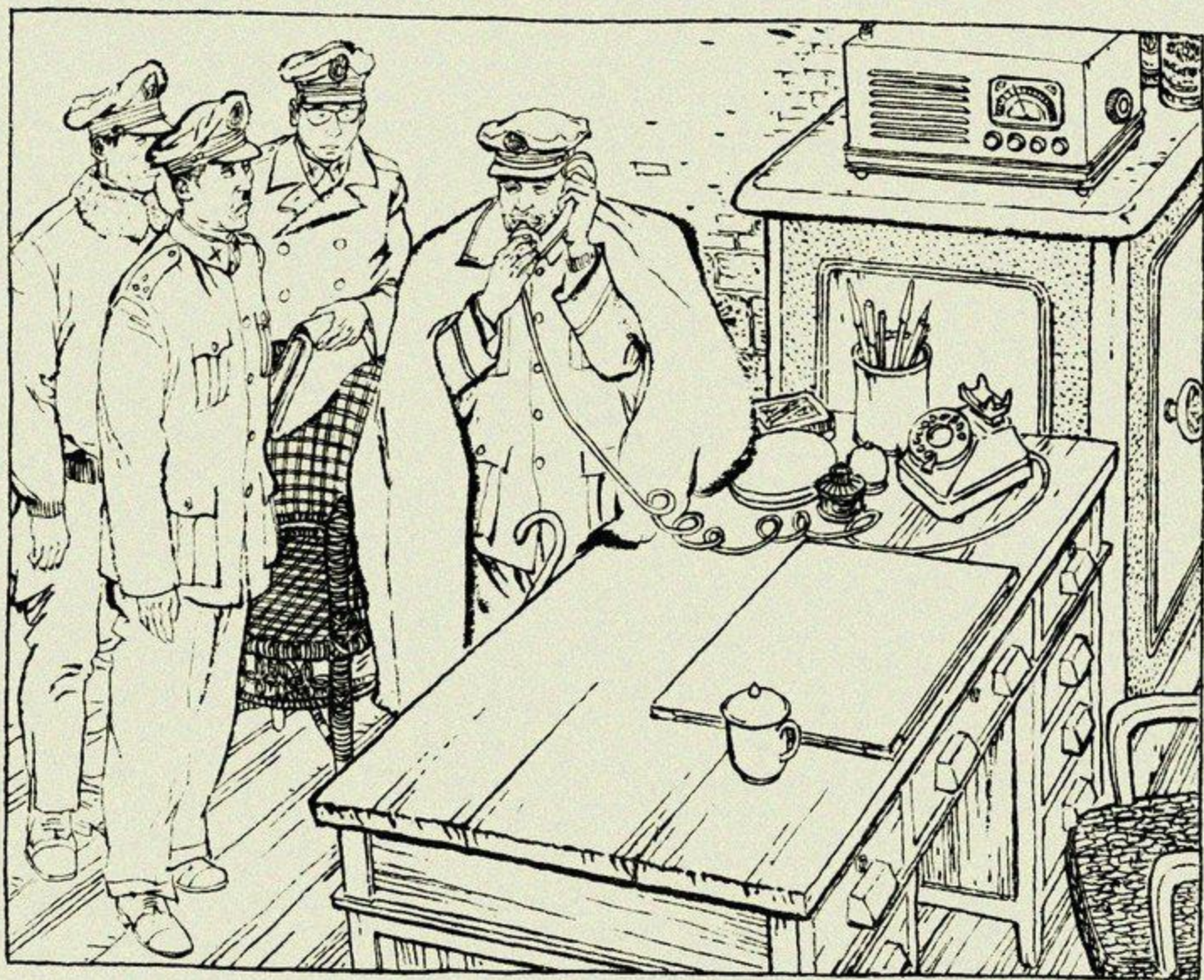
(58) “图书馆?”徐鹏飞冷冷一笑,这笑声比暴怒更加可怕,陆清身上不禁起了一阵寒颤,小声说:“几本破书,……过去实行怀柔政策。”徐鹏飞大喝一声:“封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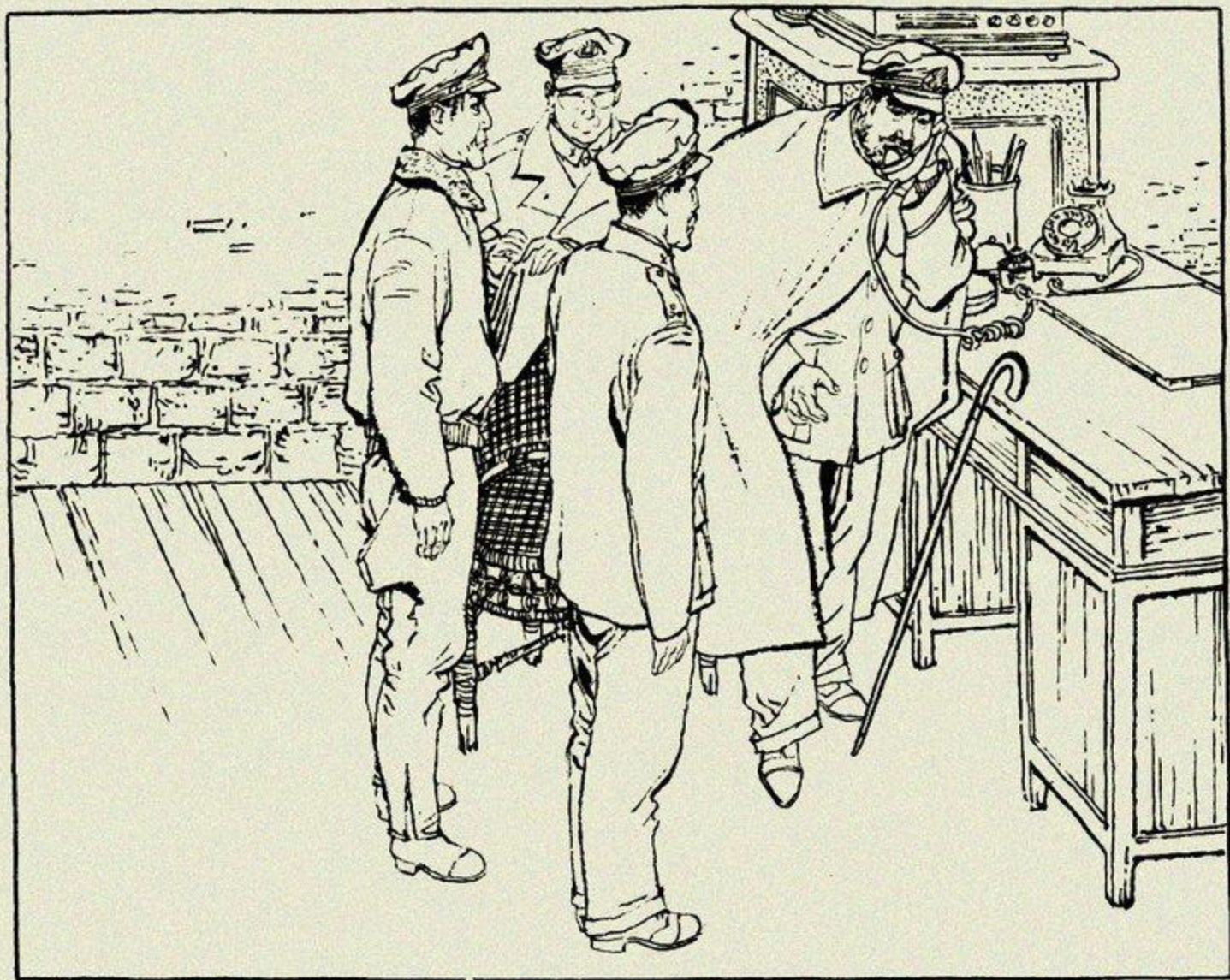
(59) 一个特务走过来，在陆清耳边叽咕着。徐鹏飞眉头一扬，问：“什么事？”陆清回答说：“美国代表团请处座接电话。”徐鹏飞略一迟疑，转身便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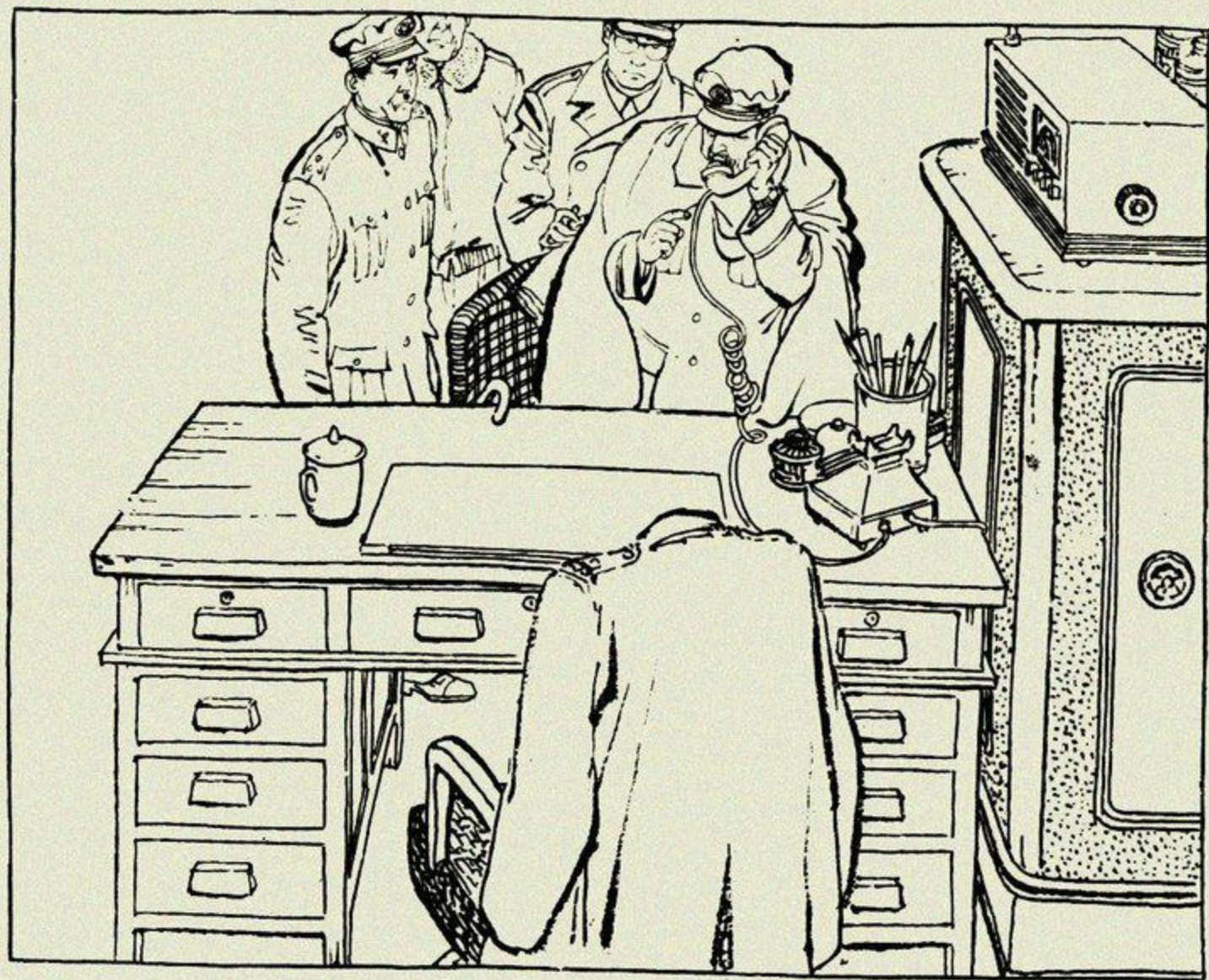
(60) 徐鹏飞拿起电话筒一听，是沈养斋的声音：“代表团仍要追查黎纪纲的下落，还有，华子良……抓……抓回来了吗？代表团说，这是严重的危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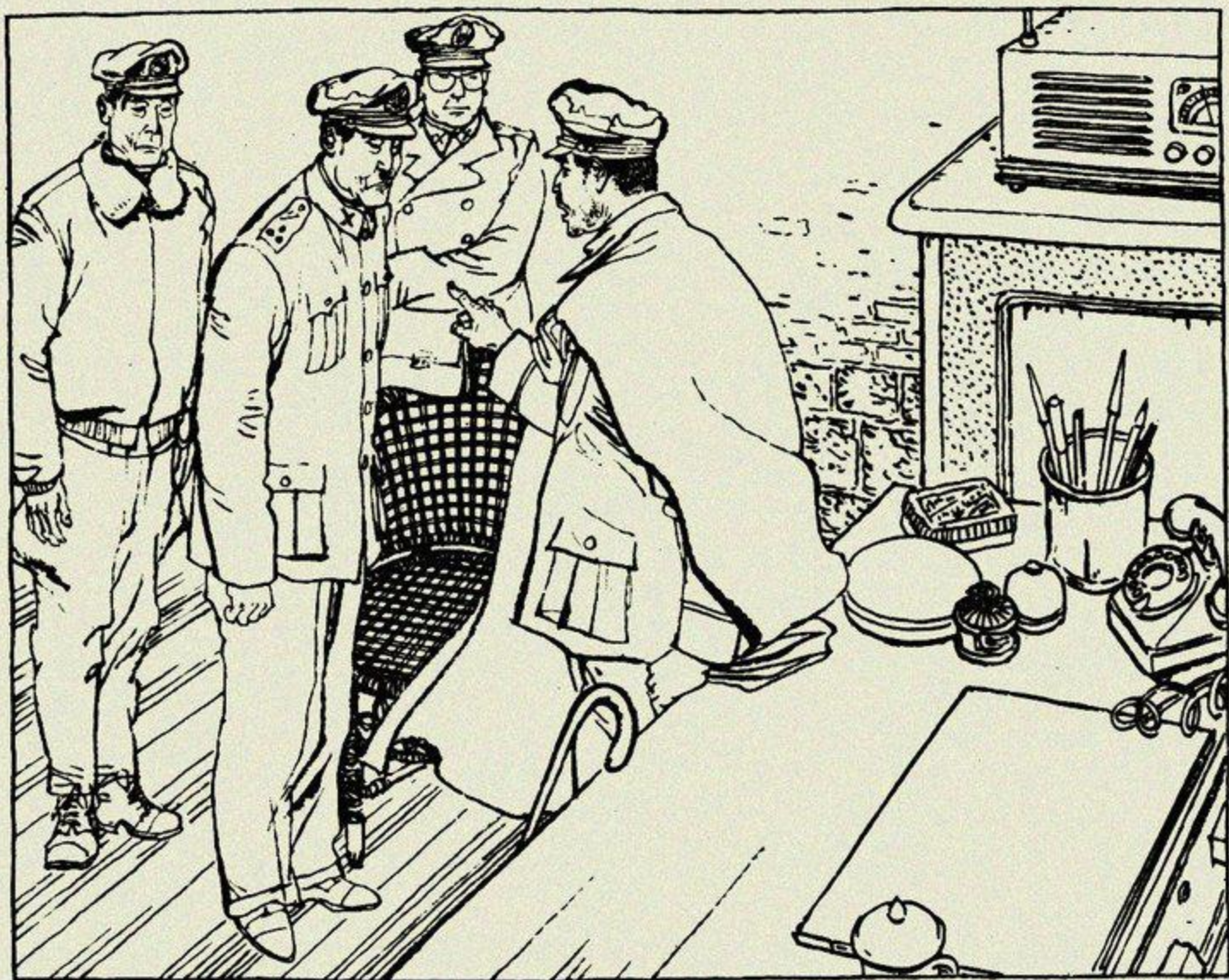
(61) 徐鹏飞正想截断对方的罗嗦，要他转告代表团，已下令搜捕华子良。但话筒里的声音突然变了，是能说流利华语的代表团团长的声音：“马上处决许云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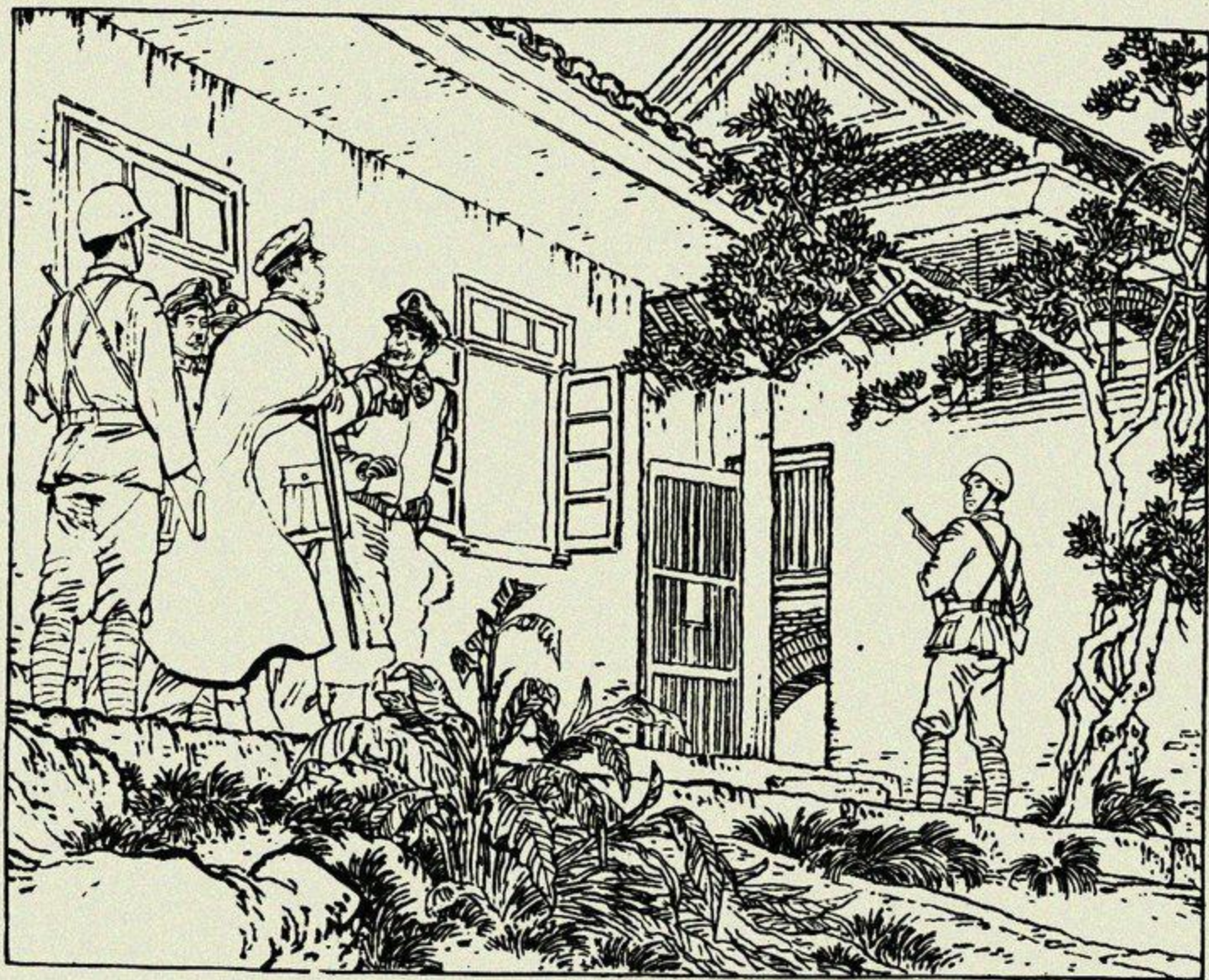
(62) 徐鹏飞答道：“根据您批准的密裁计划……”对方突然狂暴地大骂起来：“还谈什么计划，白马山阵地全线崩溃。立刻成立行刑队，所有政治犯一律处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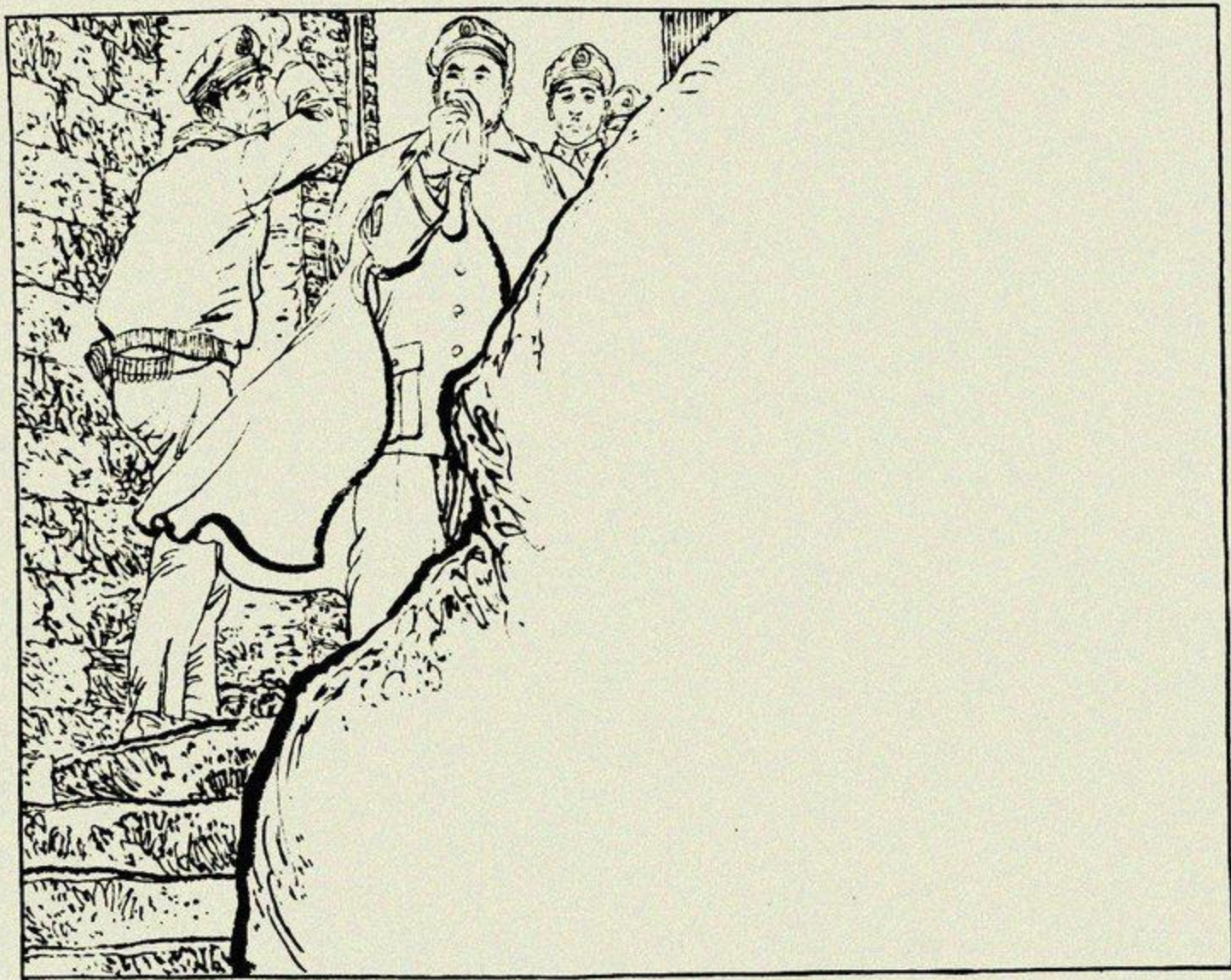
(63) 徐鹏飞听说白马山阵地全线崩溃，大吃一惊，同时想到今天一律处决政治犯，时间太紧，力量也不足。经过一番争执，对方答应拨发一批火焰喷射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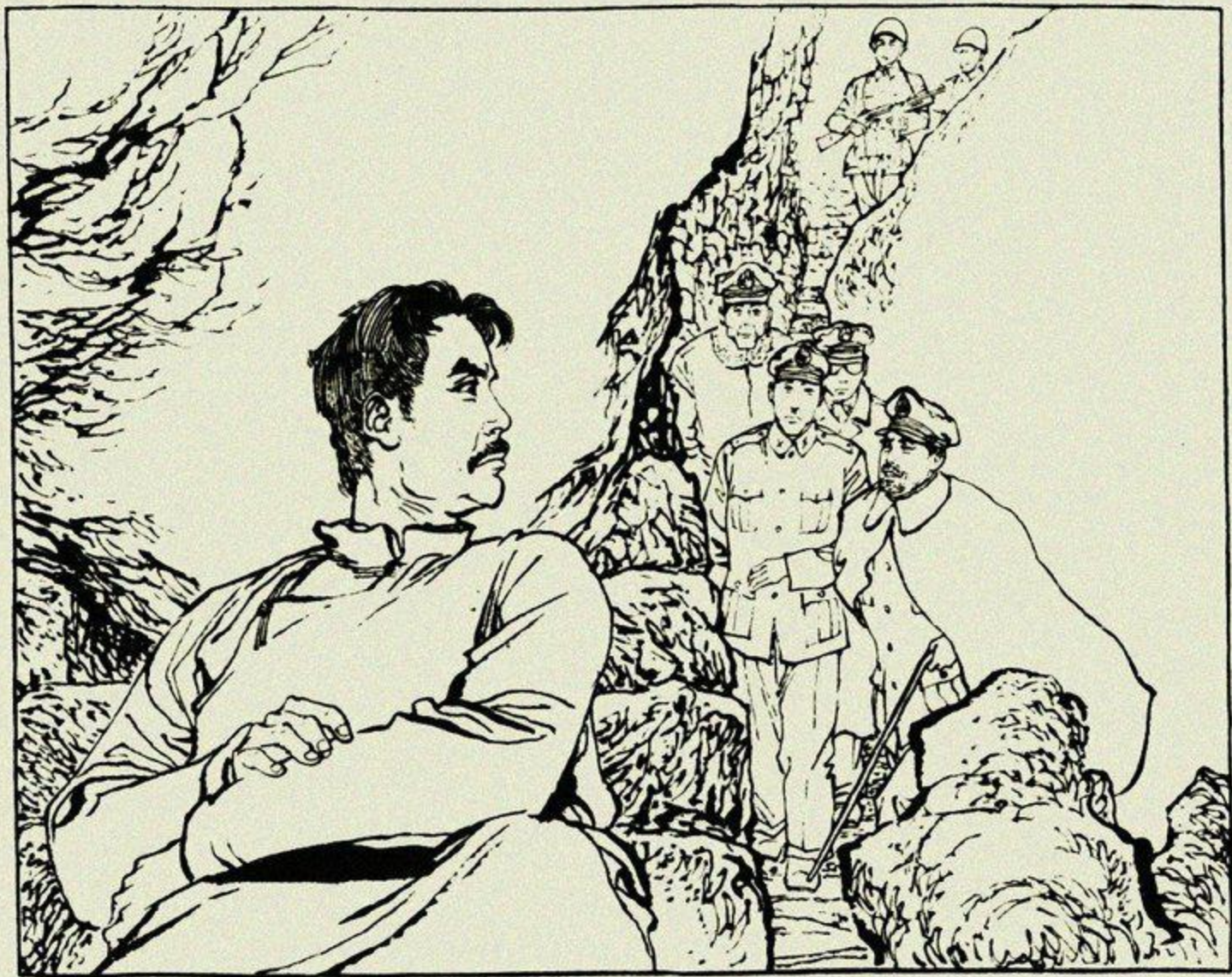
(64) 徐鹏飞放下电话筒，立刻命令成立行刑队，他大声对陆清说：“执行的时候，再跑了人，我马上枪毙你！”接着狂吼道：“密裁许云峰、成岗的行刑人员马上准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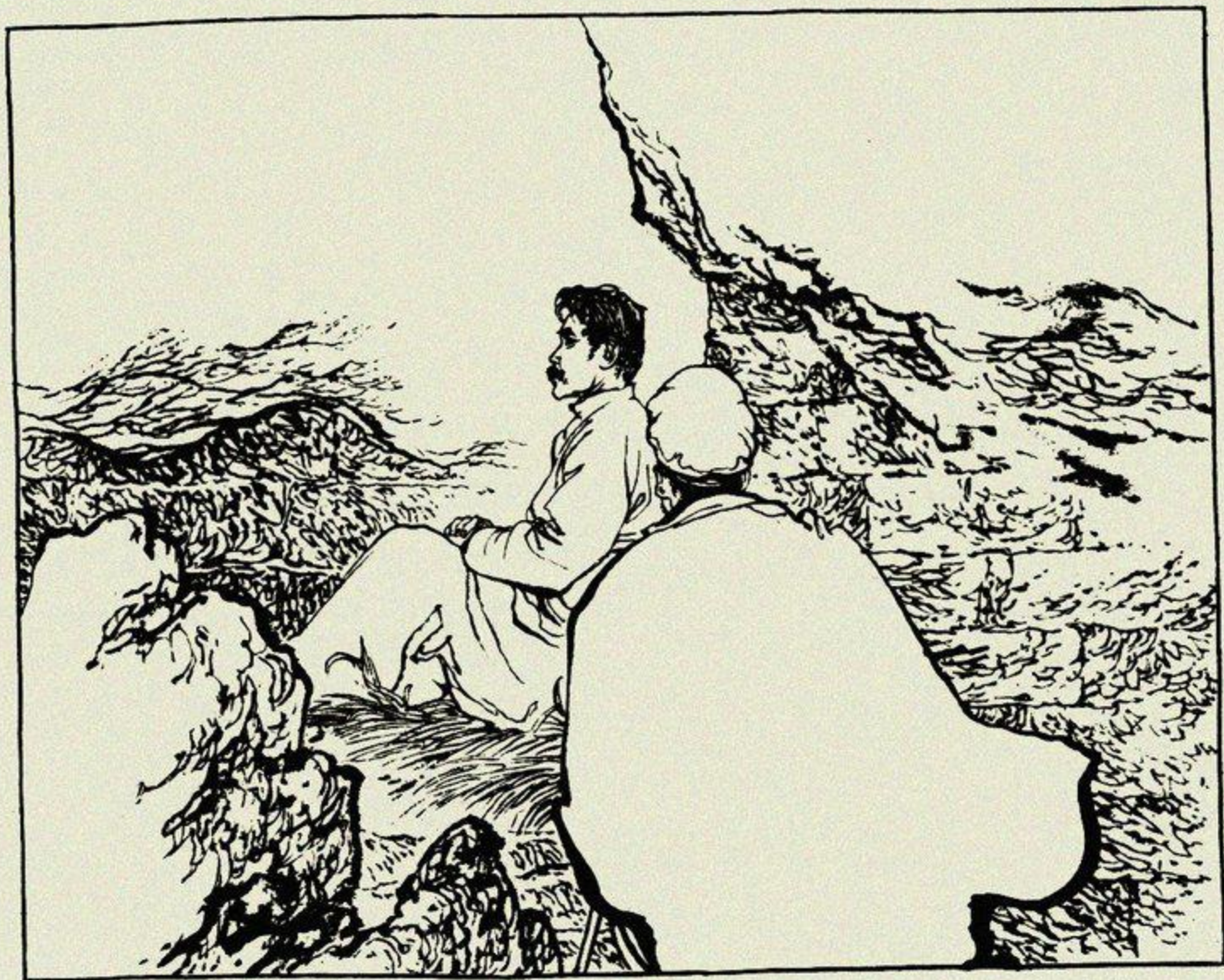
(65) 杨进兴问：“马上提许云峰和成岗？”徐鹏飞想了一会，推开办公室的门，命令道：“带路，我要见许云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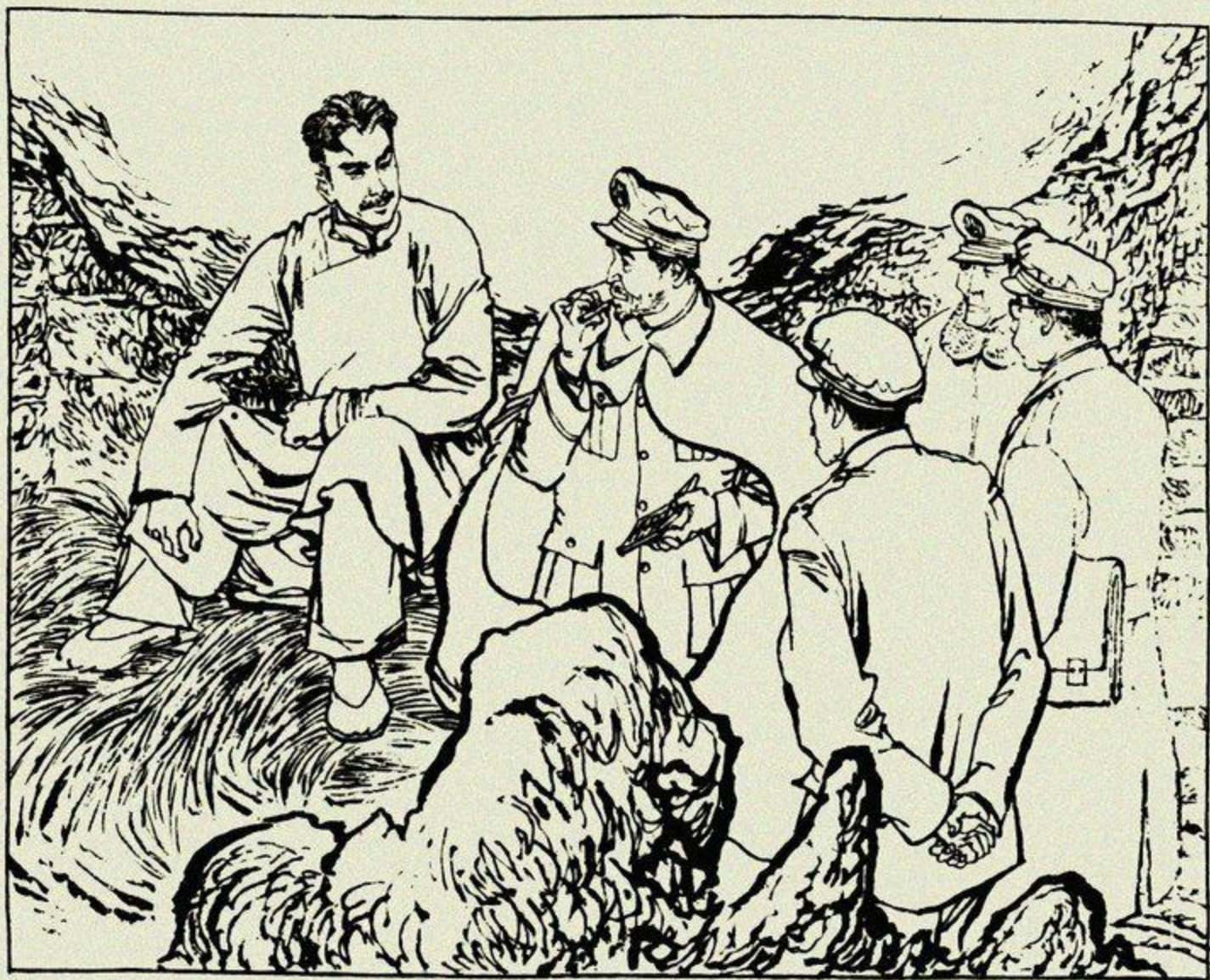
(66) 徐鹏飞带领特务钻进隧道，在入口处，杨进兴扭亮了电灯，微弱的光线，照射着冰冷潮湿的岩石，头顶岩缝的水珠，不断向下滴落，整个地窖，充塞着霉臭难闻的气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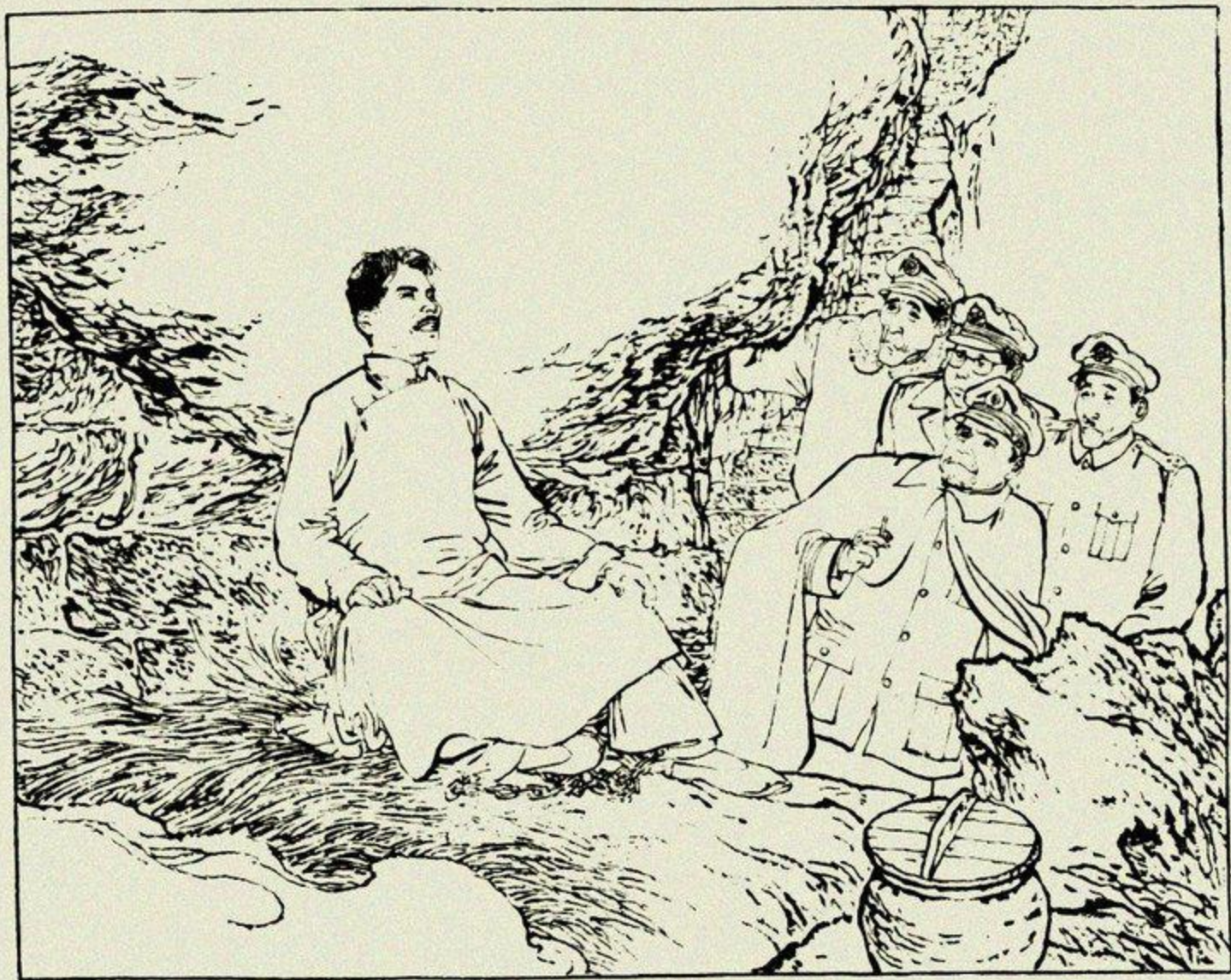
(67) 地窖深处，许云峰侧身坐在墙角霉烂的稻草上，听见有人叫“许云峰先生”，他回转瘦弱无力的身体，用炯炯的目光，打量着面前的几个特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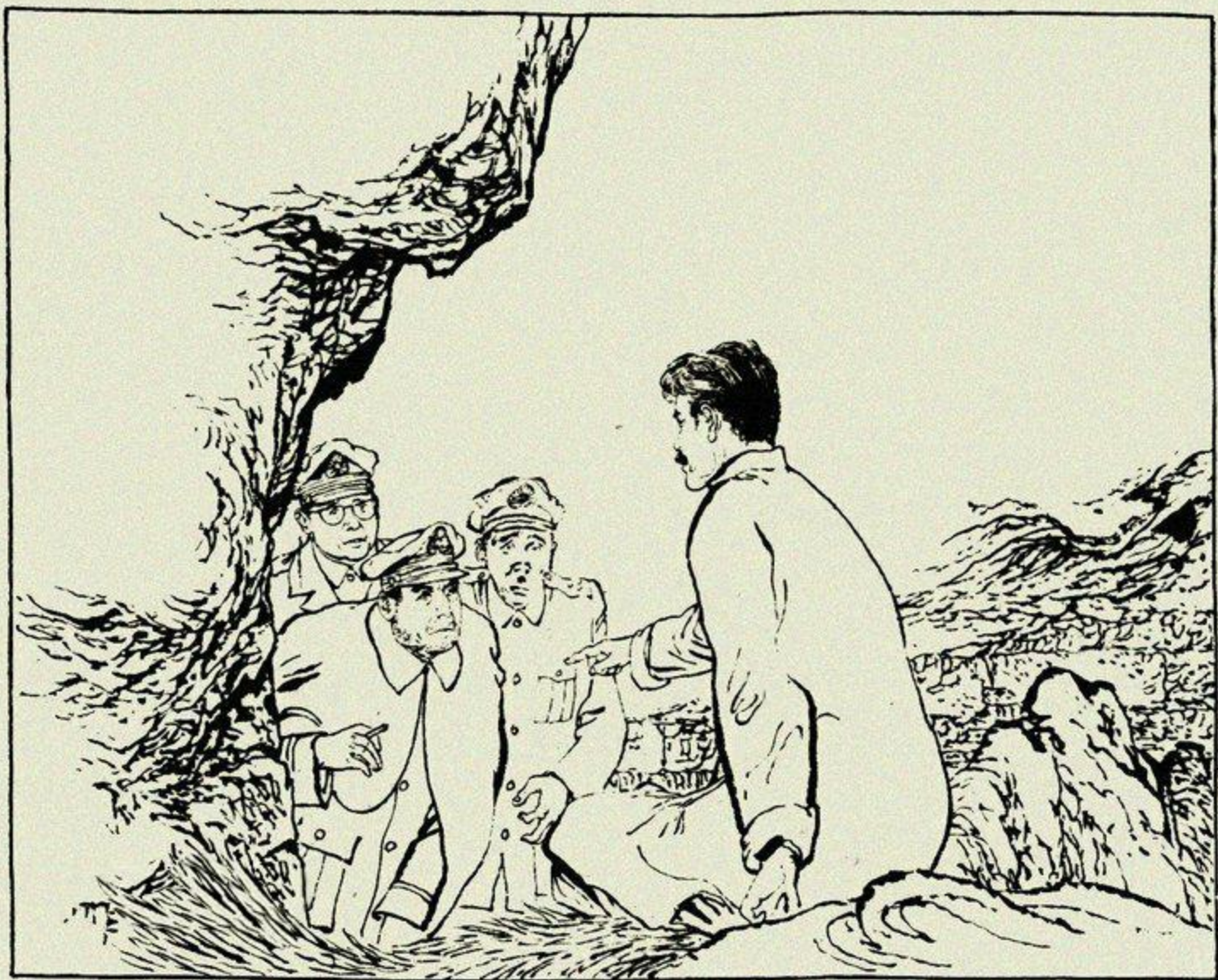
(68) “我特地来告诉一件好消息。”徐鹏飞露着恶毒的笑脸说，“我把真实情况全部奉告。现在共军分两路由川东、川北入川，国军全线溃退，重庆危在旦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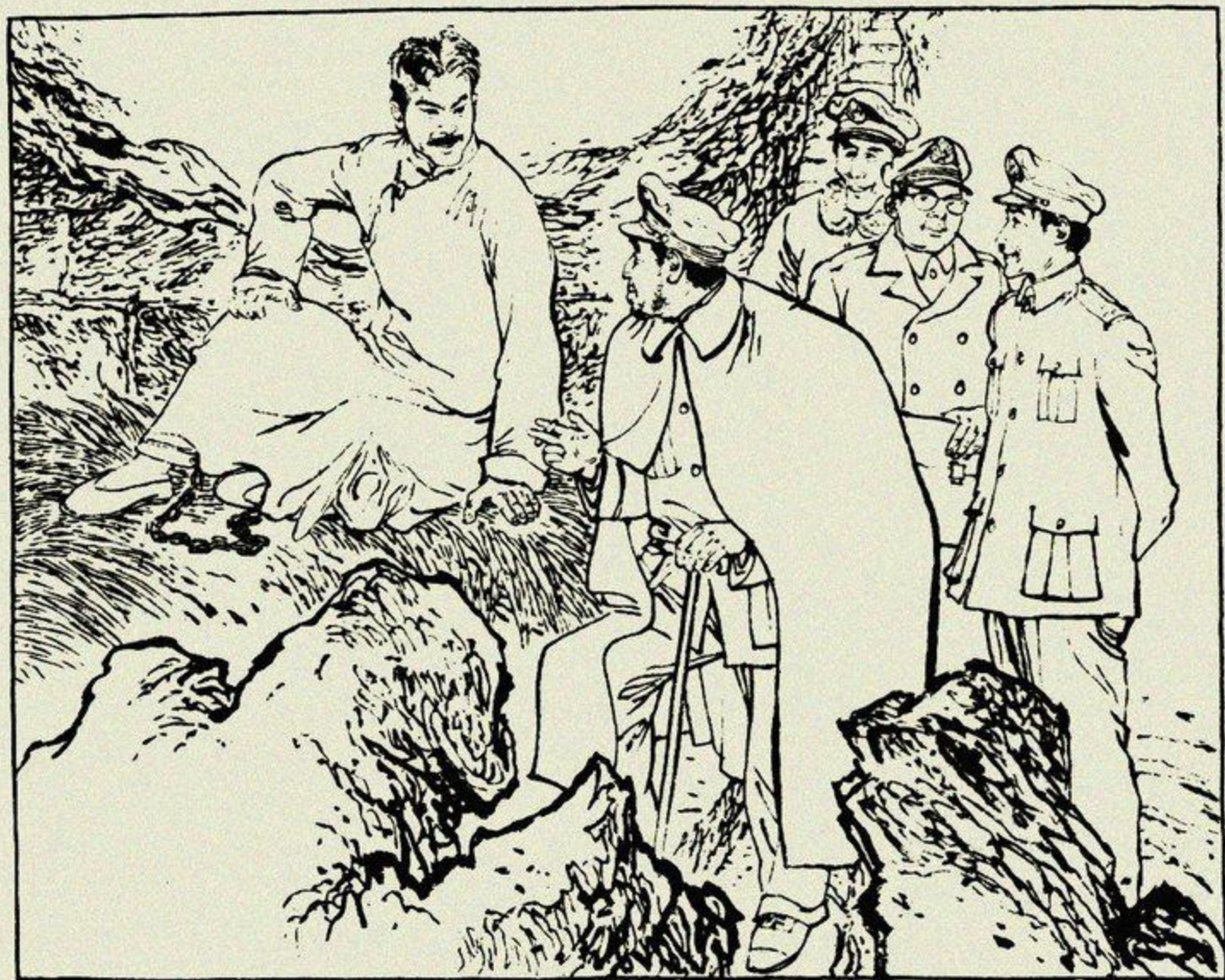
(69) 徐鹏飞摸出烟盒送到许云峰面前,许云峰毫不理睬。徐鹏飞装着满不在乎,问道:“我想,许先生听到这个消息,一定很高兴吧?”许云峰笑着说:“当然高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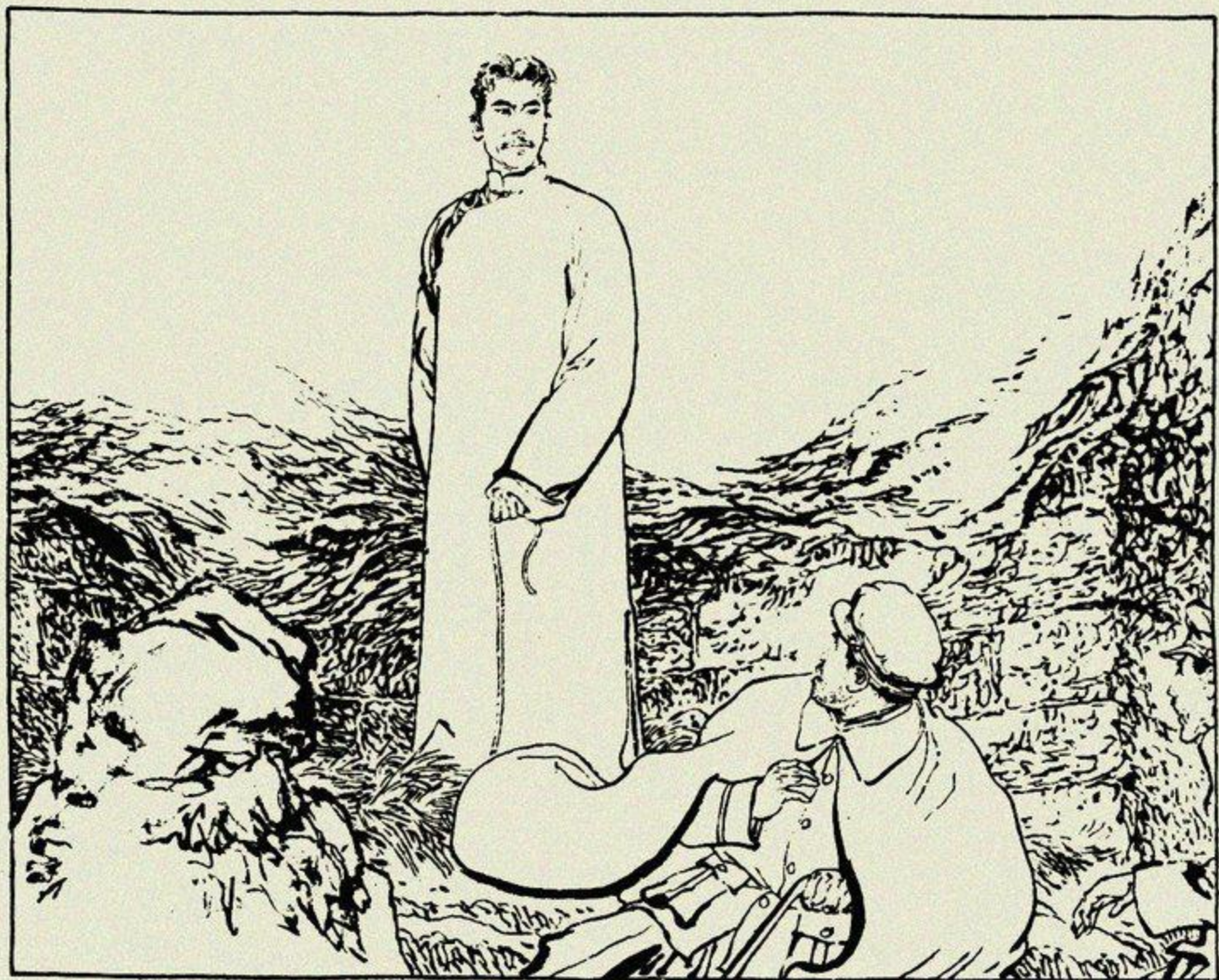
(70) 接着，徐鹏飞缓缓说：“但是我也可以把另一方面的情况奉告，当局准备用炸药毁掉山城，胜利者将会遭到和城市同归于尽的命运！”许云峰听到这里，发出了爽朗的笑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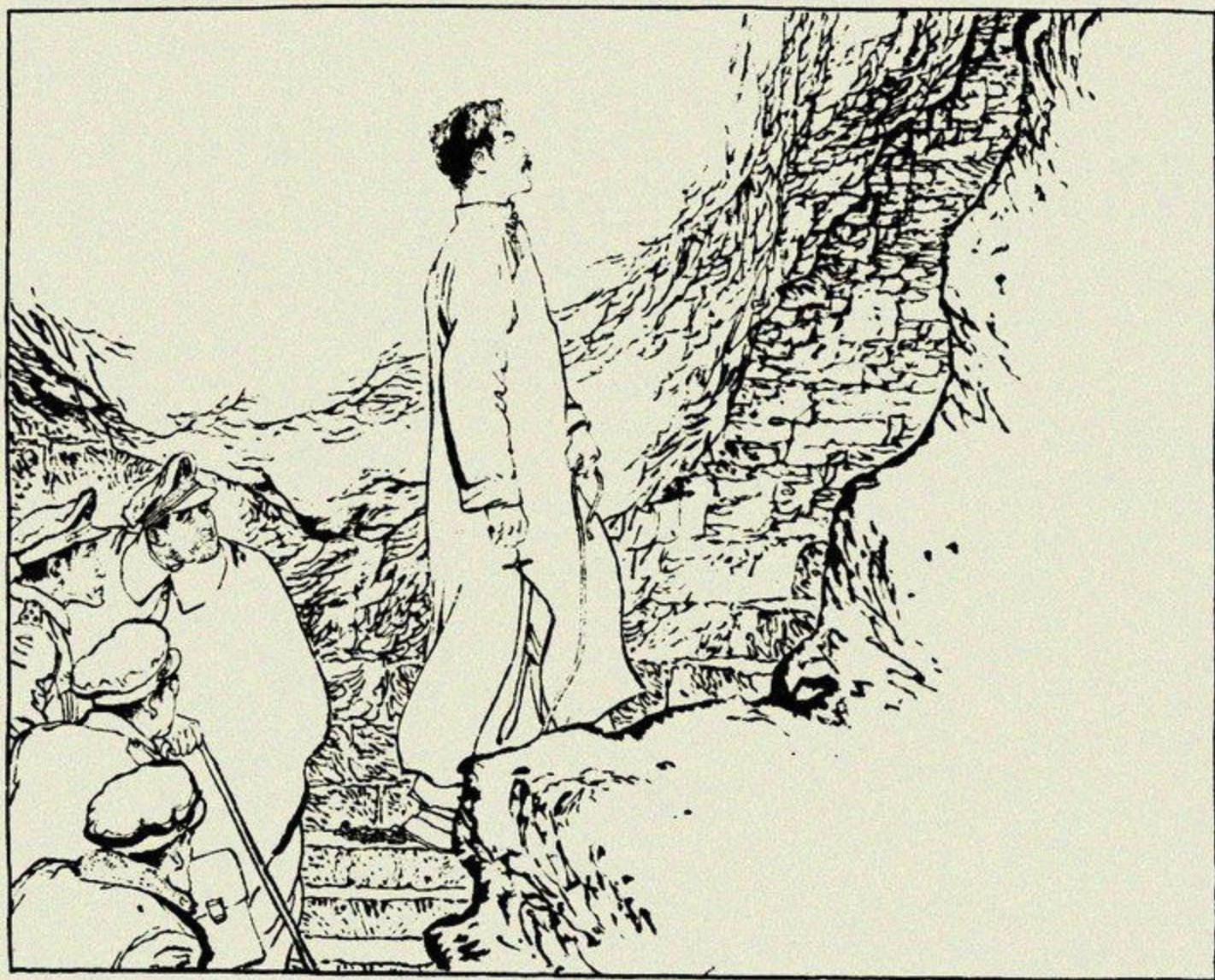
(71) 徐鹏飞狠毒的目光望着许云峰：“山城将在黎明前消失，许先生恐怕很难高兴吧？”许云峰高声说：“我确信，在黎明前消失的不是山城，而是你们这些见不得阳光的鬼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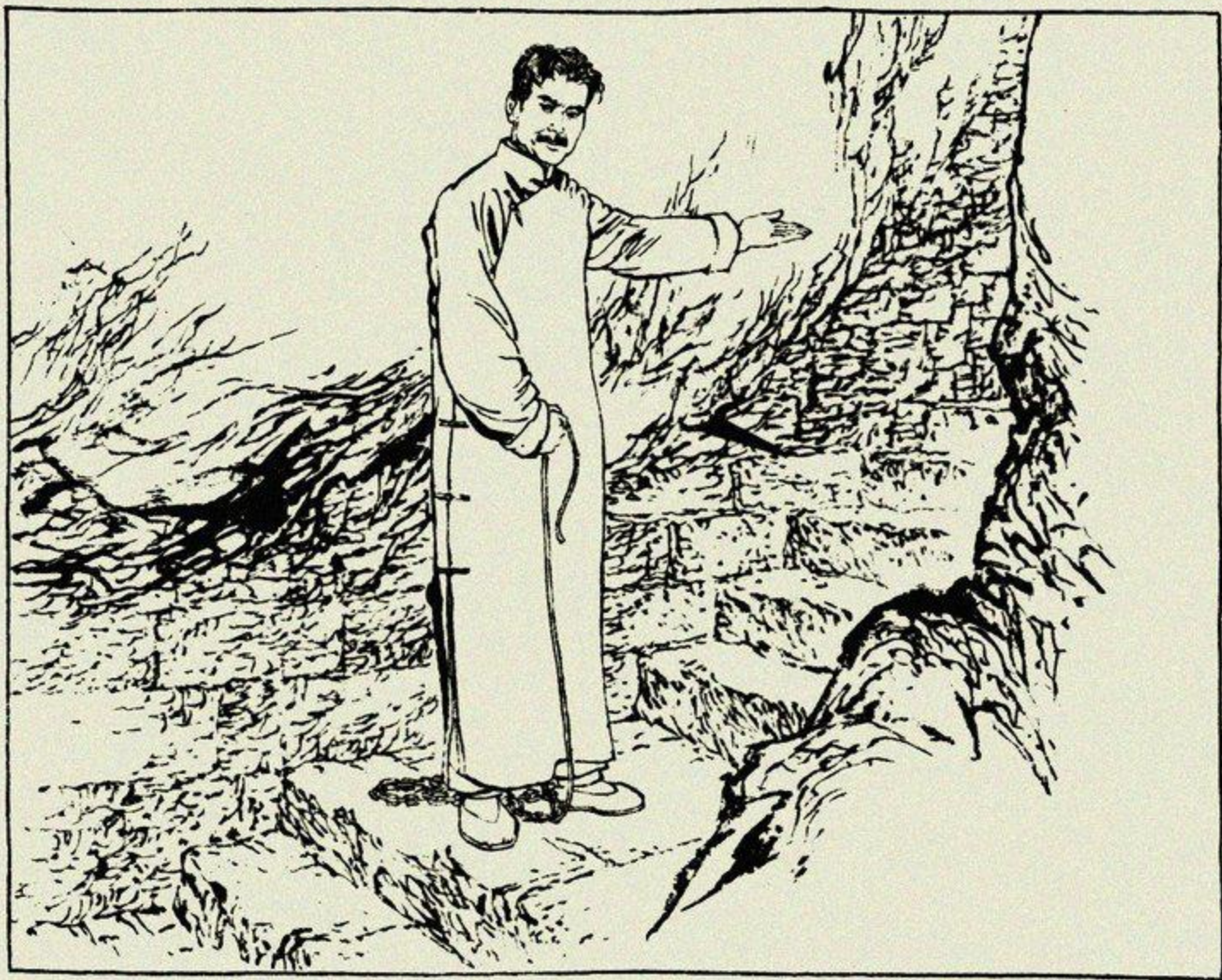
(72) 徐鹏飞奸笑道：“共产党的胜利你看不到了。许先生心情如何？”老许笑了笑：“这点我也可以奉告。你们害怕我，我感到自豪。革命在中国胜利，我感到满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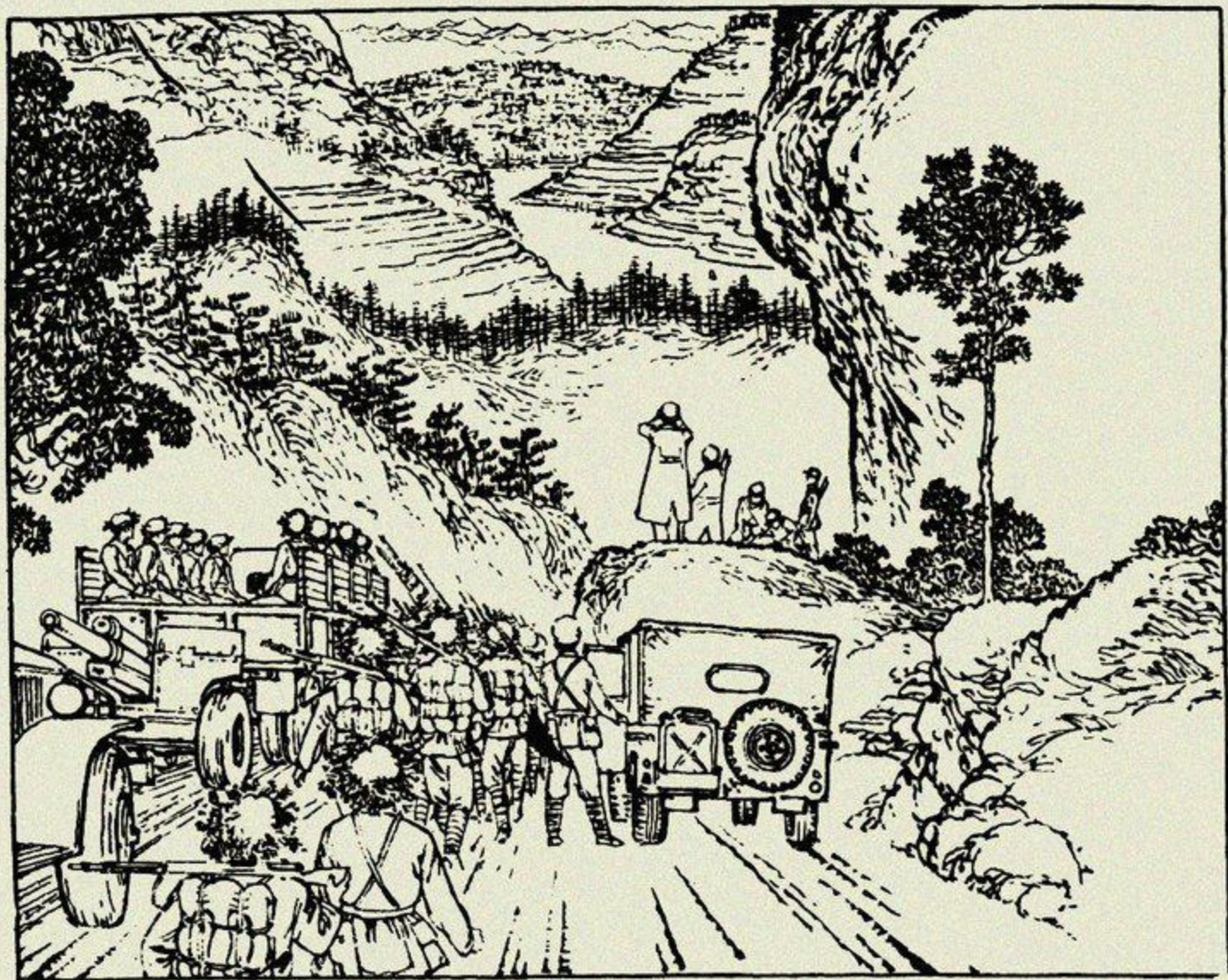
(73) 许云峰慢慢站起来，直视对方，微笑说：“你此刻心情又是如何？面对人民力量，你敢说不害怕？也许你可以逃跑，也可以上山当土匪，但这都不能挽救你们的毁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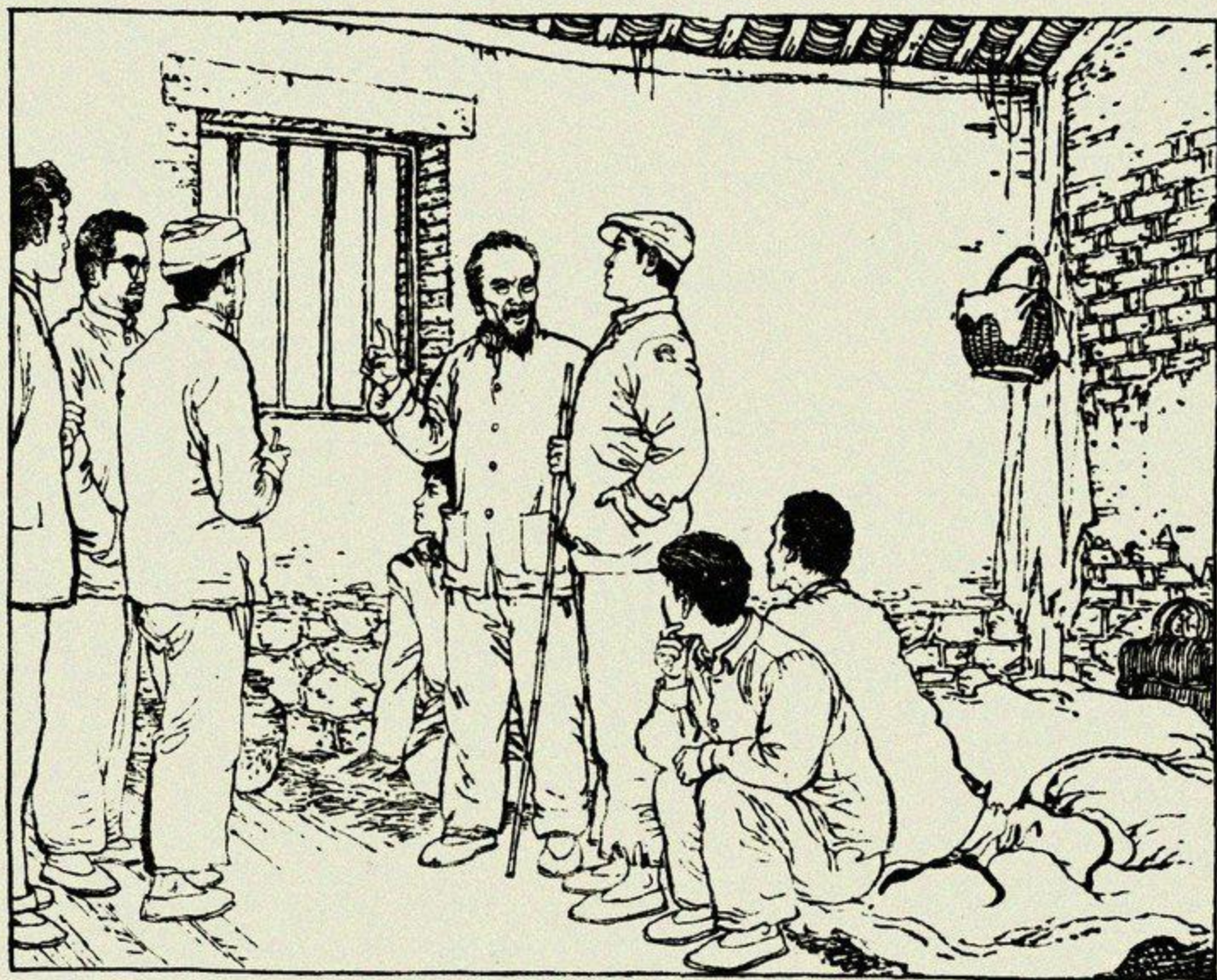
(74) 许云峰不屑再讲下去。死亡，对于革命者是多么无用的威胁。他神色自若的蹒跚地移动脚步，拖着锈蚀的铁镣，跨向石阶，向敞开的地窖铁门走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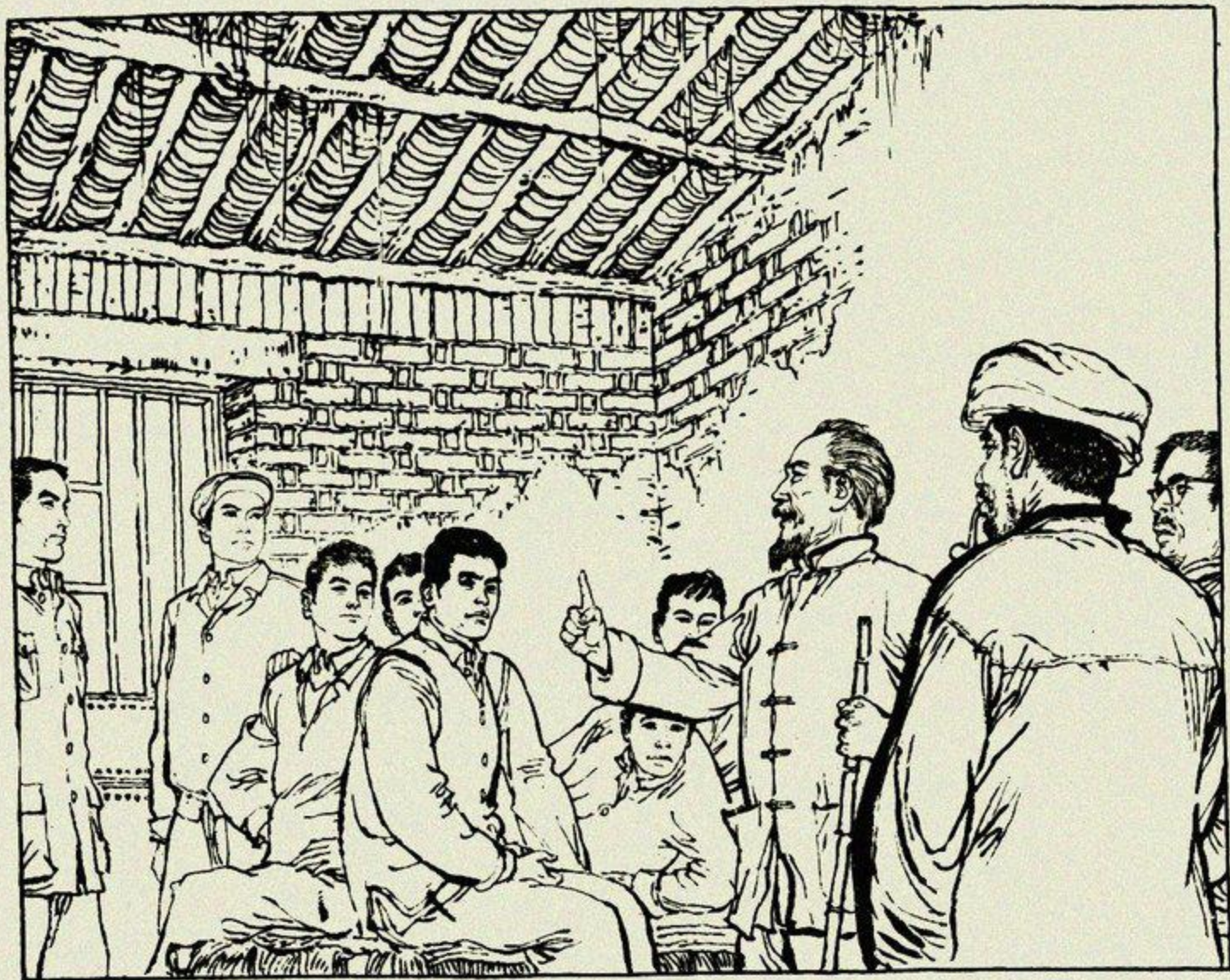
(75) 许云峰站在高高的石阶上，回过头来，面对跟在后面的特务，高声命令道：“走！前面带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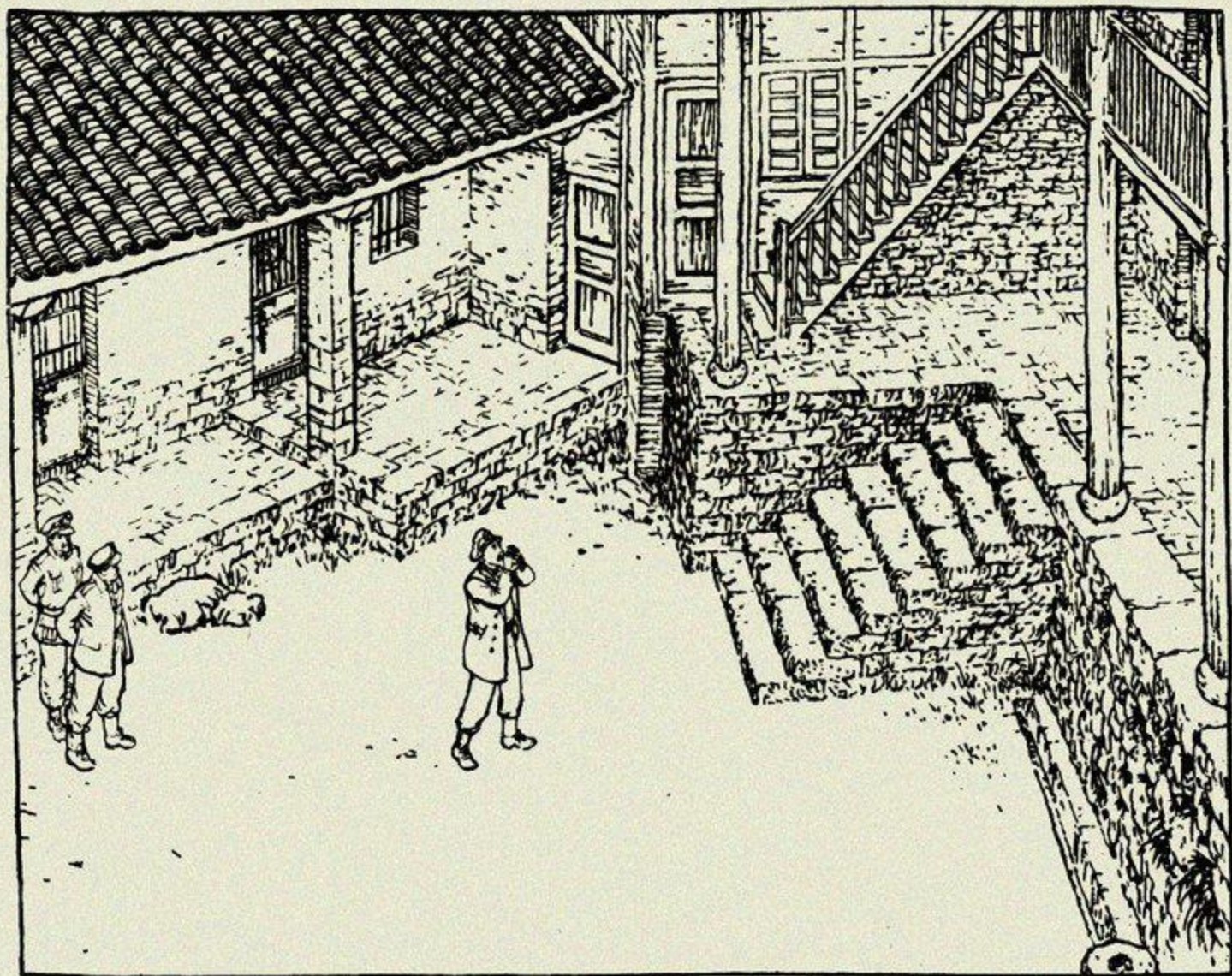
(76) 这时，解放军在突破白马山阵地之后，为了及时拯救山城人民，拯救中美合作所战友，英勇向前挺进。离重庆不远了，大炮以排山倒海的威力向敌人阵地倾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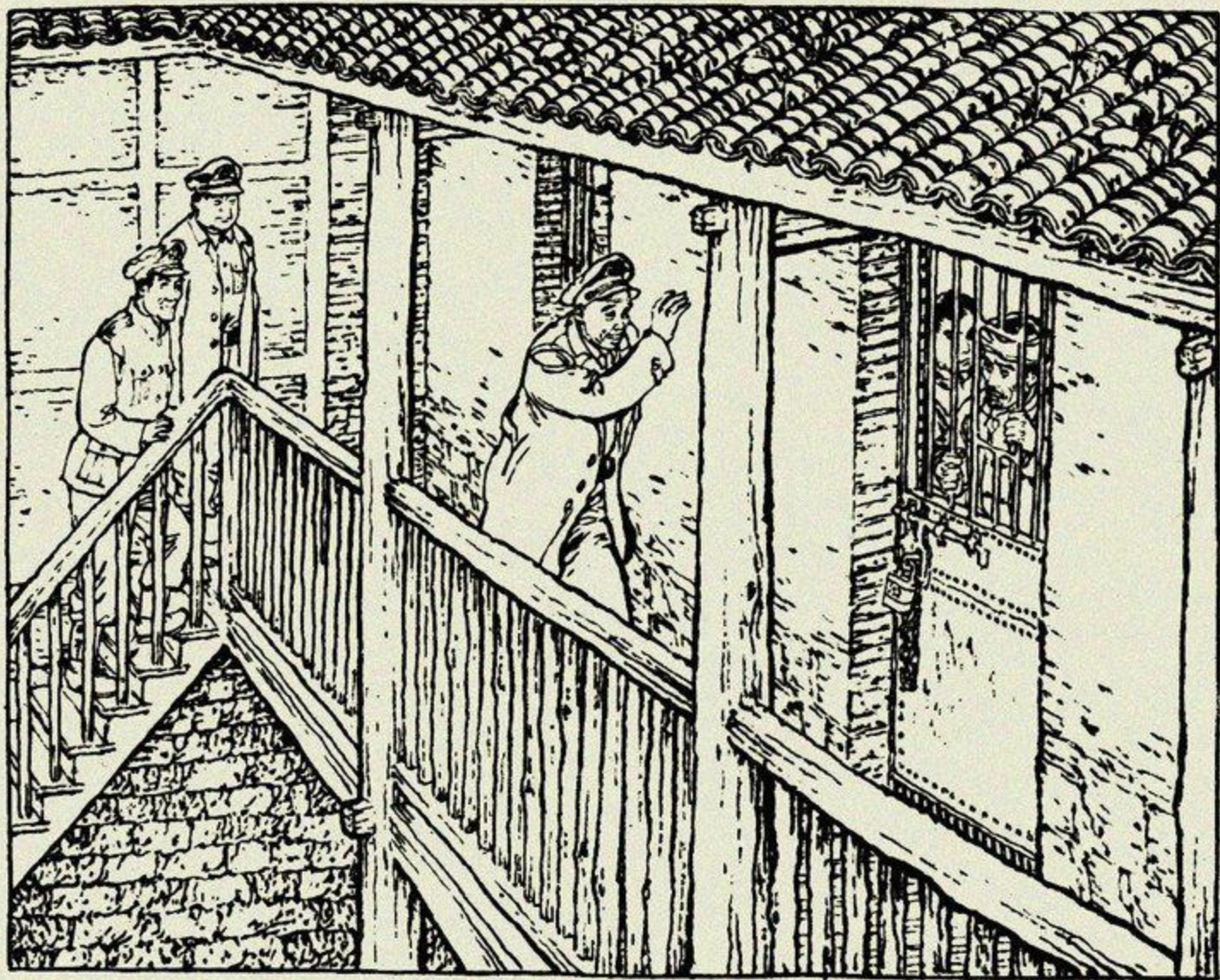
(77) 渣滓洞的战友虽然无法得知外面情况，但从敌人的慌乱中，感到时机分外紧迫。老大哥听到炮声，要余新江监视牢门，并叮嘱其他战友，随时准备听候行动命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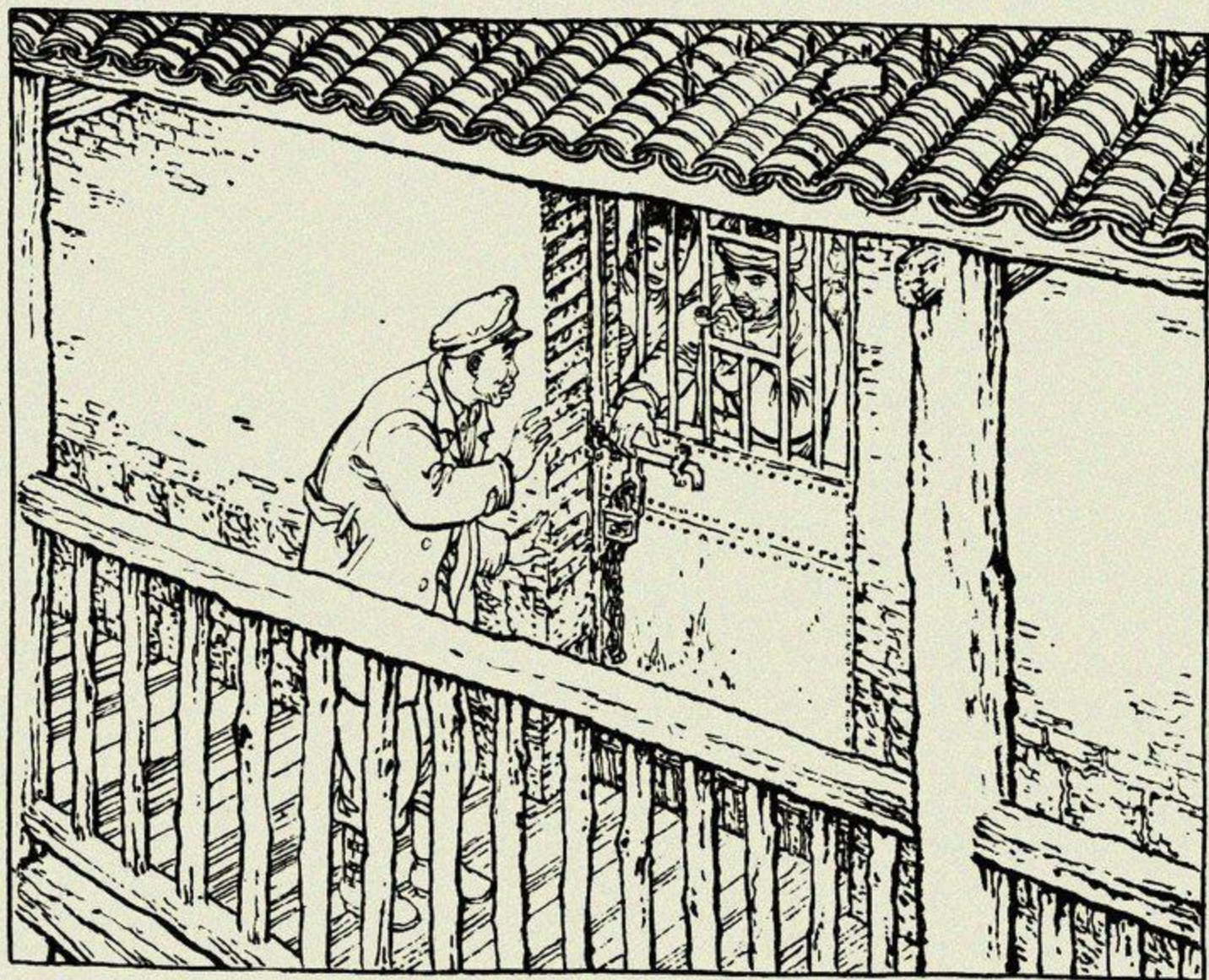
(78) 炮声猛烈。老大哥心情激动地说：“我们要选择最好的时机动手。这个时机，敌人会告诉我们。”丁长发补充说：“白公馆一听到这里的枪声，就知道我们已开始行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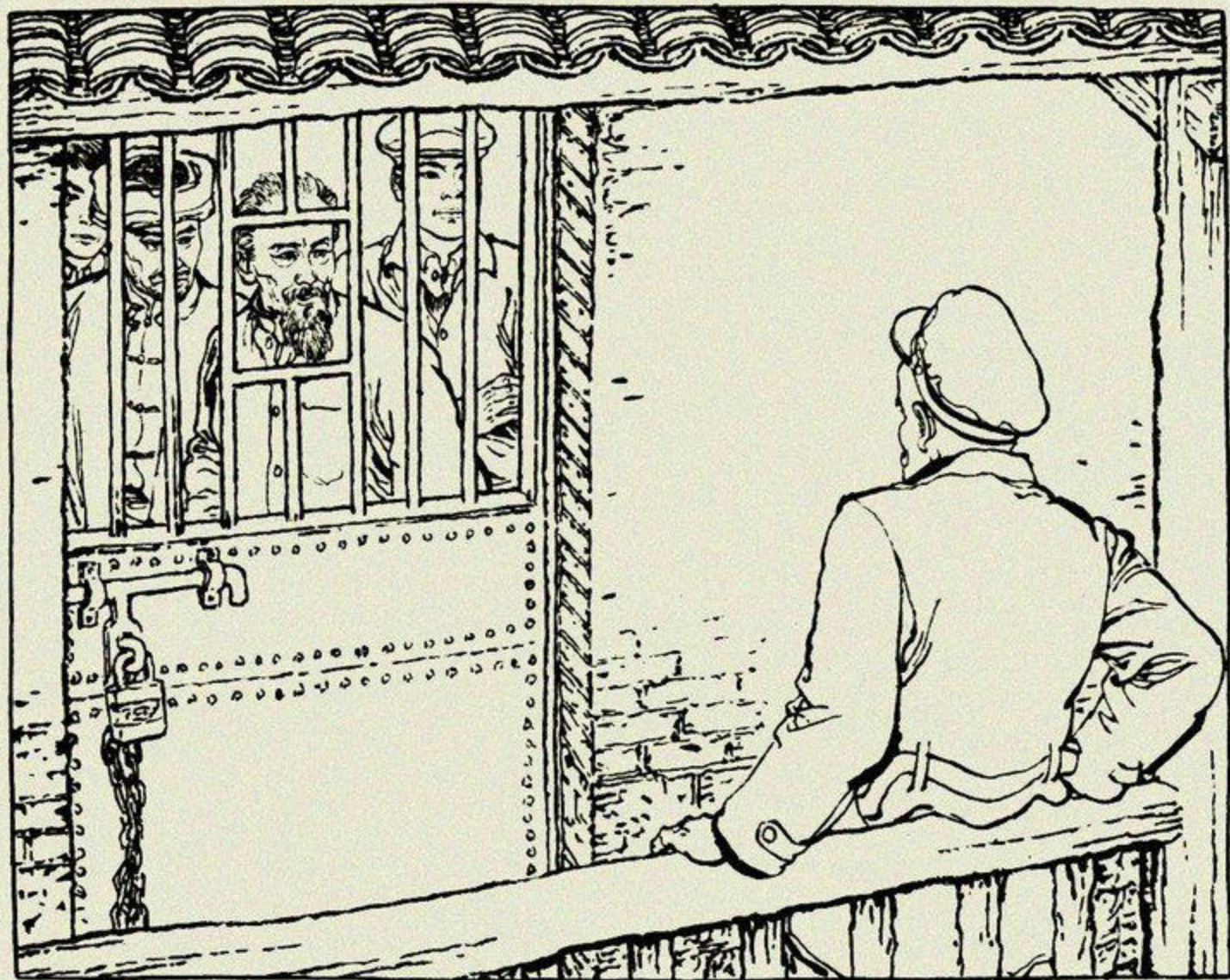
(79) 突然传来竹梆声,探照灯光亮了。特务所长猩猩站在地坝当中叫道:“各位先生请注意,我有最好的消息奉告:西南长官公署已经接受解放军的全部条件,和平解放西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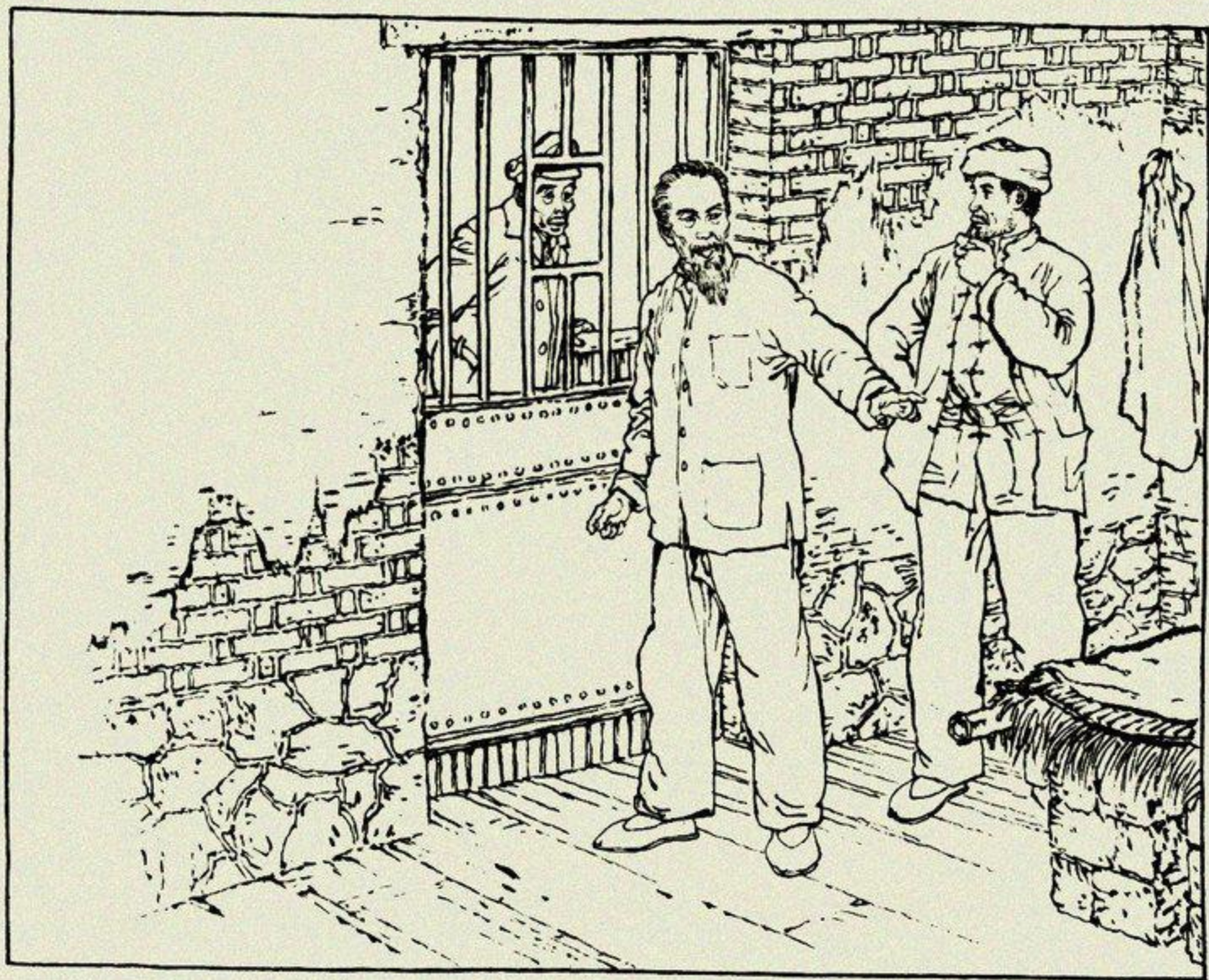
(80) 猩猩上楼来，一路对着牢房点头哈腰，满脸堆笑说：“根据命令，对诸位绝对保证安全。两小时内，长官公署派代表来接送各位到解放军司令部，请大家收拾行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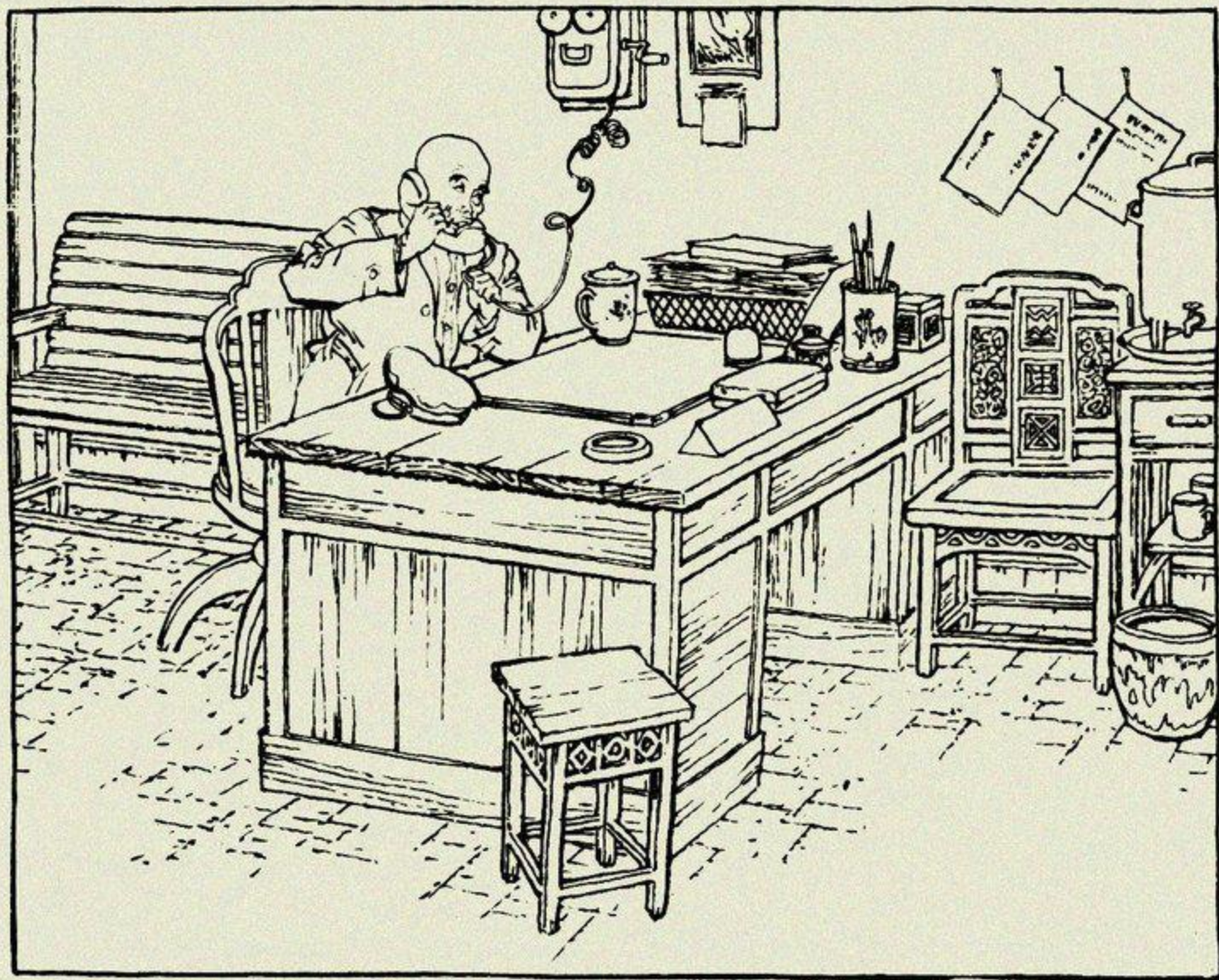
(81) 丁长发笑嘻嘻地说：“你们快来开锁嘛！”猩猩支吾着说：“代表未到，兄弟还有责任。各位暂时受点委屈，以免秩序紊乱。”霍以常听了大骂起来：“这狗东西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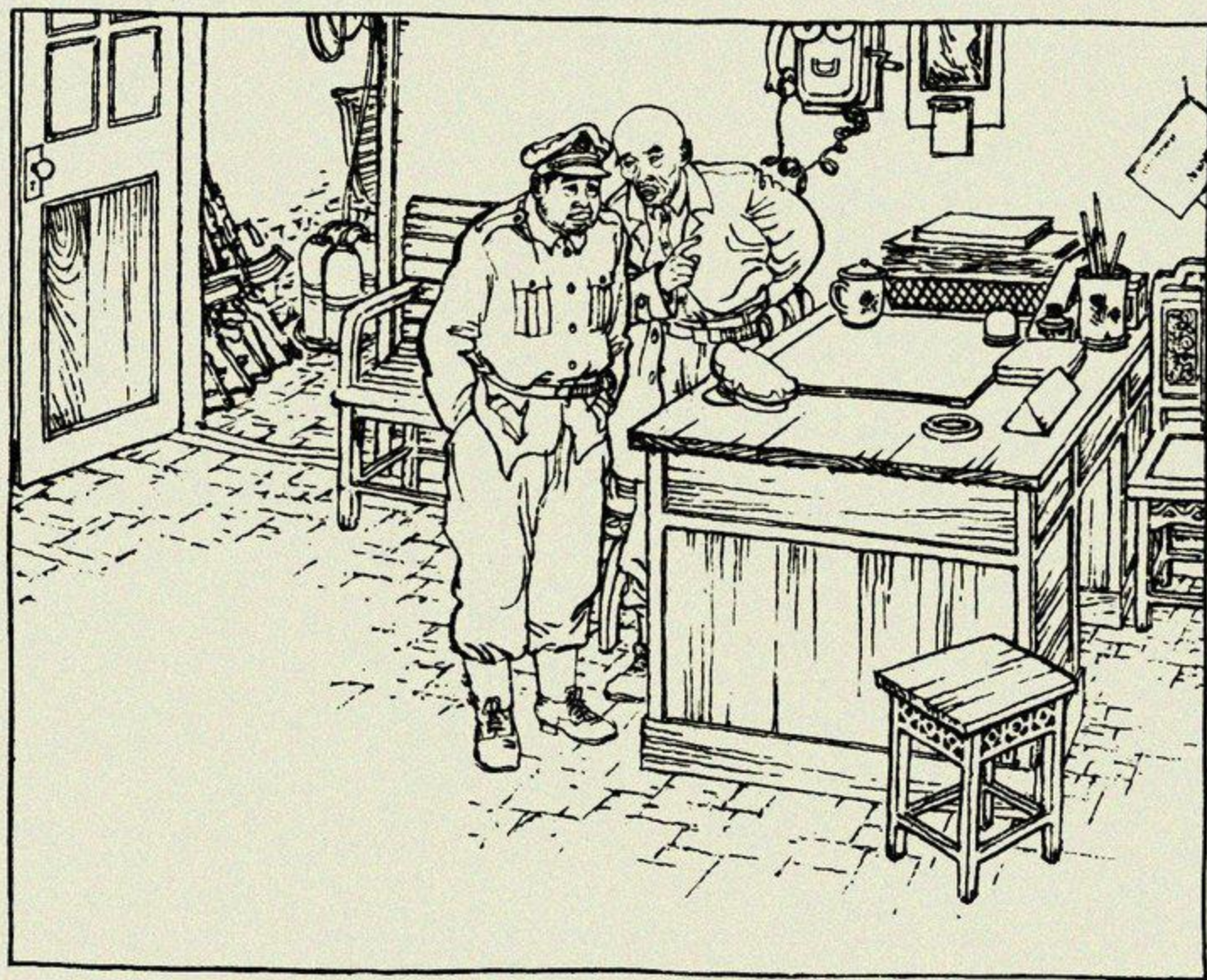
(82) 老大哥用命令的语气对猩猩道：“保护政治犯安全，我们也有责任。为了避免秩序紊乱，我代表大家宣布，要西南长官公署代表和我们直接谈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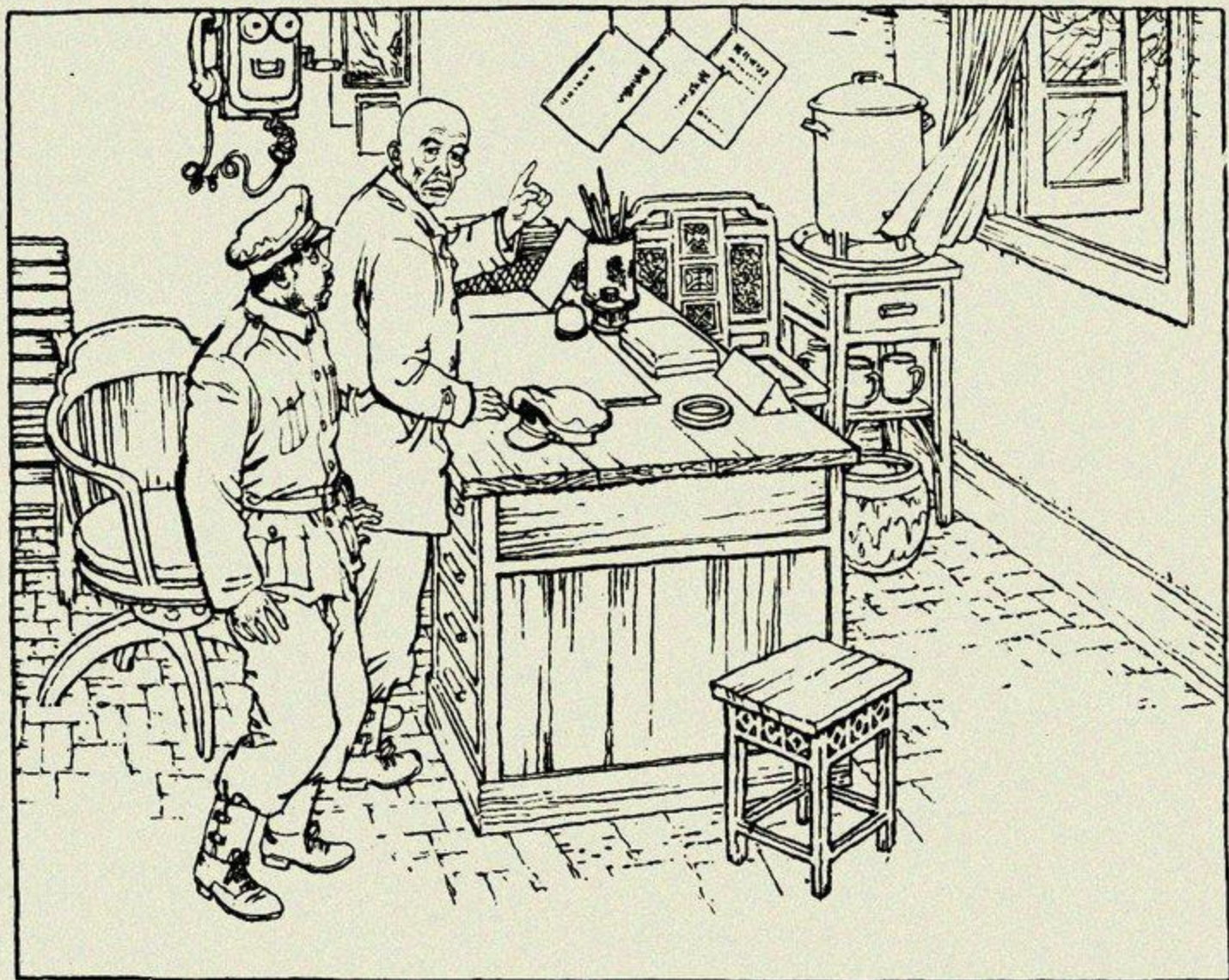
(83) 猩猩狡诈地说：“代表未到，可否稍等片刻。”老大哥微微点头，吩咐大家立刻收拾行李，准备随时上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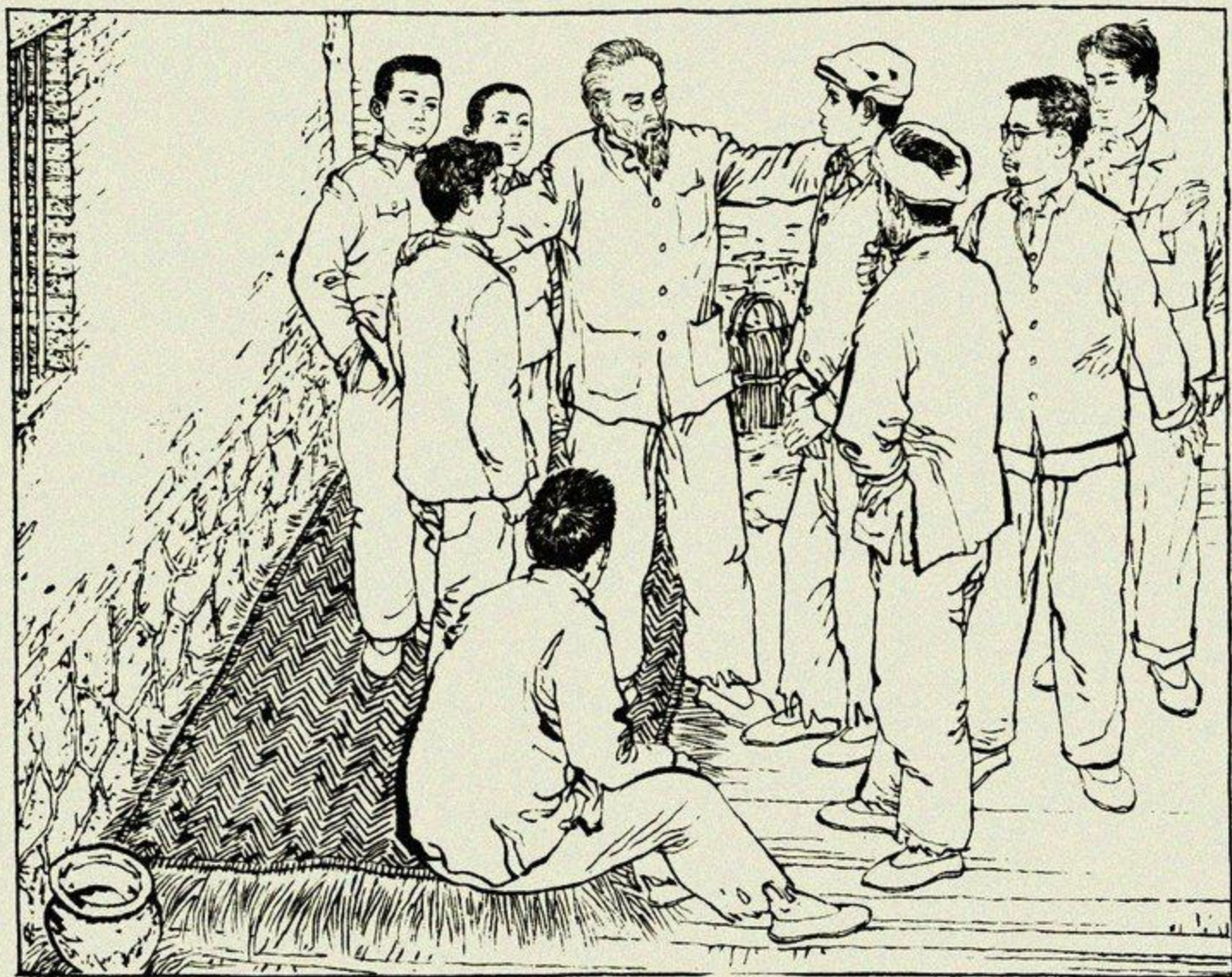
(84) 猩猩急忙跑进办公室打电话给徐鹏飞：“稳住了！不过行刑队要快来！”接着，他报告了所谓重要的发现：“头子果然在楼七室，要求谈判，他是整个监狱的指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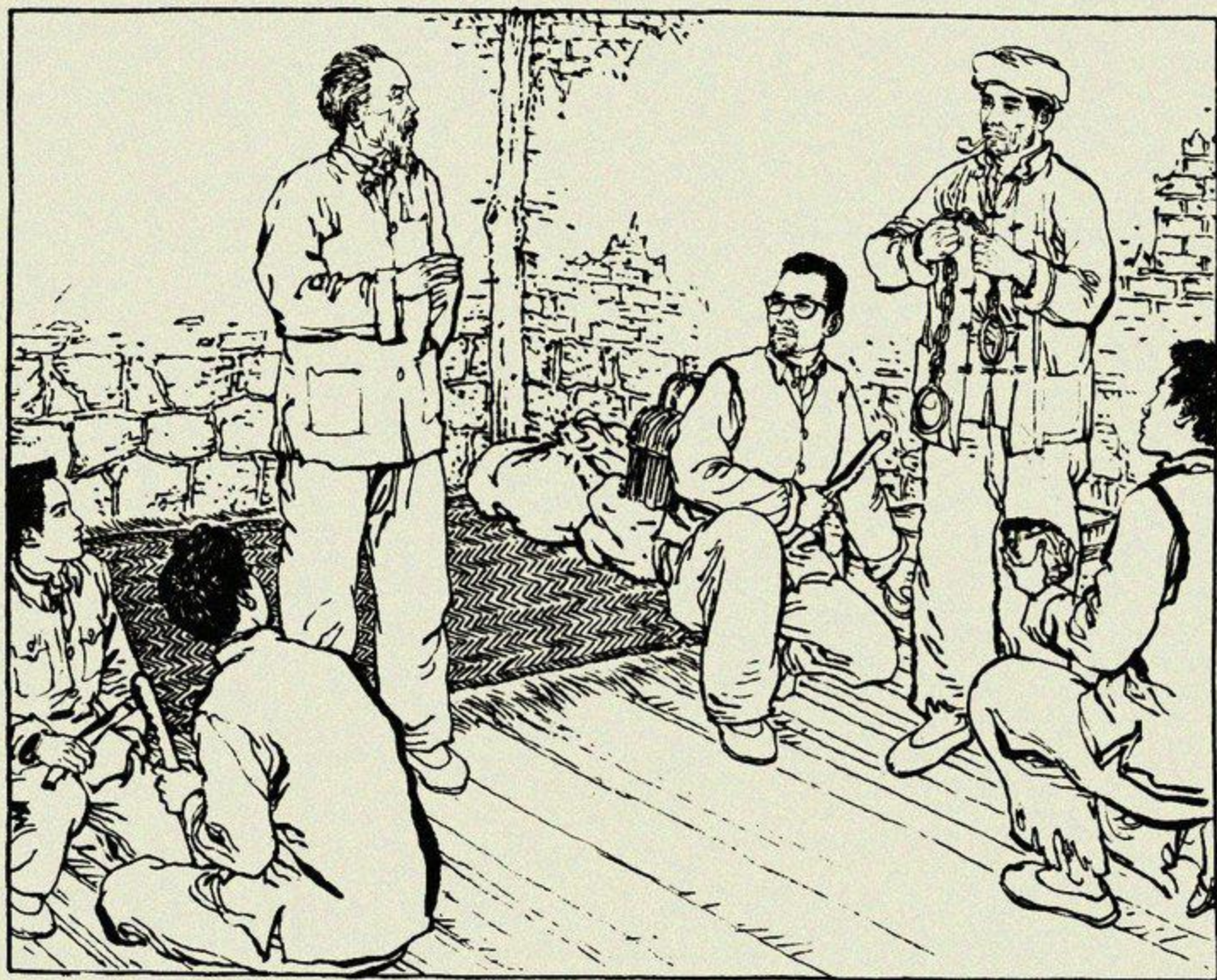
(85) 猩猩放下电话，对猫头鹰奸笑着：“一小时以后，行刑队即可到达。等一会你到楼七室请头子出来，徐处长的指示是：先干掉头子，使群龙无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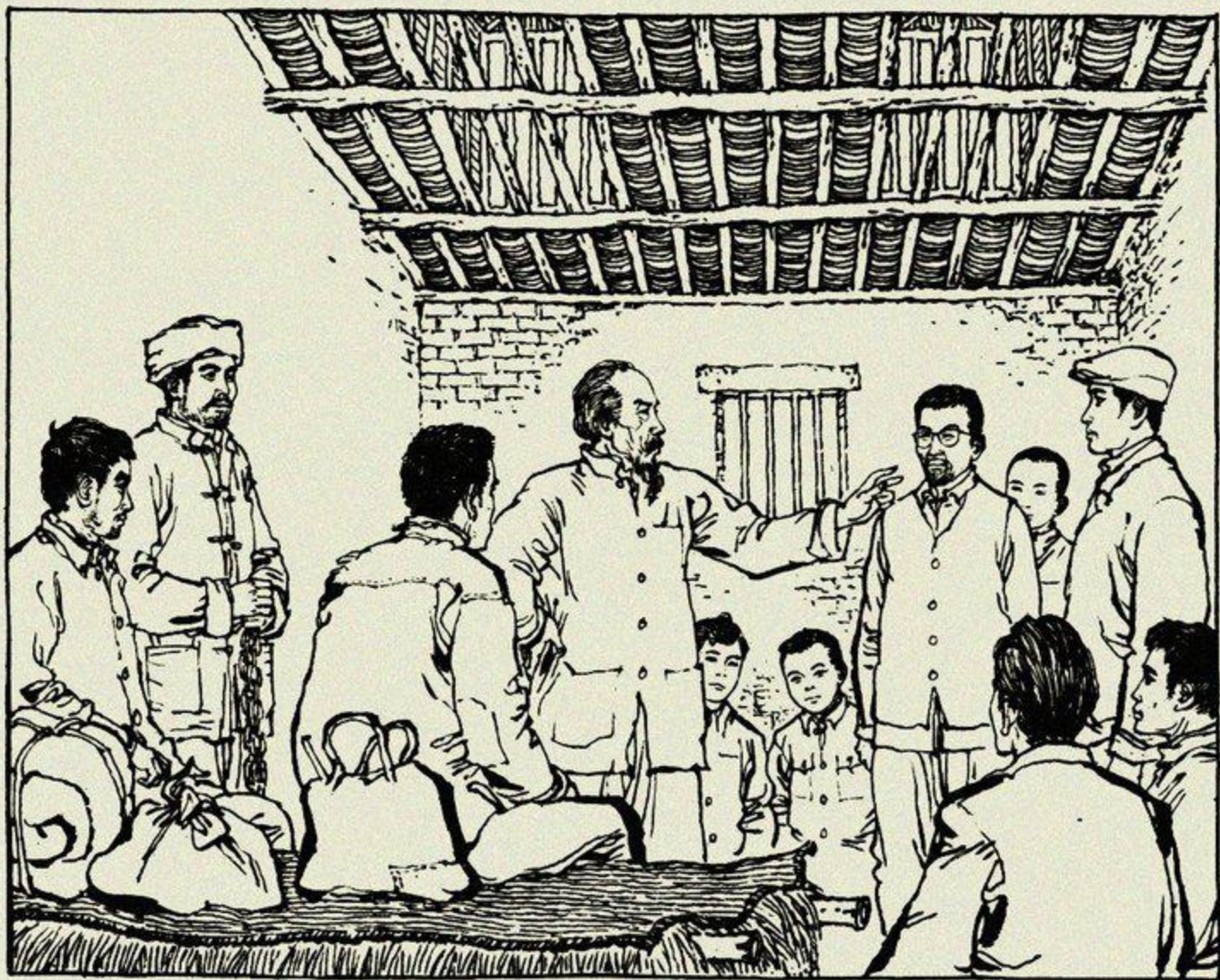
(86) 这时，一阵炮声传来，惊得他打了个寒战。他来不及细想，强自镇定说：“这，这不是炮声，今晚要炸的火药库多得很！”他要猫头鹰带人去准备器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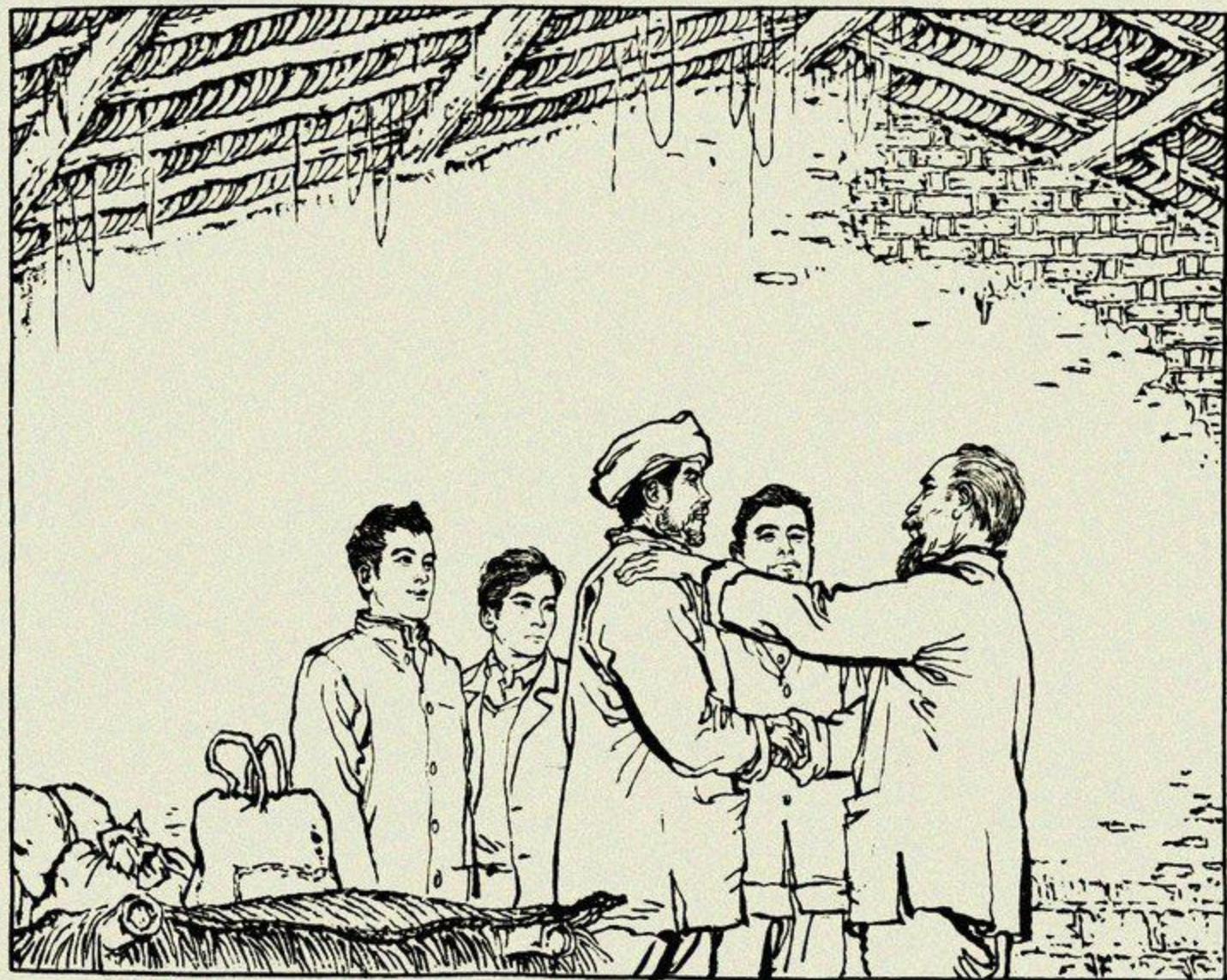
(87) 老大哥把发生的情况作了判断，悄声说：“敌人已把行动时间告诉了我们，只等牢门一开，我们就开始行动。”他吩咐余新江，马上通知大家进行准备，利用秘密通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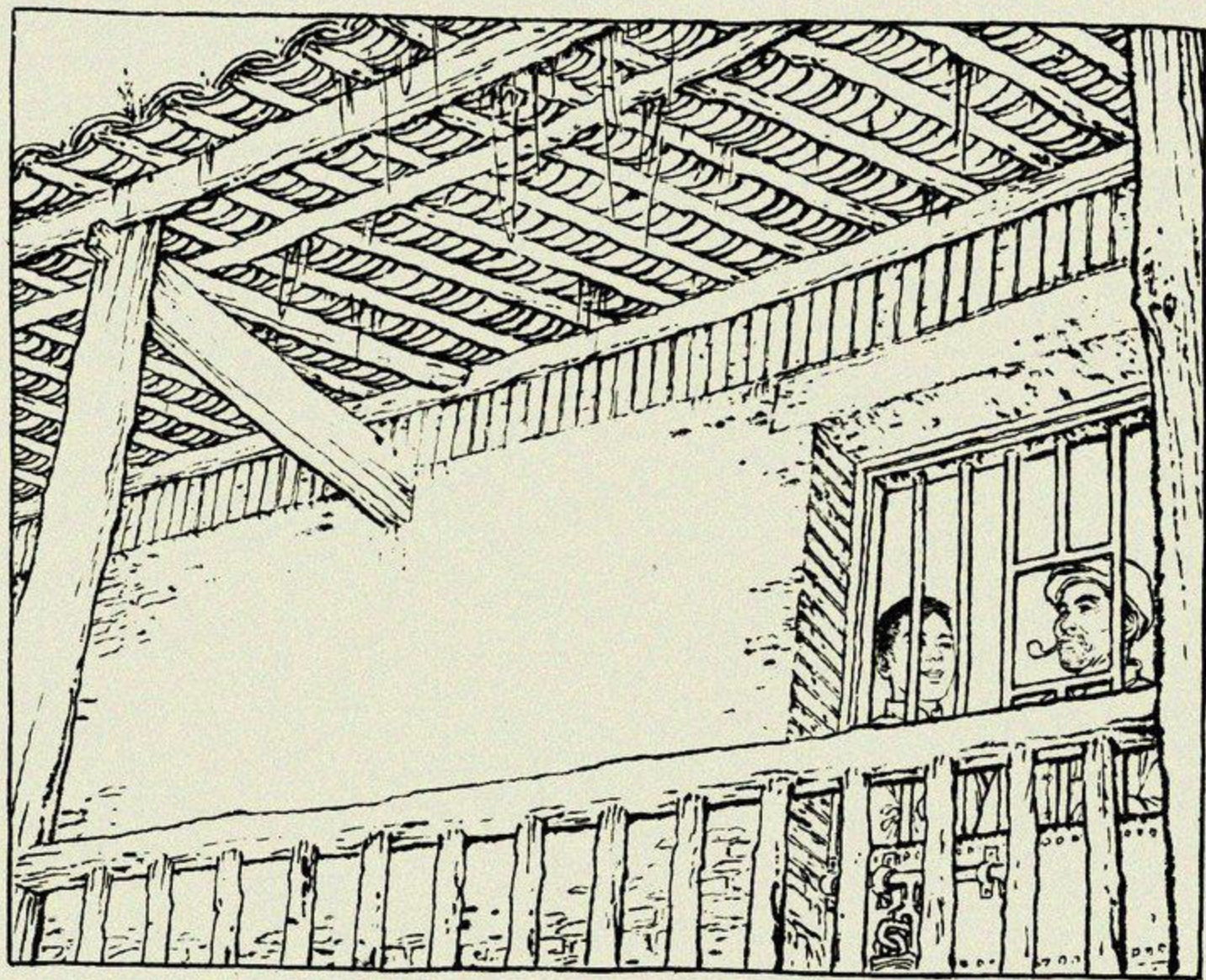
(88) 人们把珍藏的各式武器拿出来，紧握在手中，老大哥说：“我们是在和党失去联系的情况下行动的，条件很困难，但只要一齐努力，重围可以突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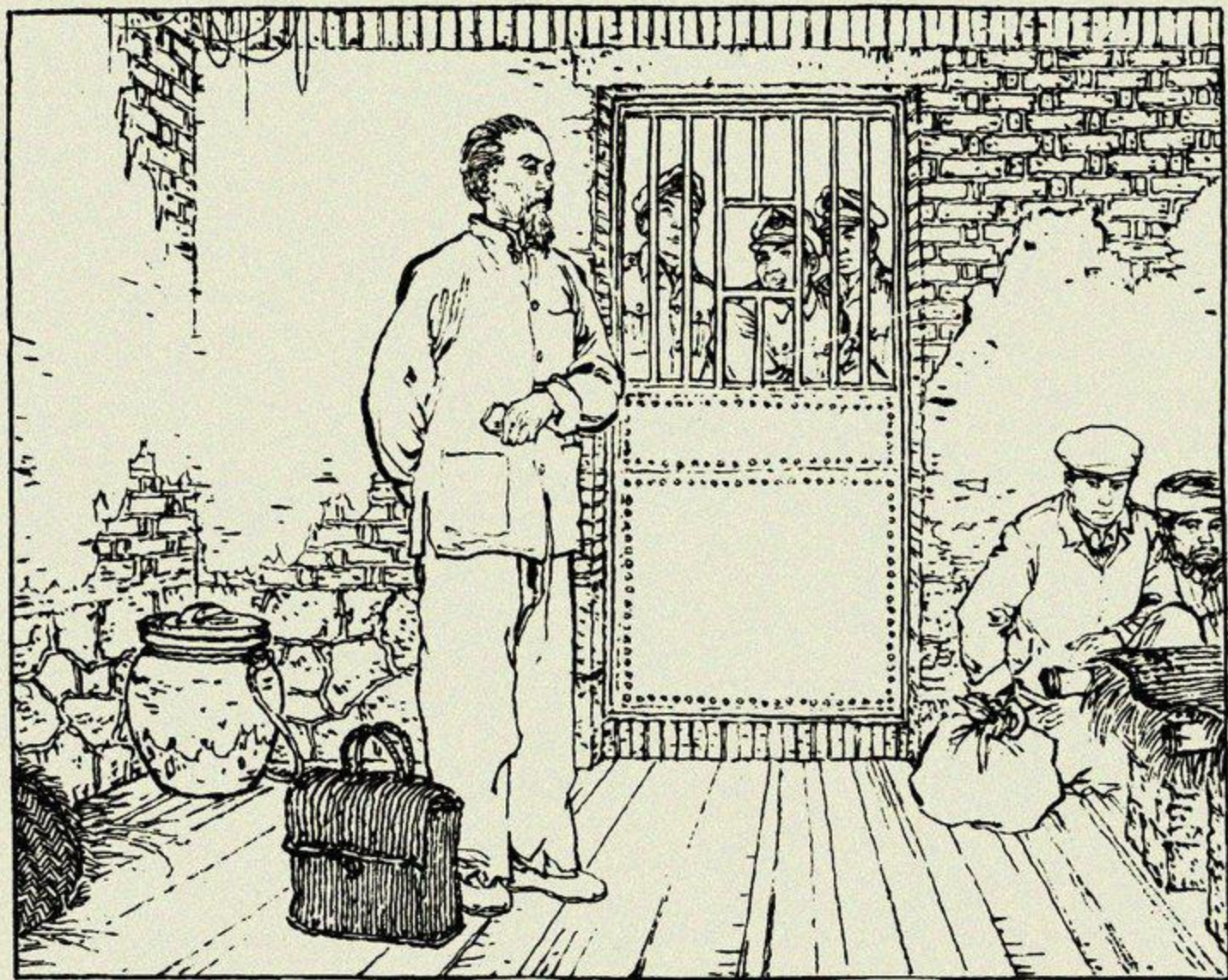
(89) 老大哥接着宣布任务：敌人一进牢房，就夺枪夺钥匙。余新江帮助女牢越狱，丁长发带领一个小组，掩护全体战友突围。其他同志摧毁高墙电网，开辟越狱道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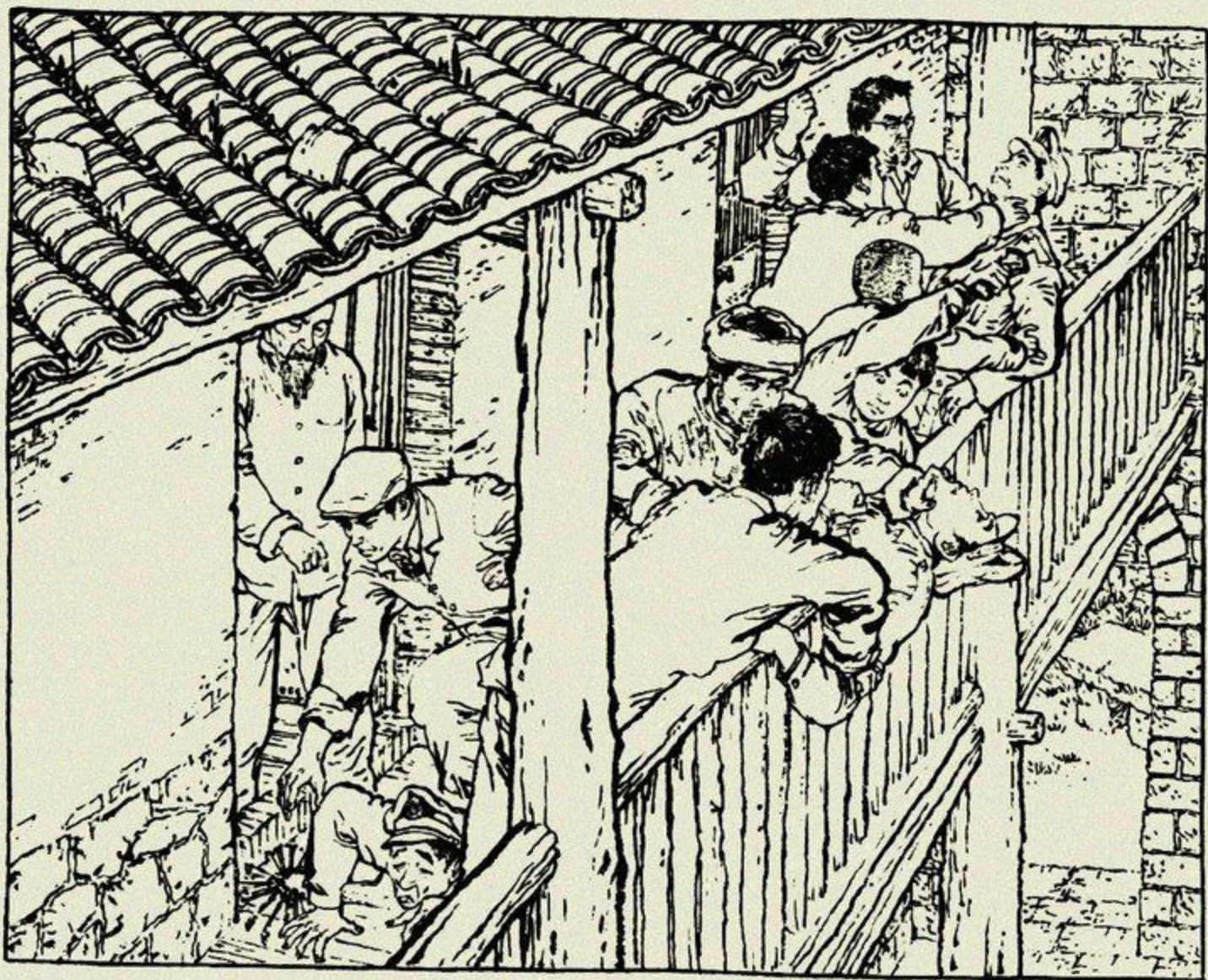
(90) 老大哥走到丁长发面前，感情深挚地说：“祝你们小组胜利完成任务。主力突围以后，敌人一定惊惶失措，那时，你们抓紧时机冲出集中营去！”丁长发连连点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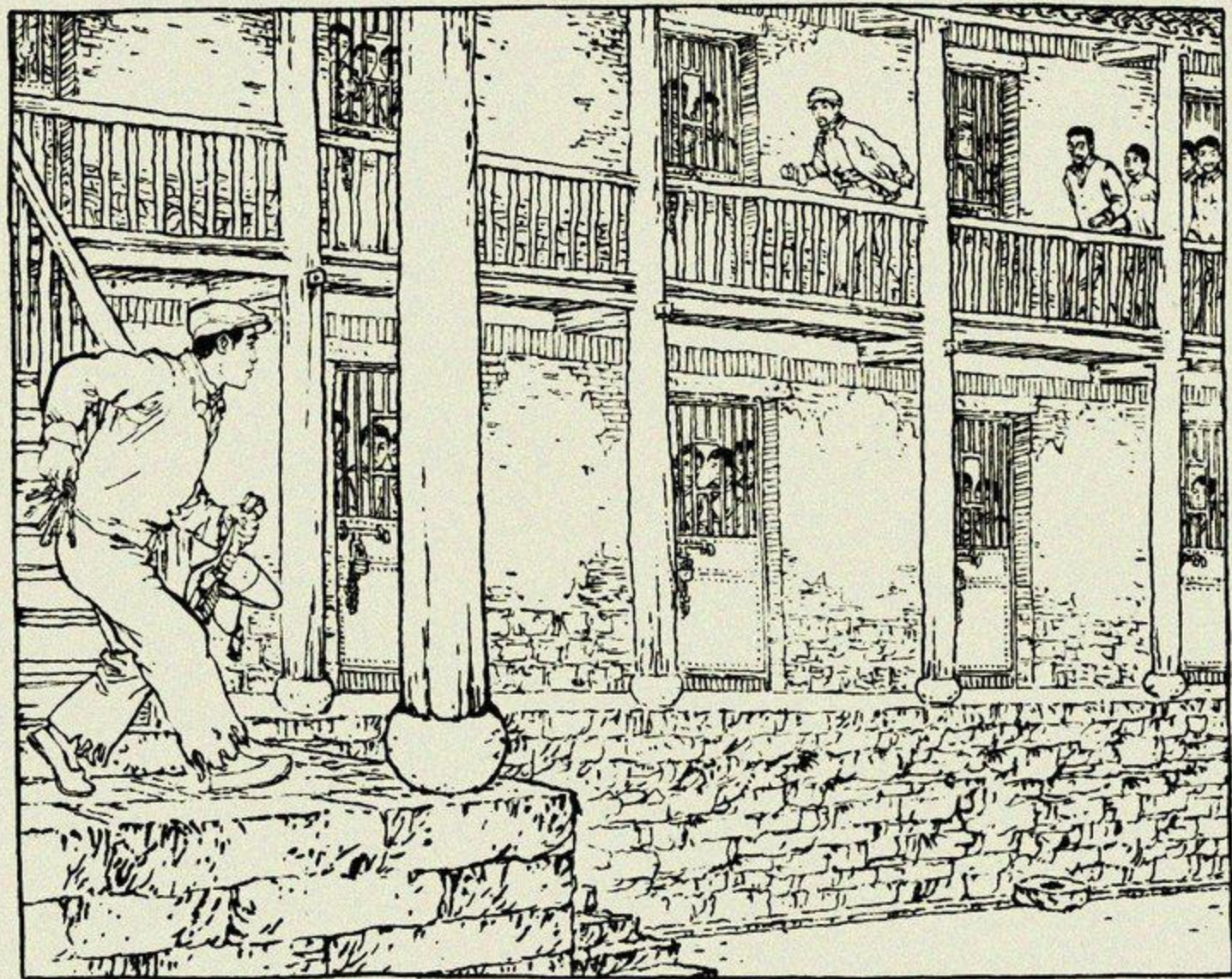
(91) 丁长发走到牢门口，向外了望。景一清悄声问：“还要等多久？”丁长发笑着说：“下盘棋都来得及。”丁长发话音刚落，一阵春雷似的炮声震撼大地，听起来愈来愈近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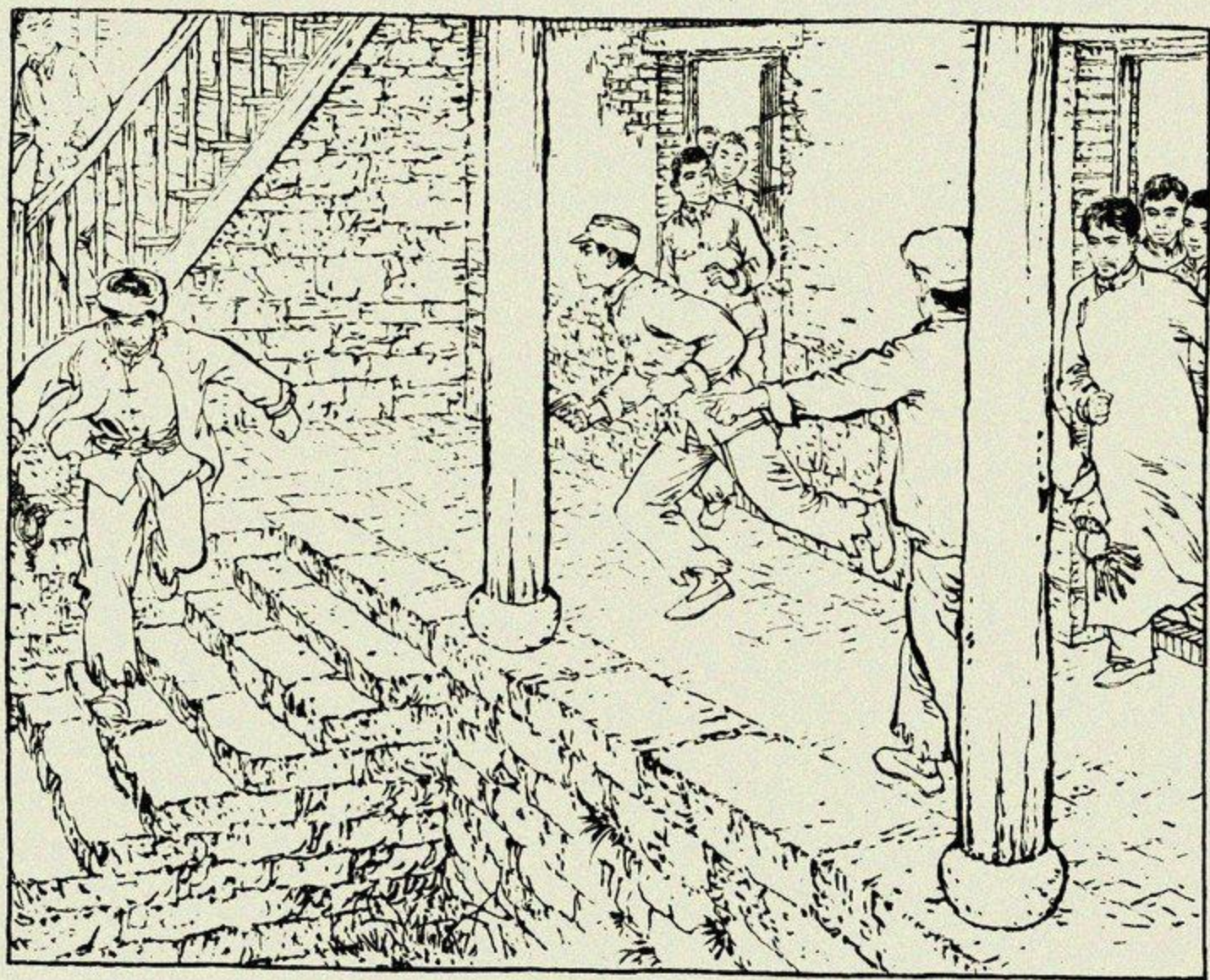
(92) 沉重的脚步声响了，猫头鹰带着特务走到楼七室门口，狡猾地打量着。一切平静，没有什么事使他疑心，他打开铁门上的锁，对老大哥说：“代表先生，请你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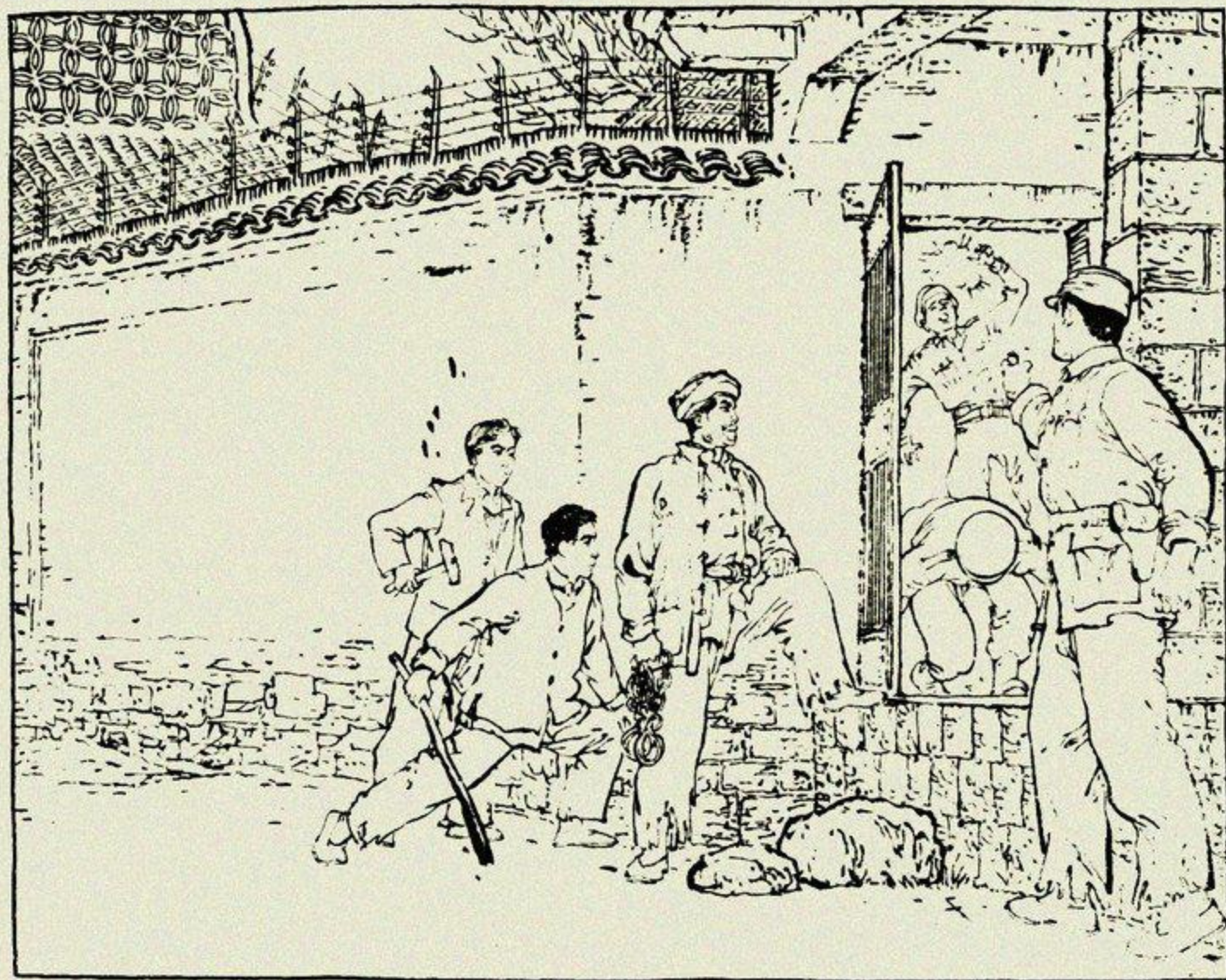
(93) 老大哥走向牢门。猫头鹰刚把牢门拉开，一块沉重的石头猛击他的头顶；接着，几只铁钳似的手，卡住两个特务的喉头。敌人手上的钥匙，立刻落到余新江手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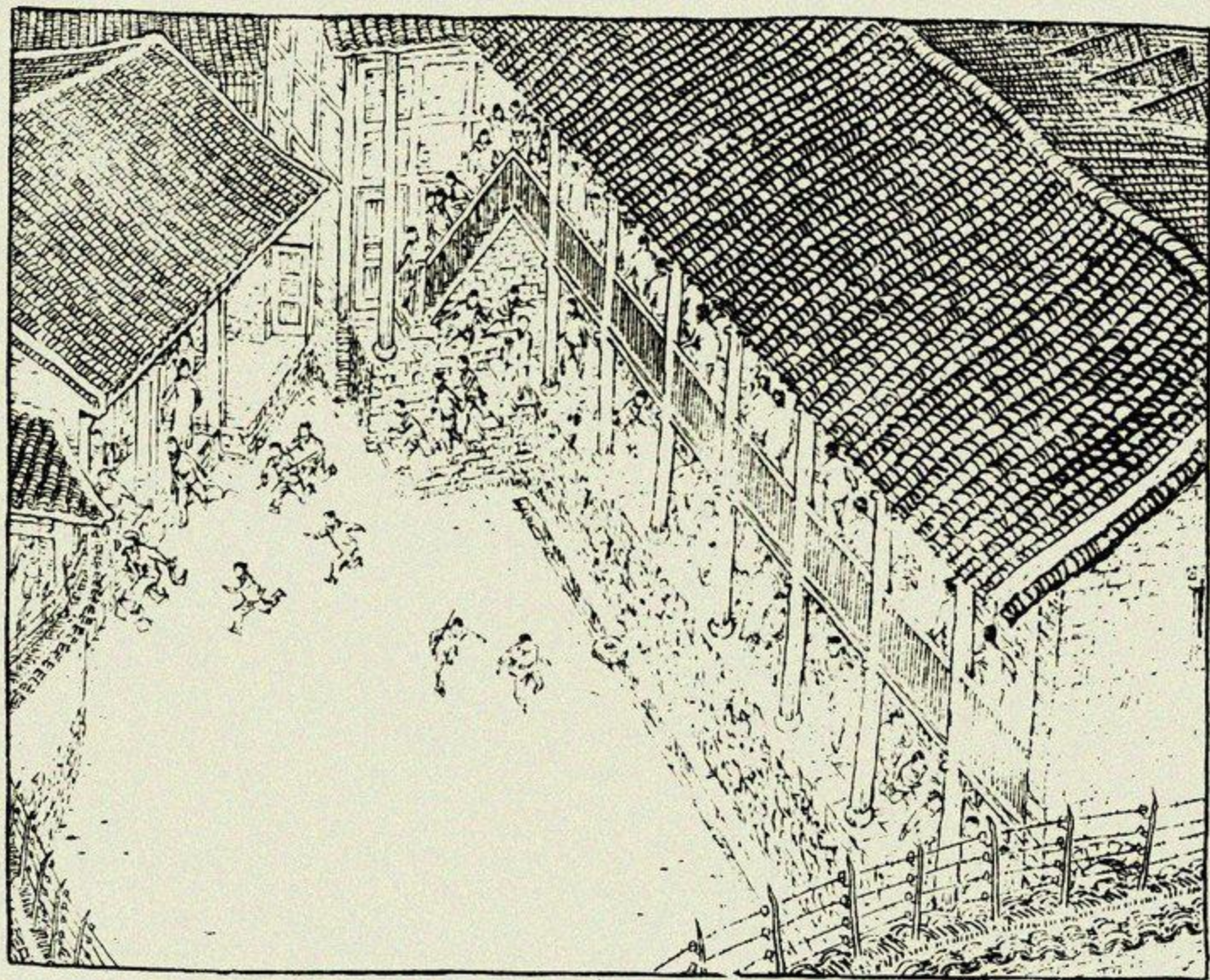
(94) 余新江扯下楼下一、二室和女牢的钥匙，拿起缴获的两支手枪，轻捷地冲下楼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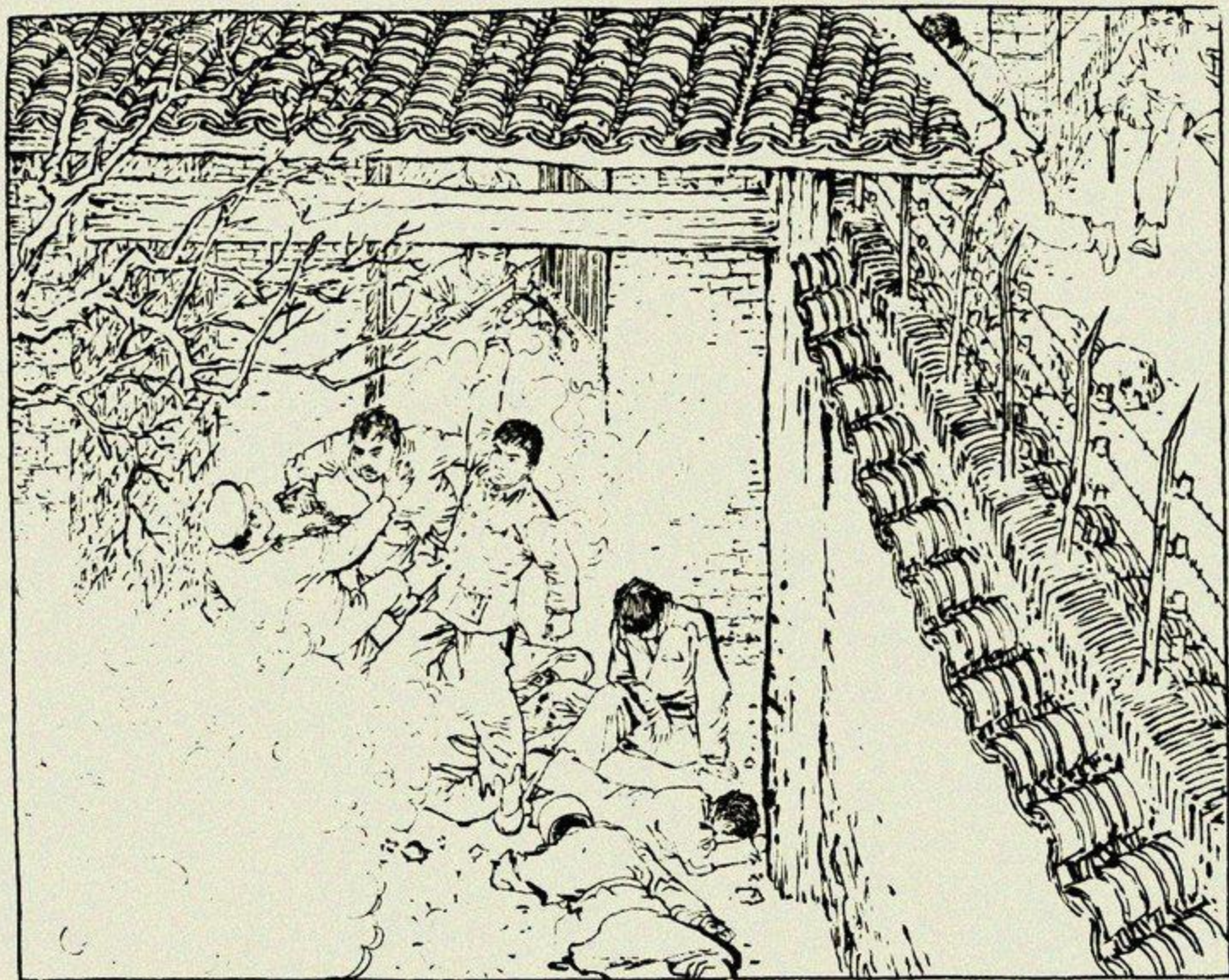
(95) 他迅速地打开一、二室的牢门，把两支手枪交给了王班长和另一位战友，回头对女同志说：“快，快，向后面水池那边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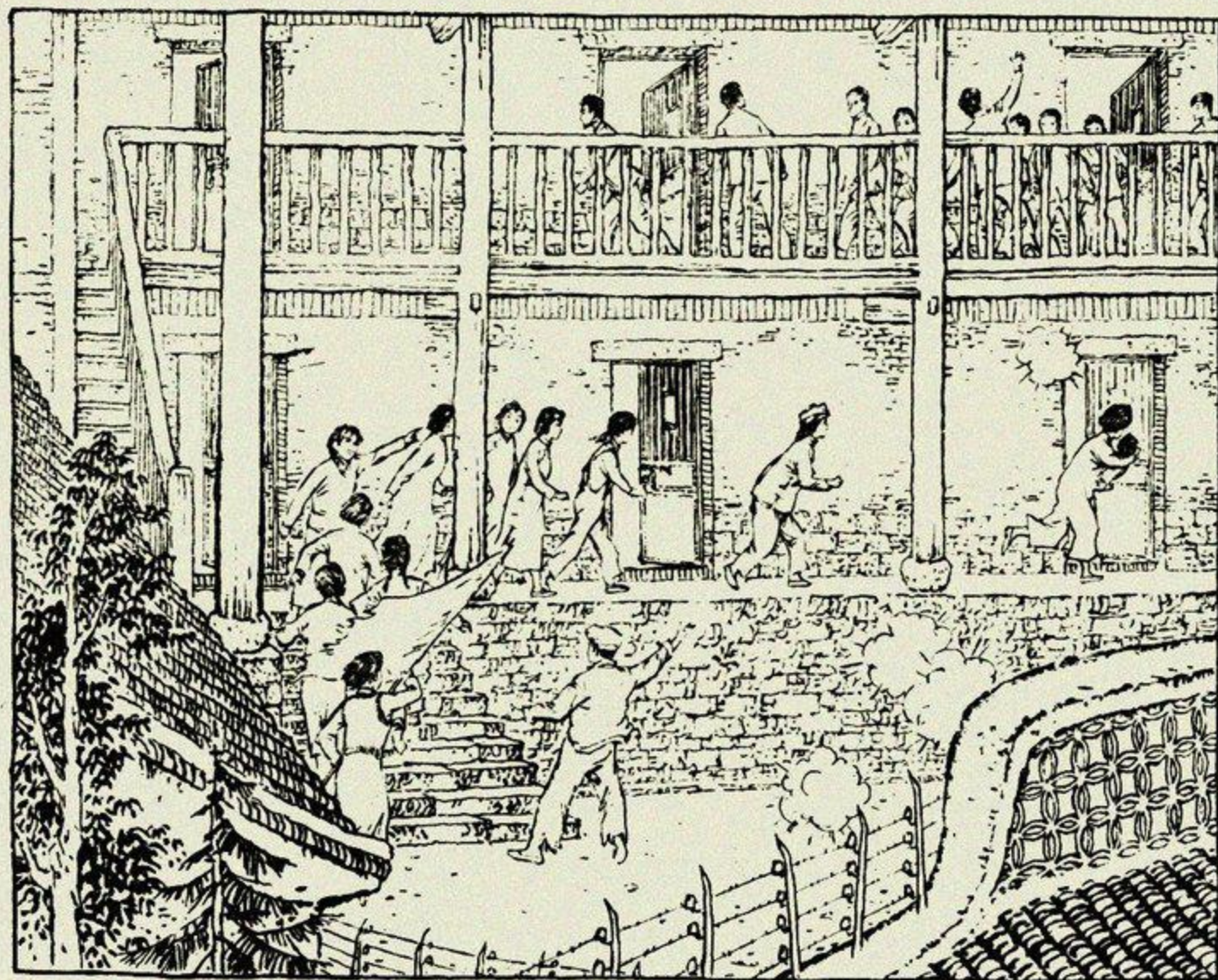
(96) 丁长发领着楼七室的一群战友，冲向通往高墙外面特务办公室的铁门边。门外的特务惊问：“什么人？”王班长这时赶上来，两声枪响，特务倒了下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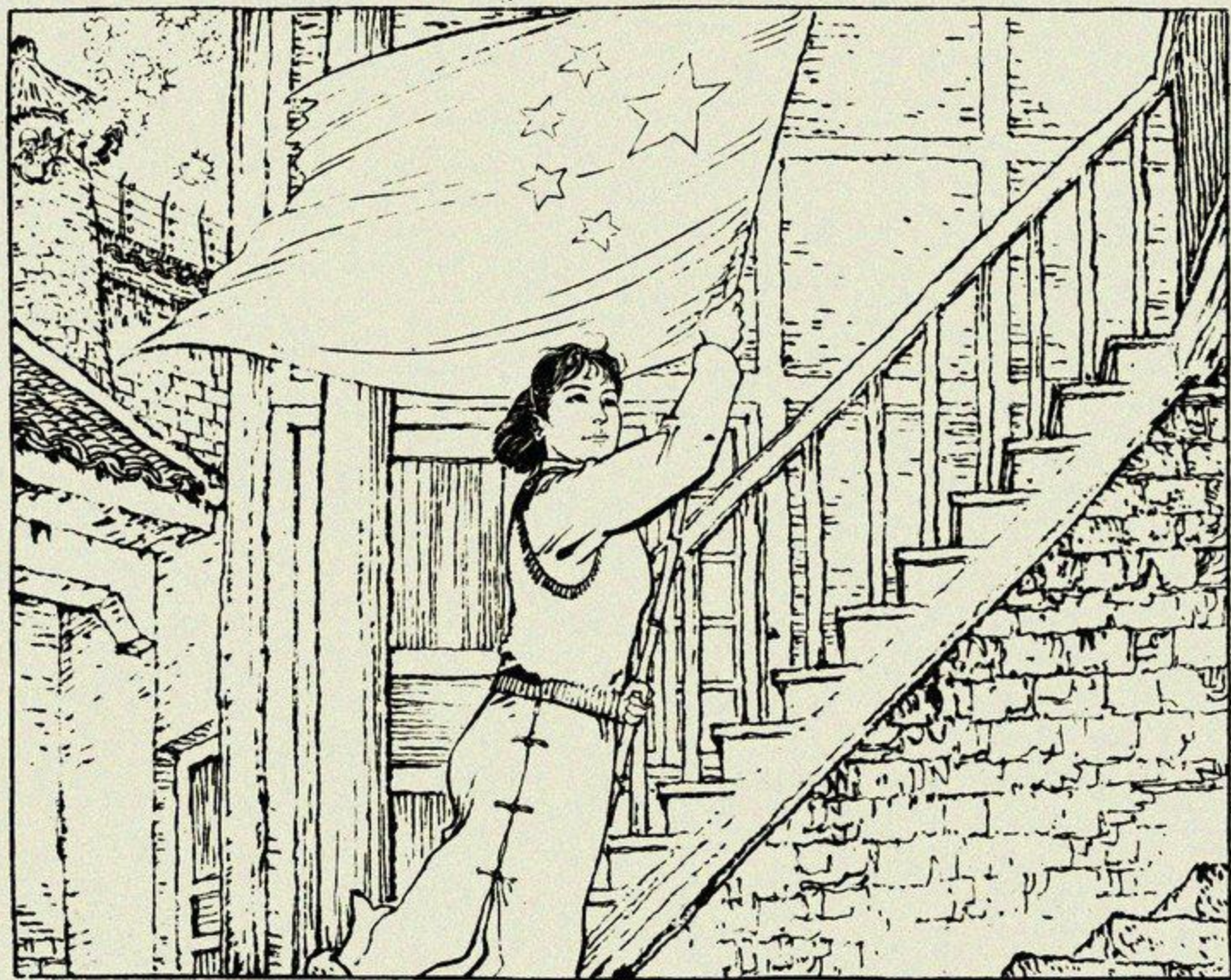
(97) 王班长带领全室战友，和丁长发他们一齐向铁门冲去。与此同时，每间牢房都响起了用镣铐和石块击碎门窗的声音，呐喊声象决堤的洪水：“同志们，冲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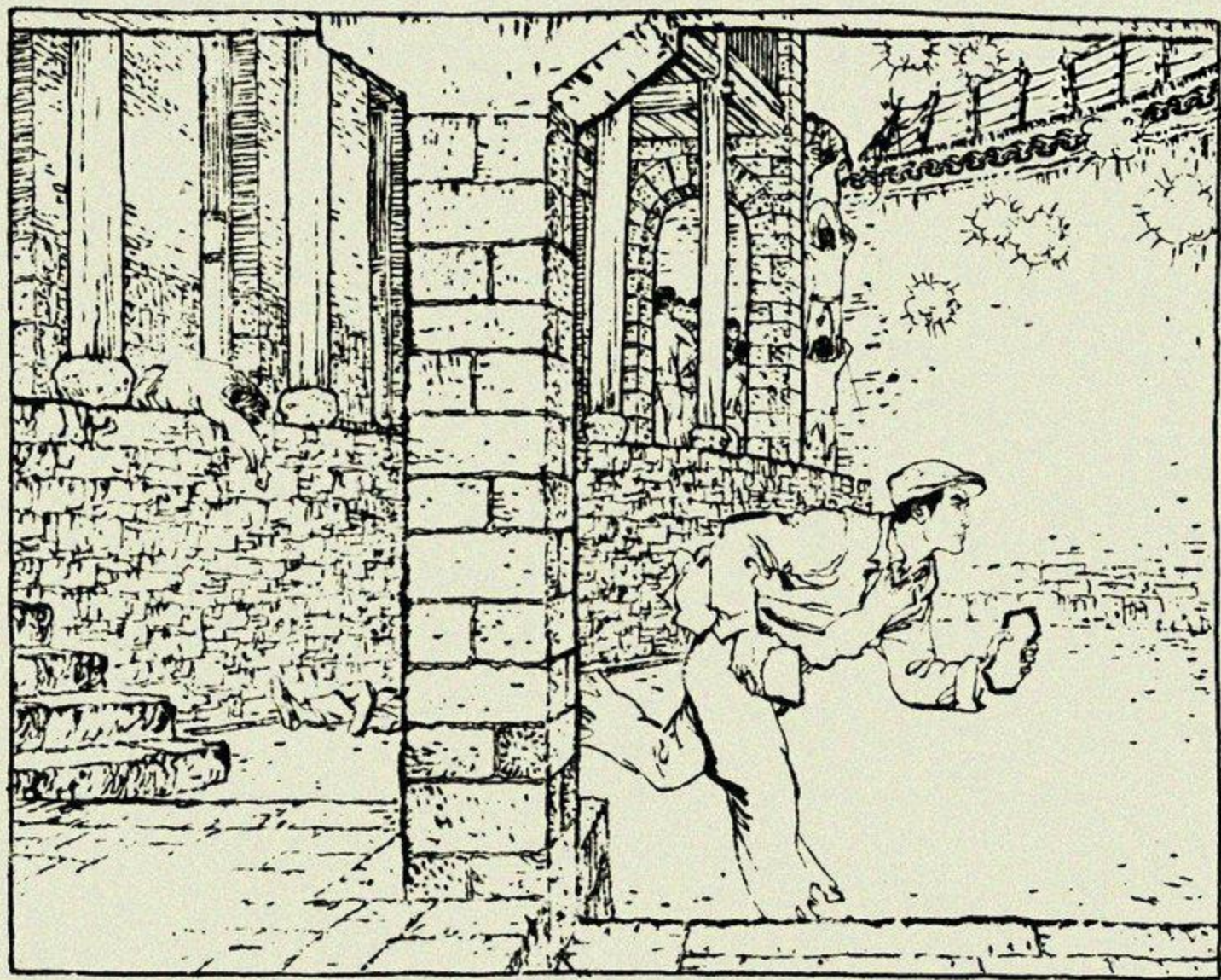
(98) 探照灯突然亮了，紧跟着，机枪子弹从铁门外面倾泻进来，猛冲铁门的战友，全部暴露在敌人的火网之下。有两位战友倒下了，后面的战友紧跟着扑上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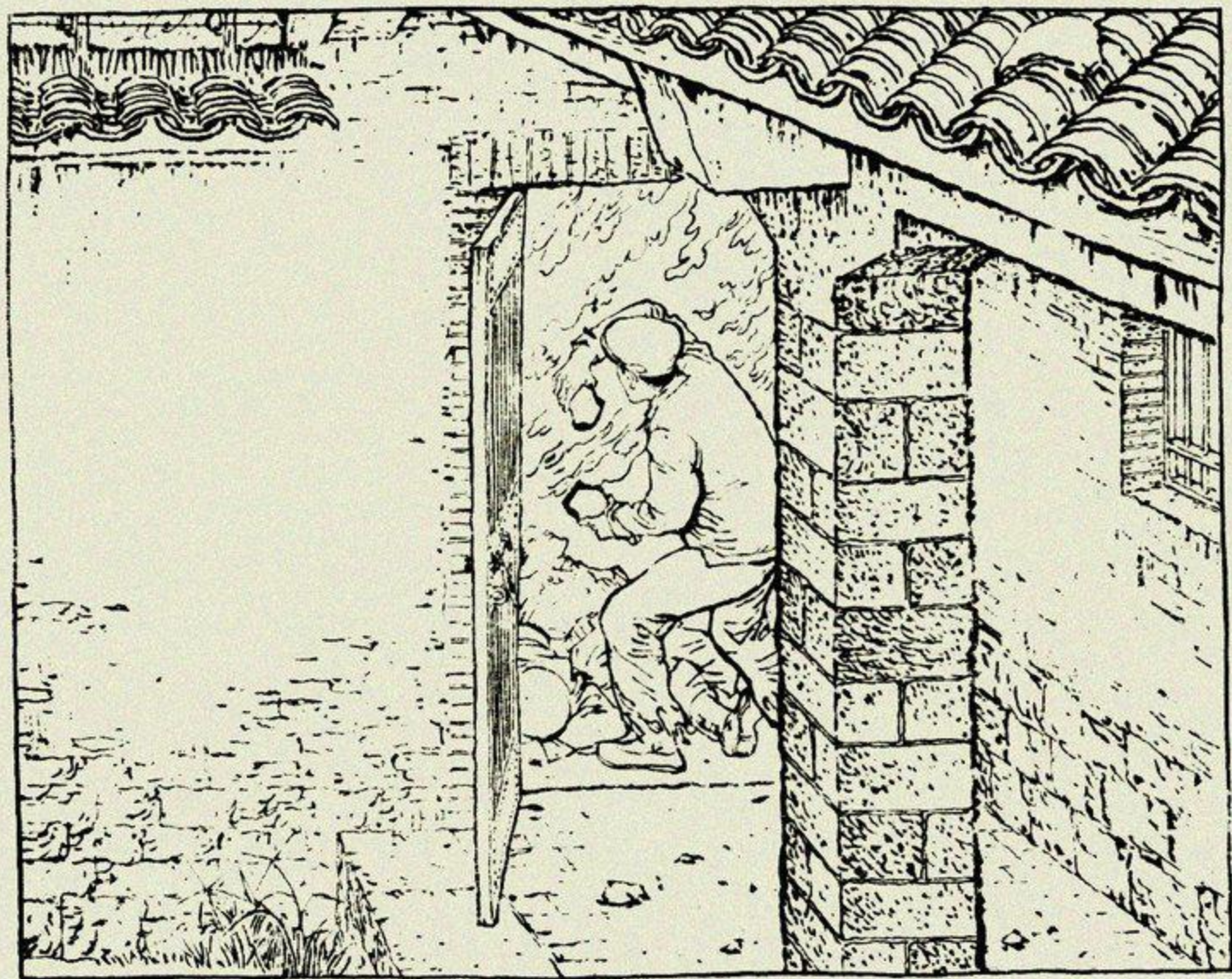
(99) 余新江催女同志快向水池那边跑，一个女同志怀抱监狱之花消失在黑暗中，另一个女同志高举一面五星红旗冲了过来，在探照灯的照射中，他看出那是孙明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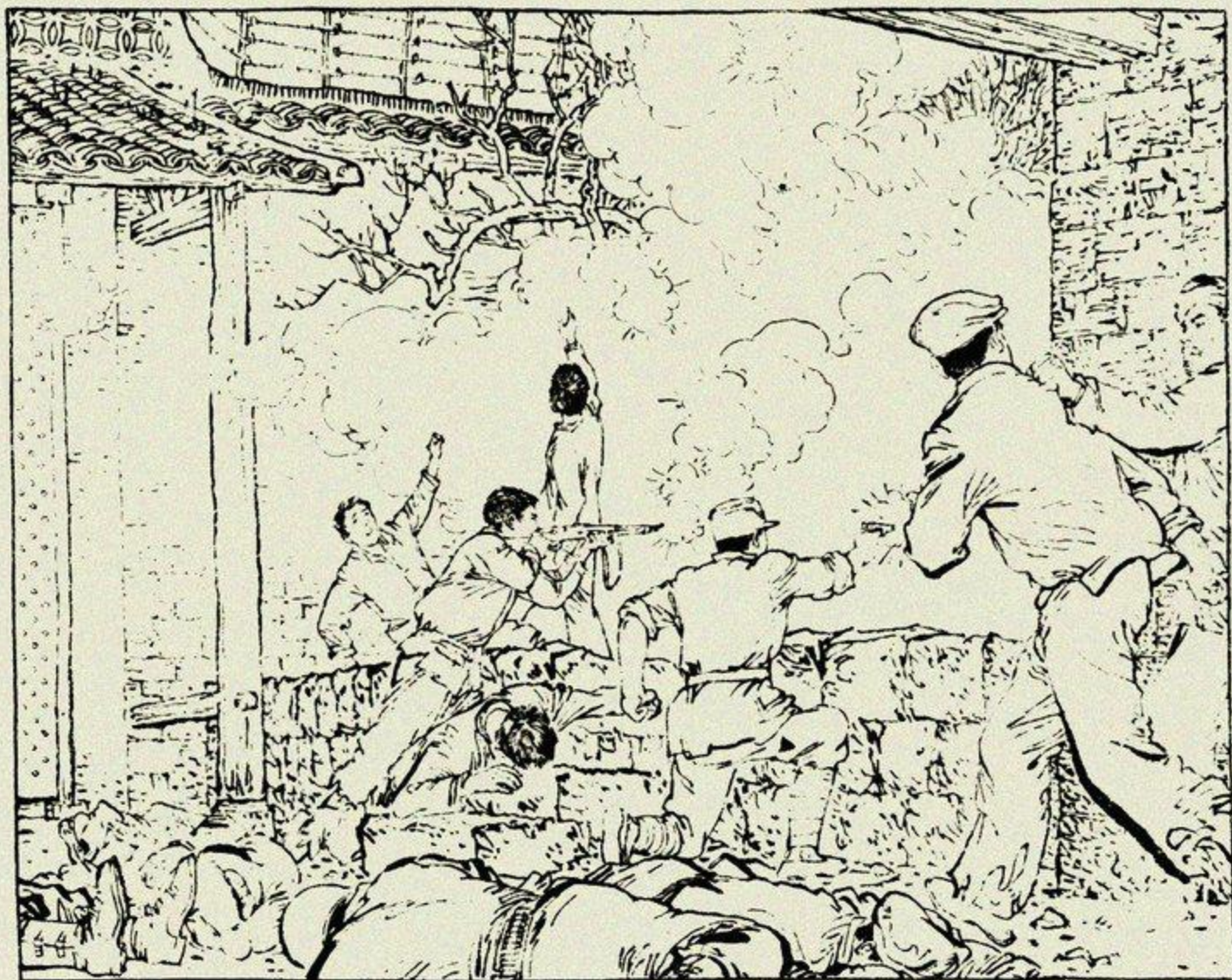
(100) 一颗枪弹射中了孙明霞的手膀，她身子一歪，但很快又挺起身来，重新举起红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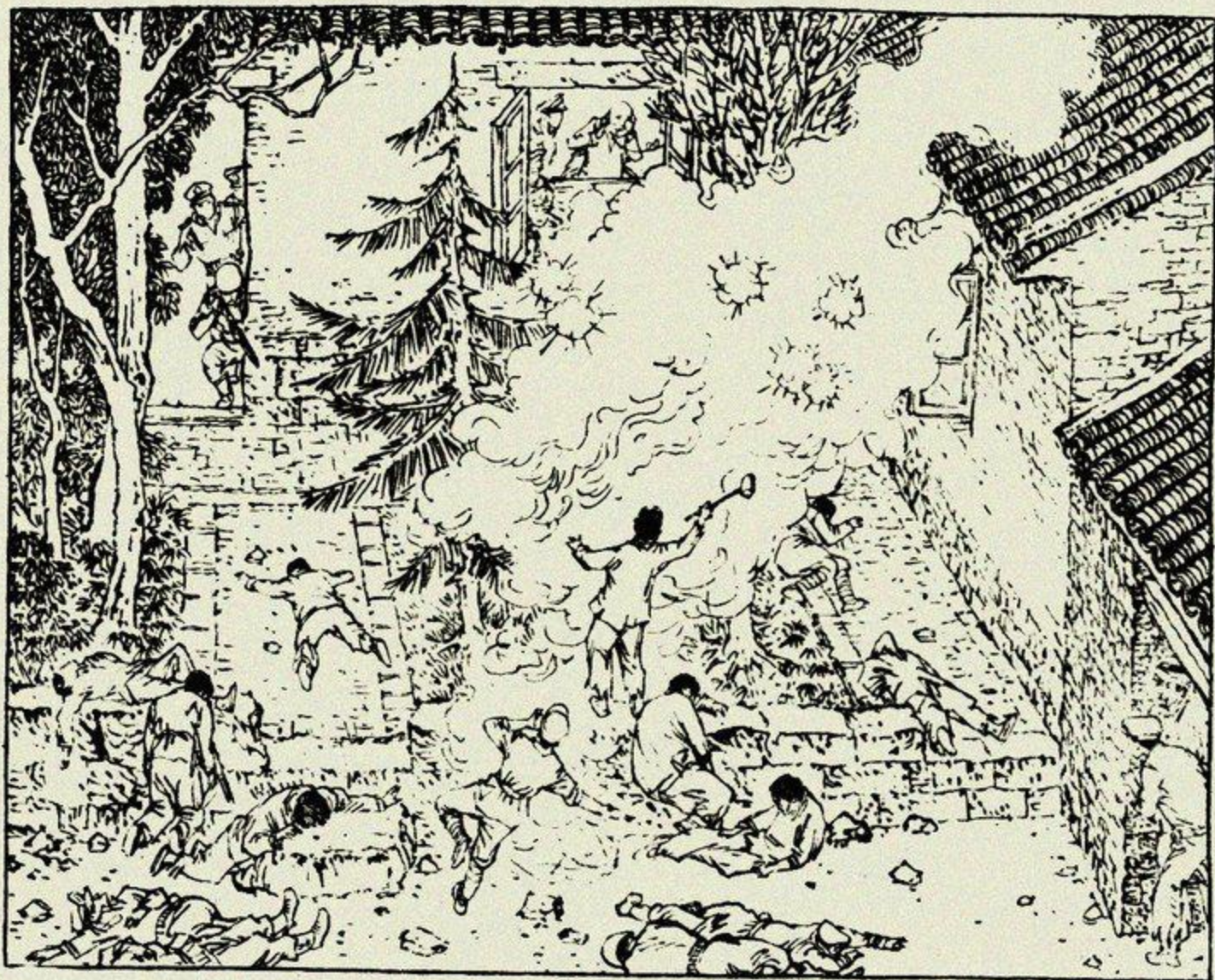
(101) 余新江正打算参加老大哥指挥的越狱主力，围墙上的电灯突然熄灭，他知道，老大哥他们已翻登高墙，击毁电网。铁门那边战友的呐喊声减弱，他迅速地向那边冲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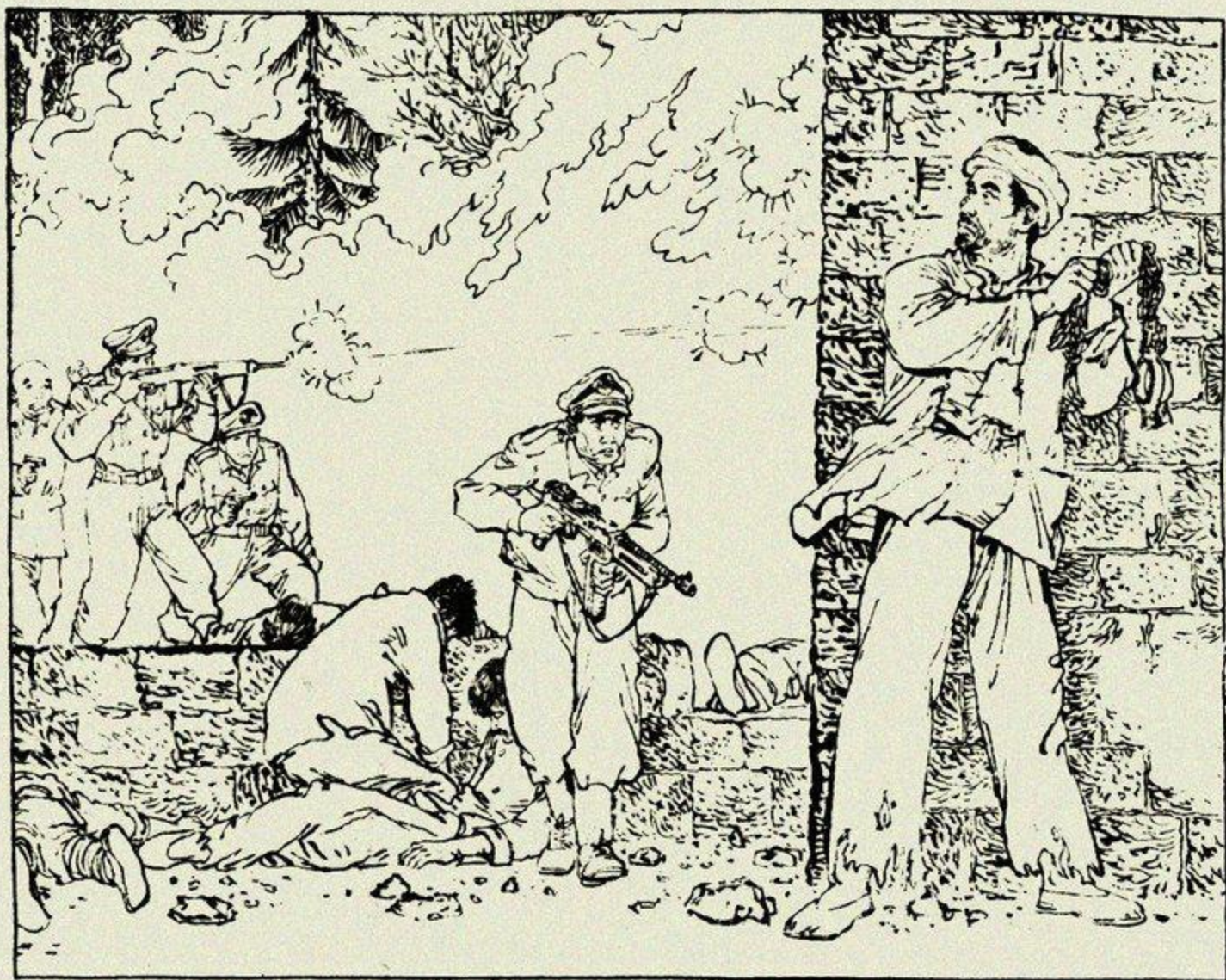
(102) 余新江跨出铁门，敌人的火焰喷射器射过来，烈焰飞腾，他的脸上、臂上，顿时烧起了血泡。他在地上滚动着，扑灭了身上的火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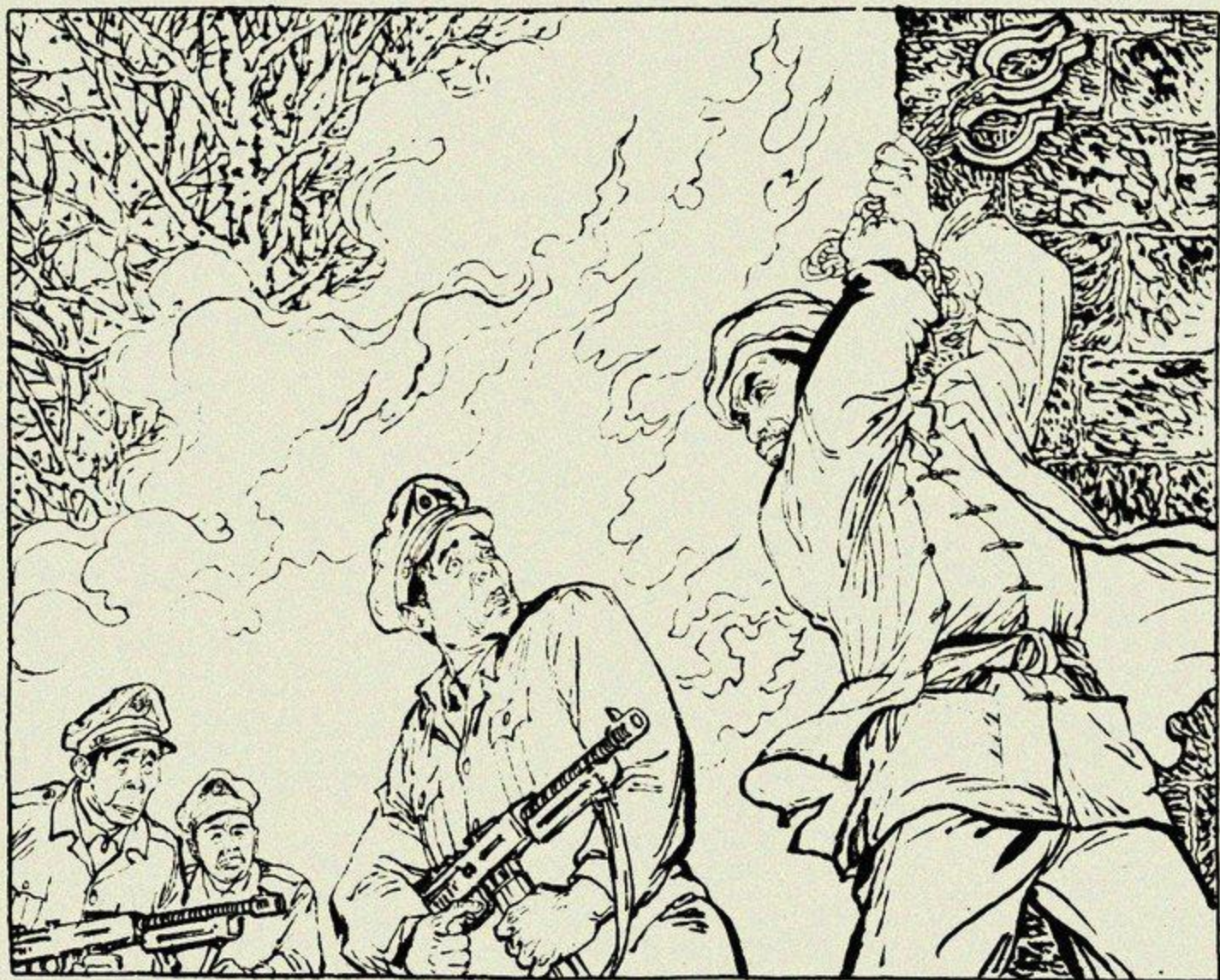
(103) 余新江不顾灼伤冲向前去。丁长发一把抓住他：“把敌人封锁在办公室里，好得很！”余新江这时才发现，枪弹和火焰喷射器的火流，就是从办公室那里发射出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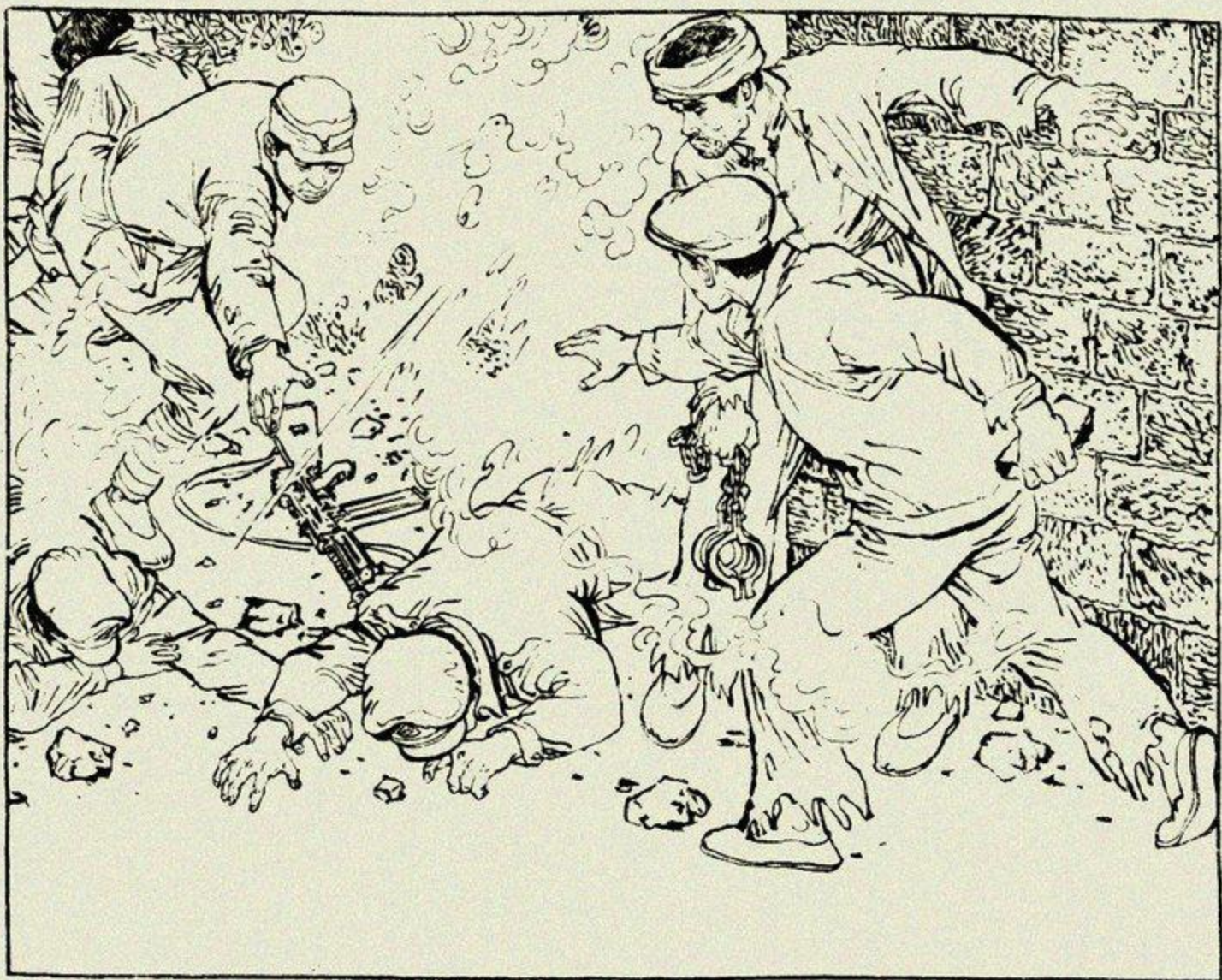
(104) 伏在花台后面的战友牺牲了，余新江身边除了丁长发，没有别的人。在火光照耀中，丁长发见敌人在打电话，便对余新江说：“敌人想把白公馆的特务叫来增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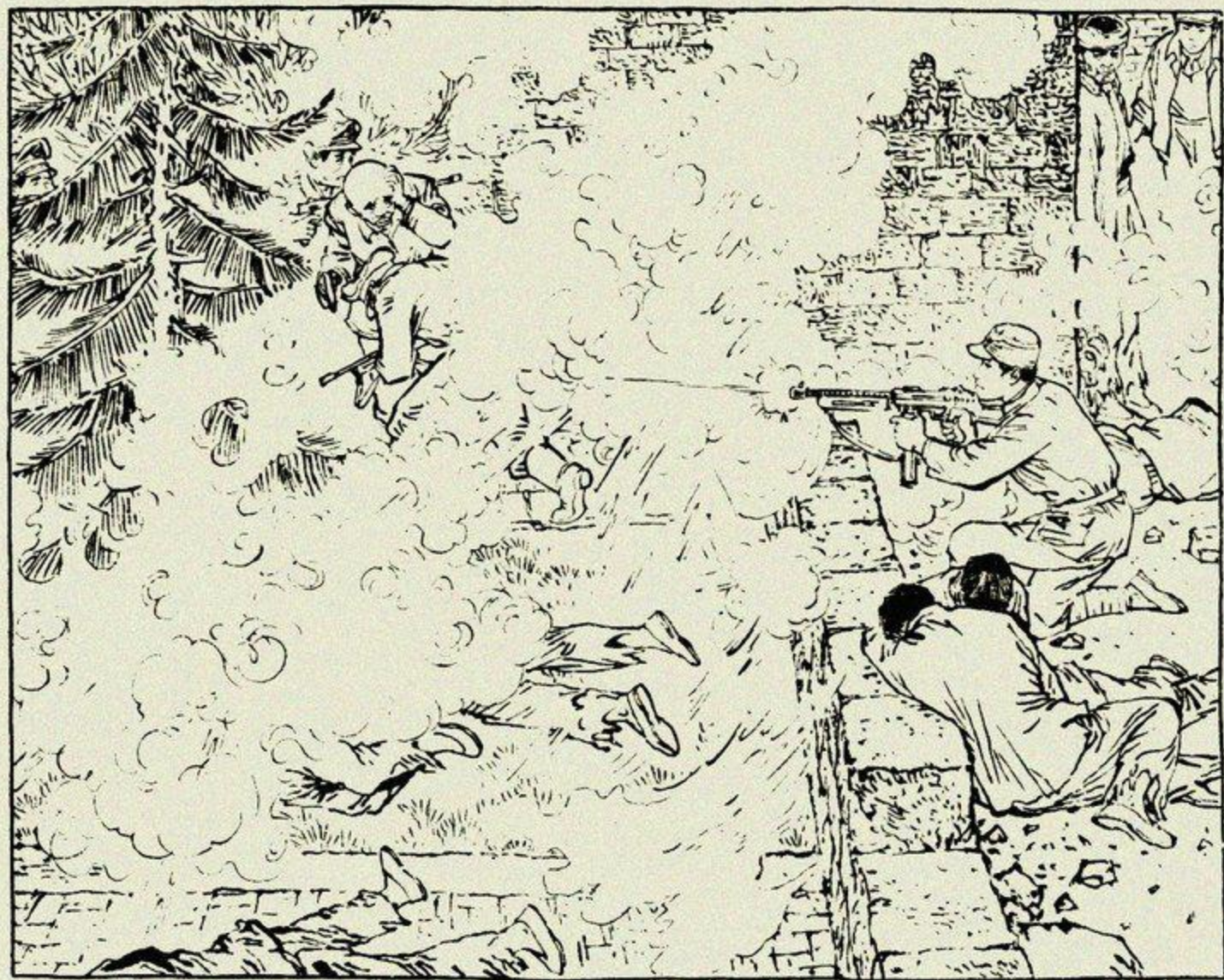
(105) 一群特务在火光中出现，猩猩弯着腰，在后面督战。突然，一排子弹射中了丁长发，他踉跄了一下，刚站稳脚跟，一梭子弹又击中了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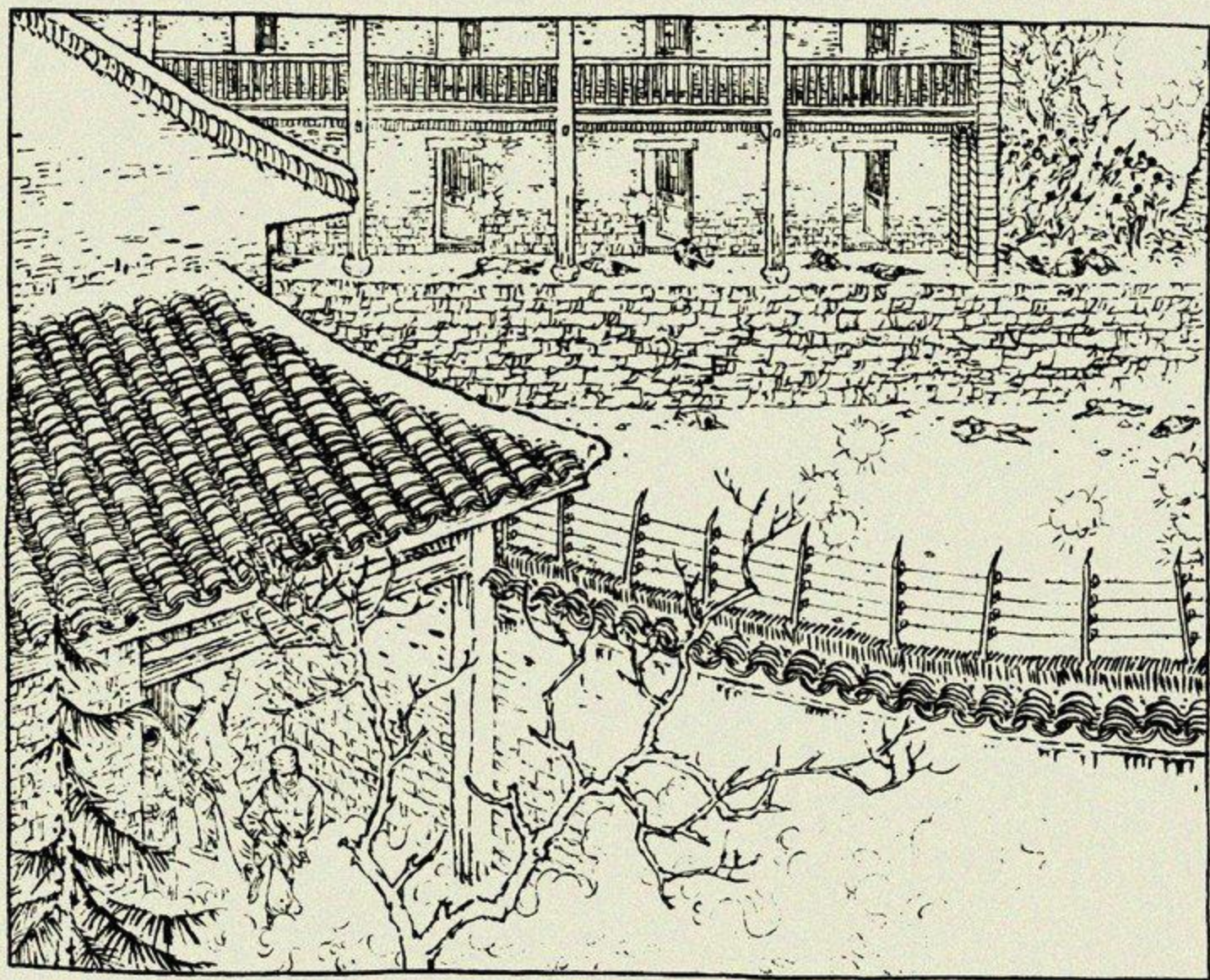
(106) 敌人临近了，丁长发双手紧握沉重的铁镣，对准最前面的敌人，猛然砸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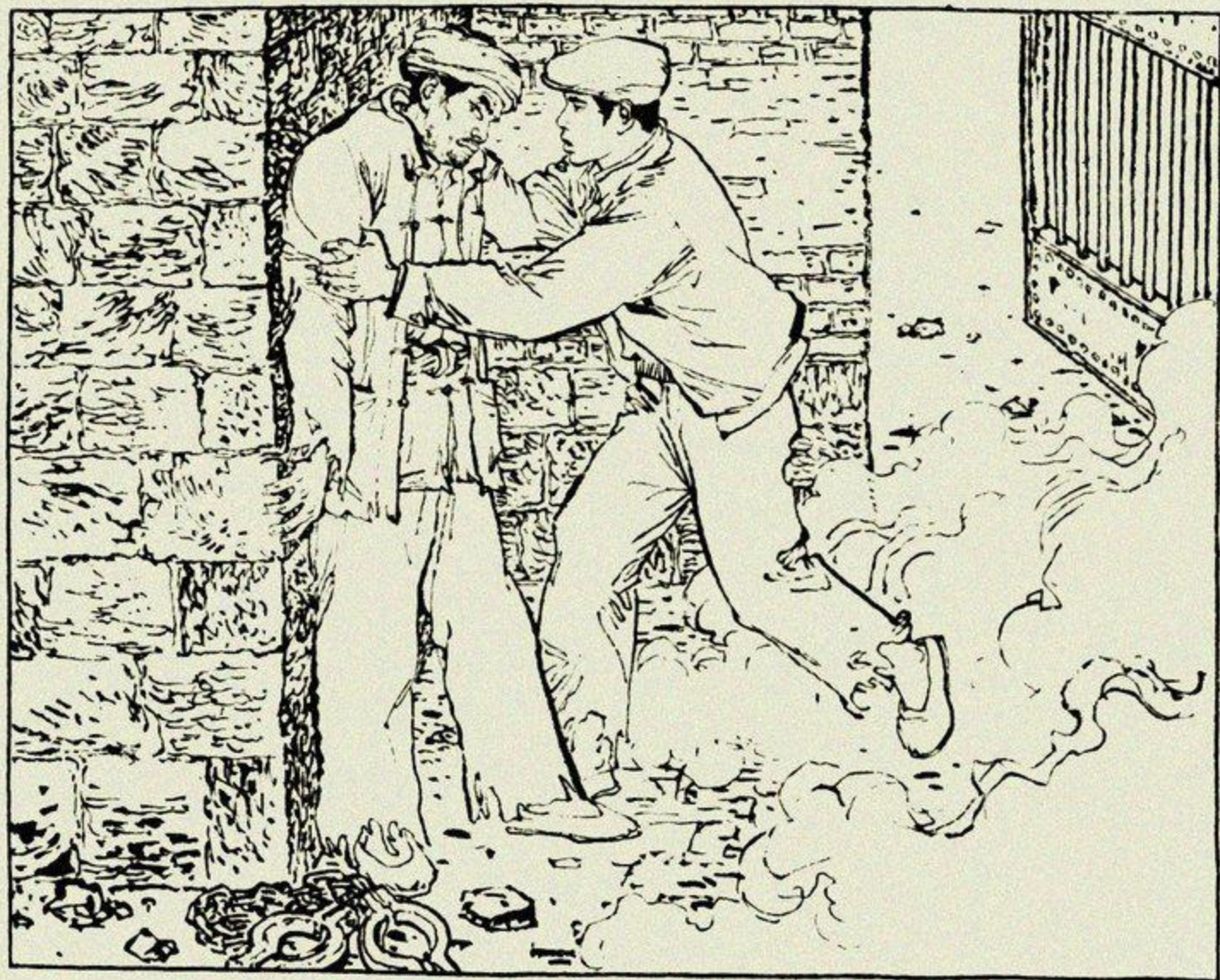
(107) 特务脑浆飞溅，倒在丁长发脚下。余新江正想夺取特务丢下的冲锋枪，一只敏捷的手，已把枪捡了起来，那是前来接应的王班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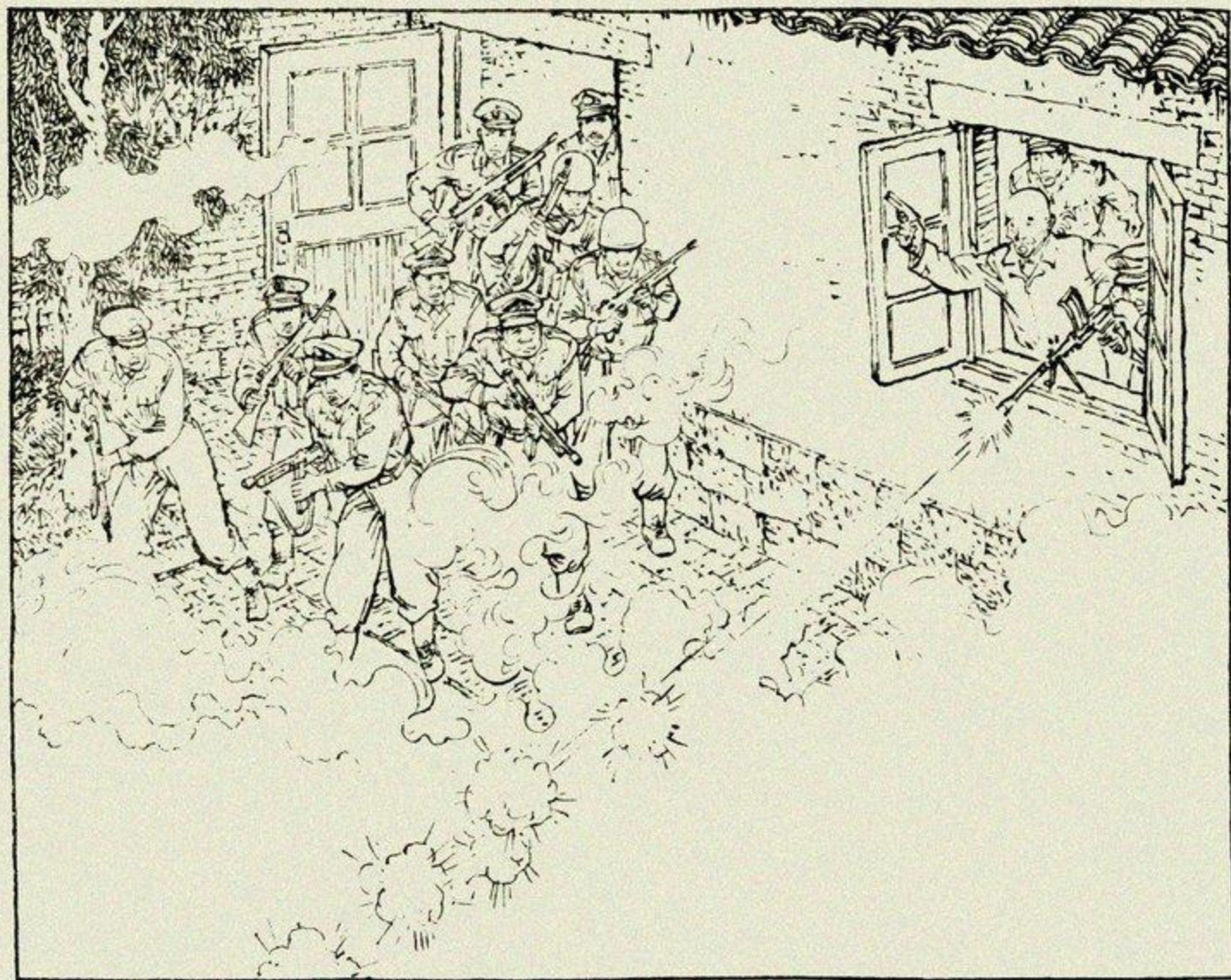
(108) “达达达……”王班长朝敌人猛烈射击。成片的敌人倒下了，后面的敌人急忙逃窜。丁长发掩住满是鲜血的胸口，倚立在墙边，喃喃说：“打！打得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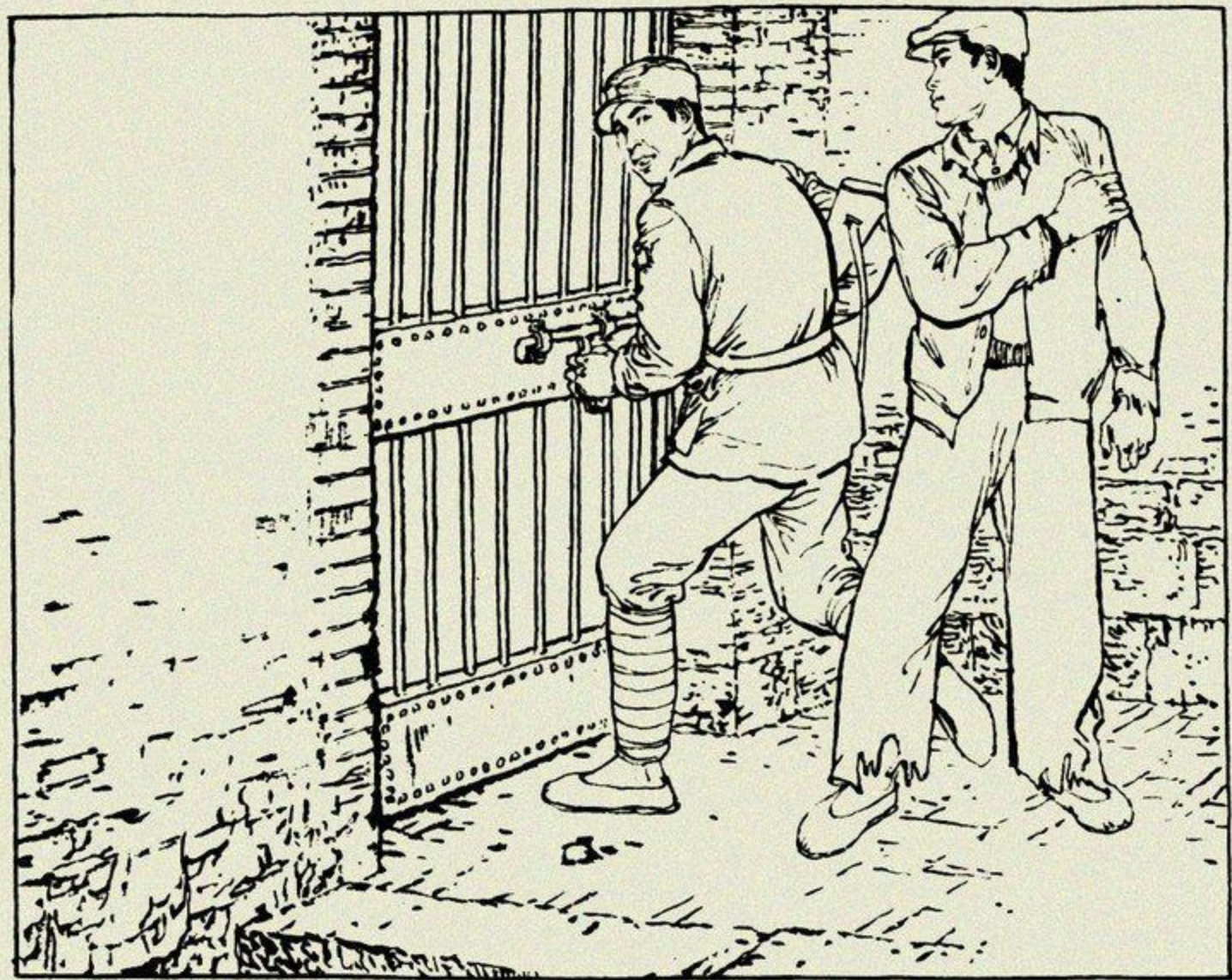
(109) 余新江上前搀扶丁长发，忽然传来一声巨响，那是推倒高墙的响声！余新江瞥见老大哥带着突围的战友，冲了出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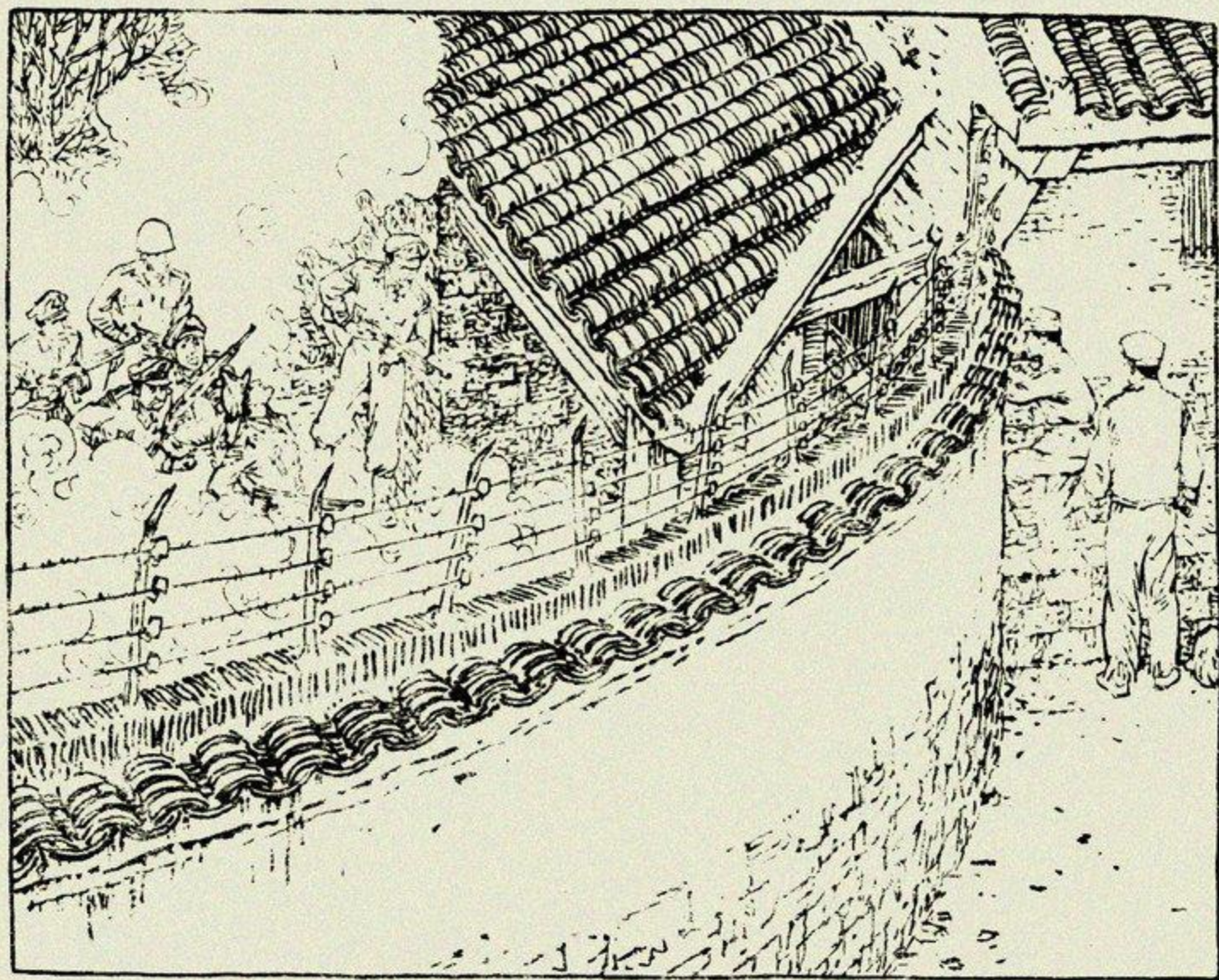
(110) 丁长发低声问：“墙垮了？”余新江回答说：“对，老大哥他们已经突围！”丁长发微笑着，头渐渐垂了下去。余新江大叫道：“老丁！老丁！”可是丁长发已永远闭上了眼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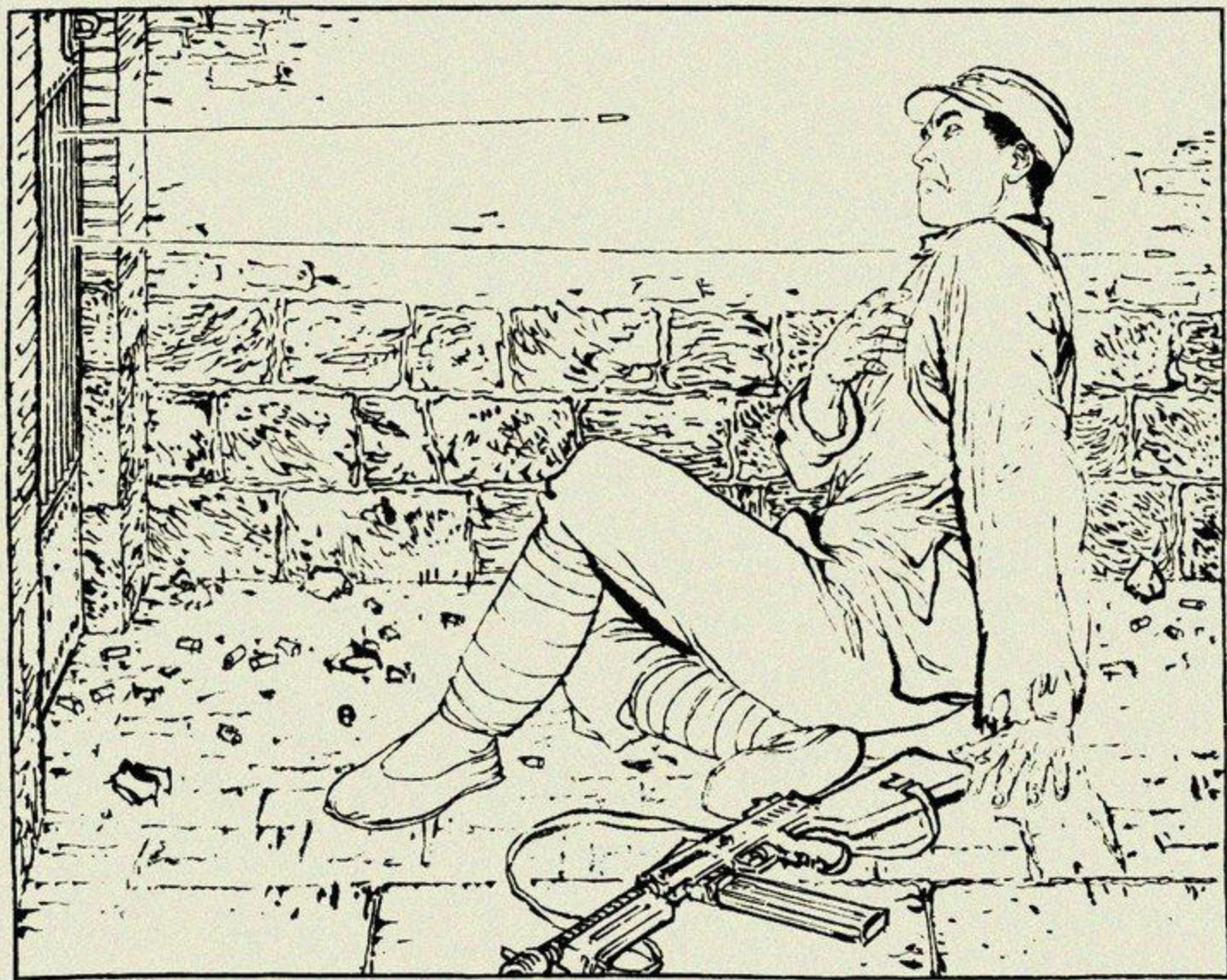
(111) 高墙倒塌，敌人猛然清醒过来，机枪疯狂地进行扫射，猩猩狂嚎着：“政治犯跑啦，快给我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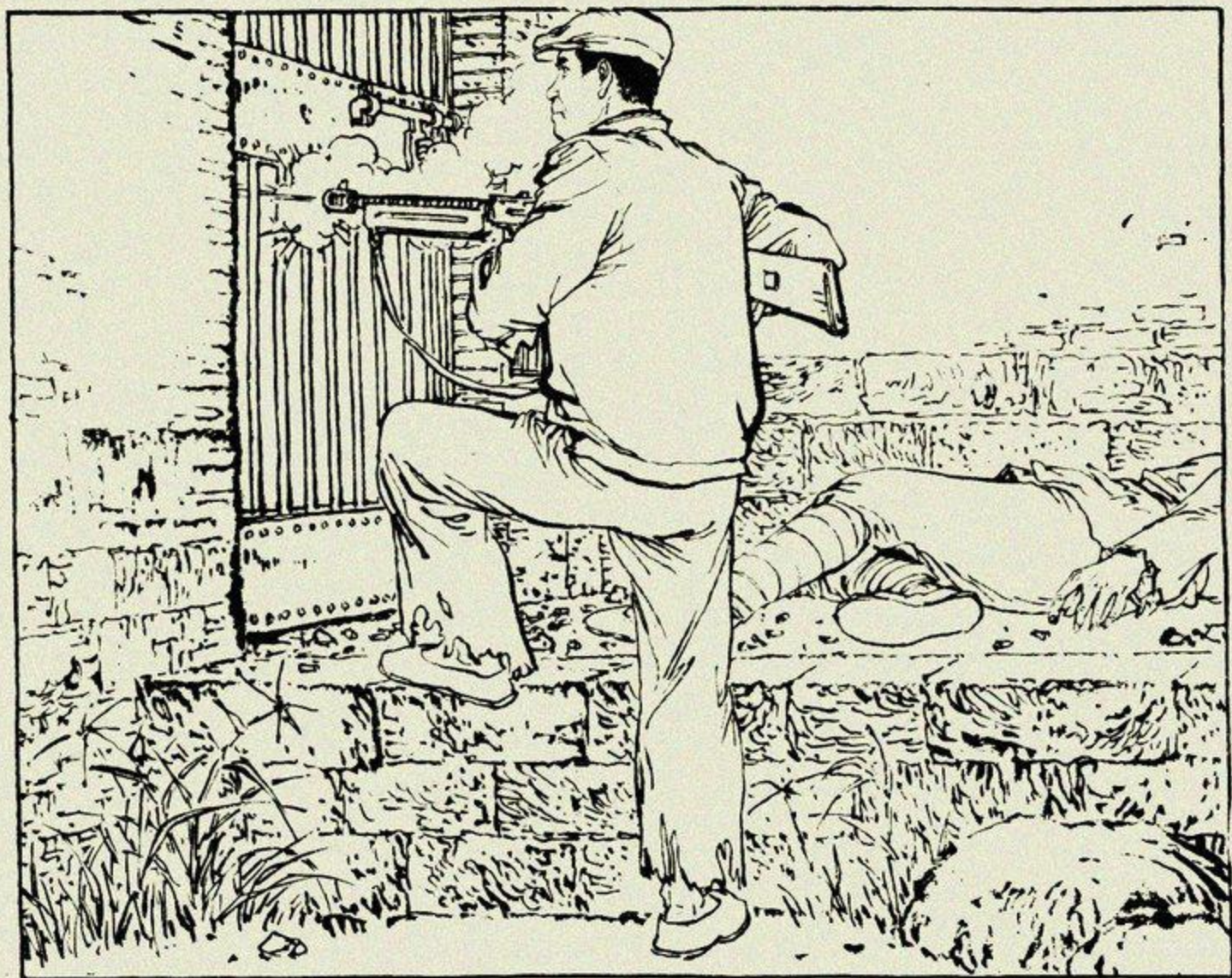
(112) 余新江肩头受了伤，热血涌流，他撤到铁门里，王班长机智地关上铁门上了锁，把敌人挡在外面。他对受伤的余新江说：“你先走，我打掩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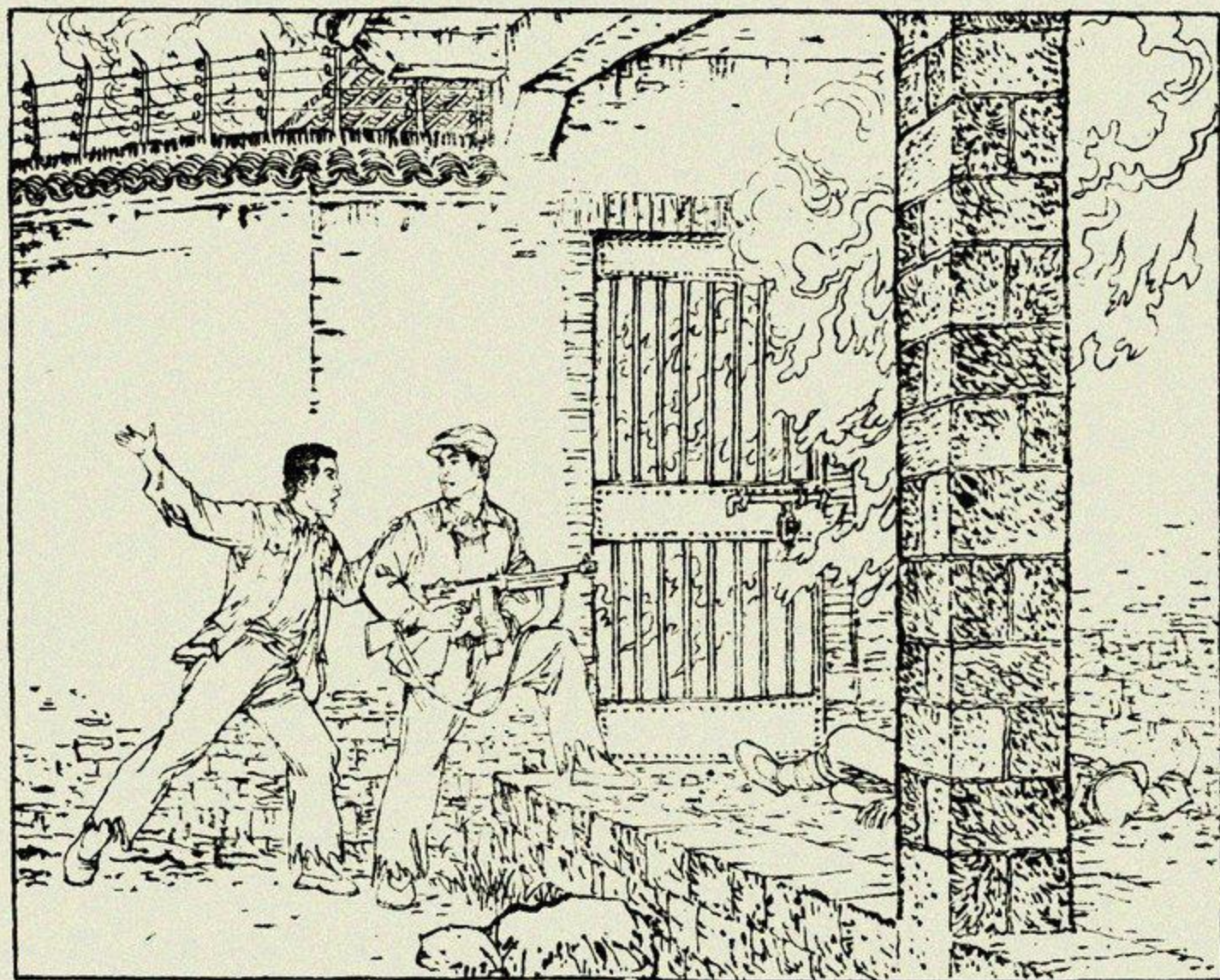
(113) 王班长卧在铁门边,向外瞄准。红色的弹流,吞噬着扑过来的野兽。一个又一个,嚎叫着,倒了下去。这是最重要的时刻,多阻击一分钟,就多一个战友摆脱敌人的追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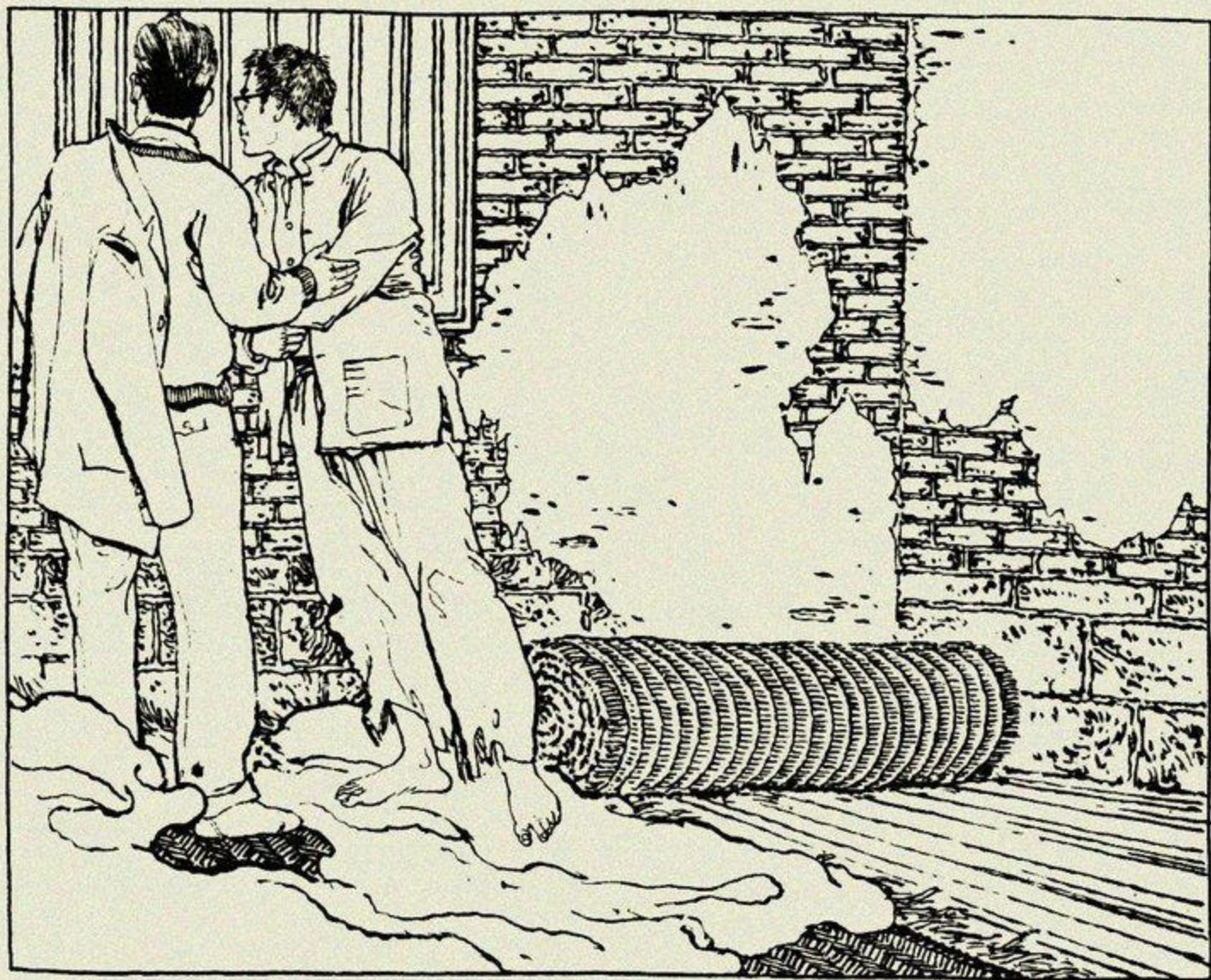
(114) 更多的敌人拥上来，弹雨溅撒在铁门上。突然，一颗子弹射中了王班长，他颤动了一下，丢开了枪。特务呼啸一声，扑上前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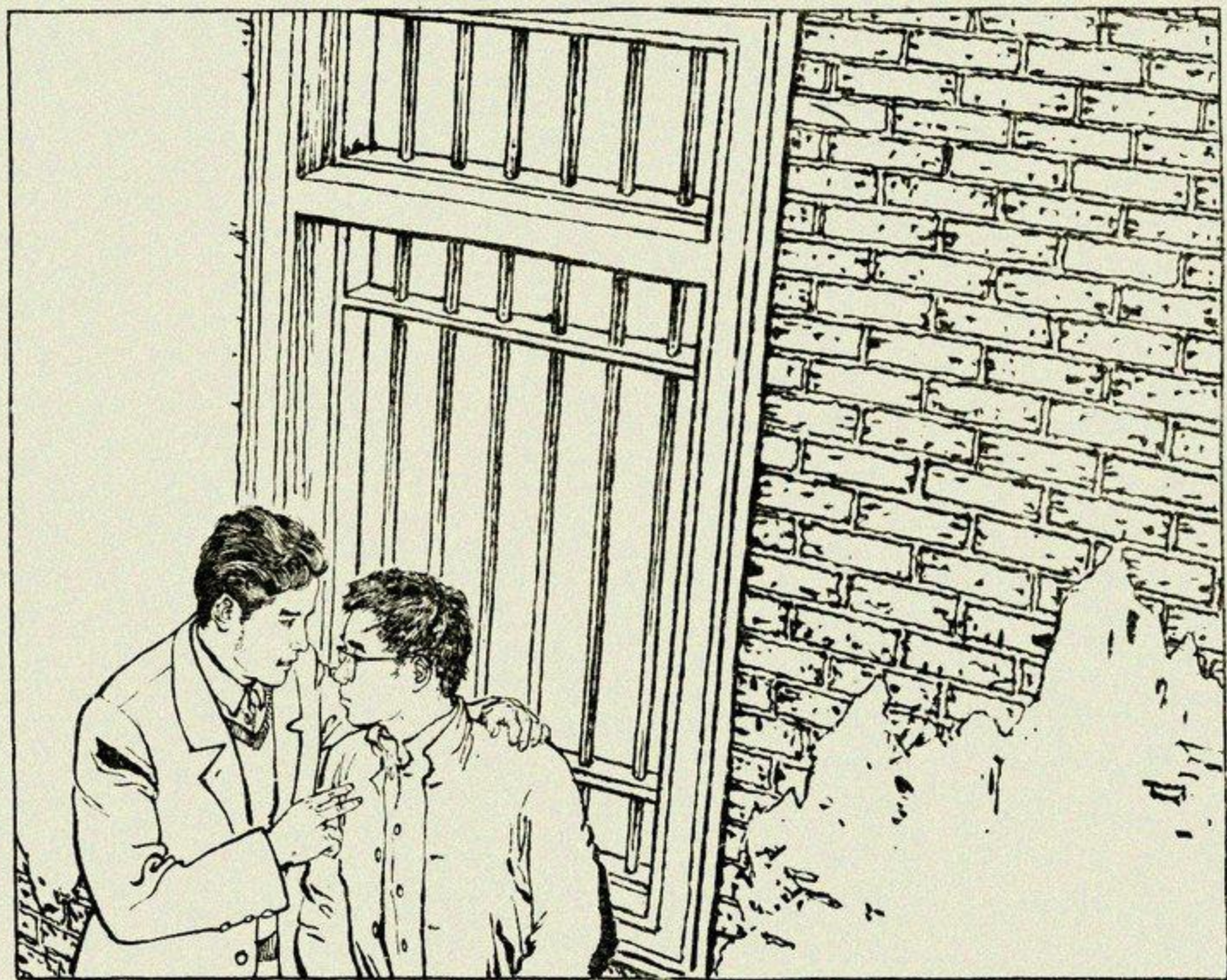
(115) 余新江含着热泪，扑到牺牲了的王班长身边，拾起枪，对准最前面的黑影，射出一排子弹。敌人被压制在转角那边，不敢上前，猩猩疯狂地喊：“火焰喷射器，快！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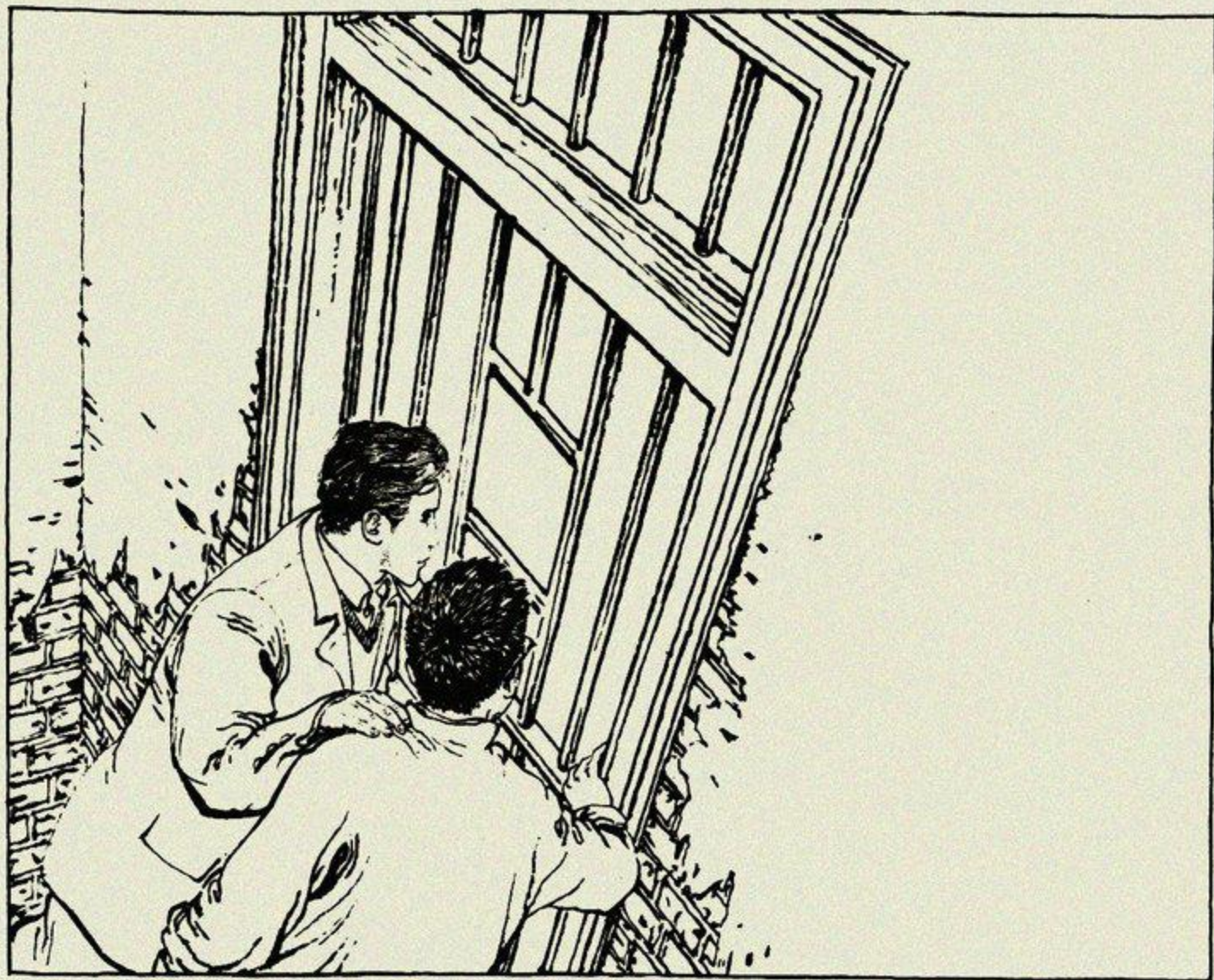
(116) 火流喷射过来，烈火狂舔一切，铁门栏杆烧断了，铁皮卷曲了……正在这时，景一清奔上前来，喘吁吁地对余新江说：“老大哥派我来联络，叫你们马上转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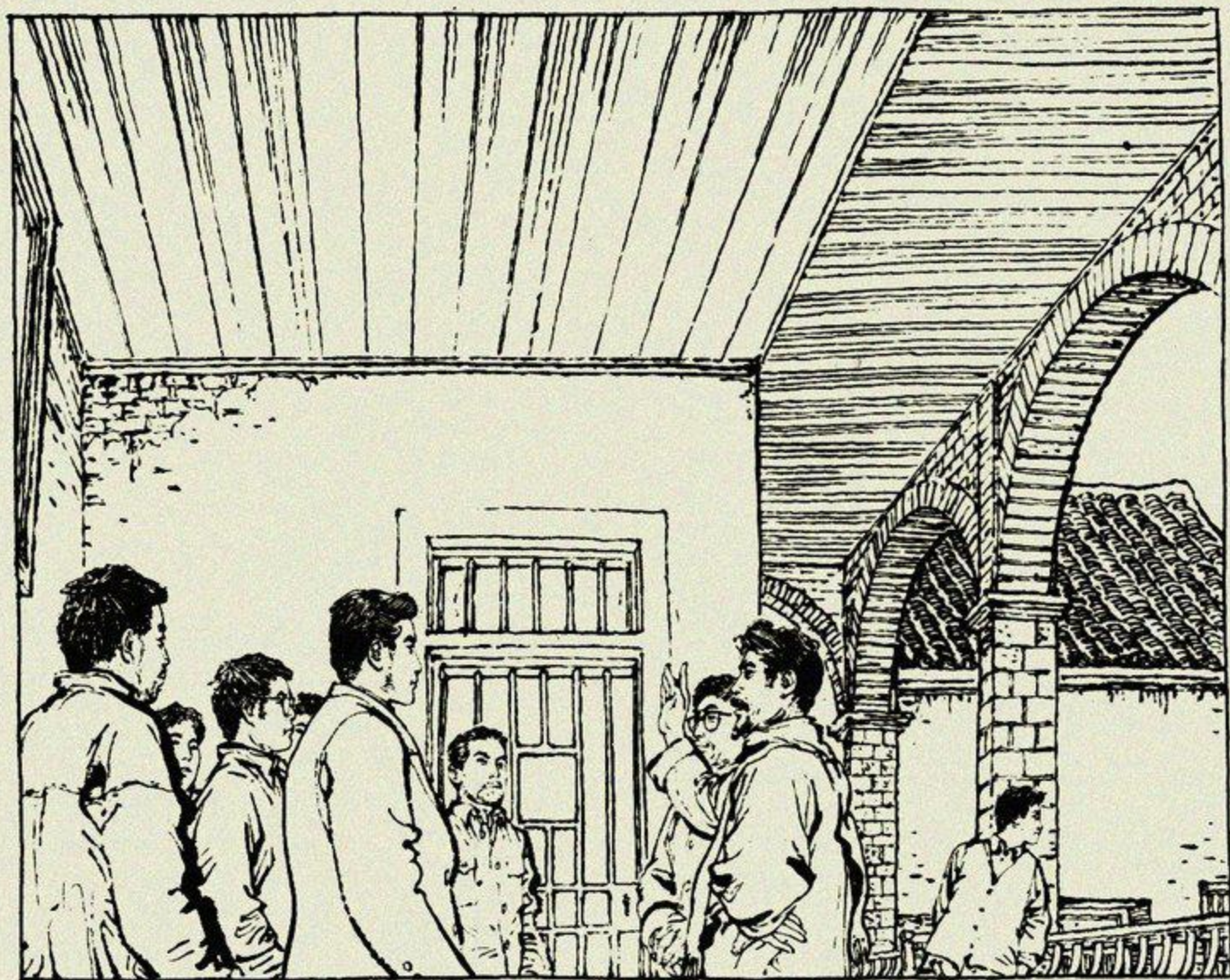
(117) 渣滓洞密集的枪声，惊动了白公馆的战友们，胡浩叫了刘思扬一声：“老刘，你听枪声，渣滓洞已经行动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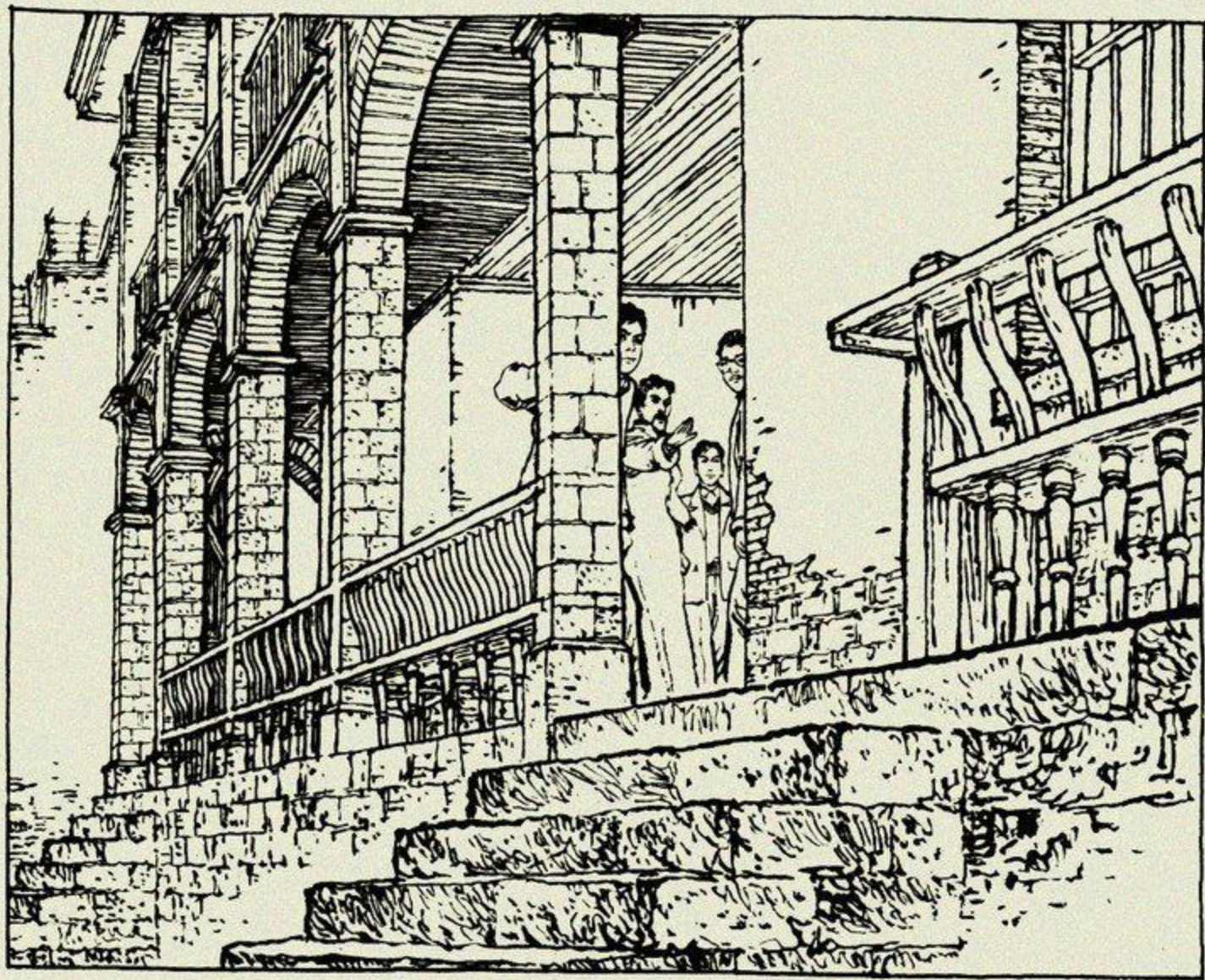
(118) 刘思扬把成岗牺牲前告诉自己的重要情况，现在告诉了这间牢房里唯一尚未正式入党的战友：“华子良是我们的人！他已把越狱时间及时报告地下党，我们快作准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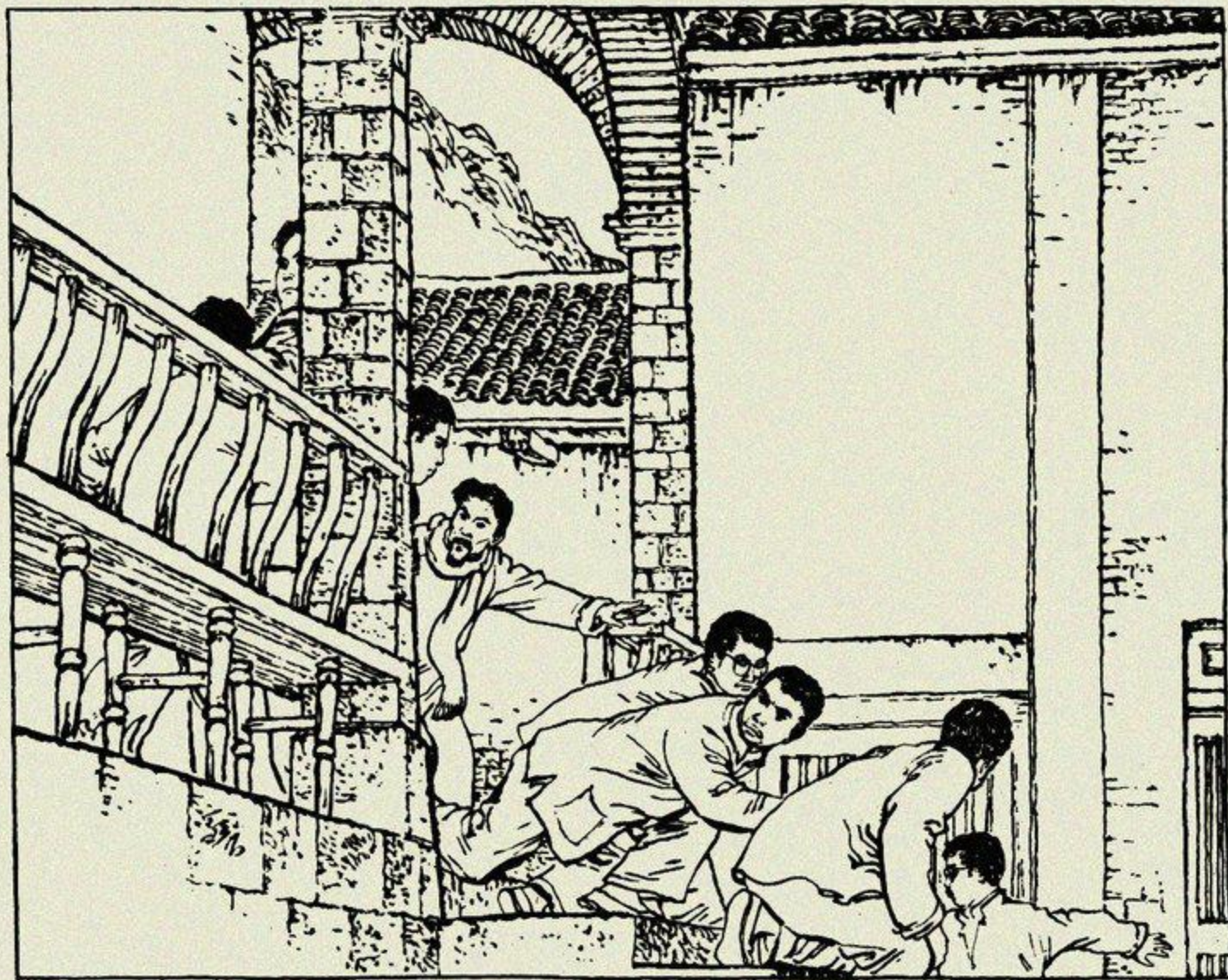
(119) “太好了!”胡浩紧紧捏住刘思扬的手。人们不做声，默默地等待着那来自山头的战斗号音。突然，对面传来三声咳嗽，刘思扬心中一怔：这是开始行动的信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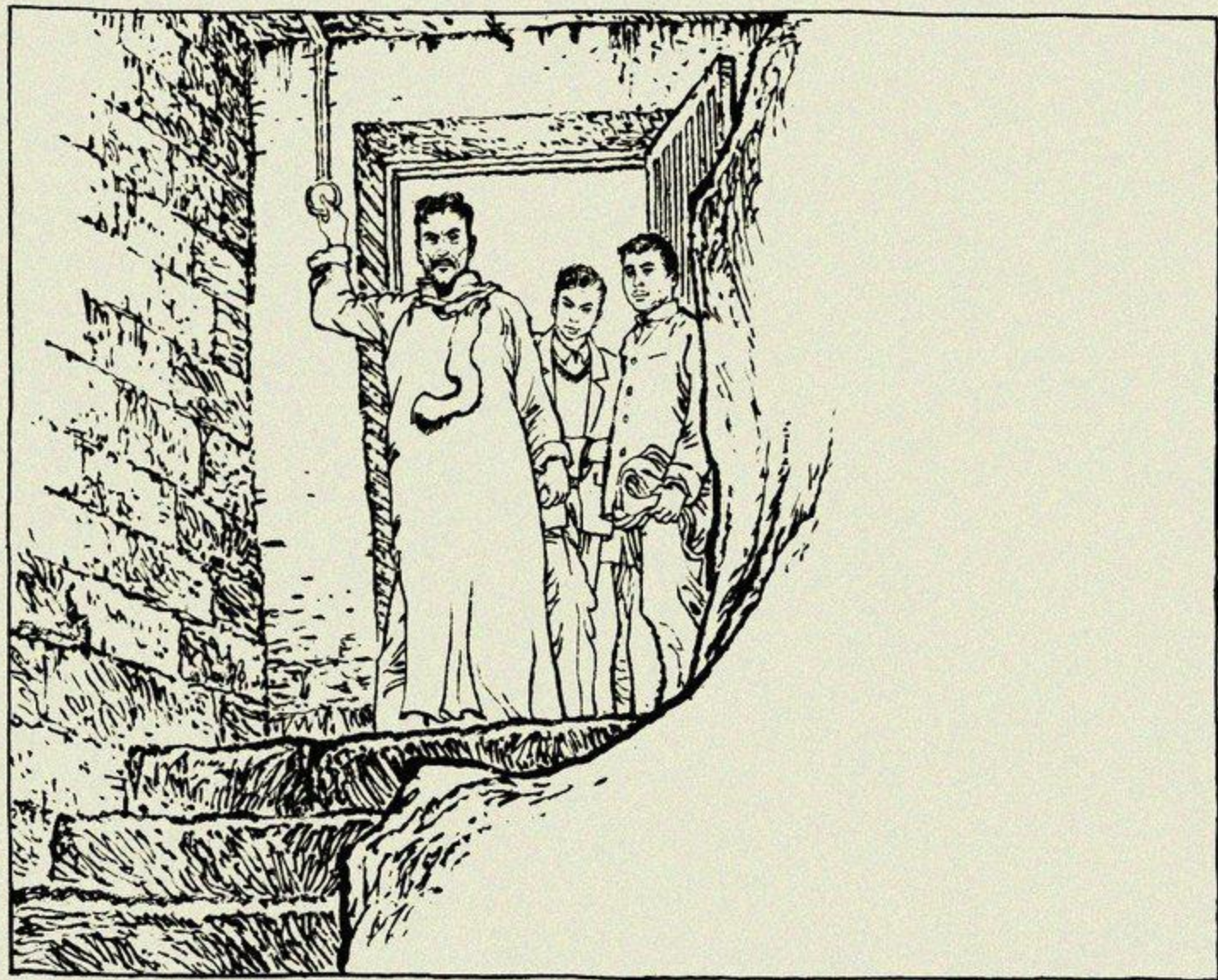
(120) 刘思扬开了门，跟着战友走出来，战友们都已按照预定的编队集合。老齐告诉他：“情况变了，我们不等外援配合，提前行动。渣滓洞战友的越狱给了我们有力的支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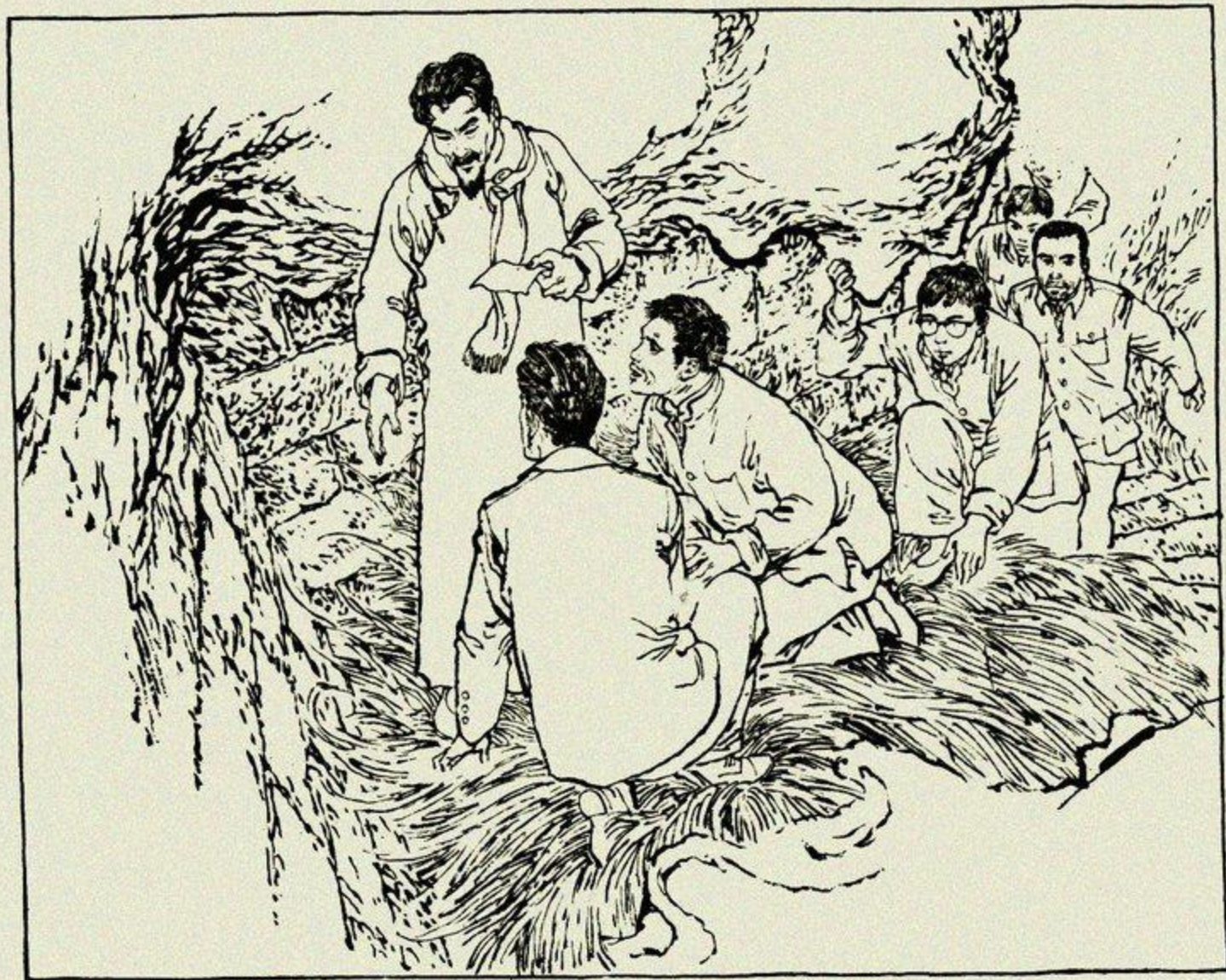
(121) 老齐了解到留下的特务都集中在高墙布防，白公馆的墙都是条石砌成，大门和侧门又全被机枪封锁。他果断地说：“监狱党组织决定：通过一条秘密通道越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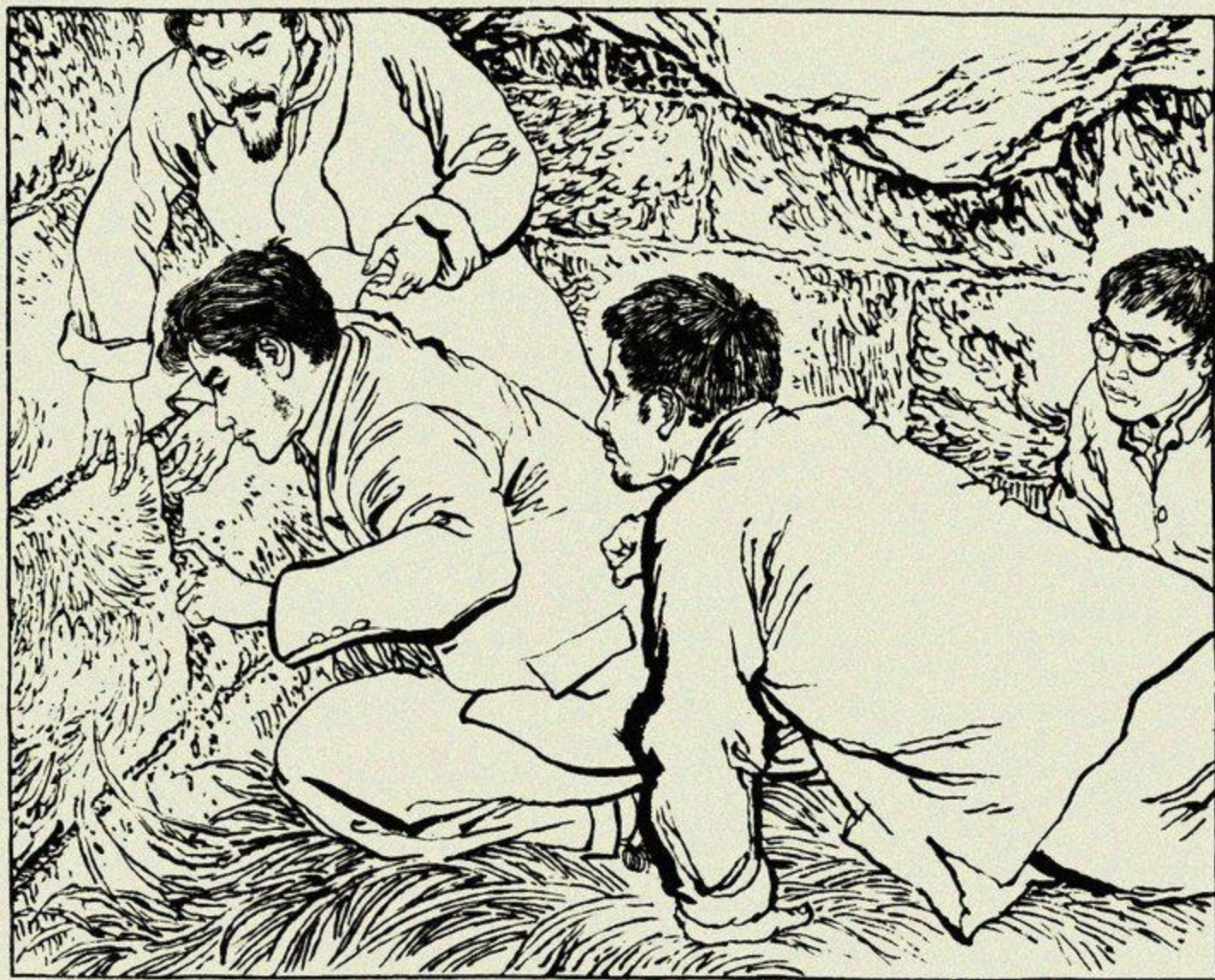
(122) “秘密通道?”许多人都感到意外,也感到惊喜。老齐和老袁领着黑压压的人群,向院坝旁边无声的移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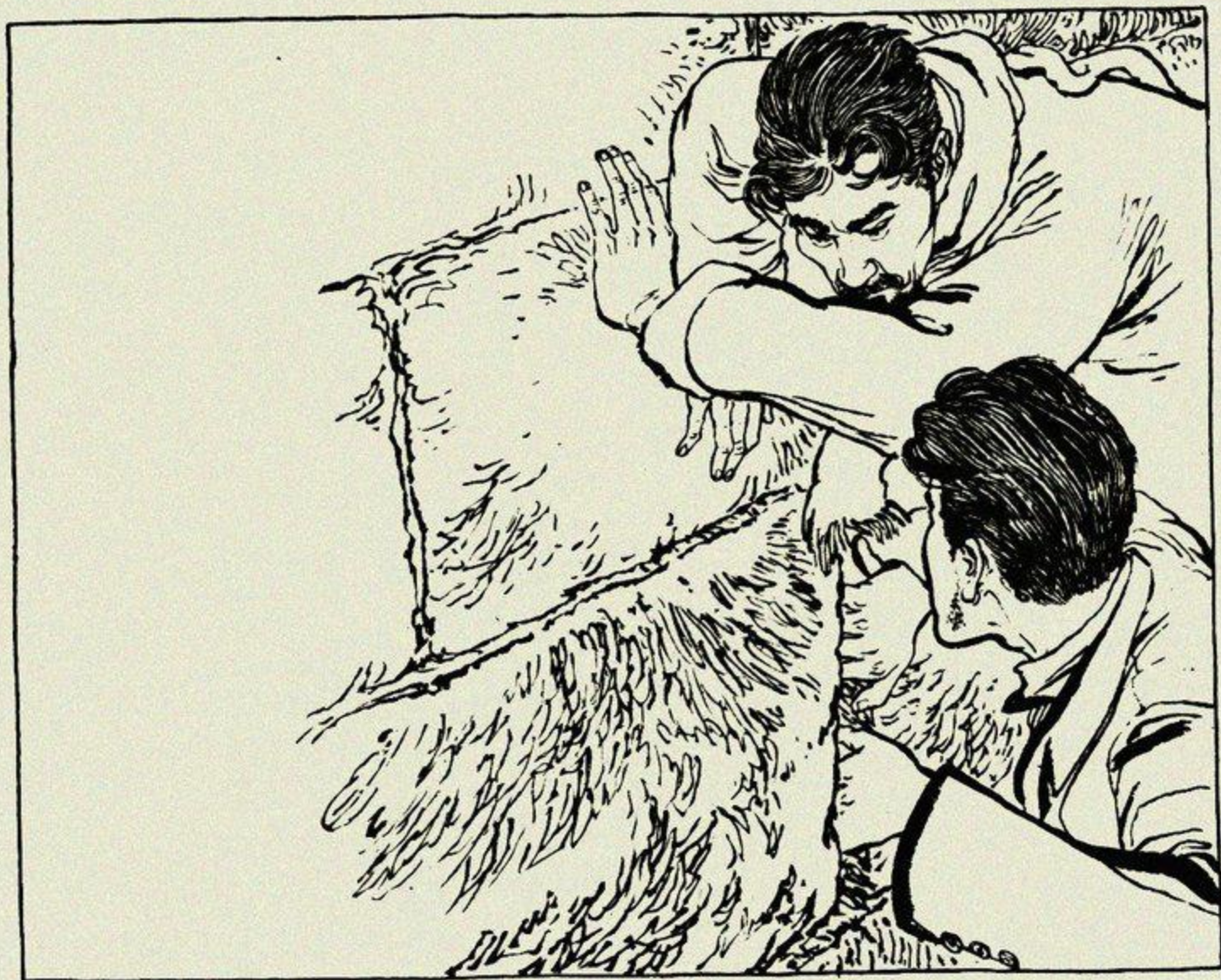
(123) 老齐摸索着开亮了地洞入口的电灯，用钥匙打开了铁门上的锁。刘思扬这时才想起，前些时候，华子良每天给黑牢送饭，老齐的钥匙，一定是华子良留下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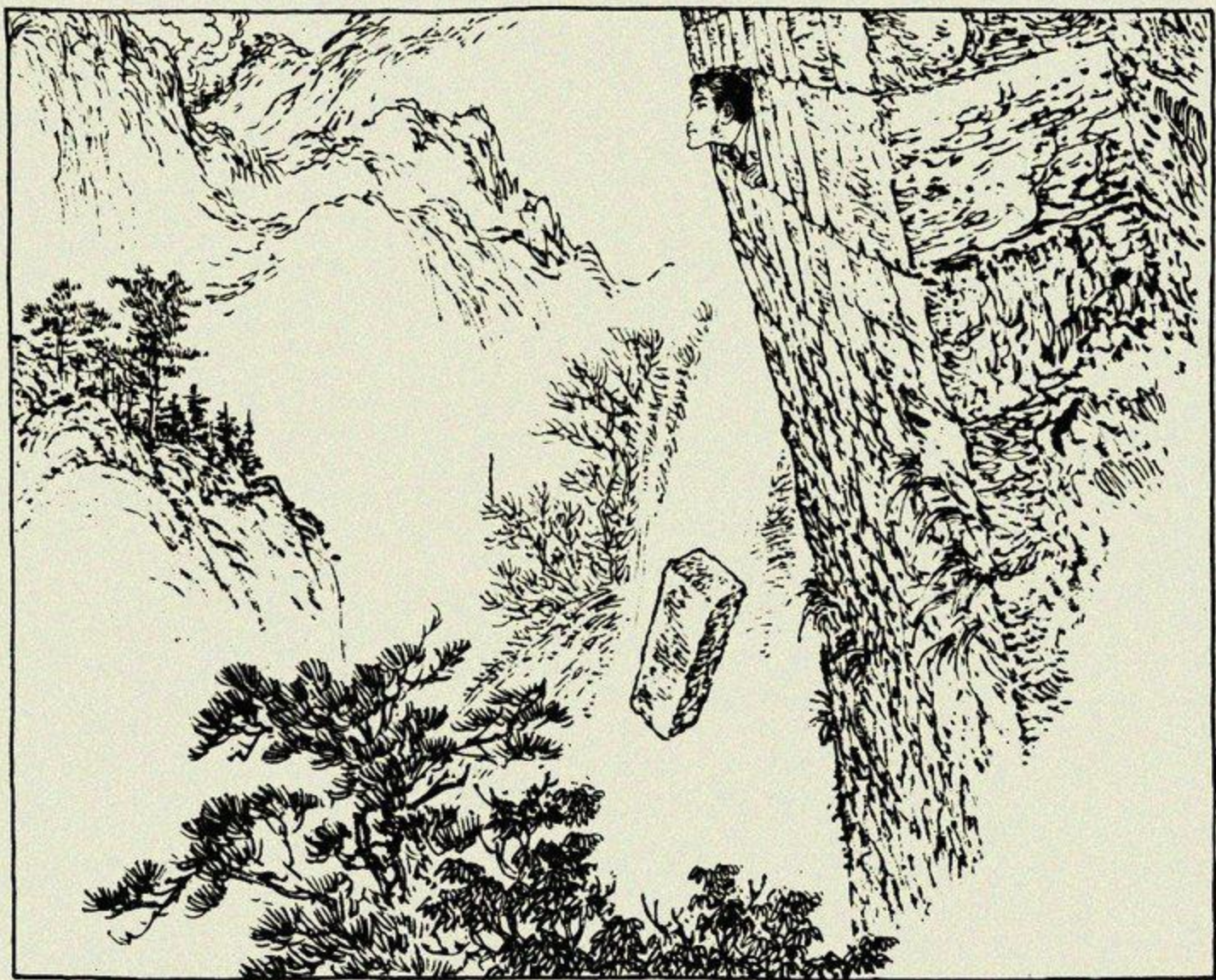
(124) 下完石阶，他们来到地窖。四周岩壁条石，冰冷而且潮湿。老齐观察了一番，思索一会，拿出一张小纸，一边展开，一边指点：“把稻草搬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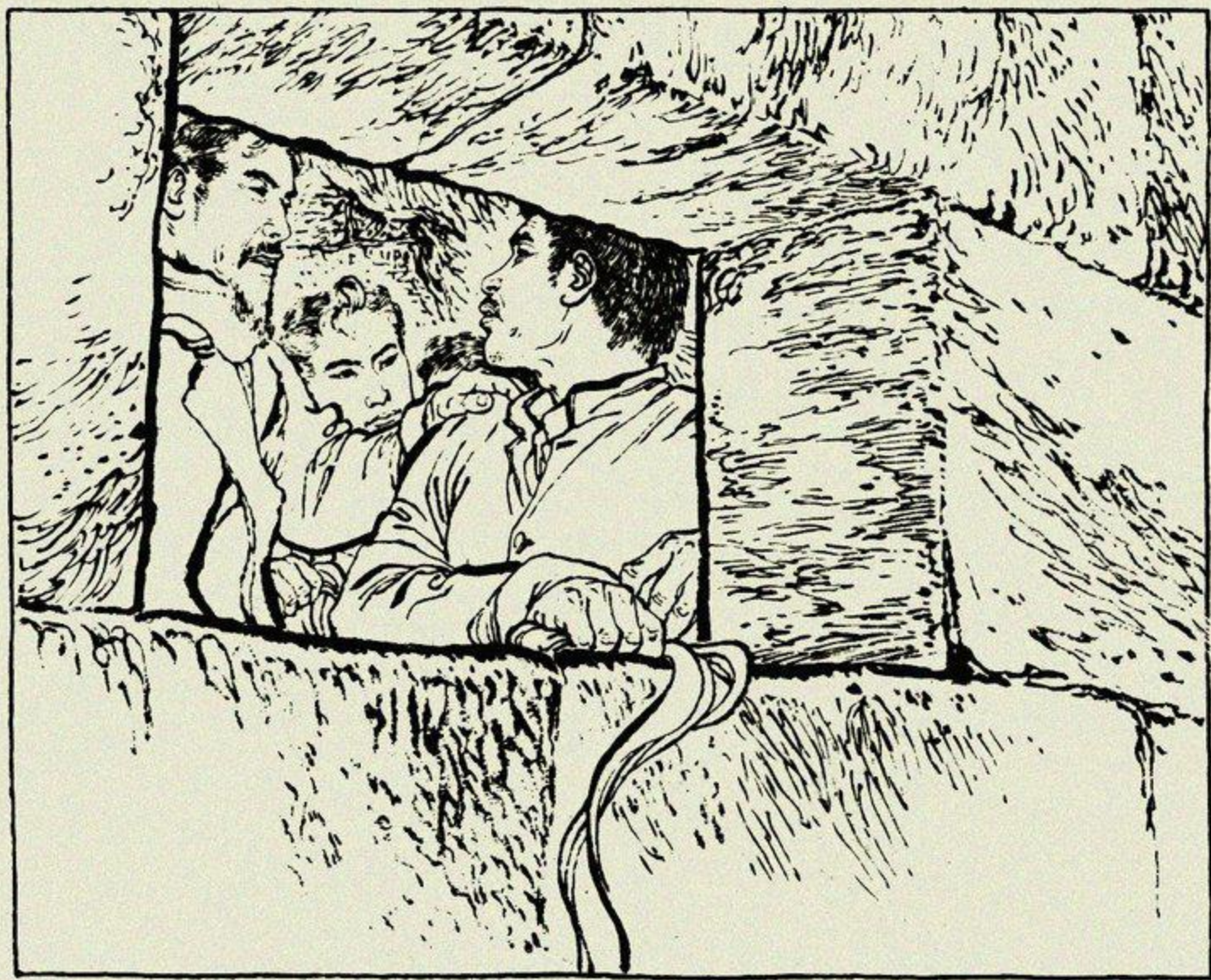
(125) 刘思扬搬掉发出恶臭的稻草，老齐要他揭开第三块条石。这块条石粗看起来和旁边的石头一样，随着老齐的指点，刘思扬随手一挖，接缝处的石灰，完全掉落下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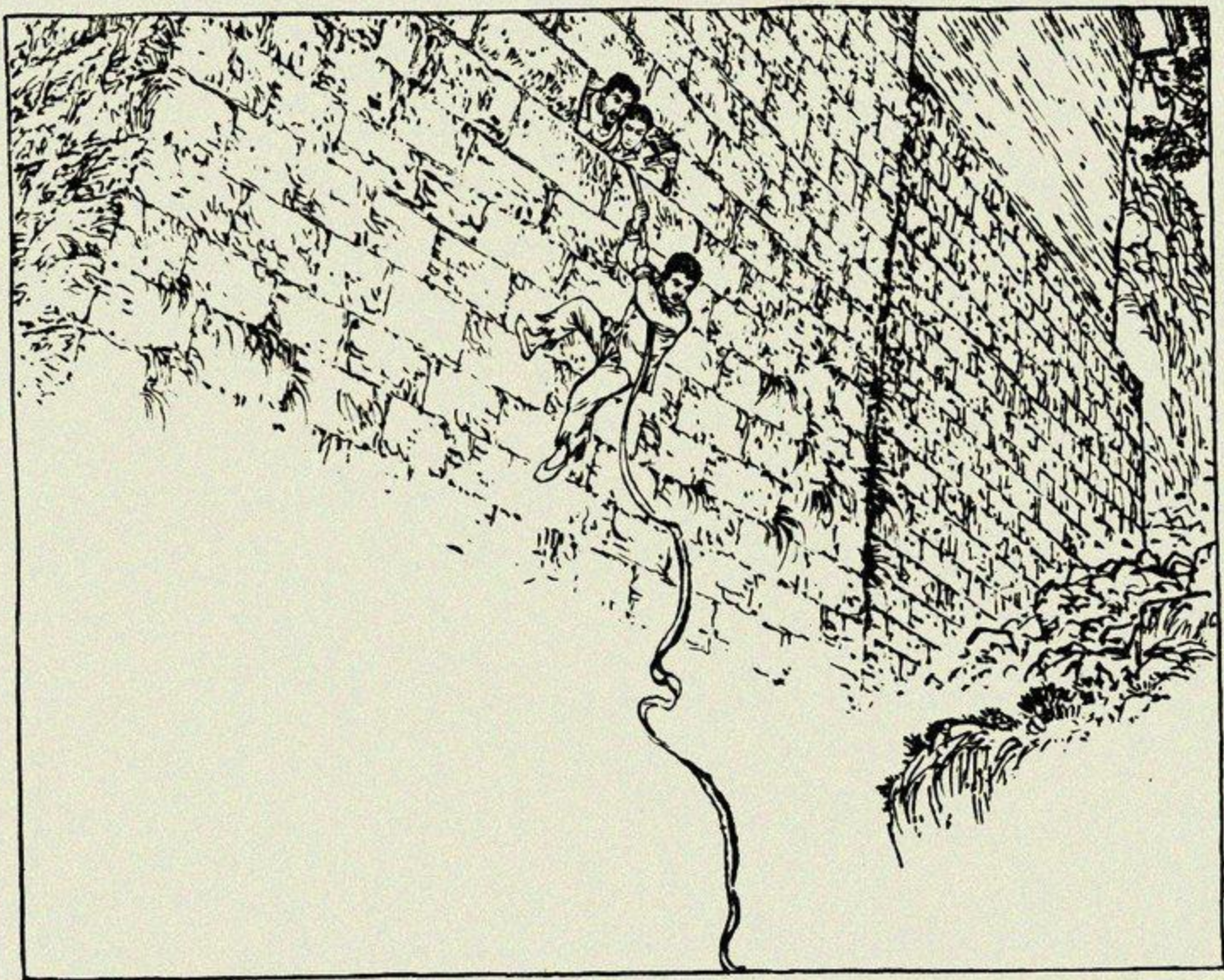
(126) 刘思扬探手进去,接缝竟是空的,石灰早已挖去了。刘思扬心里猛然涌出无限激情:“老许?他……”齐晓轩敬仰地说:“牺牲自己,任何时候也不忘为党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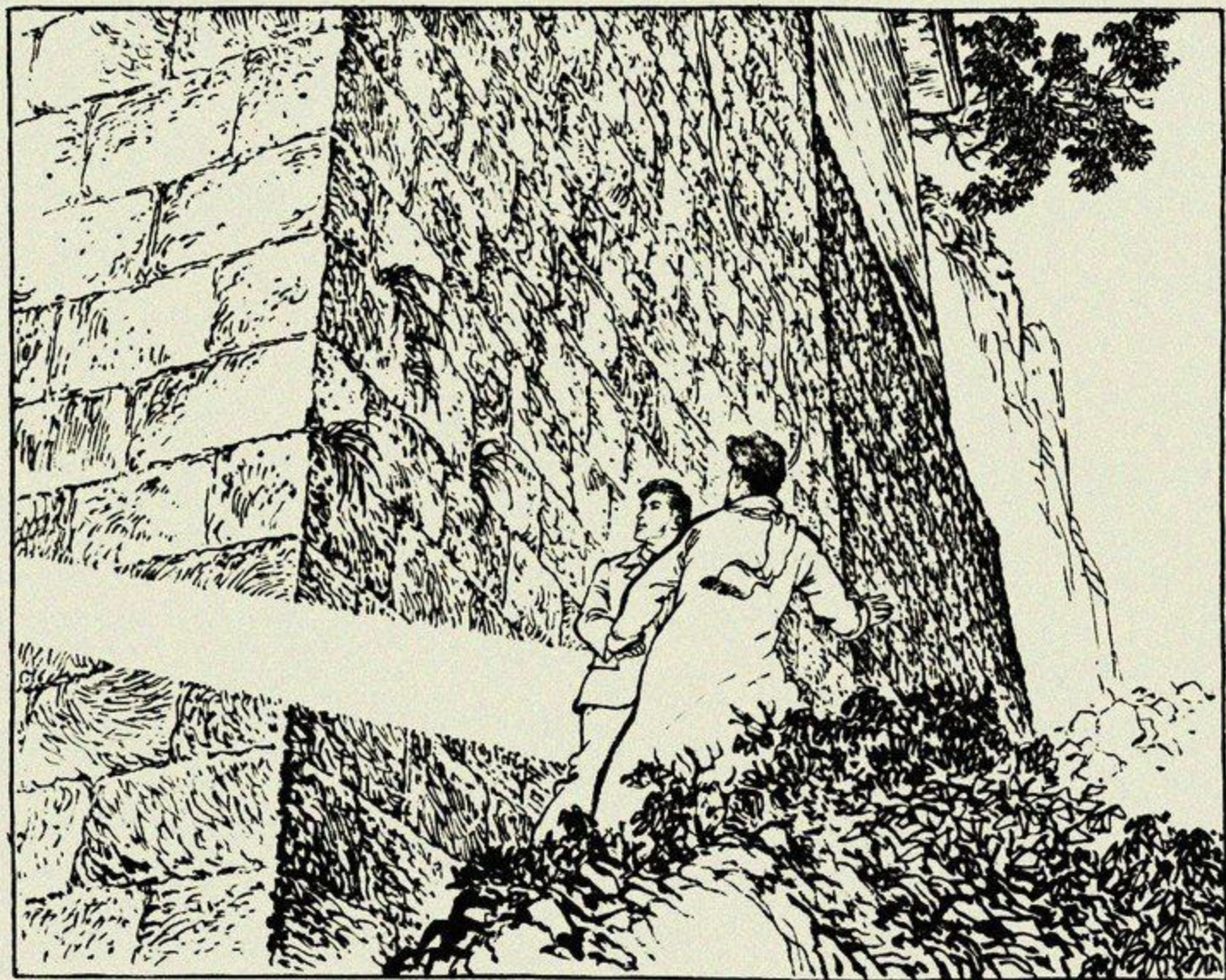
(127) 条石被推出去了，轰隆一声巨响，滚入了岩下的水涧，一股清新的空气猛扑进来，这与世隔绝的活棺材被打开了，响亮的炮声清晰地传来，这是解放军的炮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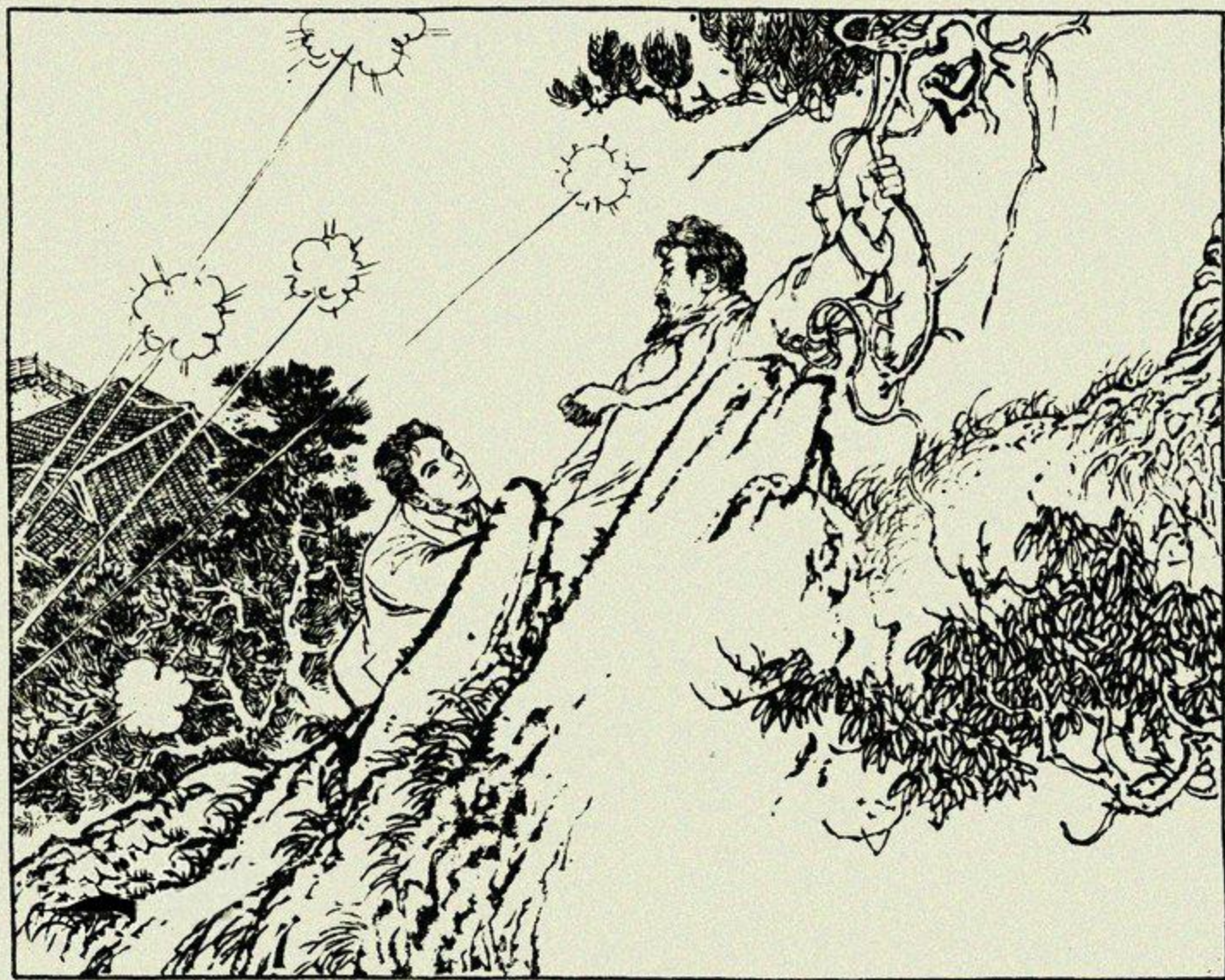
(128) 老袁走过来，拿出用破毯子拧成的长绳，指挥着人们说：“外面是一丈多高的悬崖，攀着绳索依次出去。”老齐对老袁说：“你在前面领路，我留下来断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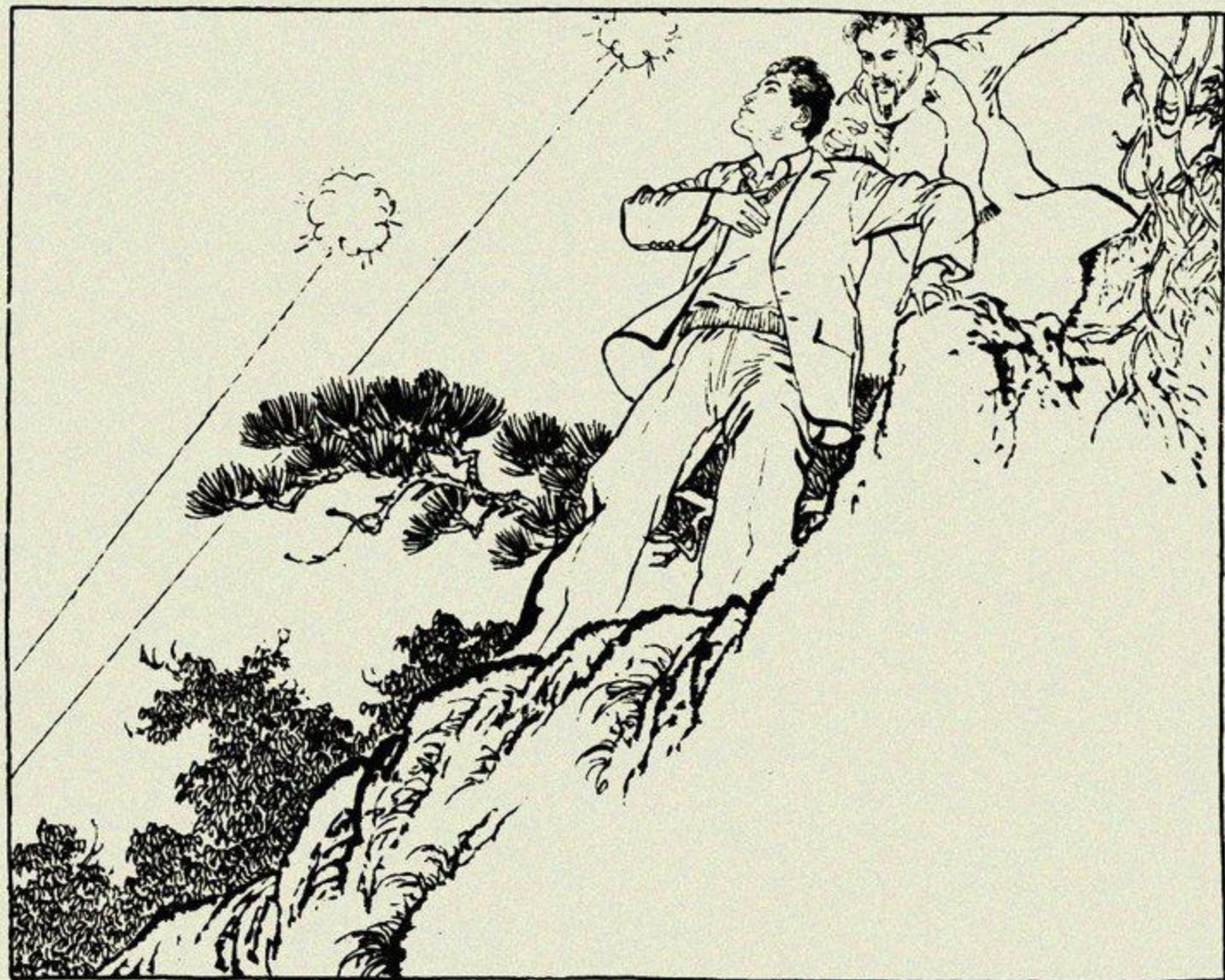
(129) 老袁不说话，默默地握了握齐晓轩的手，探身洞口，张望了一下，攀住长绳，首先跳了出去。战友们跟着老袁跳了出去。



(130) 老齐领着刘思扬，最后跳了出去。刚一落地，突然传来巡逻特务的喊声：“什么人？”老齐冷静地牵了刘思扬一把：“快走！”敌人的电筒闪光追随在他们身后挥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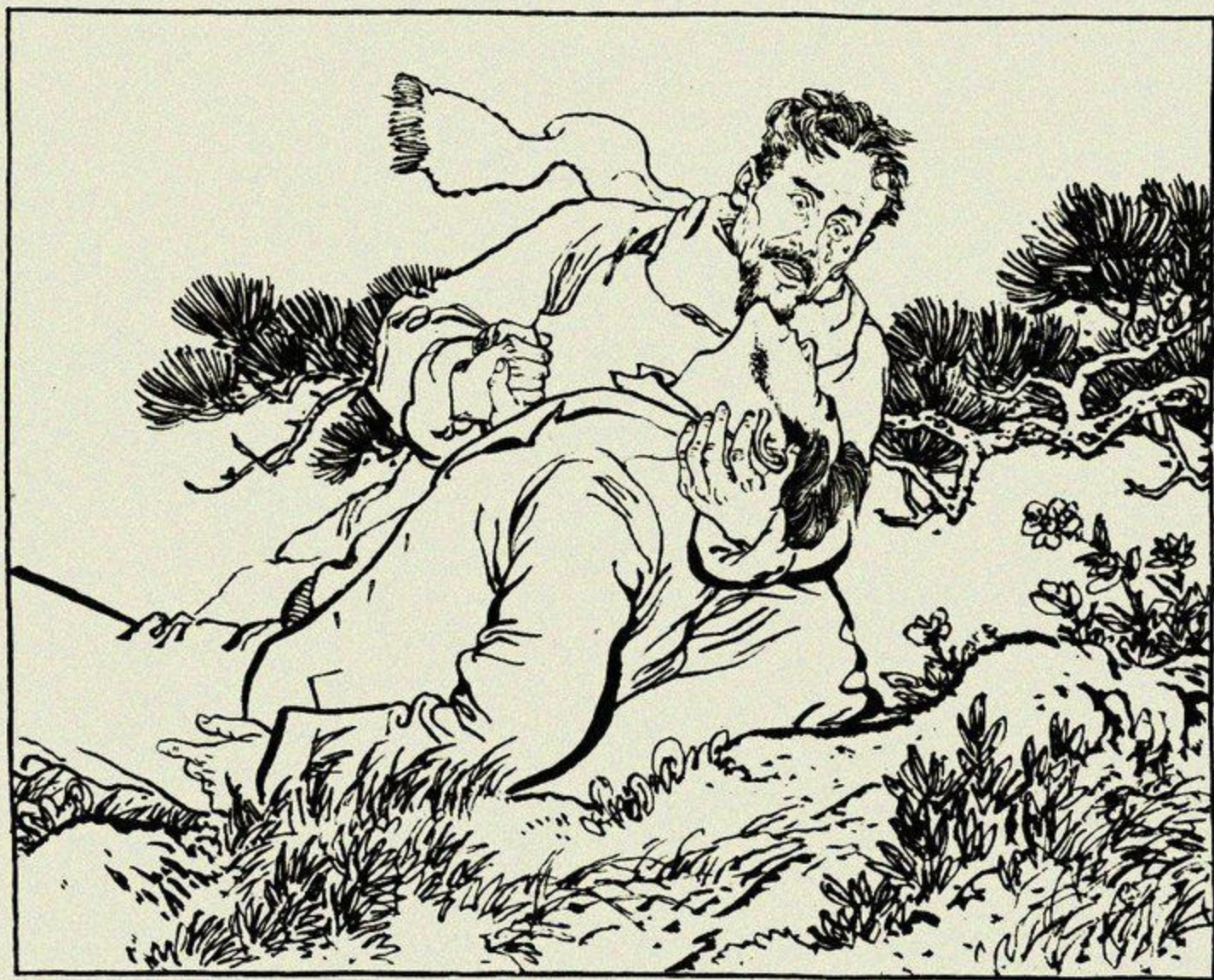
(131) 几个特务瞥见前面登山的人影，一边开枪，一边狂叫：“站住！”刘思扬紧跟在老齐身旁，向上攀登。他呼吸着山野清新的空气，感到冲出魔窟的自由，是多么可贵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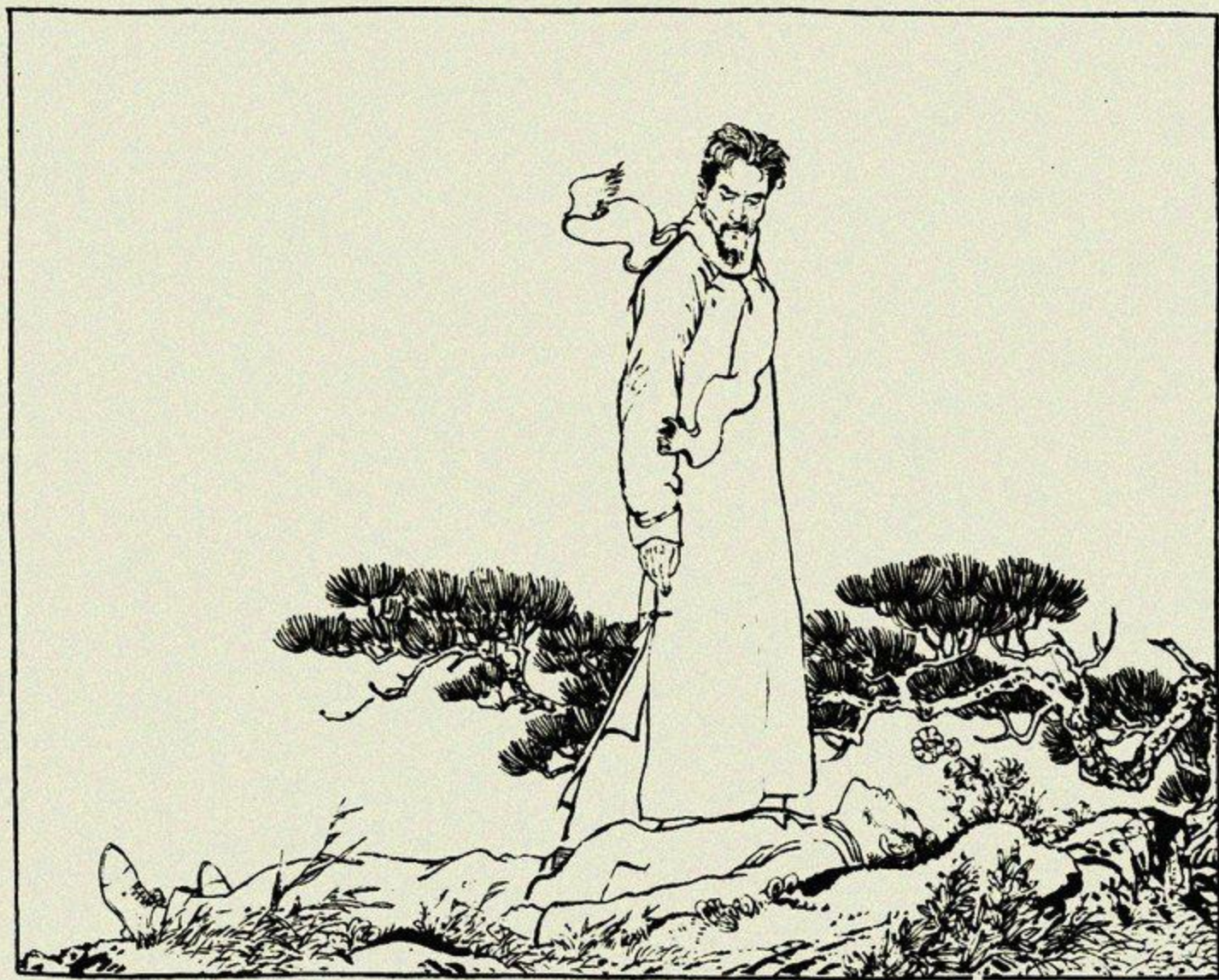
(132) 枪声愈来愈密。刘思扬正跨过一丛荆棘，忽然叫了一声：“啊！”老齐问他：“怎么了？”刘思扬没有回答，他的手慢慢移近胸口，触到了涌流出来的鲜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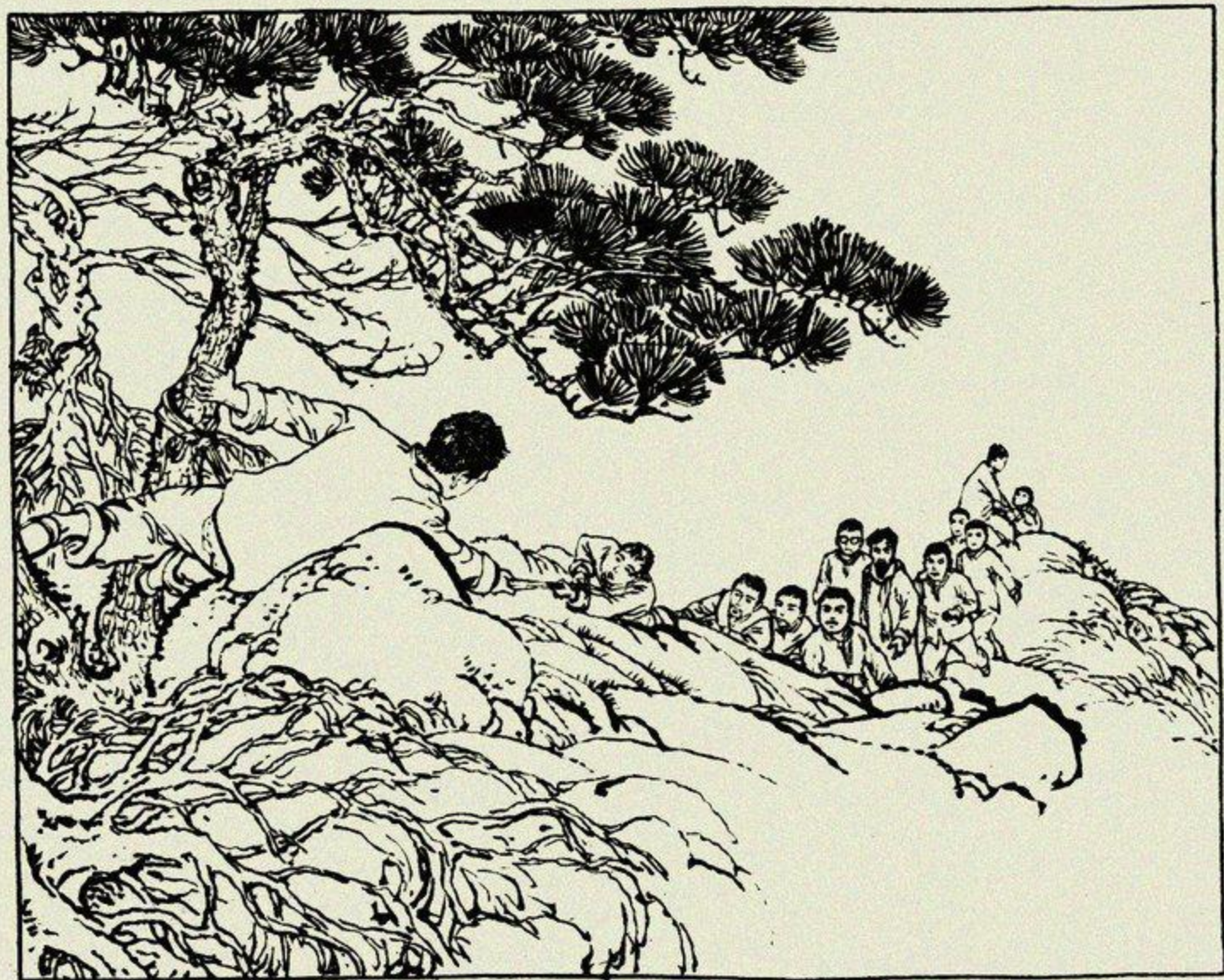
(133) 齐晓轩扶着刘思扬躺下来。刘思扬立刻想起了老许、成岗、江姐、孙明霞许多不知下落的战友……他望望老齐，连连低声说：“快走，快走，不要管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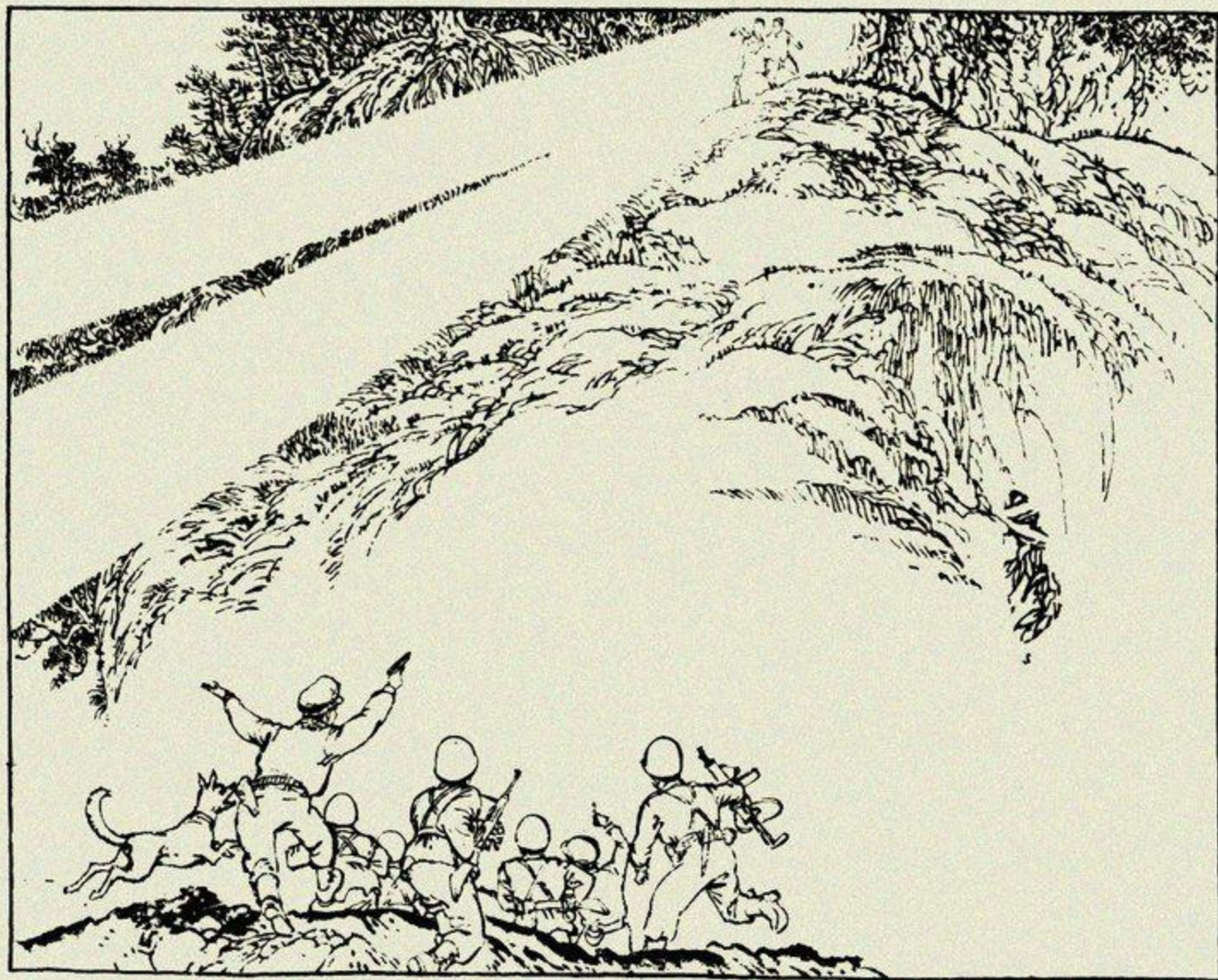
(134) 隆隆的炮声愈来愈近。来自渣滓洞的火光，映红了刘思扬苍白的脸，他还想说什么，但他紧握齐晓轩的手渐渐松开了，停止了呼吸。老齐望着他平静的脸，眼泪纵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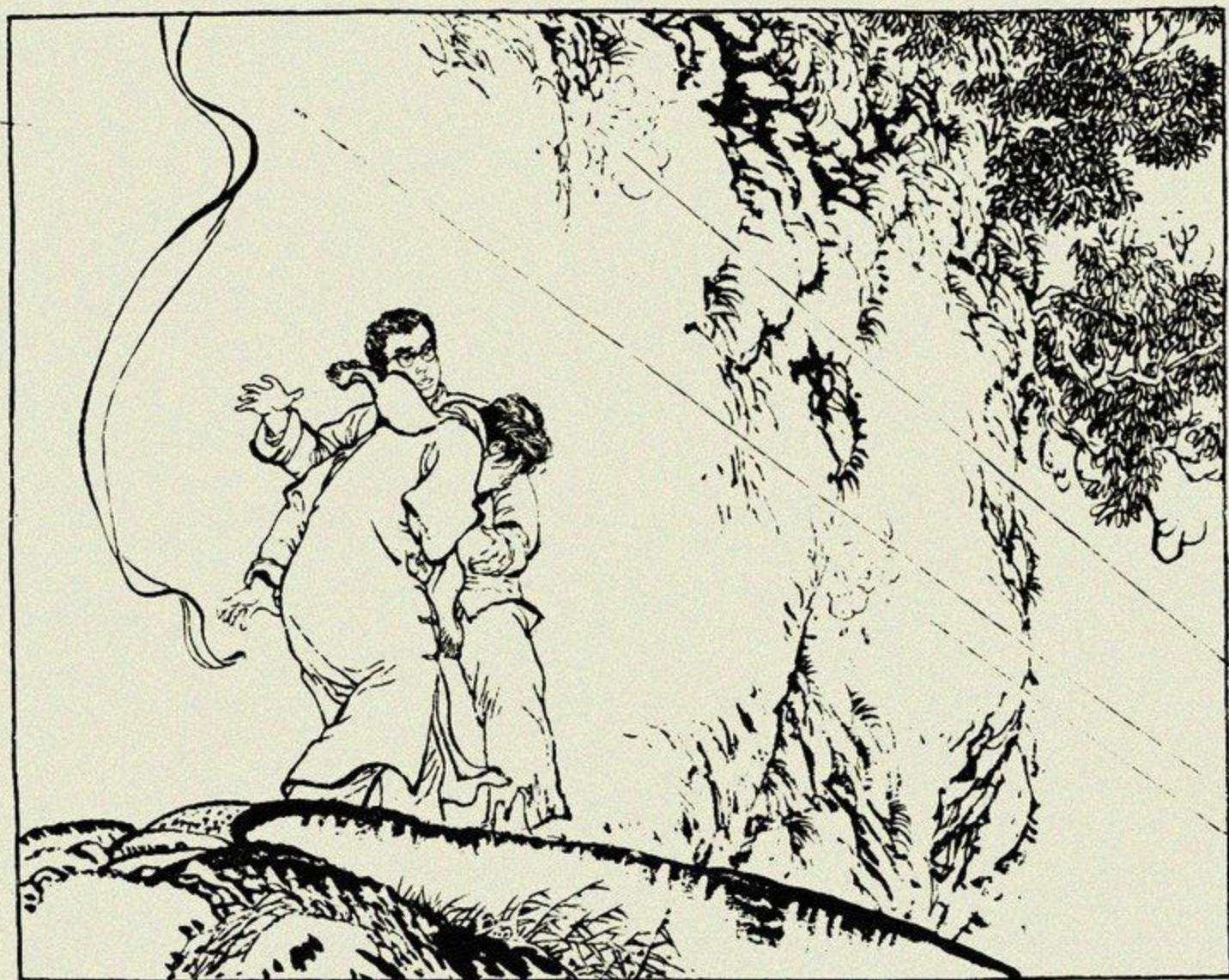
(135) 这时，从渣滓洞转来的特务纷纷跳下车来。老齐最后看了刘思扬一眼，站起身来，快步向前走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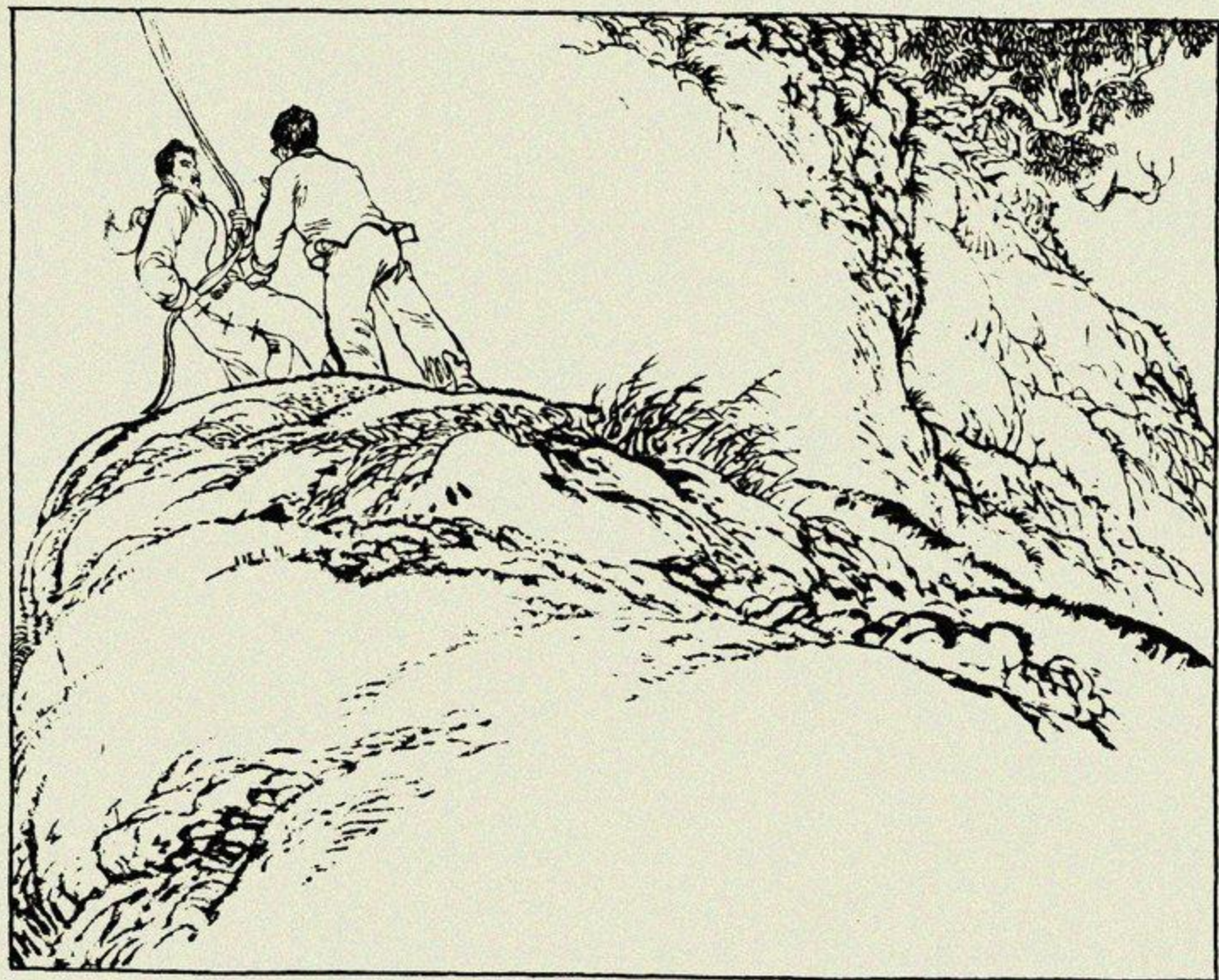
(136) 老齐赶上队伍，见前面耸立着悬崖，他知道，老袁领着队伍走的正是早已选定的道路。战友们抓住岩棱向上攀登；最先攀上悬岩的人，正抛下长绳拽拉岩下的战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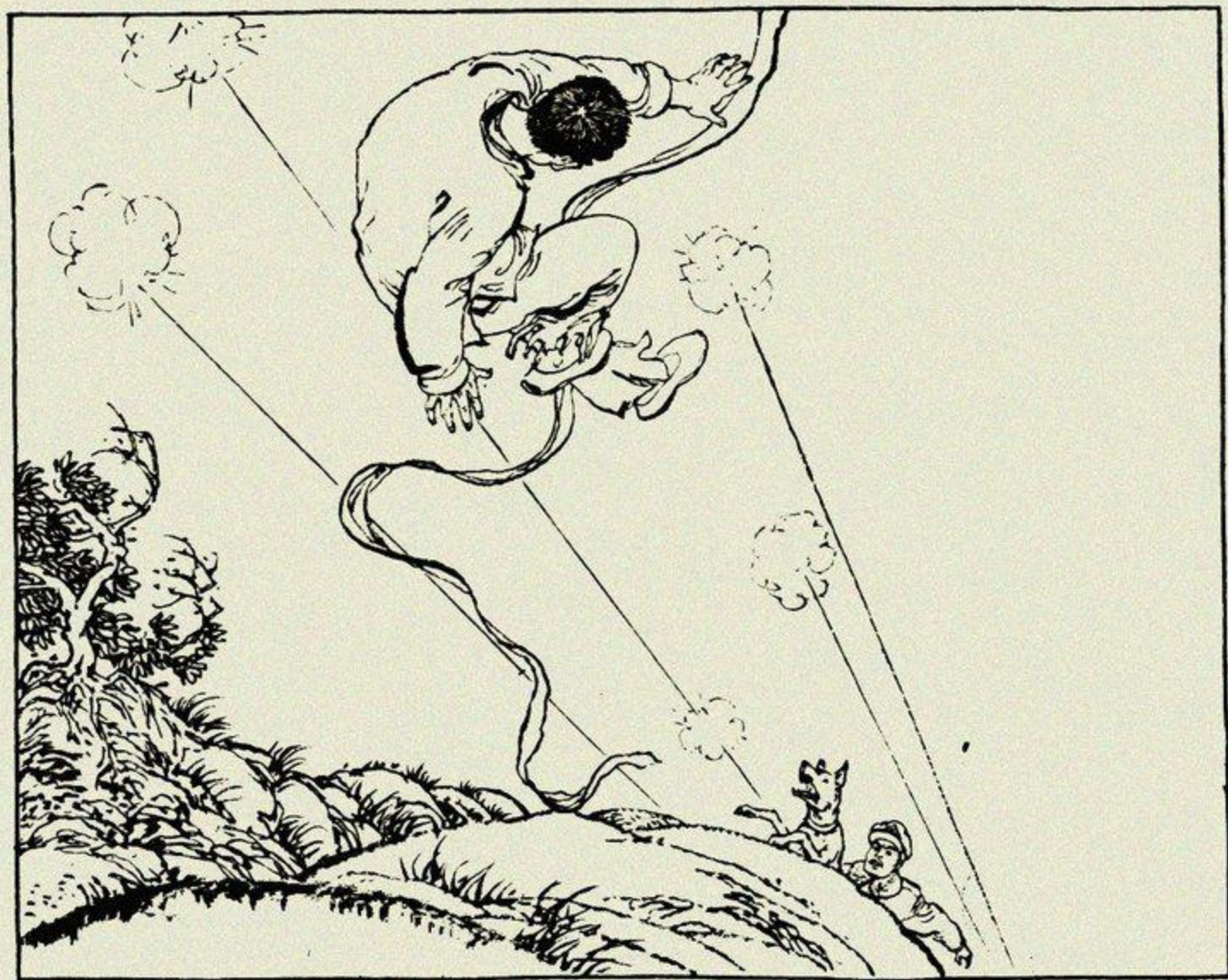
(137) 突然,白公馆附近的探照灯亮了,强烈的光柱扫过山头,追寻越狱的人。最后,强光罩住人影重迭的悬岩,成群的特务狂呼大喊,顺着探照灯光,对准悬岩开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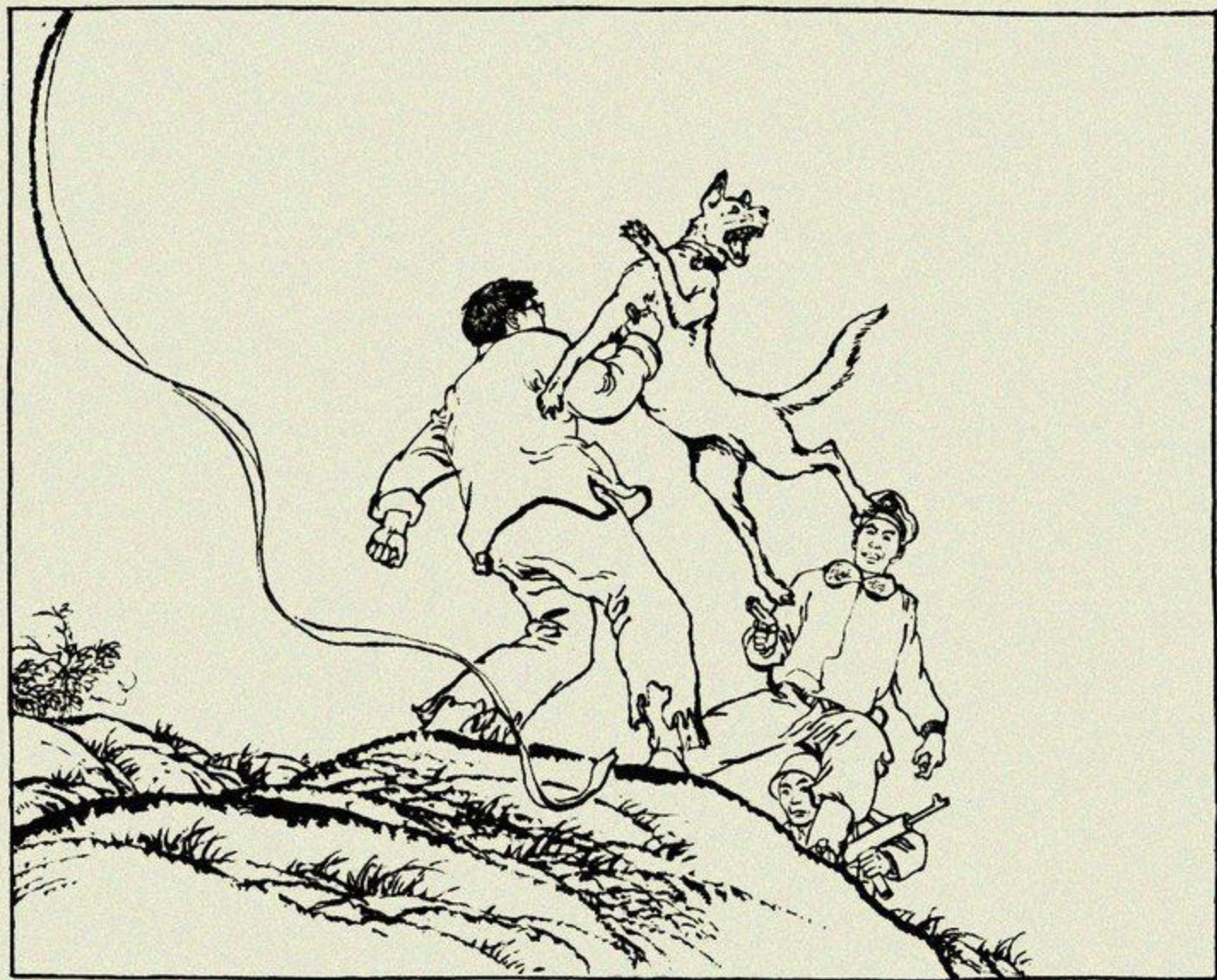
(138) 流星一样的弹雨，碰击在岩石上，石屑纷飞，火光四溅。岩下只剩下老齐和胡浩两个人，这时一颗枪弹射中老齐，他晃动了一下，血，顺着他的脸流下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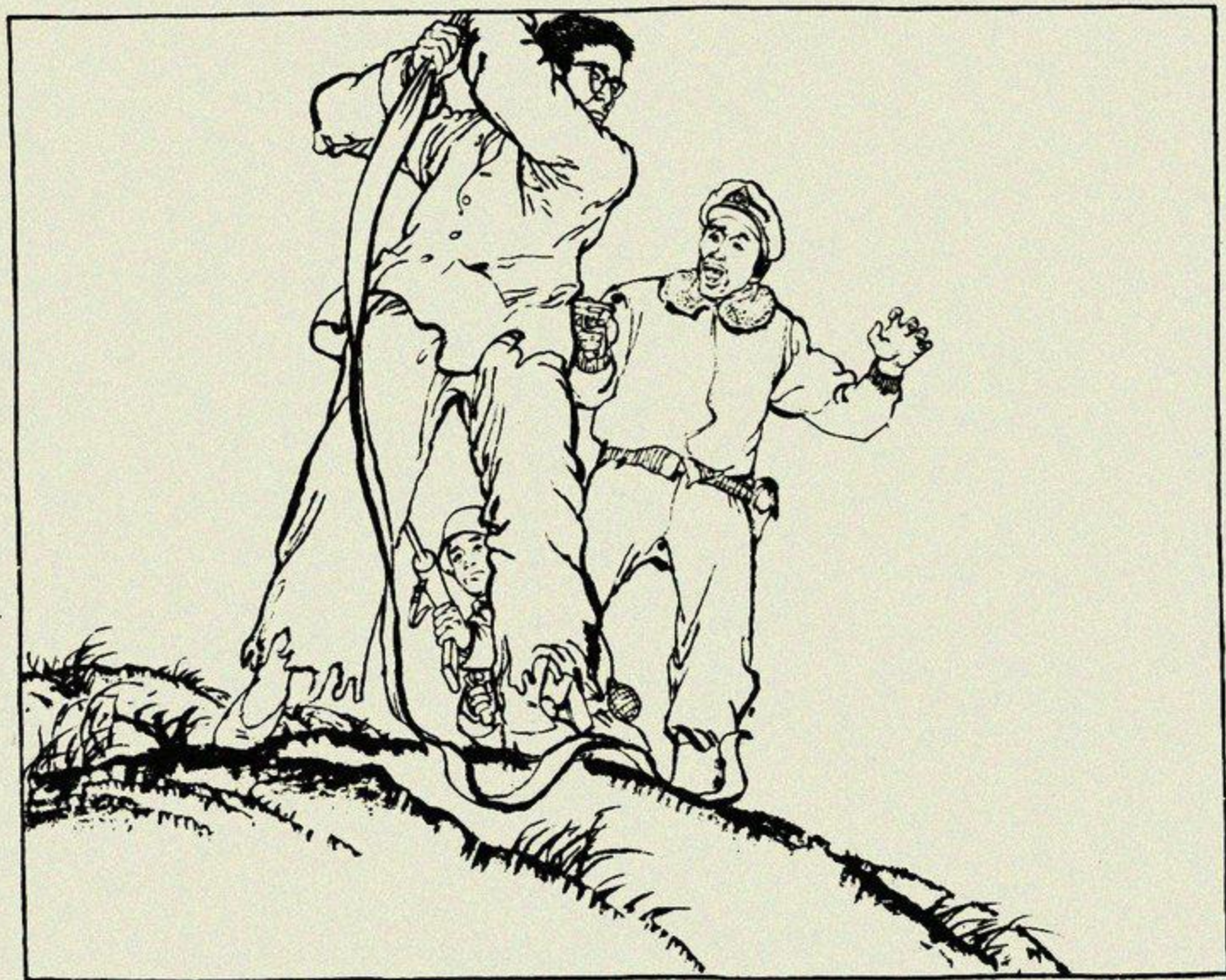
(139) 战友们垂下布绳，焦急的催促快上。老齐叫胡浩先上，但胡浩固执地说：“你受了伤，你先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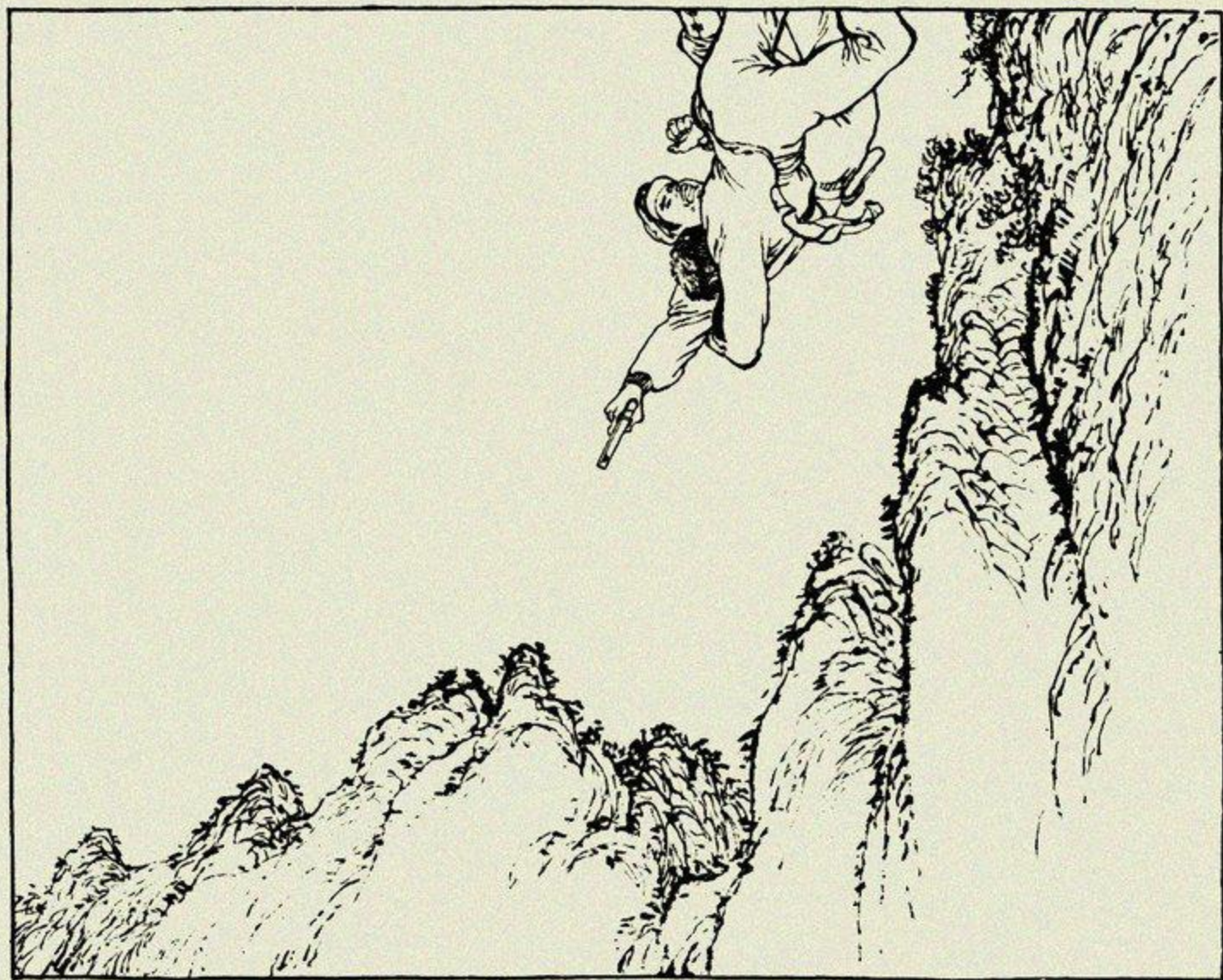
(140) 老齐无言的抓住布绳，奋力攀上悬岩。当胡浩抓住布绳正向上攀登时，一阵猛烈的弹雨袭来，胡浩手一松，摔了下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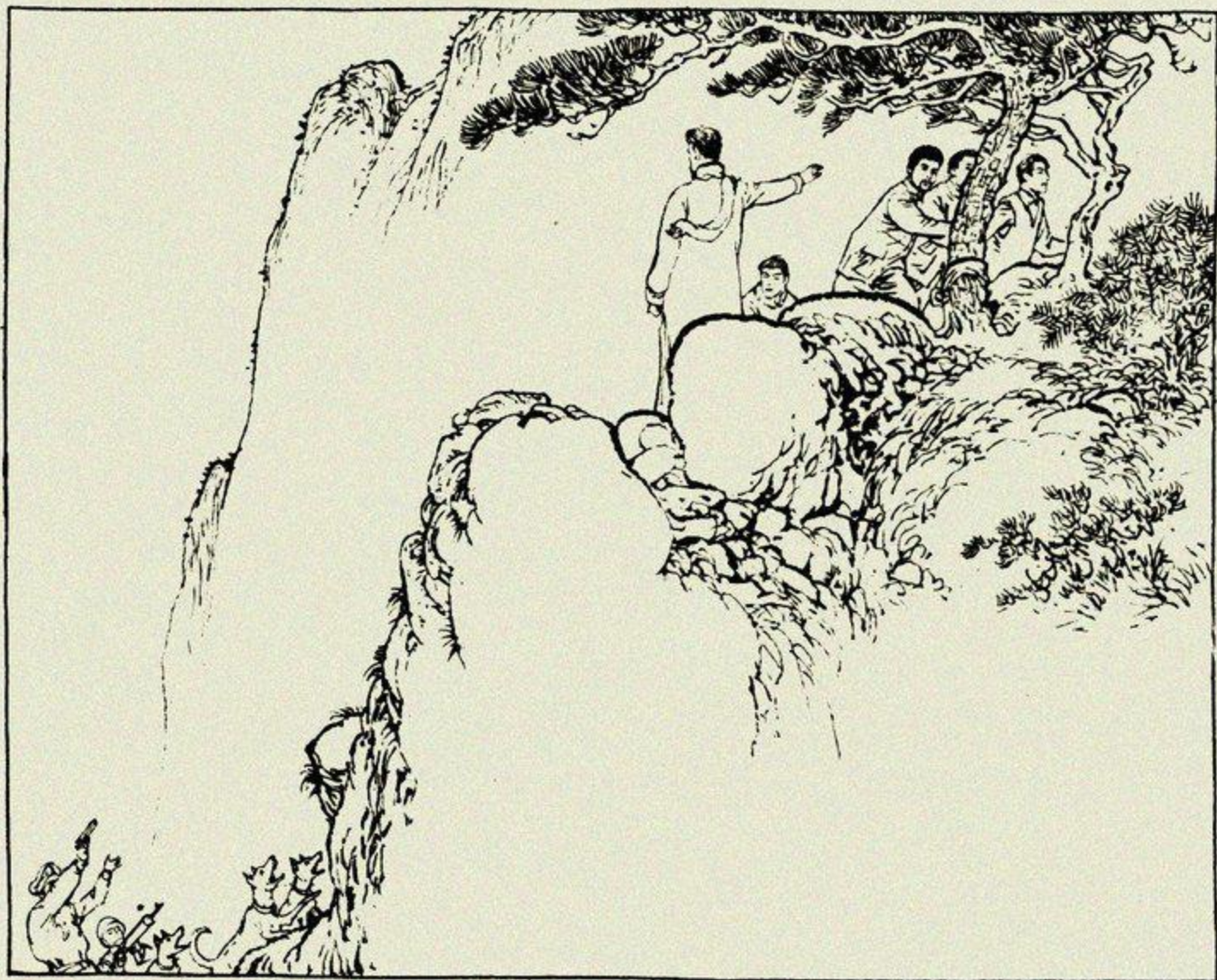
(141) 他挣扎着站起来，正想重新去抓布绳，一头凶恶的狼犬猛扑过来，他不敢迟疑，举起越狱前老齐亲自交给他的匕首，迎面插进了狼犬的胸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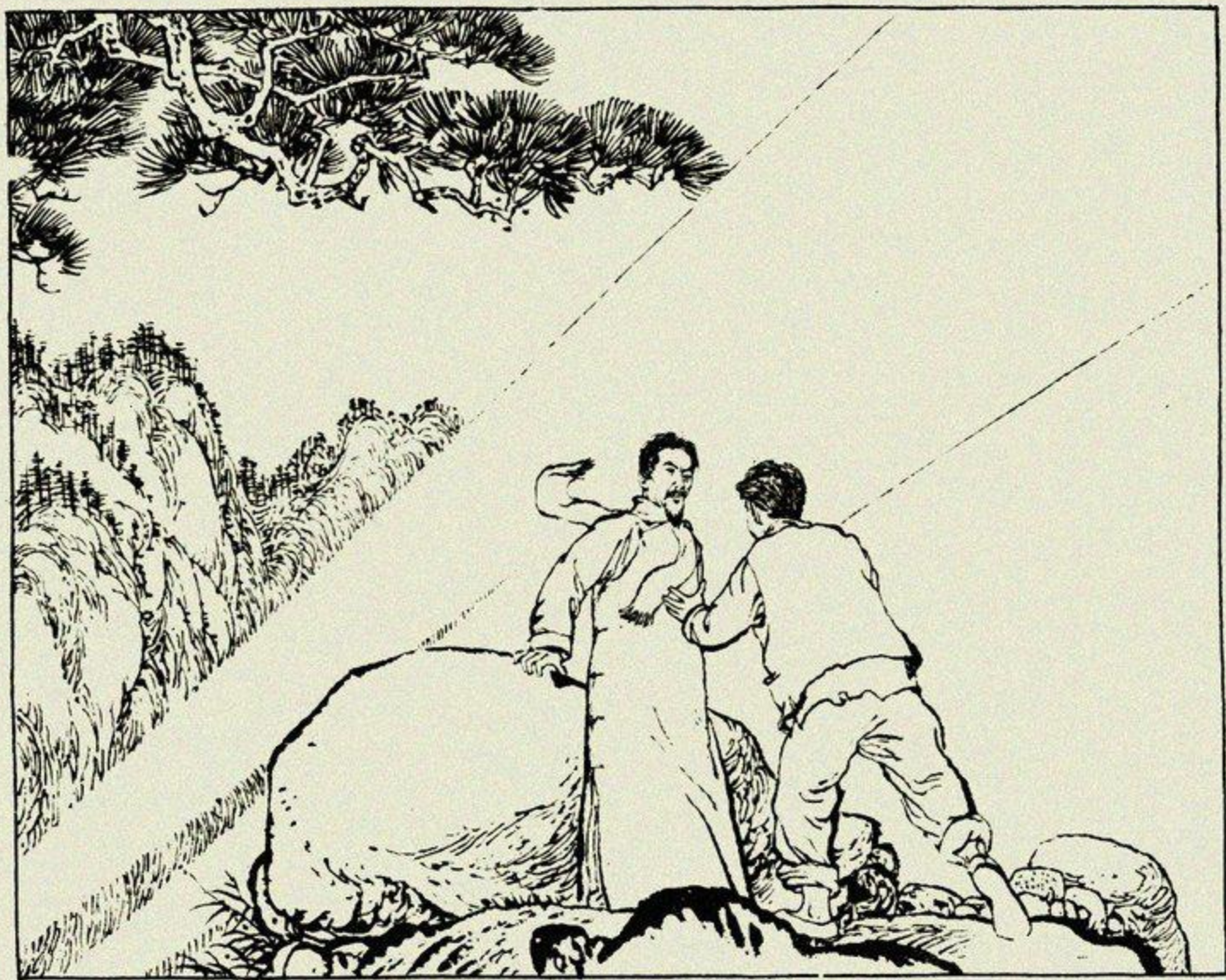
(142) 狼犬嚎叫着,滚下深谷去了。胡浩急忙抓住布绳,突然,一支手枪抵住了他的背脊:“不准动,举起手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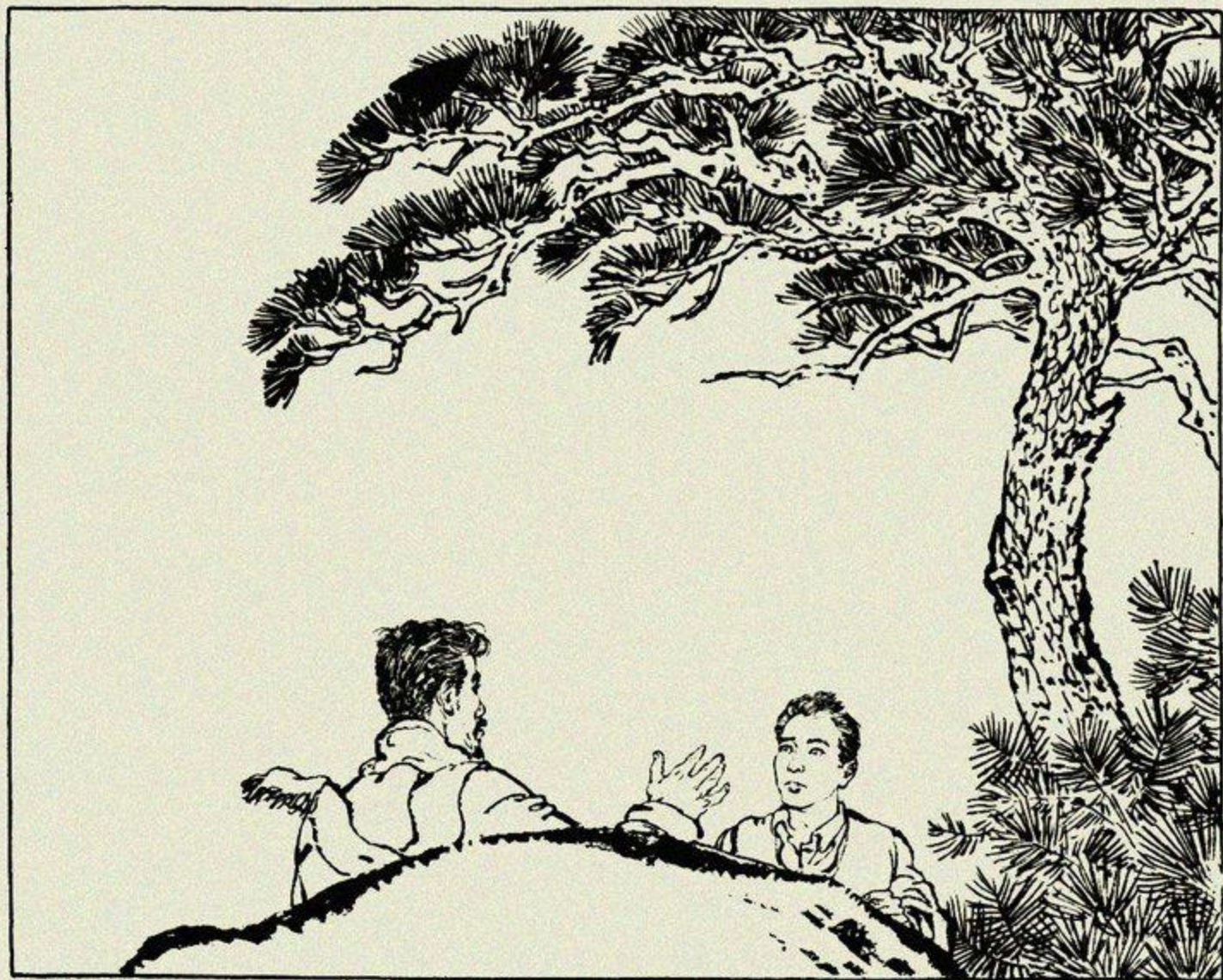
(143) 胡浩两眼冒火，愤怒地转身面对敌人。突然，他向前一扑，猛地抱住这个匪徒，奋力侧身一滚，两个人影纠缠在一起，从半山上坠入漆黑的深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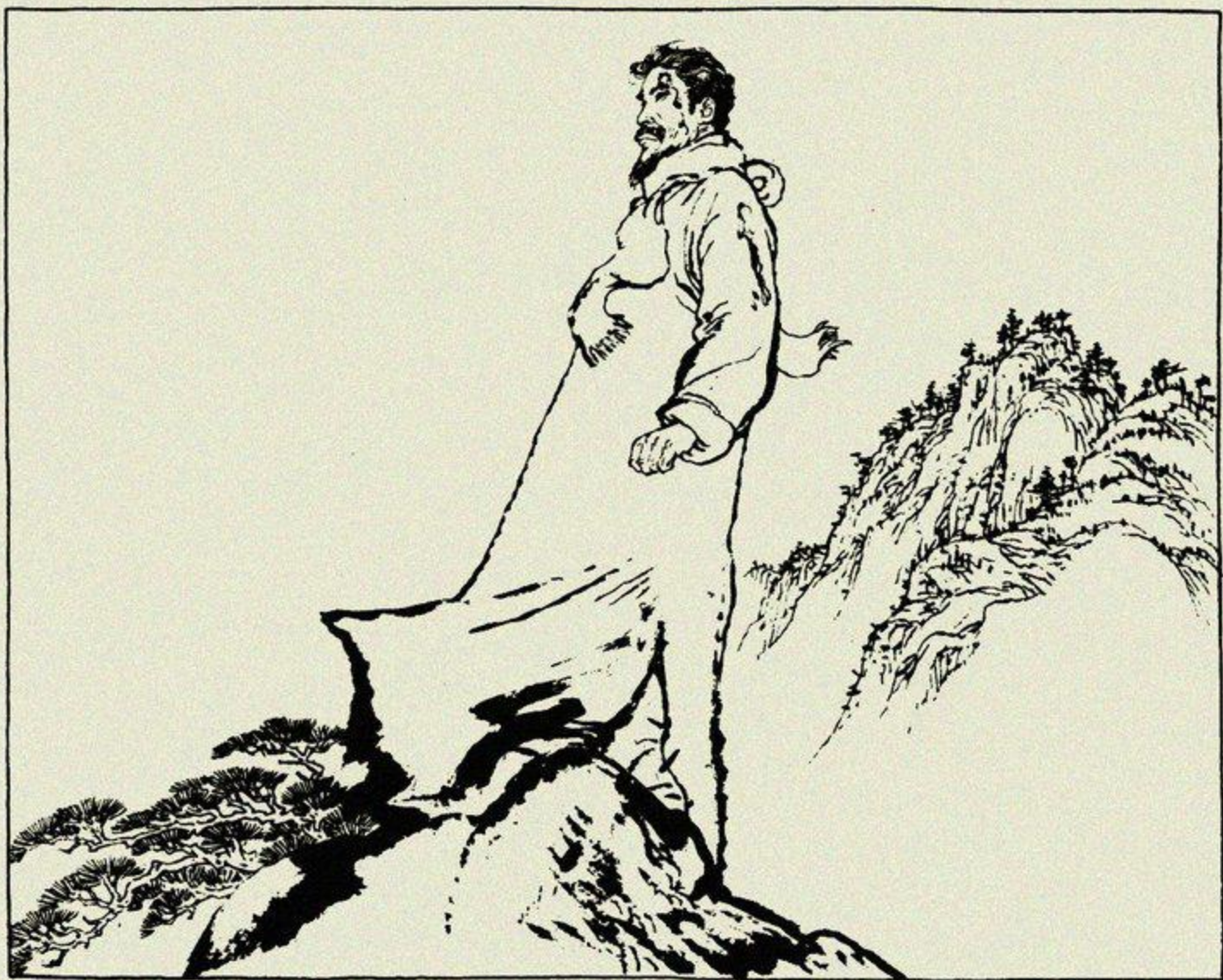
(144) “走!”齐晓轩忍着热泪和伤痛,指挥人们离开悬岩。几只狼犬,接连扑到岩下,咆哮着,可是爬不上去。成群的特务也赶到岩下,对着远去的人影射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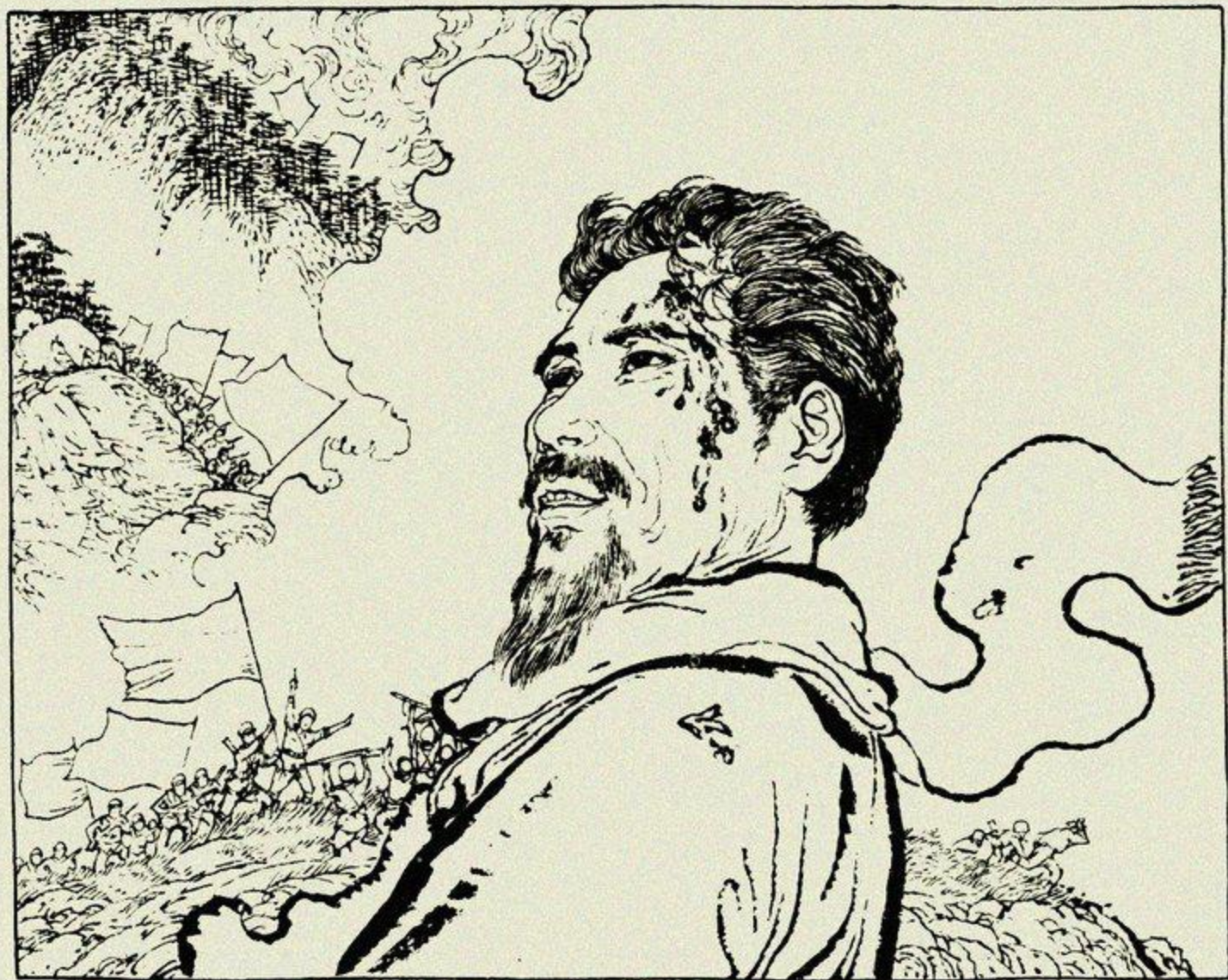
(145) 敌人的探照灯光移向山头，机枪对准山头扫射。这时，一位战友跑来向齐晓轩报告：“老袁受伤。前面电网附近有两座碉堡，发现敌人严密布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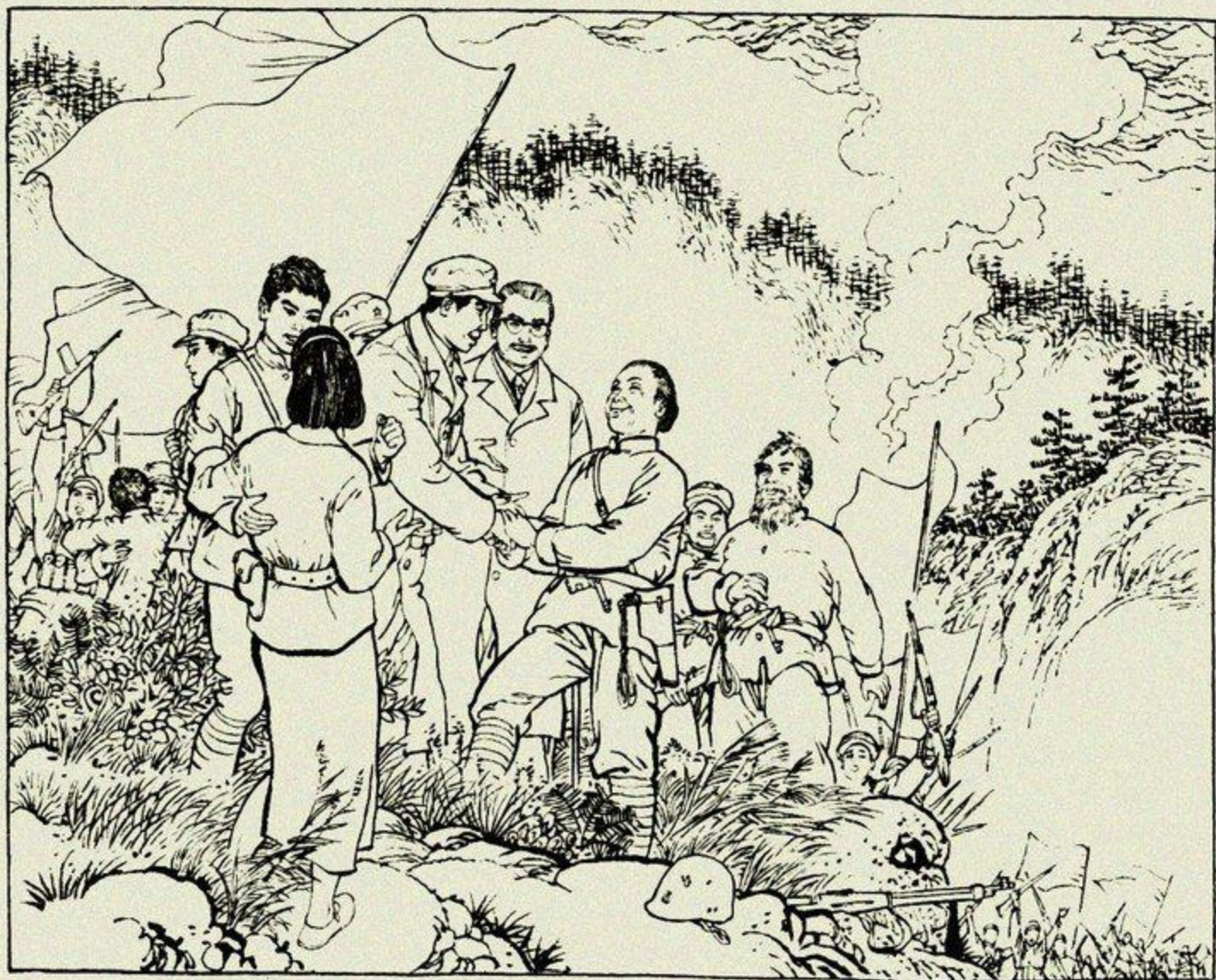
(146) 齐晓轩对他说：“你代替老袁领路，找人扶助老袁突围，坚决冲出封锁线。我继续断后！”战友望着他没有移步，老齐大声吩咐说：“快走！率领队伍，不要管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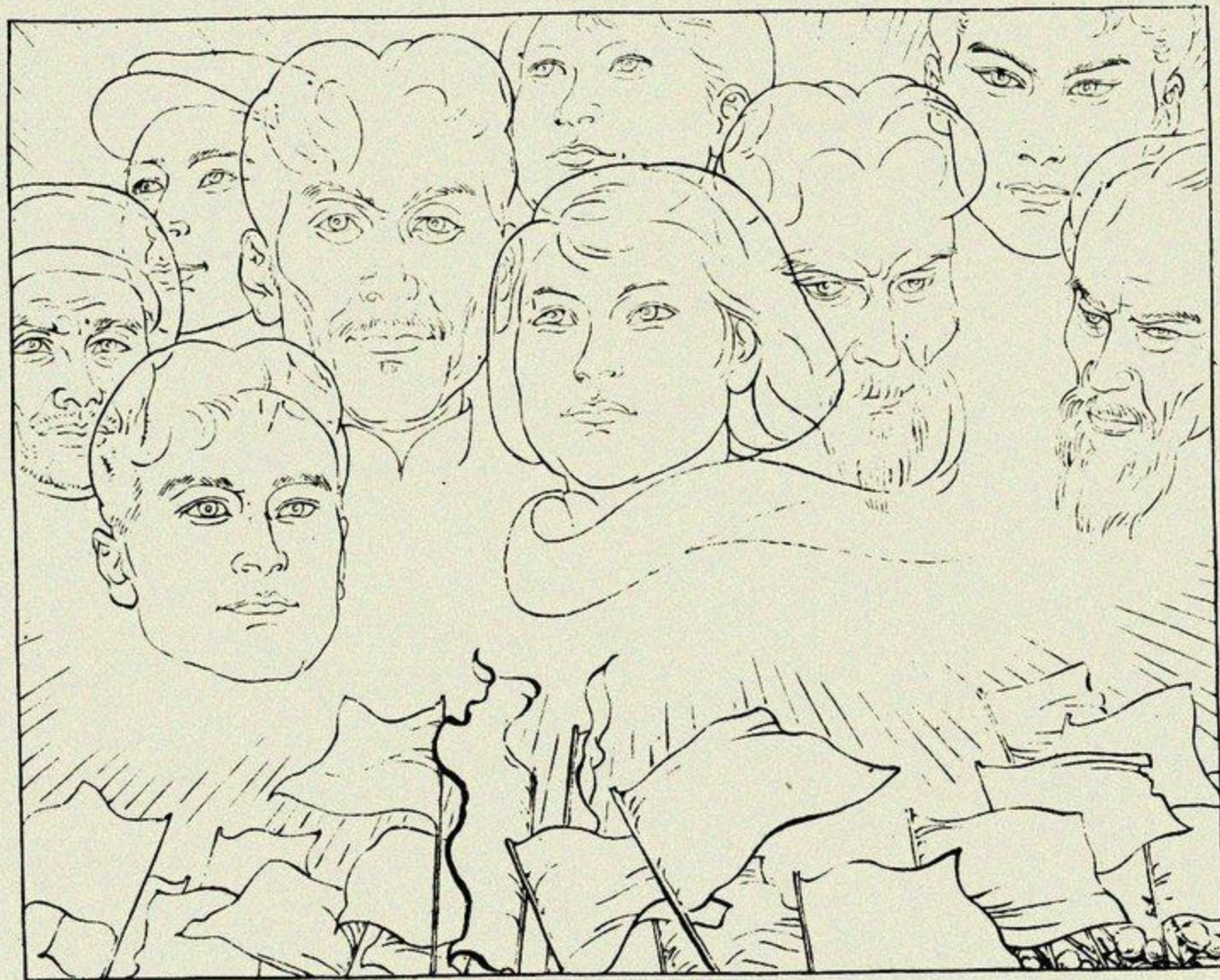
(147) 战友们渐渐远去。齐晓轩挺立在巨大高耸的岩石上，伤口流下的鲜血染红了脚下的岩石。他吸引敌人全部毒弹的射击，决心让战友们赢得时间，转危为安。



(148) 突然，响亮的冲锋号声在齐晓轩耳边响起，狂热的欢呼与呐喊，随着暴发开来：“啊，解放军来啦！”老齐神情兴奋，须眉颤动，党派来的队伍在最危急的时刻赶到了。



(149) 探照灯熄灭了。魔窟烈火飞腾，正在毁灭。解放军和游击队胜利会师了，领着解放军首长、李敬原、老太婆等人来迎接战友的是华子良、华为和成瑶。



(150) 黎明到来了，东方地平线上，透出了一派红光。炮声隆隆，震撼大地。红旗翻飞，人流潮涌，以雷霆万钧之力，摧毁狼狈溃逃的敌人。



红 岩 (八) 黎明时刻

原著 罗广斌 杨益言 改编 可 蒙 绘画 韩和平 罗 盘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上海长乐路32至33号) 总发行所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十厂印刷

开本850×1048 1/64印张212/32 1980年9月第2版 1980年9月第3次印刷

统一书号: 8081·5410 定价: 0.16元
